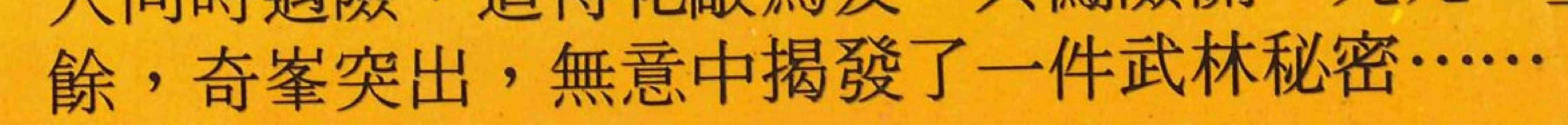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雙龍闖關（殺手傳奇故事之三）　西門丁・著

　　武林中有兩個以龍爲號的殺手，智勇雙全，未曾失過手。但後來他倆竟同時受僱，要置對方於死地。雙龍相逢，鬥智鬥力，勢所難免，可是造化弄人，兩人同時遇險，迫得化敵爲友，共闖險關。九死一生之



餘，奇峯突出，無意中揭發了一件武林秘密……

第28年

33

$5.00

編者話

今期的巨型小說是西門丁的殺手傳奇故事「雙龍闖關」，內容非常精采，佈局也相當巧妙，描述武林中兩個以「龍」爲號的殺手，智勇雙全，他倆出道以來，從來未曾失過手，詎料後來二人竟同時受僱，要置對方於死地。兩龍相遇，勢均力敵，可是造化弄人，兩人同時遇險，九死一生之下，迫得化敵爲友，共闖險關……過程奇峯突出，高潮迭起，終於給他們無意中揭發了一件武林秘密。佳作當前，幸勿錯過。

☆ ☆ ☆

馬雲先生繼「藍光調查組」後，今期刊出另一篇「香港之旅」，講述美裔華人洛鐵夫上校肩負重任，重臨香江所遇到的一連串驚險事故，後來他還……？欲知詳情，請參閱今期本刊第55頁。

☆ ☆ ☆

下期馬行空的巨型小說是「狂歌折劍」，內容叙述一個被武林中人視作煞星的年靑高手，在江湖上掀起連番腥風血雨，不但到處被人追殺，而且鴛夢難圓，終於含寃而死……後來發現他的蒙寃受害大有內情，被人稱爲大俠者竟是一件血案的主謀人。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142.00
	一年港幣$283.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168.00
	一年港幣$33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228.00
	一年港幣$455.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800半年26期NT.$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武俠世界

第28年
第33期
（總號1425）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五元・
H.K.$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殺手傳奇故事之三／西門丁・文
可飛・圖

雙龍闖關

殺手的連環計劃

中秋已過，夜涼如水，弦月爲烏雲所遮，大地一片黑暗。

萬籟無聲，忽然一陣風吹過，吹動了樹上的葉兒，沙沙而响；夜風也吹散了天上的烏雲，冷月斜照，隱見林後有一條淡淡的人影。

那道人影一動不動，幾令人懷疑是死物，忽然遠處傳來一道難聽的夜梟叫聲。那人影一閃，飛上大樹，也就在此刻，月亮又再被烏雲裹住。

再一道夜梟叫聲傳來，這次比之上次已近了許多。當第三聲夜梟叫聲响起時，已在大樹附近，四周重歸寂靜。

俄頃，大樹下「咕咕」的鳥叫聲响起，大樹上即傳下「吱吱」的雀叫聲，聽聞樹下有人道：「得手了沒有？」

「還沒有。」樹上那人回答。

樹下那人語氣不甚善，聲音亦極爲喑啞難聽。「你已取了訂金，豈可不盡力？」

「某已在此守候了十三夜，由八月初七日起至今，他踪影不見，奈之何！」

樹下那人冷哂道：「潛龍殺手之名不該是僥倖得來的吧？」

樹上那人語氣依然十分平靜。「閣下不曾提供任何資料，只說他每年中秋必回家過節，奈何他不回來，江湖上又打聽不到他的去向，你能怪得我？」

樹下那人語氣更加不善。「假如他三年不回來，你便不殺他？」

「三個月之內，若取不到他的首級，我三倍訂金奉還！」

「事先已說明不許退訂。」樹下那人一頓又道：「潛龍，風聞你殺人如拾草芥，這回不會毫無辦法吧？」

「辦法不是沒有，殺死他父親，還怕他不回家！」

「那你還不動手，」樹下那人語氣透着幾分興奮：「這確是個好辦法！」

樹上之「潛龍」道：「誰說這是個好辦法？他父親交遊廣闊，武功也高，殺他固然困難，而事後來拜祭的人定必很多，再殺其子，又添許多困難！那個價錢劃不來，所以我寧願慢慢等！」

「可惜咱們等不得，今日是八月二十日，你必須在十月十五日之前得手！」

「潛龍」考慮了一陣，道：「即使七萬兩銀子也未必能辦得到，你知道，殺了人而跑不掉，即使有金山銀海也無福享受。」

樹下那人道：「屆時我派人來協助你，待你殺死了他父親，我自然會再來找你，暗號依舊！你最好盡早行動，殺他父子兩人合共七萬兩！」

半响樹上的「潛龍」才道：「原則上我同意，但我一向單獨行動，絕不讓人與我聯合行動……」

樹下那人道：「你大可以放心，我心目中要找的人，正好在這附近，他是你行家，而且跟你一樣，亦不肯與人合作！屆時你的任務是殺人，他的任務是攔阻追擊

，以便你逃出！」

樹上寂然，林下那人忽然怪笑一聲：「你若去殺人之後，立即被殺，對我是有好處！但萬一落在他們手中，對我可就不妙了，所以你大可以放心，我一定會盡力保護你的安全！」

良久，樹上方傳來一句話：「好，就此決定，先再送一千兩來！」

「四海通銀票，接住！」

未幾，月光又由雲隙中洒射下來，且比上幾次都要來得明亮，但大樹上却已不見有人。

＊　＊　＊

荊州當陽縣北的百寶寨，因爲地靠荊山，一向盛產山貨，一邊又臨沮水，物阜民康，故有百寶之稱，不過如今提起百寶寨，人們記得的已不是山貨，而是董慕武。

董慕武人如其名，自幼即四出求師學武，先後從過十三名師，其中不乏名家，而難得的是董慕武並不以「學」爲滿足，他博採諸家之長，創下了一套拳掌兼備之絕藝，世稱「百合」，意謂集合百家之長。

董慕武學藝三十年，創下這「百合門」，自此威名遠播，儼然一代宗師，是以武林後輩許多索性稱他爲董百合而不名。

董慕武五十歲即回家鄉，但此人脾性有異常人，雖有絕活，並不正式收徒，有親友送子求學，亦只授以普通拳掌工夫，並嚴禁師徒相稱，不但如此，他還將其獨子送往青城派學藝。

對於此事，許多人都不以爲然，但董慕武則認爲「百合」兩字實有過譽之嫌，學之雖可揚威武林，却未必足以獨步武林，成爲一代絕技，是故他還想再加以創造提高，遣其子往青城學藝之意亦在乎此。

不管他說此話的眞正動機是甚麼，但由於他向來謙虛，所以世人均深信之，也因此更得佳譽。武林中若有人提起董百合者，莫不豎起拇指。

董慕武之子董小武，也許是受囑於父，亦也許是虎父無犬子，在青城派學藝十三年，今年才廿六歲，已搏得莫大的聲名，不但是青城派第二代弟子的第一高手，且被譽爲川貴一帶小一輩的第一高手，更有人預測，青城派將由他繼承，亦必在他手中大放異采，擠掉點蒼派，而成爲武林七大門派之一。

董小武自然亦兼學乃父之家傳絕學，難得的是他連父親的謙虛性格，亦學到手，是故董家父子在武林中，甚得人緣！

董家有八十畝田，家內人口簡單，生活樸素，所以不愁衣食，故而董慕武授藝絕不收學費，不過學者之父母則每早輪流在百寶寨這兒的唯一茶館，請董慕武吃早點。

茶館就叫百寶，點心只過得去，只是店內常有上好的茶葉供應，因此吸引本地和來往的船夫及商旅。

這天，董慕武照常出門，亦長年如一日地穿一套灰色的外袍，施施然去百寶茶館。

今日請他的是本地的一位財主莫老爺，莫老爺和他的兒子小莫，一早已開了一壺茶在等他了。

董慕武進來，寒暄了兩句，因都是相

熟的了，便吃喝起來，正吃着燒餅，忽然河上小舟跳上一男一女來，那兩人逕直往百寶茶館走去。

董慕武因爲面向大門，他倆到門外，便見着了，他一瞥後便知道這兩個人是練家子。恰巧那一男一女便坐在其鄰座。

小二走開之後，那女的便說：「大師哥，咱們既然來到這裏，要不要去拜訪一下董百合？」

董慕武忙向莫財主父子打眼色，只聽那男的說：「董家父子名揚千里，還少人拜訪嗎？咱們有事在身，就無須去趁熱鬧了，免得別人還以爲咱們點蒼派要去巴結他！」

女的道：「聽說青城聆竹道長有意將掌門傳與董小武，也不知是眞是假，青城派門下雖然道俗相雜，但向來掌門都是由道人執掌的，若青城肯爲董小武破例，更令董老臉上有光啦！」

男的道：「管他甚麼道人俗人！爲今之計，須速速找四師叔返回山，否則咱們點蒼派有好幾項絕技，可要失傳了……」

接着兩人說的都是點蒼派的事，董慕武亦無心偷聽。

那兩點蒼派弟子，只求塡飽肚子，匆匆吃飽，又買了好些燒餅，便又下船去了。莫財主已憋得好辛苦。見他倆去了，忙露出諂笑。「老董啊，這當眞恭喜了！」

董慕武眉頭一皺，問道：「喜從何來？」

「你適才沒聽到？令郞就快當青城派掌門了！」

董慕武似有滿懷心事，茶也不喝了，起身道：「多謝莫老，小弟家裏面有事待辦，請恕失陪！」說罷匆匆出店而去，剩下摸不着頭腦的莫氏父子。

武林事又豈是他這種只懂刻薄長工佃戶的財主，所能了解的？

董慕武却不同，他在武林中縱橫了三十年，見過多少風浪？聞過多少事故？青城派雖然道俗相雜，但道家弟子人數遠比俗家弟子爲多，且青城道教開創地之一，素爲道家稱爲「第五洞天」，豈有由俗家弟子掌教之理？

雖說當今青城教聆竹道長素來鍾愛自己的兒子，但恐難服衆，聆竹在生猶自可，一旦駕鶴西歸，後果堪虞！

董慕武恨不得立即回家修書，託人帶上青城，着愛子萬萬不可接聆竹之位，執掌青城。

正行着間，路上有兩個人起爭執，攔在路中，一瞧兩人的打扮，其一是船伕，另一荷鋤的料是本地農夫，兩人拉拉扯扯，使董慕武過不了路。

那荷鋤的道：「你別胡鬧，你瞧，咱村的董百合來了，就請他評個理！」他說着身子一旋，肩上的鋤頭，自然而然地向着董慕武臉上撞去。

董慕武豈會被鋤頭撞及？他上身向後一仰，道：「有話慢說！」話音未落，那農夫袖管裏突然滾落一柄鋒利的鋼刀，他五指一合，抓住刀柄，立即往其下腹送去！

由於董慕武仰身使「鐵板橋」，雙眼根本看不到胯下，待那刀尖插進腹內方醒覺！

這刹那間，他還是呆了一呆才醒覺不妙，董慕武的確不同凡响，轉眼間已閃開兩步，直起腰來，雙脚一落，便向那農夫撲去！

那農夫似已料到他這一着，以鋤頭勾住船伕，一抖一推，便將船伕送過去！

這一着又大出董慕武之意料，他恐傷及無辜，電光石火之間，急忙卸勁，伸手扶住船伕，不料那農夫，十分狠毒，突然飛起一脚，踢在船伕後胯上！那船伕不由自主向董慕武撞去。董慕武虞不及此，又被鋼刀撞進體內五寸！

霎時間，但覺小腹火辣漲痛，他勉力推開船伕，喝道：「你爲何要暗殺老夫？」

那農夫手上又多了一柄鋼刀，也不打話，持刀急攻。他刀法之快，無以倫比，瞬息之間，已砍出足足二十五刀！

若在平時，董慕武也未必會被其制住，奈何受創甚重，閃騰艱難，還擊無力，左支右絀，勉強應付了二十五刀，農夫又一脚飛起，蹬在董慕武腹上的鋼刀刀柄上！

刹那間，鋼刀深入沒柄，連董慕武亦跌蹬了兩步！直至此時，那船伕才定下神來，發出一道尖叫！

尖叫剛起，農夫脫手將掌中鋼刀拋出，飛射中船伕的胸膛，祇見他雙脚一蹬，飛身跌落河中，河面上水花一滾，已不見了踪影！

水花尚未完全消失，董慕武與船伕已同時仰天跌倒地上，在遠處偷窺的路人，這時候才敢慢慢走上前觀看！對於他們來說，這件事實在太突然，亦太快，且董慕武是他們心中的大英雄，他居然在轉眼之間，被人殺死，實難相信！因此還有人懷疑這只是一場夢！

* * *

不管你相不相信，董慕武的而且確已死了。這個消息，很快便傳遍武林。

董慕武家內除了一個妻子之外，只有一個女兒，其他的都是丫環和僕人，總數也不過七個人而已。他死訊傳出之後，百寶寨立即哄動起來。

寨內的人都在議論這一件事，他們雖然不了解武林中事，亦知道那一個農夫，絕不是普通的農夫，問題是董慕武不但謙虛，也不與人爭執，怎會有人買凶殺他？甚至有人至今仍不相信這件事是眞實的！

不過看過董慕武屍體的人，見那柄有坑的鋼刀，只能搖頭嘆息，任何被這麼一柄刀由前腹，刺到後腰，都不可能活命。

消息傳出之後，首先趕來的不是孝子董小武，也不是武林中人，而是蝗蟲一般的乞丐。鄉村裏一有紅白兩事，乞丐便如蟻慕羶。董慕武是方圓百里的大人物，前來吊唁的必衆，換言之「生意」亦多，因此都自四面八方湧去百寶寨。

這裏面既有丐幫弟子的，也有其他游兵散勇的，壁壘分明。自各佔了半條村子，站在村口的其中一個老丐，身子頗爲健壯，一見他後背沒有布袋，即知不是丐幫弟子，事實上他亦沒有資格加入丐幫。

這人便是殺了董慕武的凶手：職業殺手「潛龍」徐晋階！

徐晋階與其他殺手不同的地方，是他常在人們意料不到的時候出現，得手之後即逝，當眞是來去如風，如神龍之見首不見尾。也因此他才得了「潛龍」的外號。

江湖上的職業殺手有兩種，一是集團式的，有人控制，一是單獨行事的，徐晋階屬於後者，他固然不是乞丐，年紀亦不大，才廿八歲哩！

廿五歲至四十歲，因爲有了一定的經驗，加上腦筋和身體依然十分敏銳，屬於殺手的黃金時期，徐晋階當殺手已經五年，因爲從未失過手，在行家之中，聲名甚响。

沒有人知道他的底細，他的突然冒起，就像一陣旋風，吹遍武林，與其他殺手不同的還有一點，徐晋階不是有錢便請得他，他挑生意做，不接沒把握的生意。

這一宗生意，他是八月初接下的，殺人的目標是董小武，如今殺了董慕武，只是爲了令目標儘快出現，以便下手。

今年初起，包括青城派弟子在內，沒人知道董小武去了何處，但一般人都相信聆竹帶他到一秘密地方學習青城派的絕學：「三淸神爪」。

據說這項絕技，因爲比較霸道，不合出家人使用，因此一般情況下，除了掌門，掌門弟子及少數長老之外，其餘弟子一律不許學習。由於恐其他弟子偷窺偷習，故此授與教均要在秘密地點進行。

而習「三淸神爪」亦非一年半載即能成功的，據稱現任之青城派掌教聆竹道長，當時便學了兩年多，方掌握了基本功夫及變化精粹。

殺死董慕武逼董小武現身，是最佳的辦法，因爲任你董小武如何權迷心竅，也不會不回家奔父喪。只要他肯來，徐晋階便有機會完成他的連環計。本來最佳的辦法是在路上等他，再候機殺之，可是徐晋階不知董小武會走那一條路，迫於無奈，只好在百寶寨守候。

董慕武被殺之日，正好是九月初一，而今日已是九月初七，徐晋階候了整天，不見董小武來，反而迎來了許多武林赫赫有名的高手，不由有點失望。

百寶寨沒有客棧，那些武林高手，無處可居，而董家空房又少，只好向農夫租賃屋子居住，對這些大酒大肉，無拘無束的武林人來說，實在不方便。

董家早已派人去青城派報訊，但董小武至今未到，因此董慕武屍體仍然停放着，最後實在等不及了，只好先下殮，再用桐油和石灰封密棺隙，以免臭味溢出。

如此又過了七日，董家派出去的人已回來三天了，但董小武仍未回來。有些遠道而來的武林人等不及出殯，便紛紛告辭。

已來吊唁的武林人，以有湖廣大俠之稱的「鏡心鐵劍」楚開南地位最爲尊崇，較次的還有「青龍追魂劍」的始創人卓遠，華山派掌門師弟殷峻、洞庭湖十一寨總瓢把子「蛟勝龍」江蛟、「新桃園兄弟」劉堂、關翊、張漢，另還有董慕武的授業師父和同門師兄弟，再次一級的人就更多了。

當下楚開南問那家丁董朋：「老家人，你可曾見到聆竹道長？」

「老奴只見到看竹道長。」

看竹道長是聆竹道長的師弟，常代聆竹主持派內事務。楚開南道：「看竹道長有何話說？」

「他只說會立即通知少主人，却沒說要多久才能回家，亦不答少主人去何處。」

楚開南眉頭一皺。轉頭道：「大嫂，楚某內弟月杪成親，楚某必須出席，若令郞兩三天內不回來，便請恕楚某無禮了！」

董慕武之妻張氏，聞言忙道：「犬子也不知發生了甚麼事，躭誤了諸位大俠的寶貴時間，未亡人十分過意不去。諸位已盡了禮貌和道義，盛情令人感動，請回……未亡人見識淺陋，禮儀不周，尚請原諒！」

「新桃園兄弟」劉、關、張得過董慕武的好處，堅持再等，但其他人倒散去了一半，就連乞丐也少了不少。

徐晋階見此情況，心頭暗喜，人少方容易混進董家行事！這些日子來，他心情一直十分緊張，因爲他不能錯過任何一個機會！

已是九月廿七日，董小武還未回來，這時候，留在百寶寨的羣豪，便開始咒罵青城派的道士，認爲不近人情。

太陽已開始下山，百寶寨炊烟四起，村內開始寂靜。徐晋階端坐在村口那塊大石上，一邊捉虱子，一邊望着大路。

忽然河上駛來一艘渡船，小舟未泊岸，一個白衣人便由船上跳起，凌空橫掠，臨岸一個沒頭觔斗翻下，姿勢瀟洒俐落！

徐晋階目光登時一亮，這是青城派馳名西南武林的輕功：「雲遊四海」！再看那白衣人之年紀二三十之間，眉宇間充滿悲傷之色。徐晋階心頭暗叫一聲：「你到底回來了！」

視同陌路

董小武回家奔喪的消息，在傍晚時分，已傳遍了百寶寨，幾乎所有人，都感到一陣興奮！

徐晋階當然例外，因爲董小武既然回來了，他就得親手將他殺死。他每天都數着日子，至今距限期只有十八天！

剛才他本就想在村口動手，奈何「新桃園兄弟」剛巧要出村去買酒，使他錯失了良機。徐晋階估計董小武會留在家內一段時日，初步打算，待出殯之後，弔客散掉，要下手便比較容易了。所以這一夜，村內鬧哄哄的，徐晋階反而睡得極爲香甜，事實上他已半個月未曾好好睡過，必須養好精神，才可一擊即中。

可是出乎徐晋階意外的，次日一早，聆竹道長居然親自率了六七位道俗弟子來吊喪！

徐晋階一看，如同跌落冰窖裏，假如董小武在出殯之後，隨乃師回青城，則他幾乎沒有成功的機會！

徐晋階混在乞丐羣中，到董家外觀察動靜。守了半天，只知道隨聆竹老道而來的青城派第二代弟子，道人的以抱石武功最高，俗家的則以薛雄爲最，至於這兩人武功到底有多高，則無從稽考。

到黃昏，董家僕人才出來通知村人，董慕武將於第三天出殯！

徐晋階心頭一動，在晚飯之後，故意走近董家，只聽廳內有人在議論。一個蒼

老而平和的聲音道：「董施主與人無仇，即使有亦極少，此次被刺，應該不難調查！」

張氏道：「有關先夫生前之事，未亡人一概不知，他平素也不喜未亡人過問！」

一個年紀較輕的男人道：「伯母，凶手是怎生長相的人？」

張氏忙道：「衆說紛紜，未亡人也不清楚，只知道那人年紀約莫中年，農夫打扮，皮膚黧黑。」

「難道沒一個人看得清楚的？他使的是那一派的武功？」

那聲音蒼老的，估計是聆竹，只聽他輕斥道：「抱石，出家人豈可燥急？慢慢問才是。」

只聽劉堂道：「道長，據咱們事後調查所得，當時在附近的，全是村內的農夫，無一個是學武的，因此至今對凶手仍然一無所知！」

聆竹沉吟了一陣，道：「刺殺董施主的，可能不是仇家……」

張漢淡淡道：「不錯，根據描述，以那人之殺人手法，觀之必是職業殺手無疑！」

「貧道的意思是，要殺董施主的人，未必是其仇家……也許他另有目的！」

卓遠問道：「那有甚麼目的！」

「這個貧道便不知道了，如今貧道担心的是他還會來……」

張漢大聲道：「他還敢來，我老張第一個不放過他！就怕他沒這個胆量！」

聆竹又沉吟了一陣道：「不但女施主要小心，連小武亦須提防，也罷，貧道便在此多留幾天，事畢之後，小武即隨貧道回山！」

張氏道：「未亡人之生死，不須道長担心，犬子有道長照顧，未亡人就放心了，先夫泉下有知，亦會感激！」

徐晉階聽至此，連忙離開，以免打草驚蛇，他找了一處僻靜的地方坐下，暗自思量，聆竹果然是塊老薑，董小武在他們青城衆人拱衞保護之下，自己根本沒有下手之機……

黑暗中，忽見他雙眼露出神光，祇見他跳了起來，向外急飛而去。

* * *

次日下午，徐晉階重新到百寶寨，雖仍是乞丐的打扮，却換了一副面孔。

傍晚，董家已傳來一陣銅鈸聲，原來在做法事，出入的人也多了起來。徐晉階又走至村外無人處，換了一套村人常穿的衣服，暗中藏好兵刃，守在路口。

未幾，即見一個人挑着兩大罎酒快步而來，徐晉階連忙迎了上去，見酒罎上寫着三醴酒莊的字，便含笑問道：「這位大哥，可是三醴酒莊的？」

那夥記走了好一段路，氣喘如牛，放下担子道：「正是，你是董家的人？」

「是的，不敢麻煩你，俺替你挑進村去。」徐晉階塞了一錠銀子給他。

那夥記忙道：「酒錢已經付了的。」

徐晉階吃吃笑道：「大哥眞老實，這是給你的賞錢！俺以前受過董老爺子的恩惠，一直無機會報答。今日就讓我替你挑酒吧！」他在他肩頭拍了一拍，又道：「做人最要緊是心安理得，你說是不是！」邊說邊將扁担搶了過來。

夥記在這種情況下，豈有反對之理？只好道：「那就多謝你啦！」說着取了銀子，喜孜孜地回去了。

徐晉階又戴上一頂竹笠，然後挑酒罎進村，直趨董家，走的却是後門，董家因爲要款待法師及吊客，後堂忙碌得很，徐晉階一進門便道：「三醴酒莊送酒來了！」

董朋道：「這位小哥，煩你將酒挑進去。吶，暗廊那裏有間放雜物的房子，且將酒放在裏面！」

徐晉階大喜，心中暗道：「眞是天助我也！」他將酒挑進那間放雜物的房間，見廊上沒人，忙將門掩上。一躍踏在桌上，抽出利刀來，斬斷承塵的榫子，推開一角，先將扁担挺上去，人隨即跳了上去，再將承塵合好。

他沿着承塵輕輕爬動，這時候，下面已掌燈，隔着一層牛油白紙，下面情景隱約可見，但下面的人，却難以發覺承塵上的情形。

徐晉階小心翼翼爬動，絕不敢粗心大意，以免驚動下面的人。他先找到張氏的寢室，在靠邊的地方，悄悄挖了兩個小洞，一可觀察下面的情況，二可透氣。

賓主都在吃飯，房內沒有人，徐晉階趁這時候，爬至鄰家承塵上，找尋董小武的寢室。張氏隔鄰是書房，現已改爲客房，客房隔鄰便是董小武的臥房了，照房內的情景，便知道因爲驟然多了許多吊客，不止一人在此房睡，但徐晉階仍然耐心地等候機會，他知道在此情況下，董家無人會理會一個酒家的夥記，是否已經離開，因此只要他不露身，便沒有危險。

時間慢慢過去，廳內的說話聲，逐漸疏落，徐晉階估計賓主已先後吃飽，紛紛回房。又過了一陣，下面房內却傳來脚步聲。

徐晉階忙將呼吸放輕，未幾，下面即亮起燈來，董朋在門口問道：「道長吃茶麼？」

房內那人應道：「也好，就麻煩你了！」

徐晉階認得是抱石道人的聲音，便將頭俯低，湊眼在紙洞中望下去，只見一位二十三四歲的年青道人正在脫履。這道人生得方頭大耳，隆鼻厚唇，相貌堂堂，一眼便給人一個老實方正的感覺。

董朋送茶進房，抱石道：「老施主，等下三更請喚醒貧道，貧道須代薛師兄陪董師兄守靈！」董朋應了一聲便出去。

那抱石道人喝了兩盞茶，脫下道袍，亦吹熄燈就寢了，徐晉階既知董小武今晚守靈，等到抱石睡着，便慢慢回大廳那裏爬去。

廳內尚有許多人聲，細聽一下，竟然有六七個之多，其中有聆竹，徐晉階更加不敢大意，將呼吸盡量放緩，他心中却十分心焦，假如今夜聆竹亦陪董小武守靈，則下手之機，微乎其微。

看看又過了兩頓飯工夫，下面那些人仍無散去之意，只聽張漢問道：「道長，張某聞說貴派近日要委任新一代掌門，未知是否事實！」

「貧道確有此意，望能在風燭之年，

擺脫俗務，潛心研究敝派幾項失傳的絕技。」

張漢又問：「未知誰是未來的掌門？」

劉堂斥道：「三弟，此事豈可在此時問？這不是要爲難道長麼？待新掌門上任，自然天下皆知！」

聆竹道：「劉施主所言極是！」

徐晉階甚是不耐，承塵上又悶又熱，極爲難受，他以無比驚人的毅力忍耐着。

就在此刻，外面忽然傳來一陣急驟的脚步聲，張漢立即喝道：「來者何人？」

外面傳來一個男人的聲音：「峨嵋派掌門苦茶師太和川中雙英林氏昆仲駕到！」

廳內的人立即起了一陣騷動，須知苦茶師太地位固然尊崇，而川中雙英林英元及林英光亦是聲名顯赫，地位崇高之大俠，夤夜趕來送殯，隆情盛意令人感動！

當下聆竹立道：「快出去迎接，小武，你也去！」剎那之間，大廳內走得一個不剩。

徐晉階噓了一口氣，暗道：「眞是天助我也！」他立即扳開一塊承塵，向下望去，廳內果然不見有人，而下面正是停棺之處，他輕輕跳落棺上，拉回承塵，方跳落地。

適才在上面一瞥之間，他已認定最佳的藏身之所有兩處，一是紙人之後，二是靈堂白幔之後，可是當他剛跳落地，走廊上已傳來一陣脚步聲，他一急之下，立即鑽進棺木下面。

董慕武那具棺材是架在兩張板櫈上面，棺蓋上覆了一張紅氈，氈長垂下，雖然蓋不到地，但人藏在棺下，仍不失是個隱蔽之所。

他剛藏好，便聞董朋喃喃自語的聲音：「怎地去得一個都不見？」見字尾音已在屋外，不久，又傳來一陣杳雜的脚步聲，徐晉階估計聆竹已將苦茶師太等人迎進來，心頭一陣緊張，這時候若被人發現，必死無疑。

果然是聆竹等人回來，雙方寒暄了一陣，董小武道：「董朋，快吩咐灶房煮麵！」

只聽一個女人的聲音道：「貧尼若非遇到林大俠和林二俠，還不知道董大俠不幸，也眞可說孤陋寡聞，弔唁來遲，尚盼小施主原諒！」

董小武忙說：「師太貴爲一派之尊，肯千里趕來送葬，先嚴泉下有知，必大感安慰！晚輩則更是五內俱銘！」

林英元道：「敝兄弟因爲事務纏身，一時無法分身，未能及時前來，實在失儀之至！」

董小武又謙虛了一番，青城與峨嵋，因爲接近，兩派來往頗密，彼此十分熟落，聆竹與苦茶閒話家常，羣豪對苦茶師太亦十分敬重，蓋此尼菩薩心腸，慈悲爲懷，爲蜀人做了不少好事。

過了一陣，董朋進來問道：「少主人，麵食已煮好，請問是否在廳內款客？」

苦茶急道：「貧尼來遲已是罪過，豈可再在此進食，冒瀆董大俠之靈！」

董小武看了師太一眼，道：「如此去飯廳吧，諸位都請到內廳宵夜！」

劉堂道：「董少俠，適才吃飯你吃得太少，也去吃一點吧！」

「多謝劉三叔關懷，小侄實在吃不下，師父，煩你代徒兒招待師太！」

聆竹心想屋內盡多高手，料不會出事，點點頭便請諸人去內廳。董小武又道：「薛師兄你也去吧！」

薛雄道：「師弟，若有事請呼喝一聲！」霎時間，偌大的廳堂只剩下一位孝子，一位殺手。

這眞是天賜良機，徐晉階一顆心興奮得突突亂跳，正想辦法一刀結果董小武，忽然耳際聽到一道似有若無的呼吸聲！他心頭一跳，凝神屏息再聽了一下，肯定廳內除了自己與董小武之外，並無第三個人！

爲何呼吸這般奇怪？徐晉階心裡又泛上疑雲，輕輕將一柄薄而窄的刺刀抽了出來，緊緊握在手中。

董小武見枱上之白腊已將燒盡，忙換上一對新的。回身之際，目光掃過棺材，心頭又一陣悲慟，忍不住泣道：「爹，你死得好慘，不孝孩兒發誓替你報仇！」

悲慟中，突然發現棺蓋上之紅氈有一對鞋印，不由一怔，隨即走了過去，低聲道：「是誰如此大胆在上面踐踏？」他伸手去掃紅氈，同時下意識地抬頭向上望！

千載難逢的機會，徐晉階豈會放過？他立即運氣於臂，伸出快刀，用力橫劈！

但聞「喀嗤」一聲，董小武雙脚齊踝而斷，慘叫一聲，隨即倒地！徐晉階自棺底下竄出，一俯身，利刀便向董小武戮去！

好個董小武，不愧是青城派未來的掌門，雖驟然被襲，又身受重創，在此生死繫於一髮之際，仍能摔腰滾開！

可是徐晉階亦不是省油的燈，一刀落空，左脚一抬一落，立即踩住董小武的小腹！

董小武上身一弓，雙手齊出，向其左足抓去！與此同時，徐晉階的快刀又閃電般刺將下來，直透進董小武的心房！

徐晉階心頭剛一喜，左脚便傳來一陣劇痛，知被董小武雙爪抓中，急切之間，抽刀一揮，劈斷其手臂！

由他在棺下劈出第一刀開始，到臨危不亂斬下董小武手臂，連續幾個動作，乾淨俐落，一氣呵成，其間充份表露他的機智、武功和鎮定功夫！

這些事寫來雖慢，實則疾如白駒過隙，待徐晉階收回左脚，內廳那邊才傳來一陣喝問聲。徐晉階那還敢逗留？忍着左脚的劇痛，腿上猶嵌着董小武的一對手掌，亡命向外飛奔。

他剛越過兩棟土房，便聞董家方面陣驚呼聲，張漢叫道：「快追，凶手還未跑遠！」

徐晉階瘸着左脚逃命，急急如喪家之犬，忽然背後又隱隱傳來一陣慘叫聲，他心頭奇怪，却無暇尋思，向沮水方向跑去。

能順利殺死董小武是他的好運，但得手之際，左脚被其所傷，又是他的歹運！不過他的運氣還是很好，居然讓他平安跑到沮水河邊！

徐晉階喘着氣，向四周看了幾眼。深秋中夜，無星無月，四周一片漆黑，但徐晉階還是感覺到自己沒有走差了方向！

昨天晚上他已悄悄在這附近藏了一艘小舟，乘船逃跑比在陸地上安全得多了，他水性極佳，眞不行還可以借水逃遁。

徐晉階在草叢中找到那艘小舟，解下船纜，急急將它推落河中，就在此刻，夜風送來了一陣脚步聲和呼喝聲，徐晉階大急，提起草叢中的竹篙，忙不迭躍上小舟。

說時遲，那時快，岸上突然現出一道黑影，隨即向小舟飛下！徐晉階原是立於船尾，左手持竹篙，用力一掙，右手揮刀向其撩去！

那人來得極快，徐晉階刀至時，他手中亦多了一柄劍，刀劍相撞，發出「噹」的一聲響，在寂靜的深夜，格外響亮！

徐晉階心想只此一刀已可將其逼落水，不料，那人借那刀劍相碰之力，凌空翻身竄前，越過徐晉階，恰好落在船頭！

他姿勢之飄逸輕鬆，目光之準，落地之穩，大出徐晉階意料，這無疑是個勁敵！他右手橫刀於胸前，左手持篙再用力一撐，小舟如箭，順流又竄出幾丈！

岸上的呼喝聲，不絕於耳，聲音不散，但亦沒有迫近，証明小舟速度不慢於岸上人之脚程！

那人立在船頭，同樣橫劍於胸，並無迫來之意，徐晉階輕吸一口氣，道：「閣下最好立即上岸，否則在下不客氣了！」

那人聲音聽來十分斯文，淡淡地道：「我與你是同路人，你還是將氣力花在竹篙上吧！」

徐晉階心頭一跳，忍不住低聲問道：「什麼同路人？」

「若無我為你阻攔追兵，憑你傷了一隻腿，還能跑得過聆竹和苦茶？」

徐晉階想起那夜僱主的話，再記起適才那一陣驚呼聲，便相信了他的話，半晌方道：「你剛才亦潛進董家？藏在那裡？」

「紙人之後！」

徐晉階不再問，那人亦同樣惜話如金，但兩人手上的兵刄始終緊握着。徐晉階單手持篙，不但速度慢，且困難，那人忽然收了劍，盤膝坐在船頭。悠悠地道：「要擺脫聆竹和苦茶，可得加把勁！」

徐晉階十分謹慎，以牙咬住快刀，雙手撐篙，果然速度快了許多，過了頓飯工夫，岸上的呼叫聲逐漸遠離，終至微不可聞。

徐晉階仍不敢放鬆，再急撐三十來篙，自信已將對方拋遠，才敢喘息，那人却在這個時候，振衣躍上岸去。

徐晉階收了刀，再撐了一陣，坐下點亮火摺子，只見董小武那雙掌十隻指頭都嵌住自己的小腿肉，心頭駭然，難怪青城派立例「三清神爪」不得隨便傳授！

他用刀慢慢挑開董小武之斷掌，將手掌拋在河裏，撕下衣袂，用力紮住左脚，再撐了一陣，亦棄舟上岸去了。未幾，天色漸明。

天雖已亮，但滿天雲朵，灰灰沉沉的，教人心頭難暢……

自嘗苦果

立冬已過了好些天了，天氣變得很快，吹來的風已帶着寒意，尤其是晚上，已使人有寒冷之感。

今夜星月也是被雲遮住，遠處傳來夜梟叫聲，同上一次一模一樣，但地點已與上次不同，不過還是有一棵大樹。

夜梟叫聲、鳥叫聲、雀叫聲之後，樹下有個沙啞難聽的話音：「潛龍果然不是浪得虛名之輩，佩服佩服！」

「董小武已死，而且是死在我手中，相信你已知道！」樹上傳來徐晉階的聲音：「我已完成任務，但你還未完成！」

「放心，銀票我已帶來，不過我想問你，你是怎樣殺死董小武的？」

「先砍下他一對足踝，再在他心房上刺了一刀，最後斬斷他雙臂，你還有什麼疑問？」

樹下那人臉上幪着一塊大黑布，只聽他奸笑一聲：「你誤會了，我豈會懷疑你的能力！」

「既然如此，銀票何在？」話音一落，徐晉階已自樹上跳下來。

「不急！」那人十分鎮定：「我還有話問你。」

徐晉階是在左脚完全痊癒後才約他這位僱主的，他向來謹慎，這時候手掌已緊握了刀柄。

那人好像沒有看見，自顧自地道：「難道你不知道是誰僱你殺人的，殺人的目的你亦不欲知道？」

「我不想知道，亦不許你說！」

那人哈哈笑道：「這就奇怪了，好奇之心，人皆有之，難道你連一絲好奇心也沒有？」

「我珍惜我自己的性命，遠遠强烈過我的好奇心！」徐晉階踏前一步：「做咱們這一行的，有兩點是最重要的，一是盡量了解目標，二是不可追查僱主的一切，非如此不能保住生命！」

「好好！」那人連聲說好，又道：「閣下的職業道德令人敬佩，銀票在此，請你點收！」他由懷內掏出一疊銀票來，遞向徐晉階。

徐晉階又踏前一步，雙目烱烱望着那人，左手倏地探前，將銀票抓在手中，隨即轉身向外掠去，那人忽然叫道：「慢，下次僱你，如何聯絡？」

徐晉階倏地住脚，頭也不回地道：「依舊留信給『千杯少酒店』的勞掌櫃。」言畢再度掠去，眨眼間，已消逝在夜色中。

「颼」的一聲，樹下突然多了一個人，道：「此人使人放心！走吧！」

先前那人雙眼仍望着徐晉階的去向，喃喃地道：「他是個聰明人，非常聰明，而且心思十分週密。」

後來那人輕輕一聲：「老大，你很少如此盛讚一個人。」

那人仍喃喃地嘆道：「他實在太聰明了……」

＊　＊　＊

徐晉階當然十分聰明，否則他最少已經死過二三十次了，他敢在刀口上舐血，而又還能好好地活着，便已証明他是個非常聰明的人。

有些人只有小小聰明，便讓人察覺，有些人一點點的聰明，使人覺得極其聰明；有些人其聰明不在表面，只有細心的人，或者是聰明人才能發覺，徐晉階便是這種人。

徐晉階給人的感覺只是穩重謹慎，少有人發覺其聰明，如此別人對他亦沒有戒心，也因此他才能長命百歲。

＊　＊　＊

徐晉階的確聰明而又謹慎，他由大樹前方跑去，卻兜了半個圈子，來到大樹後面二十丈左右匿伏，當他剛藏好身，便見到兩個黑影在其附近飛過。

他怔了一怔，但由後面那位黑衣人的身形上，認出正是自己的僱主，這才鬆了一口氣，証明僱主並無殺人滅口的意圖。

這一點，任何一個殺手卻不能不提防。

徐晉階又再等了頓飯工夫，見四周毫無異樣，這才向大樹掠去，到樹下行動便變得謹慎起來，輕巧地躍上樹，原來他在樹上置了四把鋼弩，分別對着樹下幾個方位。

萬一僱主剛才要殺徐晉階，他便可利用帶在身上的小石塊，拋射樹上的鋼弩，震動機關，發矢反將僱主射殺。

這便是徐晉階小心之處，他小心翼翼收了鋼弩，然後才離去。

七萬兩銀子可以夠他花費大半生，加上以前所賺到的，他這一生已可不愁吃喝，非但如此，還可以過着奢華的生活。

＊　＊　＊

十一月中旬，西北寒風如刀刄，北風吹來，刮得黃沙蔽天，但長安卻有一番現象。

在西北，長安是個得天獨厚的地方，不但風沙少，而且氣候亦比其他地方好得多，也因此，歷代皇朝許多建都於此。

古都長安雖已無昔日之繁盛，但仍不失大城之風韻，熱鬧而多姿多采，包括章台路，仍具昔日之姿采。

長安章台路是唐宋兩朝最著名的花街柳巷，幾許名妓出自此處，直至如今許多自負風流的才子，仍响往此處之旖旎風光，不遠千里來尋芳。

如今章台路最具盛名的烟花樓，便是尋芳院。

尋芳院裡姑娘都是經過精挑細選的，能歌善舞，有的還能吟詩作賦，是故收費亦最昂，出入此院的，非富即貴，而有點學問，囊中有金的公子哥兒，就更喜歡來這裡了。

寶馬雕車香滿路，鳳簫聲動，玉壺光轉，一夜魚龍舞。正是此處之寫照。

不管院裡的姑娘才氣如何，鴇母和龜奴，始終是認錢不認人，也所以徐晉階也慕名而來了。

腰纏十萬金，騎鶴下揚州。揚州他已去過多次，就未曾出過潼關。他已決定不再當殺手，好好玩樂一兩年，然後找個地方安居下來，就像一般人，娶妻生子，置房買地，守家立業。

少不風流只為貧，孝子多金，不尋快活自在，徐晉階又何須當殺手？何況當今立志亦只求此。

＊　＊　＊

外地來長安風流人物，多如恒河沙數，故此車行便備有各種車子，以應顧客之需。

當掌櫃知道徐晉階要去尋芳院，立即命一個穿戴整齊光鮮的車伕，帶他到一輛豪華的馬車前。「公子滿意否？」

徐晉階從未乘過這般豪華的馬車，還能不滿意？他付了錢，車伕便將他送到尋芳院大門外。

車伕問道：「公子幾時再用車？」這是問他過不過夜。

徐晉階雖是頭一遭來長安，可也不是鄉巴佬，抛了一錠銀子與車伕，道：「明日巳時來接！」

守門的龜奴見狀立即把腰彎得低低的：「公子請！」

徐晉階雙眼望着前面，但見此院佔地極廣，瓊樓玉閣，櫛次鱗比，假山花園點綴其間，就像一座迷宮，他又取了一錠銀子與龜奴，緩緩地道：「帶路。」

那龜奴引他到大堂，先向鴇母耳語一番，徐晉階也不管他們，瀏覽墻上掛的書畫。尋芳院果然不比尋常，墻上掛的書畫，都是名家所作，非一般庸俗之輩能及。

鴇母堆下笑容，問道：「公子貴姓？」

「龍。」

「龍公子，頭一遭來長安？可有慕名之姑娘否？」

「請媽媽推薦，價錢不論，但求好的，且要過夜！」

鴇母笑道：「這有何難？請公子隨老身來，敝院的香蓮姑娘可眞是個人才，尋常人莫說相見，就是要替她挽鞋也不能！」

徐晉階道：「妳無須多說，只須合眼緣，價錢合理，便無問題！」

香蓮住在蓮花樓，樓前樓後都有水池圍繞。鴇母親自引徐晉階進廳，道：「請公子稍待，老身上樓請她下來相陪。」

未幾鴇母引一女子自樓上下來，徐晉階抬頭一望，只見那粉頭鳳眼瓊鼻，果有沉魚落雁之貌，難得的是嫵媚之中不失端莊；艷麗又不失清秀。徐晉階不由暗讚了一句，隨即向鴇母點頭表示滿意。

鴇母去後，香蓮便向徐晉階斂衽行禮。徐晉階道：「姑娘請坐，香兒，快送香茗來。」

一個侍兒捧着香茗上來，替他倆斟了一杯，香蓮問道：「未知龍公子飯否？」

「尚未，請姑娘吩咐下人一下。」

香蓮打點香兒去後，便與徐晉階閒話起來，初識未熟，先說起長安之名勝古蹟，再說些風流韻事。未幾，香兒送上酒菜，香蓮舉杯邀飲。

徐晉階見墻上掛着兩幅字，有詩有詞，不由問道：「聞說尋芳院的姑娘，都能吟詩作賦，莫非姑娘也是個中能手？」

「賤妾只硬記住幾首古人之詩詞歌賦罷了，教公子見笑！」香蓮又為徐斟一杯酒。「公子祖籍何處？」

徐晉階隨口道：「在下原籍武陵。姑娘何不吟一詩以助酒興？」

香蓮想了一下，道：「有了，賤妾便吟一首『送周韶落籍』詩，就教於公子。」

「不敢，未知此詩是何人所寫？」

「宋時杭州名妓龍靚所作，雖與公子同姓，却無胡識之意，只求應景。」香蓮吟道：「桃花流水本無塵，一落人間幾度春；解佩暫酧交甫意，濯纓還見武陵人。」

徐晉階因外號「潛龍」，故此詐稱姓龍

，他第一宗生意，是殺武陵的一位惡霸，對他頗有紀念性，因此答以武陵，香蓮以龍靚之詩，吟見武陵人，足見心思敏捷，徐晉階不太了解詩意，只爲此稱好，隨即邀香蓮連飲一杯。

「賤妾量淺，未能相陪，請公子原諒，不如由奴彈曲助慶？」

美人彈琴，持杯聆聽，確是風流，徐晉階豈有不允之理，香兒取來一具瑤琴，放於長几上，香蓮告別一聲，即趺坐於地，輕輕調絃，香兒取板拍和，未幾琴聲即起。但見香兒輕啓朱唇，唱曰：「故人別我出陽關，無計鎖離鞍，今古別離難，兀誰畫峨嵋遠山？一樽別酒，一聲杜宇。寂寞又春殘，明月小樓間，第一夜胡思淚彈。」

聲瀝如鶯，幽咽宛轉，極合曲詞，神態楚楚可憐，徐晉階再也按捺不住，拋杯過去，携玉手登樓入房去也。

* * *

帳裡幾回透春，香蓮倦極而眠，徐晉階將之擁於懷中，未幾亦入夢鄉。

也不知過了多久，房內承塵上突然傳來一道輕響，徐晉階瞿然而醒，立即伸手到床前踏几上取刀，說時遲，那時快，承塵上已躍下一個黑衣人，恰落在床前，只見他足尖一掃，將几上之刀踢飛，隨即一劍向帳裡刺去！

一道尖銳的慘叫聲響起，隨又聞木裂之聲，黑衣幪面人一掌掃開帳子，但見床上正躺着一個血人，却是香蓮，又見一個只穿內袴的男人自床後跳出，擊窗而逃！

黑衣幪面人身子一弓，亦射過大床，左手在窗台上一按，飛身躍下！

只見徐晉階越過水池，向假山那方飛去！黑衣幪面人武功似不在徐晉階之下，窮追不捨，徐晉階回頭見劍氣森森，心胆均裂，頓足往一棟小樓飛去！

這是他聰明之處，他震開窗櫺，射穿房內，房內紅燭未熄，床緣坐着一男一女，那女的倚在男的懷內，那男的正以嘴哺酒給粉頭嘗，驟見有個男人撞窗進來，大懼，喉頭一嗆，噴了那粉頭一臉的酒。

徐晉階回頭見黑衣幪面人亦已躍上窗口，順手抄起燭台向他擲去，同時震開暗廊的窗子跳出去了！

暗廊之上亦有一排向外的窗，只是夜內風大，全都關上，徐晉階橫前一步，再一掌震開窗子，回頭一望，拔身而起，伏在樑上！由於他只穿一件內袴，飛動時沒有衣袂聲，這一下，當眞做到點塵不驚！

徐晉階剛伏下身，黑衣幪面人已由房內衝了出來，經暗廊繞到樓後，飛身躍下，幾個起伏，又來至蓮花樓前，再度拔身躍起，竄進房內。他不能不來，並非回來取衣服，而是他身上的十多萬兩銀票，全收藏在腰帶裡！

徐晉階迅速披上外衣，扣好腰帶，再穿上靴子，然後，俯身又摸地上的刀，只要那把刀在手，他便不怕。

可是就在此刻，他忽然感覺房內多了一個人！沒有衣袂聲，只有徐晉階這種人才感覺得出！

刹那間，徐晉階停止一切動作，連呼吸也屏住，轉頭游望。他一時眸子在黑暗中閃閃生光，忽然他發現床間也有同樣有一對閃閃生光之眸子！霎時間，四道目光同時斂去！

徐晉階伸手到几邊上摸索，風聲一响，他連忙翻身滾開，一柄小小的飛刀落在剛才他的位置上，緊接着床後閃出那個黑衣幪面人來！

徐晉階喝出一句他向來認爲沒有意義的話來：「你是誰？誰派你來殺我的？」說話當中，他身子已弓起，竄射向窗子！

人在半空，背後風聲急响，徐晉階身子急沉，順手抄起一張椅子往身後一格，「篤篤」兩聲响過後，徐晉階將椅子往後拋去，身子仍向前射，穿窗飛下！

適才那幾個動作，看似簡單，實則已展盡徐晉階所能，只要他慢半分，不死亦將受傷，只要他稍爲慌張，亦不可能飛離蓮花樓！

當徐晉階躍落水池旁邊，但見院子裡火把光亮，七八條漢子手持兵刄站在那裡，原來這是尋芳院的護院保鏢，他們是聞聲過來的！

徐晉階一落地，便聞一人喝道：「上前將他捉了！」一個持棒的漢子立即撲上，長棒一擊而下！

徐晉階喝道：「混帳，俺是你們的主顧，刺客在樓上！」邊說邊閃。

那人道：「先抓了他再說！」

徐晉階恐黑衣幪面人進來，則自己腹背受敵，便得伏屍青樓，當下不再解釋，錯步一閃，一拳擊在那持棒漢子的脅下！

但聞一陣「勒勒」聲响，那漢子肋骨斷了幾根，長棒也被徐晉階劈手奪去！

與此同時，背後風聲又起，徐晉階大驚，一式「白鶴冲天」急躍而起，長棒四面亂舞，他以爲又是那黑衣幪面人用飛刀暗算自己，不抖撥下的竟是長箭，只聞院裡鑼聲急响，到處都有人喝捉拿强盜。

徐晉階驚怒攻心，長棒在假山上一落，再借力騰飛，落在七丈之外，拔身向圍牆奔去。

院內護院雖多，但那有人有此能耐，只能眼睜睜望着他，越牆逸去！

最賤價的生意

徐晉階爬過牆頭，落在長街上。

時三更已過，長街寂靜無人，只有呼呼的寒風。徐晉階四顧無人，仗棒向古城客棧飛去。

古城客棧離尋芳院不遠，徐晉階穿過兩街一巷便到了，此刻他神態狼狽，不欲引起小二的懷疑，爬牆而入，走到房門外，先將耳朵貼在門上偷聽。

房內寂靜如死，徐晉階剛放下一顆心，房門突然被拉開，徐晉階大驚後退，只見房內竄出一道黑影，一把長劍挾風刺到。

好個徐晉階臨危不亂，只見他持棒的左臂，猛地一用力，身子便如離弦之矢向後急射。

那黑衣人一身武功當眞不弱，身子看似已去盡，但手臂竟似還能多長幾寸，只聞「嗤」的一聲响，幸而徐晉階勢快，只割破衣裳，不傷絲毫皮肉。

他再一退，至假山旁，右手在假山上一按，一個「鷂子翻身」，已翻出圍牆，向一條小巷跑去。

徐晉階穿過兩條小巷，見有一所大院，咬咬牙飛身躍進，匿在屋椽下，直至此時他才定下神來。

一定神，心底便泛上一陣難過的滋味，這五年來，只有他刺殺，追殺別人，幾時試過被人追殺的滋味？

想起適才的情況，他又是好笑又是好氣，原來一個人在生死關頭，都同樣會說些無意義的話。

他問黑衣人是誰，在當時雖是無意義的一句話，但此刻推敲之，則是重要的。

黑衣人的一切，如走馬燈般，在他腦海裏盤旋，毫無疑問，他是自己的行家，也是一位職業殺手。

他爲什麼要殺自己？是有人僱他？是自己不小心將財帛露出，惹他垂涎？

想想自己一向殺人乾淨俐落，而且行事時都先行易容，料江湖上無人知道自己的底細，又怎會有人僱殺手殺自己？

他想到天亮，仍沒有結果，天亮之後，那人自然不能像在晚上那麼毫無顧忌，而且此處亦不能再躭下去，徐晉階縱身躍出圍牆。

走出東大街，清晨寒風撲面，徐晉階忽覺肚皮上一涼，禁不住低頭一望，不由叫一聲苦也，此刻他才知道黑衣人那一劍雖然沒要了自己的性命，卻令他傾家蕩產。

外衣被割穿有何打緊，重要的是腰帶不見了，徐晉階發瘋般向古城客棧奔去。

* * *

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潼關無故人。此詩句含意極淺白，但對於徐晉階來說，卻完全相反，西出潼關時，囊中多金，裘衣寶馬，意氣風發，自覺是濁世中之神仙，但東進潼關則另外一副景象。

黃土道上，寒風瘦馬，一落魄青年，無精打采地坐在鞍上。馬劣人瘦，雖不至於肌瘦面黃，但觀其臉上表情，忽憂忽怒，還不時回頭，顯露驚嘆之色。他便是「潛龍」徐晉階。

僅兩旬之時日，便有如斯之變化，難怪古人有云一夜白頭，信哉斯言！

自長安東進，徐晉階便一直覺得自己被人跟踪着，就像背附芒刺般，使他寢食難安，造化也眞會弄人，剃人眉者，人亦剃之，徐晉階萬料不到自己終年打雁，也會被雁啄眼，這報應也來得眞快。

直至三日前，他被跟踪之感覺才消失，連忙搶了一匹馬，急赴潼關，他必須趕在對方之前進關，否則再難擺脫其糾纏。

一入潼關，風沙便驟然減弱，徐晉階不斷張望，道上之行人，個個皆似閑人，亦個個皆像敵人，徐晉階長長吸了一口氣，一顆心仍難安定下來，這一回當眞吃盡了苦果。

走了一程，一個念頭翻上心間，不由忖道：「徐晉階啊徐晉階，你昔日之勇氣胆量，全去了何處？所謂是福不是禍，是禍逃不過，有什麼可怕的？」當下振作一下精神，放馬而馳，未幾即折入山道，沿峭山東行。

徐晉階在路上劫了幾家獵戶，方有錢到洛陽城。他在洛陽城內住了兩天，無時不在戒備中，確實無人跟踪自己，便開始物色對象，準備夜劫。

他一向認爲殺手高過盜賊，可是囊中羞澀，路上又破了戒，便準備做一票比較大的，然後再重操舊業，再過幾年才隱退歸田園。

第三天晚上，徐晉階潛進一家鹽店的老闆家裏，沒想到那姓黃的鹽商，竟然深夜在宴客，而客人居然又是江湖中人。

徐晉階暗叫一聲倒霉，又動了好奇心，伏在樑上偷聽下面說話，下面四個人，一主三賓。只見主人對面那個虬髯客道：「黃香主，近來生意似乎不前，是何原因？」

那姓黃的鹽商咬牙道：「屬下正想告訴郝堂主，城內這三個月多了兩家鹽店，其中一家叫信義鹽號的最可惡，把鹽價壓低，搶走了顧客。」

郝堂主眉頭一皺，道：「諒此只是一時之計耳，商人豈有不想多賺之理？」

黃香主咬牙道：「可恨的是他一減三個月，屬下迫得跟他減，而他卻一減再減，到後來即使同價，顧客也不來咱們店光顧，郝堂主，你最好想個辦法警告他一下，要不以後生意將更差。」

郝堂主考慮了一下，道：「幫主叫你秉賣官鹽的意思，便是求一個長遠之策，若去警告他，反倒令人生疑。」

左面那個額上有塊金錢斑的漢子道：「堂主，依屬下之見不如一刀將他殺了，反倒乾淨。」

右首那白面漢子也道：「不錯，楊兄說得對，咱們假裝大盜，潛進他家，將其殺死，再掠去錢財，便沒有人懷疑到黃香主頭上。」

郝堂主頷首道：「這倒是個可行之策，事不宜遲，如今便去，黃香主，他家在何處？」

「就在白楊巷內那所大屋，出此轉左即見。」黃香主道：「梁幫主五十大壽，準備如何慶祝？」

「臘月廿七在幫內舉行萬鷄宴。」

黃香主拍掌道：「好一個萬鷄宴，幫主外號有蜈蚣兩字，鷄乃大敵，實宜殺之慶祝，屆時屬下必親赴慶祝。」

徐晉階心中忖道：「姓梁的幫主，外號有蜈蚣兩字，莫非專運私鹽的『銀河幫』幫主『毒蜈蚣』梁景昇？哼，瞧不出這姓黃的，竟是『銀河幫』的香主，好極了，老子今日做你一票，可也心安理得。」

尋思間，那三人已長身取兵刄欲行，郝堂主道：「不必相送，以免被人看見。」

三人去後，黃香主打了個呵欠，也不叫人收拾，便往房內走去，料他的身份對下人也保密，一早遣走他們，徐晉階悄悄躍下，看看無人便上前叩門。

黃香主緊張地問：「誰？」

徐晉階捏腔，模仿郝堂主的聲音道：「黃香主，請開門，適才忘記問你，信義號的老闆叫什麼名字？」

黃香主連忙開門，徐晉階一指封住他的痲穴，隨即將刀架於其頸上，冷冷地道：「別嚷，老子只是來發點小財而已。」

黃香主兀自不服：「你是誰？胆敢跟咱們作對……」

徐晉階低笑道：「剃人眉者，人亦剃之，快拿來。」他一手將他推進房內，隱約見到床上還躺着一個人，徐晉階又封了

黃香主的啞穴，然後亮起火摺子。

火光一起，便見床上躺着一女人，睡得正沉，徐晉階走前封了她的暈穴，又走至黃香主身旁，解了其啞穴。

黃香主道：「錢都放在櫃裏。」

徐晉階搜那櫃，只有千五兩銀票，和十來錠銀子，如何肯相信，黃香主苦着臉道：「適才郝堂主他們來，便是來取錢的。」

徐晉階估計他不會誆自己，封了其暈穴，將他抱放床上，施施然離開。

* * *

雖然那千五兩銀子得來甚容易，但徐晉階無意做盜匪，他有信心再幹幾年，仍可積蓄一大筆錢，足夠其下半生花用，因此他離開洛陽，便放馬去「千杯少酒店」了。

「千杯少酒店」在信陽之西的駱駝店外。由西城門走，約莫七八里路便到了，那店名好聽，卻原來是建在路旁的一座小酒寮。

酒寮雖不大，但因在大路旁，加上掌櫃有良心，從不在酒裏滲水，因此生意頗佳。

徐晉階先在城內一家客棧落脚，換了衣服，易了容然後乘馬去「千杯少酒店」，到那附近，他伸手往臉上一抹，已多了一張人皮面具，模樣兒十分斯文，白面細皮，似一養尊處優的財主爺。

他來此不是爲了喝酒，是爲了做生意，所以不走前門，走後門，這酒店老闆連夥記共是四人，勞掌櫃夫婦及其一對兒女。

徐晉階走進後門，勞妻剛好蹲在後院洗碗，見到他立即堆下笑容，道：「恩人，你來啦！快進房裏去，小妮子，快通知你爹，說恩公來此找他啦！」

徐晉階是識途老馬，逕自走進房內，未幾，那個四十歲的勞掌櫃便進來了，徐晉階問道：「老勞，生意不錯吧？瞧你又添了幾件傢具。」

勞掌櫃忙道：「恩公，這還不是您的恩典，若不是您，咱們一家四口，不但全被那巫剝皮迫死，更莫說有這家店子了。」

徐晉階道：「以前的事別提了，而且你已替我辦了五年的事。」

「哎，收收信叫什麼辦事？嗯，最近又有幾封信給你的。」勞掌櫃打開櫃子，再取出一隻盒子，打開鎖，揭起蓋子，自內取出三封信交給徐晉階。

徐晉階接信放入懷內，道：「多謝您啦，我要走了。」

勞掌櫃那裏肯放他走，道：「恩公，今天剛熬了一隻老鷄，還有幾條海鮮，無論如何，您也得讓俺請你喝一頓，要不俺一家難以心安。」

話剛說畢，他老婆也跑進來了，道：「這五年來，你連名也不留，飯也不吃，叫咱們不安，雖說施恩不望報方是眞善人，但一頓飯算不了什麼，再說咱們如今也請得起，要不便是您看不起咱夫婦。」

徐晉階只吟了一下方答應：「那就簡單一點吧，在房內吃，我晚上還有一個約會。」

「俺知道您的意思，小成子快關門，今日不做生意了，丫頭，快將魚洗淨，等俺親自下鍋。」那勞掌櫃就像孩子過新年一般，說不出的高興。

徐晉階看在眼內，心頭難免有了感觸：「一個人也未必要富貴才有快樂，瞧他一家人沒點愁容……」忽然心頭又泛上一個念頭：「我身上也有千多兩銀子，假如找個地方，做點生意，其實生活也過得下去，何須再往刀頭下討活？」

他脫下鞋子，躺在炕上，望着屋頂，頓感內心十分平靜，可是這種生活是他向來追求的麼？徐晉階心裏又亂了。

宿香蓮一宵，便須花上千兩銀子，這懷內的銀子，還不夠兩夜風流，日後的生活又如何過？

「不，我不再賺十萬，也得賺五萬才收山。」

徐晉階剛有了決定，勞掌櫃已來催促了。「恩公，菜已燒好了，請出來吃。」對於勞掌櫃，他還是不能完全放心，世上眞有這樣老實，而又眞心求報恩的人麼？何況經歷上次長安之險。

徐晉階悄悄用銀針試過酒菜，見無異狀，仍不肯獨自享用，堅持要勞家四人一齊吃，那一家人見狀極是滿心歡喜地坐下，徐晉階不覺微生慚愧。

* * *

那三封信當然都求徐晉階殺人的，他不以日期先後作準，先挑一封約見地點最近的赴約，因爲信上寫着，逢七在黑風坡白松林內見面。

黑風坡離千杯少酒店只不過七里遠。

* * *

風本來無彩無色，黑風坡上之風，豈眞是黑的乎？

松幹本深褐，獨坡上之松白耶？

風既非黑，松亦不白，只不過坡上之泥土特別黑，而又處風口，北風一至，黑沙蔽天，故名黑風坡，泥土特黑，顯得松樹枝幹較白，故名白松。

黑風坡上北風怒號，泥沙吹打在人身上，肌膚疼痛欲裂，幸而白松林樹木茂且密，風沙被拒林外。

三更，在黑風坡上白松林內，其黑如漆，伸手不見五指，風聲中，忽然傳來三下貓叫聲，叫得甚是淒厲，可是厲而沙啞，此貓不知何種。

徐晉階一早已到，聞貓叫聲，精神爲之一振，引腔學狗之吠叫。

「汪汪汪……」

「咪咪咪……」

「貓」、「狗」逐漸接近，終於互相感覺到對方就在面前不遠處，因而齊停。

「貓」先發話：「昔有公孫氏……」

「狗」答曰：「我有子孫根。」

牛頭不對馬嘴，但「貓」卻頗爲高興，哈哈笑道：「你終於來了，你可知道今晚我已是第二次來此喝西北風。」

「照信上所寫之日期，若你有誠意者，今晚確是第二次。你要殺何人？」

「段東華。」

「段東華？」徐晉階微微一怔，他殺人的目標，大多數是名人，「何方人氏，相貌如何？」

「無人知其祖籍，亦無人見過其眞面目。」

徐晉階不悅地道：「如此閣下找錯人了，你應該先去找雙鷹神捕傳人，先將其人底細查清楚，再來找某。」

那人語氣亦不快：「你以爲我在消遣你？試問有誰知道你之祖籍，又有誰見過你之眞面目？」

徐晉階冷哼一聲：「我是我，他是他，豈可相提並論？」

「你與他正可相提並論，」那人幪着臉不慌不忙地道：「因爲他跟你一樣，也是個職業殺手。」

這話大出徐晉階意料，忍不住出聲驚呼，半晌笑道：「找一個職業殺手去殺另一個職業殺手，當眞奇聞，潛龍不肖，卻不想去殘殺自己的行家。」

「你不殺他，他卻要殺你，再問你一句，你到底接不接生意，不接的話，其他的便免提。」

徐晉階第一次在這種場合中失態，急道：「且慢，你怎知他要殺我？」

「我早有除他之心，一直留意他，所以知道，而且我出不起高價，只有在此情況之下，方請得動你。」

徐晉階冷冷笑道：「他既是職業殺手，要殺他比殺青城派掌門聆竹道長還困難，價錢絕對不菲。」

那人急問道：「你爲何拿聆竹比喻？」

徐晉階道：「聆竹、苦茶和少林掌門賢光都是一樣，他們武功雖高，頭腦卻不靈光，正如君子可欺其方，你出多少錢？」

「一千兩銀子。」

徐晉階還以爲聽錯。「只出一萬兩，便想請我殺這樣的人？」

那人糾正道：「你說錯了，是一千兩，這一千兩你根本是白賺的，因爲人家出五萬兩僱他殺你，這是機會，無人給錢你，你也會想辦法殺死他。」

「既然如此，你何必再花一千兩銀子？」

「因爲我怕你死在他劍下。」

徐晉階心頭猛地一跳，故意說：「某怎知道你所說是眞是假？」

那人笑道：「我很難拿出証明，不過我知道他在長安已下過手，只是你命大，借那妓女擋了他一劍。」

徐晉階大喝一聲：「你怎會知得這般清楚！」說着竟向那人迫去，那人身子急退，閃到一棵樹後。

「潛龍眞令人失望，本末倒置，何能成大事？」

徐晉階吸了一口氣，極力使自己冷靜，只聽那人又道：「你莫忘記殺手信條，每一個殺手都不該知道太多東西的，當然，如果你肯接下這宗生意，我自然會提供一些對你有幫助的資料。」

徐晉階再吸一口氣，道：「好，我答應你。」

「君子一言既出，駟馬難追，接住。」風聲急响，徐晉階伸手接住一團紙，紙中包了一塊石塊，他拋下石頭，將銀票端入懷內，那人道：「假如你兌了那張銀票，便不能毀約。」

「你放心，現在開始，你便得將段東華的資料告訴我。」

「段東華出道只三年，名氣不淺，但一向在西北活動，不知爲何最近會南下，他有個外號，叫『黑子龍』。」

徐晉階失聲道：「原來黑子龍便是他，此人武功如何？」

「子龍兩字乃形容他既有趙子龍之勇，又有子龍之智，只因長年穿黑衣，所以方在子龍之前再加一個黑字。」那人道：「至於他武功到底高至何等程度，就難以確定了，實際上我所知道的亦僅此而已。」

「你如何知道有人僱他殺某？」

「我不是說過，我想殺段東華麼？」那人自林後走出來。「所以一直跟着他，無意中讓我見到他接生意，那人說明要殺你。」

「你與段東華有仇？」

那人沉聲說：「你怎麼連規矩也忘記了？」

徐晉階不由語塞，半晌方道：「既然你一直跟踪他，應該知道他如今大約在那裏吧？」

「半個月之前，他由鄭州城北上，欲去何處便不知道了，不過你也不必担心，你找不到他，他也會找到你。」

徐晉階心中暗道：「若讓他先找到我，我焉還有命在？」當下又問道：「殺人可有期限？」

那人笑道：「一千兩銀子要你殺『黑子龍』怎敢訂下期限，你再沒有其他話要問了吧？我可要走了，先此祝你成功，事成之後，請你在『千杯少酒店』外面，插下一枝黑色的旗子，我即將餘款交給勞掌櫃。」言畢閃身向坡下馳去。

徐晉階望着他的背影，發了一陣怔，也不下山，就在林內過了一夜。

兩煞相遇

所謂先下手爲强，後下手遭殃，所以徐晉階立即下山北上去找段東華。

他出道五年，最便宜那一宗生意，也收五千兩銀子，從未做過這般賤價的生計，而且要殺的人，還是在各方面都不在自己之下的行家！

可是嚴格來說，這根本不是「生意」，只是自保，說來可笑，他徐晉階以爲只有人僱他殺人，不想如今竟然有人僱其他殺手來殺自己，他暗下決心，假如情勢有可能者，必先迫問段東華，問清楚是什麼樣的人僱他追殺自己的，否則殺了段東華，還有別人，豈非永無寧日？

一路北上，徐晉階的心情就如天色一般，灰灰沉沉，似壓了一塊大石。

天上下着鵝毛雪，四野一片白皚皚，兩旁的腊梅却開了花，好一派冬日的景象。

梅雖遜雪三分白，雪却輸梅一段香。路旁就有一座草棚，迎北風，斜挑一枝酒招。徐晉階勒馬下鞍，抬頭一望，只見酒寮居然還掛着一塊金漆的牌匾，上刻香壓梅三個字，觀此，料主人家也好兩分風雅，只怕賣的酒也不賴，信步走進去。

不料寮內竟無一個劉伶，只見堂中坐着一位荊布小姑娘，對着爐火打瞌睡。爐上溫着酒，中人欲醉，教人聞一口便飄然。

徐晉階隨便找了一個座頭坐下，解下

范陽笠子，邊彈揮衣上雪粉，邊道：「小姑娘，掌櫃何去？」

小姑娘瞿然而醒，抬起頭來，居然眉清目秀，雙頰被爐火烤得紅撲撲的，更添幾分嬌艷，她婷婷嫋嫋走過來，輕啓朱唇道：「客官，你要喝什麼酒？」

「貴店最好的是什麼酒？」

「有一罈茅台，雖賣出了一半，但仍用泥封着，只是此酒性烈如火，怕客官不喜。」

「久聞茅台之名，未償一嚐之願，不想山野小店也有此貨，那就來半斤試試吧！」

姑娘竟走進後堂，徐晋階心頭忽然一動，忖道：「怎會只有一位小姑娘把持，又無一個飲客，莫非此乃黑店？」心中動了疑，便暗暗提防。

俄頃，那姑娘手持一壺酒出來，道：「茅台宜冷飲，此罈酒埋在後院雪中，此刻飲之正宜。」

徐晋階並不斟酒，目注姑娘臉上，問道：「姑娘，令尊不在麼？店內只有妳一人？」

「家父若還在人間，又何須奴在此守此破家當？這些酒也是家父在生時留下的！」

「哦？爲何無客人光顧？」

姑娘冷哂道：「如今知音人固然少，懂得喝酒的人也越來越少！」說着在桌子上放了五六隻不同顏色和不同質地的酒具，乜斜着徐晋階。

徐晋階暗道：「這話似乎在說我，她在考我麼？」再細看一下，那些酒具，居然有銅、有瓷、有骨、有木、有牙，形式亦有爵、有杯、有斗、有盞，不由傻了眼。

姑娘冷冷地道：「原來閣下也是個只懂得牛飲的人！」她袖子一拂，將酒具全收進袖子去，又走進內堂。

徐晋階趁此良機，以銀針試探壺中之酒，毫無異狀，便問道：「姑娘，貴店沒有送酒之物乎？」

只聽那姑娘的聲音自內傳出來：「沒有，你不願喝，可以隨時離開！」

徐晋階忖道：「這姑娘脾氣好怪，難怪沒有主顧！」當下隨便取了隻杯子，斟了半杯，放到唇上一呷，一入喉，但覺那酒烈而醇，又甘又美，酒下肚，立生暖意，酒意迅速在腹內擴散，連四肢都覺暖和。那酒氣只在體內盤旋，絕不上頭，與一般烈酒下肚，立即氣沖腦門，絕不相同，不由脫口讚道：「果然不同凡响！」當下盡將杯中酒喝個涓滴不剩。

外面風雪漸緊，刮得酒招獵獵作响，密如炒豆。徐晋階獨飲無味，又因店內無其他東西可吃，便將那壺酒傾入隨身之羊皮囊中，拋下一錠銀子，正想離開，忽聞外面有人聲傳來：「表哥，此處有酒賣，我們進去吃它三杯，暖和一下！」

另一個聲音較沉的應道：「也好，順便買點帶上路飲。」徐晋階聽那兩人的聲音，在凜冽的北風中，仍然緊而不散，分明是中氣極足，是練家子，當下又坐下來。

旋見兩個大漢走了進來，一個瘦而高，就像一根竹篙，另一個却極矮，而又長得圓肥，這兩人本就難看，走在一齊；就更加令人有滑稽之感，但徐晋階却笑不出來。

江湖上有「竹球雙雄」，徐晋階雖未見過，一看也料得着。那高的姓竺名盛世，矮胖的姓裘名邦，好謔的人，用其諧音謔之，稱之「竹球雙雄」。這兩人是表兄弟，出道只七八年，但聲名已直追「川中雙英」。

「怎麼店內無人？」裘邦大聲叫道：「掌櫃的！」

姑娘又沒精打彩地走出來，問道：「兩位客官要喝什麼酒？」

「你們店內有什麼酒？」

「包羅萬有，豈能一一細列，你要喝什麼酒說吧！」姑娘一副愛理不理的樣子，似乎不想有顧客上門。

徐晋階甚是奇怪，忖道：「既然如此，何不索性關上門，不做生意？好，待我看看她是弄什麼玄虛。」

裘邦一對眼睛本來長細如縫，突然一睜，却像一對銅鈴，嘎聲問道：「難道你們連西域的葡萄酒也有？」

竺盛世道：「也有陳年狀元紅？」

「只剩小半罈。」

「那就更多了！」

裘邦道：「好，一樣先來一壺試試！」

姑娘進內取了兩壺酒出來，又把酒具放了一桌，裘邦訝然問道：「這是什麼意思？」

「隨你們挑一具用！」

竺盛世取了一隻德化窰製的白細瓷杯，只見那姑娘雙眼突然放亮，接着裘邦却取了一隻夜光杯，姑娘問：「你可知此可來？」

「這不是夜光杯麼？我家鄰居是賣酒具的，我還知道一點。」

姑娘急問：「因何取此杯？」

「喝葡萄酒當然要用夜光杯，難道姑娘自己也不知道？」

竺盛世道：「表弟，她是在考你的！這狀元紅色作紅褐，用白細瓷杯襯之，顯其色，增其紅，以合酒名之紅字。姑娘，在下可有答錯？」

姑娘大喜，臉上神情頗爲興奮，好像看到久別的親人般，只見她把桌上之酒杯拿起，又放下，徐晋階因在遠處，看不清她將酒杯排成什麼圖案，只聽裘邦問道：「姑娘，你這是幹什麼，倒好像小孩子在玩耍。」

竺盛世則問：「姑娘，此也與飲酒有關乎？」

姑娘臉上之笑容倏地不見，隨之是一臉沮喪及失望之色，連眼圈兒也紅了。裘邦訝然問道：「小姑娘，你怎地不高興了，是誰欺侮妳麼？」說着看了徐晋階一眼。

姑娘不知爲何哭了起來，說道：「客官請喝酒，我自個傷心，與他人無關！」

竺盛世担心的道：「小姑娘，若有人欺侮妳，妳不妨直說，在下便替妳出頭！」

姑娘忽然發怒了，瞪了他倆一眼，道：「你們兩個是什麼英雄俠義？有酒不喝，嚕囌什麼？」說着一溜烟跑進內堂。

徐晋階再度長身欲走，裘邦道：

「慢！閣下何人，因何欺侮一個小姑娘？」

徐晋階冷哼一聲：「簡直亂彈琴！」話剛說畢，但覺眼前一花，裘邦已縱身在酒寮門口，攔住徐晋階，他身形肥胖如同一個皮球，但行動靈活，速度之快，却大出徐晋階之意料，甚至看不清，他用何種身法！

裘邦道：「你若不交代清楚，今日便別想離開這酒寮！」

只聽內堂傳來小姑娘的聲音：「你們在胡鬧甚麼？我只是在聯絡一個親戚而已，我在此等他三年，自個在傷心，誰說他欺侮我，眞是自作聰明！」

裘邦臉上不由發熱，訕訕地向徐晋階拱手道：「閣下請原諒，是在下魯莽了！」

徐晋階不再計較，轉身走出去。

不料迎面又馳來一批人馬，居然還有馬車，徐晋階起初還以爲是鏢局中人，再細看方發現不似，看那些漢子的氣質，估計是跑私貨的下三濫。徐晋階自顧不暇，也無心理會，繼續前進。

不料沿道竟見到不少這等人色，黃昏他在路旁的一間小飯店飽餐一頓，因貪走路，錯過了宿頭，便索性連夜趕路；夜裏風緊雪大，即使人受得了，馬亦受不了。

此際來至河旁，見岸邊泊了幾艘船，他挑了一艘較大的，喚醒船家，跟他說明借宿，多付了錢，船家又搭了一塊跳板，讓他拉馬上船。

河風雖猛然，但船樓內到底可禦風雪，一踏足裡面，頓覺暖和。徐晋階料理了馬匹，因日間趕路疲累，一坐下便睡着了。

未幾即被一陣馬蹄聲驚醒，一聽聲音，就知道只有一騎，但聞岸上有人叫道：「船家，誰肯借宿？」

徐晋階那船大概因爲已有人借宿，因此便索性道：「過來吧，連人帶馬宿一宵，一兩銀子！」

徐晋階心頭一跳，忙道：「船家，我多給你二兩銀子，不許你再租與他人！」

船家一聽忙對岸上道：「對不起，請你到別處去吧，不做你的生意了。」

可是那人已經拉馬踏上跳板，徐晋階又對船家道：「快攔住他！」

不料那人已「颼」的一聲飛進來，道：「三兩銀子阻不了人，船家，我給你二十兩！」

船家呆了一呆，半晌才大喜道：「好好，請您隨便，俺替你拉馬過來！」

當他走上甲板時，徐晋階亦跳了上來，雙眼瞪着那人，那人一身黑衣，不知是不是怕夜風大，用一塊汗巾，圍住了半張臉，只露出兩眼和額頭，這時候也望着徐晋階。

徐晋階突然哈哈大笑起來，那人亦同時發笑，但他的聲音比較尖和輕，不過十分冰冷。那船家剛拉了馬過來，見狀不由傻了眼，傻兮兮地道：「原來兩位客官還是舊相識！」

徐晋階咬牙切齒地道：「不錯，的確是舊相識！」

那人道：「有一件事我得先說明一下，你那疊銀票，絕大多數已被劍氣紋裂，能用的只有十分之三，不過我還是很多謝你，不過我也沒白取，我本想給你多活三個月的，不想這樣快便遇上了，只能怪你自己無福！」

他不提猶自可，一提之下，徐晋階心窩似被人扎了一刀，咬牙道：「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段東華你既然自己送上門來，某便給你得個全屍！」

那船家一聽他們的話，看出不對，忙道：「兩位大英雄，俺一身家產在這艘船上，請你們行行好，到岸上去吧，銀子俺不要了！」

那人聞聲之後，目光一變，澀聲道：「你怎知道某之……」

徐晋階嘿嘿笑道：「你既可知道某，某亦可了解你，如此才公平！」

那人果是段東華，只聽他訕然一笑：「好好，是公平！難道也有人偪你殺某？」

「正是，否則如何稱得上公平？」徐晋階見他那副模樣，頗有快意。「不必多說，念在行家份上，某不願施暗殺，亮兵刃吧，今日你我便以眞功夫見個高低！」

那船家又叫了起來，段東華道：「徐晋階，你和我便到岸上去吧！」

徐晋階心想道：「他邀我上岸，豈非他是旱鴨子，那就更非在此決戰！」他左臂一揮，袖裡飛出八錠銀子在船頭。「拿去吧，別嚕囌！」

船家見狀果然取了銀子上岸去了，徐晋階怕段東華溜上岸，抽刀在手，揮舞急砍，喝道：「今日也叫你嘗嘗被人追殺的滋味吧！」

他一口氣劈出七刀，一刀比一刀快，只見刀風嘯嘯，懾人心魄。刀光罩住段東華四周，更將其退路封死。段東華長劍亦及時出匣，但聞一陣「叮叮噹噹」的聲音，急如炒豆，徐晋階那七刀盡皆被其擋開，徐晋階猛吸一口氣：「果然有幾分眞實本領，再吃我一刀！」他手腕一翻，那刀便由一個「死角」劈了過去！

這一招乃徐晋階精心之傑作，可是段東華擋了七刀之後，亦趁對方換氣轉式之際，立即刺出一劍！

這一劍幾乎是貼着徐晋階之刀刃，直取其胸！說時遲，那時快，兩人同時收刃，向後一躍，也在這刹那，雙方本知要想殺死對方，絕不容易！

霎時間，船樓外之風聲全聽不見，只聞粗重的呼吸聲，這時候，即使段東華想上岸亦不能魯莽，因爲一轉身，便極可能將後身賣給徐晋階！

也不知過了多久，兩人又同時動手，在黑暗中動手，進攻較佔便宜，而刀法快就更加佔便宜了，兩人換了幾十招，段東華忽然改變打法，不斷騰挪閃避，不想他在這等情況之下，仍有此表現，徐晋階雖然恨不得一刀殺了他，仍禁不住暗暗喝采。

段東華在適應了黑暗之後，雙眼逐漸能視物，他自忖急鬥不如對方，因此施展小巧功夫閃避，再等機反擊！

又過了三四十招，徐晋階刀急如風，段東華不由暗暗心驚：「怎地這風流漢，內力竟然如斯悠長，今日無奈，只好厚顏施暗器了！」

剛好徐晋階一刀劈下，段東華及時揮劍將刀挑開，他左臂一抬，兩把小飛刀已

直取徐晉階，同時立即準備反攻。

可是徐晉階上次在長安，飽吃他飛刀之苦，早有準備，但見他左手也亮出一柄短而寬的刀，將兩把飛刀擊落地上，依然無損，雖然如此，右手不由稍慢，段東華豈肯錯失良機？揮劍急攻。

徐晉階失了先機，不禁罵道：「說明用眞實本領見高低，怎地又使暗器？」

段東華冷哼道：「我幾時答應過你不用暗器，你一廂情願罷了。」邊說邊又從囊中摸出三把飛刀來。

徐晉階想想他說的話也有道理，便不再開腔，兩人愈鬥愈烈，徐晉階經過五六十招，力才扭回頹勢，但段東華再發三把飛刀，霎時他又陷於苦鬥。

「徐晉階，你死在某手中也不太冤，不如投降吧！」

「放屁！就算落海龍王那裡某也跟你鬥到底！」

話聲剛落，猛聽甲板上馬匹驚嘶，接着船樓居然一抖，這剎那，兩人方知道不知在何時，那艘船居然離了岸，在河中漂蕩。

段東華咬牙道：「這船家解下船纜，好不可惡！」徐晉階更認定他向在西北活動，不善水，心頭暗喜，當下亦改變打法，只嚴密防守，準備待對方暈眩時方作雷霆一擊。

那河靠近黃河，未幾船便漂流至黃河，去勢突然加速，船艙搖得十分厲害，彼此出手都常有偏差，亦因此幾乎被後發者所乘，故而速度猛地減慢，要覷準方下殺手！

激鬥間，船速突然一慢，段東華失卻重心，倏地滾落地上，徐晉階心頭狂喜，握刀急扎！

段東華和衣一滾，他驚而不亂，倏地揮手拋出三柄飛刀！

這一次因爲在極近的距離拋射，待徐晉階發覺時，已經近身，大驚之餘，亦忙滾落地，幸好段東華因在特殊情況下拋射，其中兩柄失了準頭，第三柄斜射在徐晉階左上臂！

徐晉階忍痛跳起，揮刀拚命砍下，段東華急滾而去，「砰」的一聲，刀刃嵌在船板上，一時抽不出來，段東華見狀，又將最後兩柄飛刀射過去。

這一次徐晉階已有防範，右手寬刀一撩，即將飛刀掃落地；而段東華滾動時，自己亦被自己剛才發出，而釘在地上的飛刀割傷！

他忍痛慢慢拔出飛刀來，緩緩站起來，但徐晉階這時候亦已將刀抽了出來，霎時間，兩人挺立如山，你望着我，我望着你，都在找尋機會進攻。

外面浪聲水聲，不絕於耳，大大影響了聽覺，這對段東華較爲有利，他正想揮劍進攻，再伺機發飛刀，忽然船頭傳來「蓬」的一聲響，整艘船倏地一橫，兩人冷不提防，同時摔倒甲板上！

那船打了個轉，又向前急行，徐晉階熟悉水性，知道此刻船速極快，幾乎是一瀉千里，若再遇到暗礁大石，不難被撞穿，則必然落水。

黑夜中，掉落黃河中，可不是好玩的，不識水性的段東華固然難以活命，就是他自己亦毫無把握游上岸。

他雖然知道危險，但絕對不會開口，以免給對方恥笑，而段東華似亦知道危險，慢慢退至樓壁，根本沒有攻擊之意。

在恐懼的氣氛之下，兩個捨生忘死惡鬥的對頭人，都不由自主停下手來，在大自然的威力之前戰抖，船艙內只聞粗濁的呼吸聲。

狹路相逢

船樓內的呼吸聲越來越沉，氣氛當眞有一觸即發之勢，幸而天色亦逐漸亮了。

徐晉階忍不住跳出甲板觀看，只見河水濁黃，波濤滾滾，自後方向前奔騰，那船便在波濤中起伏，順流直下，急如流矢。

再觀兩岸之景物，不由暗暗叫聲僥倖，原來一夜之間，竟已流入魯境，能夠安然無恙實在是徼天之倖！

清晨天氣嚴寒，風吹來，令人有裂膚之感，但徐晉階却感精神大振，與夜裡在樓內大不一般，忍不住長長吸了幾口氣。
元

忽然他頭一低，見前面有一團黑色的物體突出水面，心頭一跳，暗叫一聲不好，不及細想，低頭鑽進船艙，向船後飛去。

只見段東華立在船尾，望着後面，他不由叫道：「快轉舵！」話未說畢，已伸手去抓舵把，段東華突然轉過身來，一劍望其心窩刺去！

徐晉階忙不迭向後一跳，堪堪避過一劍，叫道：「你作甚，前面有礁石，還不快把舵？」

「你，你怎不早說？」段東華急急向後一跳，徐晉階急忙抓住舵把向左一拉！

說時遲，那時快，忽然船頭那邊傳來一聲巨響，大船突然一震，微微偏身，又向前滑去。那一震之力較大，將段東華拋摔在甲板上，徐晉階亦跌坐板上，嚷道：「快去前面看看船頭撞破了沒有，有礁石便呼喊！」

段東華竟然一聲不响，爬上來鑽向船樓，再走向船頭。這時徐晉階留下神來，不用段東華報告，他亦知道船已被撞破，河水正迅速湧入，因爲船速已逐漸減慢。

果然段東華驚慌地叫道：「不好了，船頭破了，哎呀，船艙進水了！」

徐晉階也不理他，轉頭望後，只見上游有一艘船正駛下來，徐晉階微微鬆了口氣，又恐那船未到，已船已沉，於是揮刀力砍船舷。

段東華滿面驚恐，又鑽了回來，喝道：「你幹什麼？」

徐晉階回頭看了他一眼，冷哂一聲，低頭揮刀再砍，這時候就算有人付十萬兩銀子給他，他亦不用動手殺段東華了。在湍急的黃河裡，除非有一等一的水性，否則莫想上岸，適才他那一瞥，已如望着一個死人。

段東華亦是個聰明人，很快便明白徐晉階的用意，當下亦揮劍砍另一邊船舷，可是刀重劍輕，豈有那般輕易？而河水之大量湧入，使船下沉之速度，越來越快。

這時候，徐晉階已拚盡全力砍下一大塊木板，回頭看了段東華不由冷笑了起來，道：「朋友，我們來生再見了！」

段東華急得眼裡全是淚水，慌道：「你，你的刀借我用一用好不好？」

徐晉階不由暗笑起來，半晌方道：「朋友，你這是什麼話？借給你，讓你活命？念在行家份上，我已忍住不親手殺你，而將任務交給河神！哈哈……」

話未說畢，船已幾沒頂，徐晉階抬起木板，叫道：「來生再見！」一縱身跳落河中，那河水極是湍急，眨眼間便已將他冲出十來丈。

與此同時，也不知那大船是不是撞到暗礁，居然斷成幾節，徐晉階忍不住大笑起來，却被河水嗆着了，而他自己也被河水冲得更遠。

他雙手緊緊抱住木板，此刻強敵已去，担心的只是自己。河之兩岸全是峭壁，水流湍急，一時之間又難以登岸。不過他倒也不太驚慌，因爲河面不可能都這般狹窄，且如今是冬季，水量不大，縱有緩下來的地方，到時以他一身本領，自可上岸。

尋思間，去勢忽被阻，他脚伸前一探，水底下有塊大石，便將之抵住，喘息起來。

過了一陣，上游那艘船又現眼簾，順勢而下，來勢甚快，徐晉階心念一閃，忖思道：「我何不上船來？」當下又抽出刀來，暗中準備。

約莫兩盞茶之後，那船已臨近，徐晉階雙脚在石上一撐，極力拔起，反握手中刀，用力一刺，「篤」的一聲響，刀尖刺進船壁，他挺腰一翻，已上了甲板。

那船頗大，與徐晉階所乘那船，只大不小，船上似乎還裝載了東西，但人却不甚多。

徐晉階見船尾有個艙口，便將之揭起，向下一望，尾艙堆了許多麻包袋，不見有人，當下縱身跳下。

徐晉階躲在麻包袋上，喘了一陣氣，覺得全身乏力，他昨夜只吃了點東西，又激鬥了半夜，再在水中掙扎了一陣，氣力幾已用盡，禁不住伸手到麻包袋裡摸索。伸手出來，却是一個白薯。

白薯可以生吃，徐晉階用手擦了一把，便咬嚼起來，薯汁居然十分甘甜。徐晉階一口氣將之吃光，伸手再拿第二個，再吃了之後，心頭一動，忙道：「這許多口袋子，裝的不全是白薯吧？」

他待眼睛適應黑暗之後，便逐口麻包袋摸索，艙內的東西，分列兩行，徐晉階這邊，堆疊得十分整齊，對面那一堆便有些凌亂了，且極多空隙。徐晉階認爲這一邊都是白薯，對面那些可能是別的東西，當下跳了出去。

當他走到一口袋子之前，忽然麻包彈開，一柄長劍急刺過來！

變生肘腋，徐晉階大吃一驚，後背出了一陣冷汗。劍刃割破了他肩膊處之衣服，緊接着，他雙脚向後一蹬，退後而去，可是與此同時，他小腹處着了一脚，幾乎使他喘不過氣來。

徐晉階不愧是久經鍛練的殺手，猛吸一口氣便定下神來，同時橫刀於胸，黑暗中只見麻包後走出一個人來，定睛一望似是段東華。

那聲音果然是段東華：「徐晉階，你想不到我還未死吧？嘿嘿，眞是皇天有眼，教你還得死在我劍下！」

徐晉階笑道：「眞是狹路相逢，想不到你我今生緣份未盡！」

段東華臉上之汗巾已不見，想不到他還是個美男子，只見他目光倏地變得凌厲起來，寒聲道：「不用花言巧語，最多讓你多活一時三刻而已！」

徐晉階不由失笑起來：「你一定能贏得了我手中刀，哼哼，昨夜你有飛刀也佔不到什麼便宜，何況如今！」他喘息已定，便慢慢踏前。

徐晉階忽然道：「我們在此打鬥，會驚動船上的人？」

「你害怕了麼？」

「擾亂了船上人，會否又撞到礁石？」

徐晉階暗道：「不錯，你既然害怕，老子還猶豫什麼？」當下撲前揮刀便砍。段東華自然不會坐以待斃，兩人便乒乒乓乓地打了起來。

艙內地方狹窄，加上有那許多麻包，絕招都施展不開，可是不能閃避，却更形凶險了。

兩人鬥了一陣，都已汗流浹背，麻包慢慢倒塌，掉在地上，地形更爲惡劣，但仍然苦鬥不止。也不知鬥了多久，兩人同時被絆倒，不約而同，坐在地上喘息起來。

忽然段東華伸手進麻包，扯出一根玉蜀黍來，徐晉階忙亦取了一根白薯，往嘴裡塞去。

段東華吃了兩根玉蜀黍，氣力稍爲恢復，在地上喘息道：「徐晉階，你果然厲害！」

「你如今方知道我刀法凌厲，不嫌太遲？」

段東華冷哼一聲：「我佩服的不是你的刀法，難道某之劍法不如你？」

徐晉階一怔，問道：「那麼佩服我什麼？」

「氣力，我休息的時間比你長，居然無法强過你！」

徐晉階問道：「你懂不懂水性？」

段東華目光一變，道：「你爲何不問某，是如何上此船的？」

「有人將你救上來？」

段東華冷哼一聲：「你心腸狠毒，要讓我死於水中，誰知皇天有眼，那船突然撞散，教我落在一塊木板上！」

徐晉階冷哼一聲：「我心腸狠毒，難道你就慈悲爲懷？那麼你躲在尋芳院內偷襲我，就沒想到這問題？」

段東華忽然一笑：「多謝你代我賺了一大筆錢，我殺了你，便不用再幹此行了，去找個偏遠的地方住下來，快快樂樂過着下半生。」

徐晉階忽然覺得這人不太實在，就像小孩子般，對未來的日子幻想得極爲美麗，回心一想，自己豈亦不是如此，不過五十步笑一百步而已！假若不是希望下半生能過奢華舒服的日子，又豈會幹這一行？

徐晉階道：「你喜山還你喜水？」

「山！」段東華毫不思索地道：「水有什麼好！」他忽然岔開話題：「喂，想不到你的身價居然值五萬兩，眞使人意外。」

徐晉階哈哈笑說:「你知道你自己值多少銀子麼?哎呀，當眞氣死人，才值一千兩銀子!」他說完就哈哈大笑起來。「想我出道第一宗生意，殺一個惡霸，人家也付五千兩哩!」

段東華目光大變，一躍而起，挺劍便刺。「你竟敢侮辱我，一千兩銀子你肯幹?」

徐晉階一邊揮刀招架，一邊道:「喂，你不用生氣，我還未說畢……」

段東華怒道:「你還嫌未侮辱夠?刀劍見眞章，何須口舌逞利!」

徐晉階亦怒道:「難道某家怕你不成?」兩人又捨生忘死的惡鬥起來，當眞是勢均力敵，依然不分勝負，直至段東華力盡倒地，徐晉階跟蹌走前，問道:「你認輸了吧，該死得瞑目了!」

段東華忽然抓起地上的甘薯不斷向他拋去，徐晉階揮刀亂擋，忽然一縷金刀破空之聲傳來，白光一閃，一柄小飛刀居然挾在甘薯中射來。

徐晉階這一驚非同小可，忙不迭扭腰一閃，誰知脚底踩到一個白薯，「砰」的一聲，仰天跌倒，再也爬不上來。段東華拍手道:「你如今該知道到底是誰厲害了吧?」

徐晉階掙扎地坐了起來，道:「吃飽之後再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段東華抛了幾根玉蜀黍給他，道:「換幾個白薯來!」徐晉階略爲沉吟一下，也回敬他幾個白薯。徐晉階吃量比他大得多，段東華已經吃飽，坐在那裡望着他:「喂，你口喝不?咱們上去偷些食水喝!」

徐晉階抬頭望了望那艙口，慢慢長身道:「好，我上去偷!」

段東華也突然站起，道:「不，我上去，你留在這裡!」

徐晉階已先搶過去，段東華「刷」地一劍急扎其後心，徐晉階回身一刀將劍隔開，道:「你出爾反爾，言而無信。」

「哼，你剛才抬頭望上面，九成是想先上去，伏在艙口，待我上去時，再偷襲我!」段東華再一劍將徐晉階迫開，道:「還是讓我先上去!」

徐晉階一退即進，一連幾刀，又將段東華迫退:「哼，你心腸狠毒，某又怎信得過你?」

兩人就這樣僵持着，各不相讓，過了一陣，實在忍不住口渴，都有退讓之意，但一則仍不放心;二則又不肯先開口，以免讓對方譏笑。

忽然一個念頭翻上徐晉階腦海，不由失聲道:「奇怪，咱們鬥得如此激烈，爲何船家不來探視?」

「也許他們都在船頭吧?」

徐晉階冷笑道:「咱們上船已有多久?他們不會一直坐在船頭吧?」

段東華覺得有理，問道:「你上船可有見到有人?」

「沒有，我自船尾上來，一上來便跳下來了!」

「某亦是如此!」

徐晉階又叫道:「奇怪!爲何我今晨上船時，不見船尾有人把舵!」

段東華失聲說:「我也不見!」

話音未落，徐晉階已趁他說話分神之際，「嚓」的一聲，躍了上去!

一上甲板，風如刀刮，四周一片漆黑，原來竟然是晚上了，兩人在艙內捨生忘死的惡鬬，居然不知時光流逝!徐晉階呆了一呆，竟忘記偷襲段東華，直至聽到風聲才瞿然一驚，慌忙跳開。

「原來已是晚上!」

徐晉階道:「咱們分頭自兩側，沿船舷向前進!」他首先去左首那邊，段東華却走右首。兩人又在船頭相見，同時搖頭，徐晉階向段東華打了個手勢，可是無星無月，伸手不見五指，隔遠看不清楚，段東華大聲問道:「什麼事?」

徐晉階道:「分頭進船樓。」

船樓突出甲板，徐晉階見門沒關上，已十分奇怪，躡手躡脚潛進，凝神屏息而聽，竟然無一絲呼吸聲，正在奇怪之際，忽聞對面有一個怪响，隨即聞到段東華一道輕呼。

徐晉階忙跳出去，跑向船頭，再轉向右舷，誰知段東華亦跑過來，兩人未經接近，但又一齊退後，徐晉階道:「你鬼叫什麼?」

「我找到一件東西!」

「胆小鬼!」徐晉階低哼一聲。

船頭風大，吹打過來，似流水一般，直往衣領、袖口鑽進去，冰寒透骨，段東華忍不住機伶伶打了個冷顫。大聲問道:「你說什麼?」

「你踼到的是什麼東西?」

段東華道:「軟軟的，似是一個人。」

假如是人的話，被人踼怎沒有發聲，徐晉階忙道:「你可有火摺子!」

段東華道:「有!但被海水弄壞了!」

徐晉階道:「咱們再進去看看!」

兩人分頭再進，這次徐晉階亦踼到一具物體，他伸手到處摸索，終於讓他摸到一隻小几，几上竟有刀石，他敲打了好一陣，才將燈點燃。

燈光一起，兩人都齊聲驚呼，原來船艙之內，倒着好幾具屍體，身子僵硬，臉上肌肉全是黑色!段東華叫道:「他們是中了毒!」

徐晉階道:「奇怪，是誰下的毒手?看他們像是武林中人!」下面還有大艙，徐晉階道:「咱們下去看看!」但他雙脚却如石柱般停立着。

段東華道:「放心，我段東華若在這種情況下偷襲你，教我不得好死!」

「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徐晉階又加了一句，才放心下去。

只見下面十分凌亂，艙板上亦躺着七八具屍體，除了兩個是中年漢之外，餘者全是青壯的漢子。徐晉階蹲下身，草草檢視一下屍體，不見有傷口，料是吃了有毒的東西。

段東華也悄悄走了下來，見櫃上放着食物，道:「咦，可不用再吃玉蜀黍了!」

徐晉階急道:「不可吃，這些人可能是吃了有毒的東西才……」話到一半突然住口。

段東華笑道:「你後悔提醒我麼?不用費一絲氣力，就可結束對手，的確是件美事!可惜我用意是提醒你去搶東西吃!」

徐晉階哈哈一笑道:「徐晉階可不是

呆鳥!」

「這些是什麼人?」

「誰知道?」徐晉階忽又嘆了一聲:「你瞧艙內這般凌亂，可能是遭海盜洗劫!」

段東華道:「既然如此，那些食物，可就吃得了!」言畢又齊聲大笑。

徐晉階道:「你不要高興得太早，無人把舵，黑夜行船，後果堪虞!」話未說畢，段東華已跳了上去，徐晉階却不上去。

果然未幾段東華探頭艙口道:「喂，你還不上來把舵?」

「四周伸手不見五指，這一帶河面情況又不熟悉，把不把舵倒沒有多大的分別。」

「那你又不早說。」

「快找找船上有沒有錨，抛錨停定了船方是正理!」

待段東華消失在艙口之後，徐晉階才走上去。全船竟然不見一個錨，料是被海盜偷去了。段東華自後走過來，道:「奇怪那舵把輕得很，好像壞了!」

徐晉階長嘆一聲，道:「如此咱們只能聽天由命了!」說着那船流速突然減慢，而且有點不規矩，方向亦忽左忽右，但終是向前走。

未幾，又聞艙尾「砰砰」的响着，似有什麼東西撞擊，徐晉階十分緊張，忙閃進船樓，將几子抄在手上，準備萬一船沉，可以救命。

那船越來越不穩定，段東華連忙走進船樓，徐晉階也隨後進去，兩人盤膝面對跌坐，這時候他倆既忘了飢渴，也忘了仇恨、仇殺，心中只有一個信念，希望盡早上岸。豈料老天爺似乎故意跟他倆作對，長夜漫漫，久久都未露出曙光。

天際終於慢慢露出一絲光線，段東華轉頭由艙門望出來，忽然大聲叫了起來。

共舟同濟

徐晉階被他的叫聲驚嚇了一跳，連忙轉頭問道:「什麼事?」

「你看!」段東華聲音依然充滿驚恐。「船……好像已來到大海!」

徐晉階也吃了一驚，忙回頭望出去，果見四處一片白茫茫，一望無際，不正是來到大海麼?他信步走出甲板，一股寒氣由脚踵直冲至頭頂。在茫茫大海中，乘着一艘沒有舵沒有錨的船，等於與死神搏鬬。

忽又聞背後的段東華道:「咦，原來這是『銀沙幫』的船!」

徐晉階轉頭隨其手所指望去，只見大艙之旁一根桅竿，上面掛着一面黑色的三角旗子，正中綉着一個草書的銀字，這果是「銀沙幫」的標誌。

段東華忽然低聲問道:「徐兄，如今咱們怎辦?」

徐晉階心中有點得意:「你終也要求某!」可是想起自己的危機，也笑不出來。半晌才道:「先將那些屍體抛落海，他們一向都是用海葬的，然後再搜索全船，看看有什麼東西，最要緊的是食水!」

當下兩人將船上之屍體全抛下海，再到大艙和船尾艙搜索，船上載的都是些糧食，不見任何一件貴重的物件，幸好還有一缸半的清水。

船出了大海，除非遇上暗礁，否則也不虞被撞沉，可是兩人都是愁眉不展，蓋長此下去，終無善果，何況那缸半水只能用十天八天。

段東華乾咳一聲，又道:「徐兄，咱們如今理該同舟共濟，在上岸之前，不許偷襲和攻擊對方，你認爲如何?」

此刻的確需要同舟共濟，否則後果更加不堪設想，是以徐晉階一口應允，段東華又道:「口說無憑，最好擊掌爲証!」

當下兩人擊了掌之後，段東華道:「我去煮些東西吃!」徐晉階這才猛然覺得肚餓。

段東華煮了一鍋玉米白薯飯，居然十分香甜，兩人鬬了一夜，氣力早已使盡。只一陣工夫，便將那一鍋子飯，吃個清光，然後躺在甲板上，望着灰沉沉的蒼穹，一派聽天由命之態。

忽然段東華道:「船上的屍體足有十具，他們只備了幾缸食水，証明『銀沙幫』的總舵，可能就在這附近。你知道『銀沙幫』總舵設於何處麼?」

「某亦不知道!」徐晉階道:「船上沒有舵，即使知道又有何用?」

段東華突然幽幽地一嘆:「想不到我不死在你刀下，却要葬身魚腹!」

徐晉階隨口道:「這也是死於非命!」

段東華不由奇而問道:「聽你之口氣，似乎絲毫不將生死放在心上!」

徐晉階禁不住也輕輕嘆道:「生死全由不得人，放不放在心上，根本不能改變其後果!」

「你倒洒脫!」

那大船一直向前隨風順水而航行，前面一望無際，徐晉階忽笑道:「這也好，咱們不用溺死，大概會死於缺水吧!」說着他索性躺在船頭。

段東華依然正襟危坐，本來這時候他若要殺徐晉階，實是一個良機，不過殺死他又有何用?自己之生死尚未卜，萬一自己亦要葬身大海，豈非枉作小人?何況每一個人都希望在最危險和絕望的時候，有朋友在身旁，一齊渡過難關。

半晌，段東華方道:「徐兄，你不怕我會偷襲你?」

徐晉階雙眼望着天，悠悠地道:「殺人一定要有目的，如今你殺死我，只有害處而無好處，而且推己及人，我不會免費替人殺人，料你亦不會!」

「說得好，這時候咱們生死與共，正如人家說的是一條繩子纏住的兩隻蚱蜢一樣!不過，咱們眞的沒有逃生的希望?」

徐晉階轉頭望前，見遠處似有帆影，不由脫口道:「也不一定，假如咱們遇到漁船，自然有機會!」他再回頭，見段東華雙眼神光大盛，心頭一跳，急不及待地坐了起來，滿臉都是戒備之色!

假如可以獲救，段東華會否立刻改變主意，便很難說了!

段東華却無殺他之心，指着遠處而道:「徐兄，你瞧，那是不是漁船?」

「好像是，太遠了，看不清楚，希望是!」

段東華道:「那就太好了!能夠活下

去才有希望！」

徐晉階亦感慨地道：「不錯，一個人若連生命也保不住，再多的錢亦無用，生命眞是寶貴！」

「生命最是寶貴……」段東華聲音忽然弱了下去，頭亦垂下，似乎又有什麼感觸。徐晉階心中有點奇怪：「瞧不出他竟有婆媽之情，又怎會做殺手？當眞奇怪！」

半晌，他忍不住問道：「段兄，在下問你一個問題，你當殺手是不是受人控制？」

段東華抬頭訝然問道：「你怎會有此疑問？」

「這樣說來，你倒是自願的了？」

段東華點點頭，走到船舷，望着大海道：「我家數代都十分貧苦，父親更是個窮秀才，我父母共生了七八個兒女，我是第三的，當我八歲時，因為最小的妹妹出生了，爹便將我賣掉……不賣掉我，一家大小根本活不下去，所以我自小便痛恨窮困，很早便立志以後一定要賺錢，而且要賺很多的錢！我不允許自己他日以賣自己的骨肉渡日！」

徐晉階哈地一聲：「你父母將你賣掉，而不賣別人，一定是因為你小時候很頑皮！」

「不是，那是因為我是……」段東華說到一半，突然停住。「父母臨賣我前一夜的情景，我到現在還難以忘記，他們實在捨不得，可是又迫不得已，幸而那一夜恰好我的師父經過，便丟下一筆錢，將我帶走！」

「聽你口氣，全不怨怪父母，下山之後可曾去找他們？」

「我找過了，可惜找不到，聽村人說早幾年逃荒去了，不知去了何處！唉，也不知道幾時才可以一家團聚！」

徐晉階嘆息道：「你比我還好，我連父母是誰也不知道，只知道姓徐！」

「你是孤兒？」段東華問後，忽又興奮地大叫起來：「快看，那是船！」

徐晉階急忙轉頭望去，遠處那幾個黑點，現在已大了許多，隱約看得出是船，他亦禁不住雀躍起來，段東華道：「一共有四艘，收留咱們兩個人，絕對沒有問題！」

「咦，看來好像不是漁船！」

「這有何關係，只要是船便行了！」

「若這是銀沙幫的船，你說他們肯讓咱們過去麼？」徐晉階心思比較仔細，沒有段東華那麼樂觀。「再說他們見咱們乘他們的船，又不見幫裡的人，只怕還會使什麼手段對付咱們！」

段東華白了他一眼，道：「你就不說一句好話！」

這時候，雙方距離更近了，徐晉階嘆息道：「眞不幸，讓我猜到了！」果然前面那四艘船已逐漸迫近，桅杆上是黑色三角旗，已可辨認。

段東華急道：「這如何是好？」

徐晉階走到他身旁低語一陣，段東華雖然不斷點頭，但神態極不自然，兩人先後去進船樓，未幾第一艘船已至跟前，只見那艘船的船頭站着一個大漢，大聲叫道：「江老四，江老四！」

徐晉階與段東華自然不應，那船向對方直駛過去，那大漢吃驚地道：「江老四，還不快轉舵？」船上的舵手見情況不妙，忙不迭先轉舵了。

當兩船擦肩而過時，徐晉階與段東華並肩自艙內衝出，飛身躍上對面那船，那大漢叫道：「你們是誰？」

徐晉階先發制人，飛起一脚，將他踢下海中，這時候，船上的「銀沙幫」幫徒，紛紛跑了過來，兩人揮動兵器便殺。徐晉階邊喊道：「借咱們一艘船回岸，便饒你們！」

一個中年漢子使一柄厚背刀，瞧來似是頭目，聞聲怒道：「放屁！你們殺了咱們的人，還想借船，難道本幫是好欺侮的麼？」

段東華忙道：「咱們沒有殺人，咱們是跌落水，巧遇貴幫的船，爬上去方發現他們全被人毒斃了！」

那些「銀沙幫」幫徒如何肯聽？攻勢更急，徐晉階道：「假如人是咱們殺的，為何會自己弄斷船舵，至要漂流海上？」

這時候，這邊已有人躍上那艘船看過，回來報稱：「姚香主，船上沒有一個弟兄！」

那頭目怒道：「殺人毀屍，好大的狗胆，今日便教你們葬身大海！」

另一個道：「不錯，一定是船上的弟兄被他們迫落海，兄弟們不甘心，故此弄斷了他們的舵！」

徐晉階見對方另外三艘船，亦逐漸逼近，一時間又不可能解釋清楚，當下立即向段東華打了個眼色，段東華會意，兩人同時施展絕招，那些「銀沙幫」幫徒如何是他倆的敵手，眨眼間，已被殺了兩個，傷了三個，已有幾個被迫落大海。

姚香主見勢色不對，忙道：「點子硬，風緊扯呼！」帶頭跳落大海裡，其他受傷的，亦紛紛躍下海去。段東華喜道：「咱們得救了！」

徐晉階冷冷地道：「莫高興得太早，提防他們鑿破船底！」邊說邊向船尾跑去，只見船尾一道人影剛躍落海，他急不及待趕去，那船已開始打旋，低頭一望，船艙已被毀了，不由暗叫一聲苦也！

跳落海的「銀沙幫」幫徒紛紛浮上海面，只聽姚香主大聲笑道：「臭小子，敢與本幫作對，教你們嘗嘗厲害，鑿船！」

只聽另一個道：「大哥，且慢，如今船已無舵，附近又無其他船隻，讓他們慢慢渴死餓死，豈非更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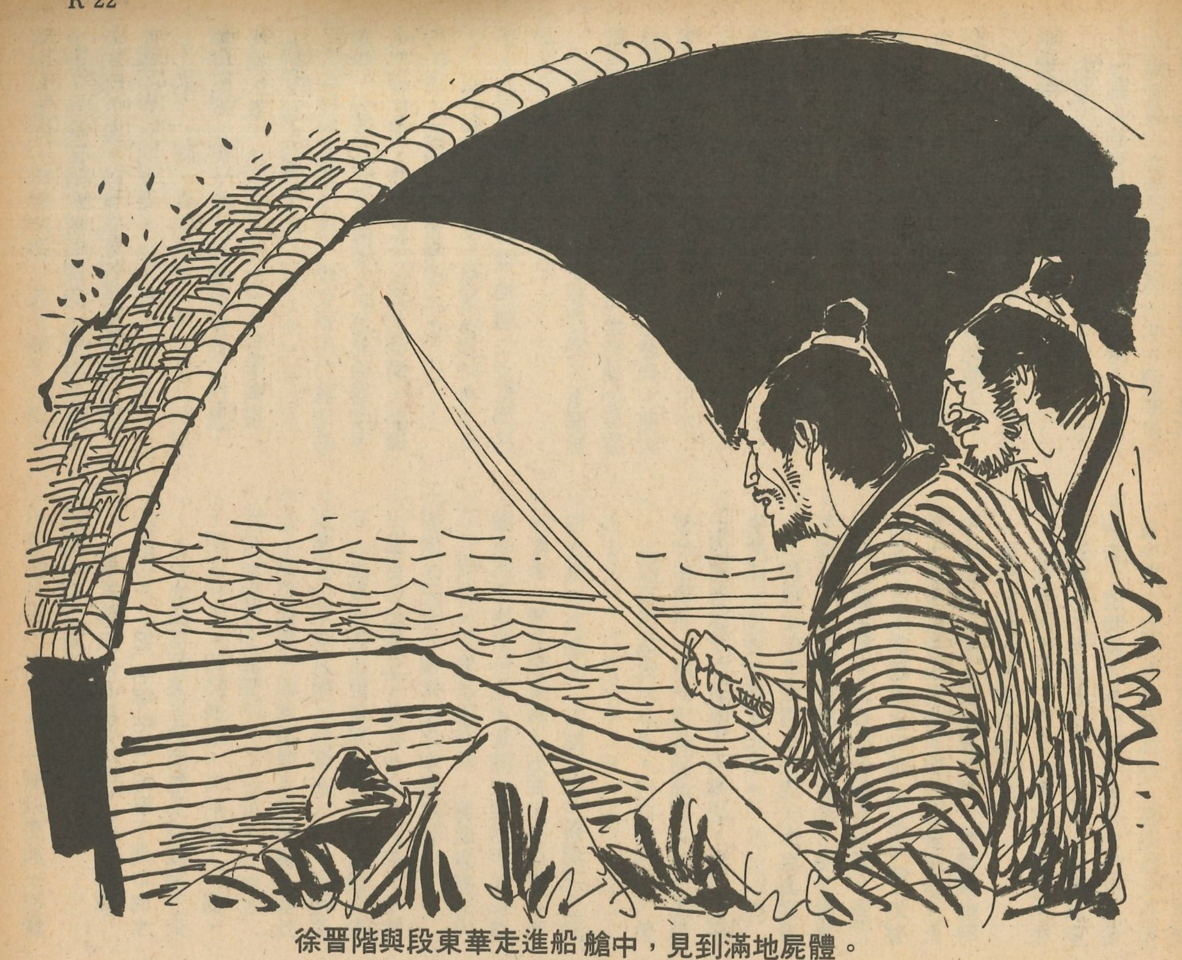
姚香主大笑：「不錯不錯，就這樣辦！兄弟們上船去！」那些人紛紛游向後面的船。徐晉階這船打了個旋，向左上方航去，漸漸距那三艘「銀沙幫」的船遠了。

段東華道：「眞是一場歡喜，一場空！我們剛才亦不應該動手，理應先向他們解釋才對！」

徐晉階怒道：「剛才你又不反對，到如今才來怪我！大丈夫做事豈能反反覆覆！」

段東華嘆了一口氣：「男子漢氣量這般狹窄，亦不多見，我順口說說而已，你又何必生氣，目前還是想辦法逃生才是上策！」

徐晉階將船上的屍體拋落海，到艙內



徐晉階與段東華走進船 艙中，見到滿地屍體。

探試，幸而這艘船的食糧和食水都很充足，要維持半個月，絕無問題。段東華下艙拿了米，道：「有活魚有臘肉，還有咸菜，你喜歡吃什麼？」想來他必當下廚。

徐晉階見狀氣頭一消，道：「隨便你！」他見桌上有一塊茶餅，喜道：「俺泡一壺茶喝！」

「你懂得生火燒水麼？都讓我來吧！」

「那我到甲板去。」徐晉階走上甲板，這又發現，原來風向轉了，船改向東北駛去。可是遠望前方，均是無邊無際，這時候連「銀沙幫」那三艘船亦看不見了。

天氣越來越寒，饒得徐晉階有一身武功，在甲板上坐久了，亦禁受不住，走進船樓內，讓他找到一件棉衣披在身上，這才有了暖意。

未幾，段東華已煮好了飯菜，把飯菜連一壺茶，端了上來，兩人便在樓內吃飯，想不到段東華的手藝兒還眞不錯，燒的菜又香又甘。徐晉階忍不住讚了幾句，段東華道：「以前服侍師父慣了，他要求很高，燒得稍差，便要吃罵！」

「令師還在麼？」

段東華悲傷地道：「死了三年了，要不他還不會讓我當殺手！」

「這跟我倒是一般！」

段東華問道：「你為什麼會當殺手？」

徐晉階一陣心虛，乾笑一陣，以掩飾窘態，嘴上卻輕鬆的道：「有什麼比做殺手能賺錢，反正我孑然一身，生死與人無尤！」

「是的，有錢眞好，要什麼有什麼！」

兩人本來是仇家，但造化弄人，將他們之生死安排在一起，改變他們之間的關係，兩人談些閒話，卻都覺得沒有殺死對方的必要。

那一壺茶已經快喝光，段東華問道：「那僱你的人，眞的只付一千兩？難道你以為我眞的不堪如此一擊，而接下這宗生意？」

徐晉階將情況告訴他，段東華這才釋然，忽道：「我，我要小解，不許你出去偷看！」

徐晉階一怔，道：「我也要去，咱們一齊出去吧！」

段東華忙道：「那你先去！」

徐晉階暗道：「這人倒有點奇怪！」當下出樓站在甲板上，對着大海撒了，他回船樓，段東華才出去。

談笑之間，不覺已是傍晚，段東華又去燒飯，徐晉階在艙底搜到一罈子酒，喜得他大聲嚷道：「段兄，今晚咱們可以共謀一醉了！」

晚飯時，徐晉階果然不斷喝酒，段東華淺嘗即止，徐晉階道：「段兄，不喝白不喝，說不定今晚遇到什麼意外，便要到水晶宮報到，怕什麼醉？醉裡斷氣，做個醉鬼也不錯！來，喝一碗！」

段東華道：「不是小弟不陪你，只是這酒嗆喉，實在喝不慣，你也留些明天吧！」

徐晉階才不理，喝了一碗又一碗，那罈酒未喝乾，徐晉階已經醉倒，段東華將他放倒在甲板上，因船上有些棉被，取了兩條替他蓋上，自己却溜下艙底睡覺。

那船不斷搖晃，段東華睡了一陣，覺

得有點暈眩，時醒時睡，甚是難受，爬到上面，見徐晉階醉得像條猪，蜷縮在板上，不醒人事，段東華怔怔地望了他一陣，輕嘆一聲，吹熄燈，爬下去。

過了一陣，耳際忽被一陣「砰砰」的撞擊聲驚醒，再一聽，發覺聲音發自艙壁，不由大驚，忙不迭爬上去，大聲喚道：

「徐兄，有人鑿船！」

徐晉階毫無反應，段東華用力搖他的肩膊。「徐晉階，快醒來！」他見徐晉階還是熟睡如泥，情急之下，抓起酒罈，將罈內的酒，盡潑在徐晉階臉上。

這一記果然有效，徐晉階登時有了反應，轉了個身，含糊地道：「好酒好酒……段兄乾一碗！」

段東華又是好氣，又是好笑，下面艙壁上「砰砰」之撞擊聲，雖時斷時續，但聲音卻一記比一記重，連上面也聽到。他大喝一聲：「徐兄，沉船了！」

徐晉階突然一醒，一骨碌坐了起來，驚問道：「你說什麼？船沉了？」

「你聽？這是什麼聲音？是不是有人鑿船？」

徐晉階聽了一下，酒意消了一大半，連忙爬落船艙，道：「奇怪，是誰來鑿船？假若是『銀沙幫』幹的，豈不蠢鈍？日間不鑿，晚上來鑿，自身亦有危險！」

段東華道：「先別研究原因了，首先想個破解的辦法！」

「先上甲板看看！」

兩人到甲板，夜風吹打在身上，比刀尖還凌厲，徐晉階吃海風一吹，酒意全消，兩人剛走到左舷，但聞「蓬」的一聲响，船登時一側，力度之大，無以復加，徐晉階竟被拋落海去！

他耳際只聽見船上段東華的叫聲：「徐兄……」便「咕嘟咕嘟」地喝了幾口海水，身子也往下沉去，幸而他及時鎮定下來，閉住呼吸，四肢展動，向前游了一程，然後徐徐浮上海面。

四周漆黑，水寒徹骨，徐晉階心房比水還寒，黑暗之中，浮沉在大海，不被溺死，也被凍死！但任何人在未到最後一刻，都會作出掙扎，他拚命向前游去，不辨方向，只是一種求生之本能。

俄頃，忽覺水流有異，前面似有一大團東西漂過來，他才意識地伸出手掌一撐，雙手一觸及那東西，方知不是船隻，而他也來不及細辨，已因那一撐而退了開去！

段東華猛吸一口氣，再向前游去，然後伸手摸索，這次方知前面那物是冰！海上因何有冰？徐晉階不及細思，便展盡平生所能，慢慢地爬了上去。

那塊冰山不斷隨水而流，而且上面滑不溜丟，故此徐晉階不敢妄動，雙手緊緊握住一個尖角，未幾即覺手脚僵硬，連忙活動一下，忽聽身上一陣「劈劈啪啪」的聲音，原來他身上的棉衣吸了許多海水，此刻吃海風一吹，已結成冰屑，雙臂揮動時，冰屑碎裂，發出異响！

徐晉階忙脫下棉衣，用力將水扭出來，再解下衣褲擰乾水份，然後小心翼翼穿回去，這時候，他一顆心尚未定下來，估量一下，自己所乘之冰塊，極是巨大，但因水急風大，漂流速度甚快，卻不知要漂到那裡！

天空大海成一色，風利如刀，冷寒透骨，徐晉階頓覺自己如同處身於地獄中，身子不斷顫抖着，如今他只望黑夜盡快過去，起碼在白天也多幾分安全，忽然間，他想起段東華，不由忖道：「不知船有沒有被冰塊撞沉？他如今在何處？」回答他的只是呼呼的風聲。

今生緣未盡

漫長的黑夜，終於過去。海面上已濛濛亮，這時候，徐晉階方發現海上原來漂浮着許多大小不一的冰塊，再回頭，那裏還有那艘船的踪影！舉目四望，四周不見有陸地，亦無船隻，徐晉階不由暗嘆一聲：天亡我也！

他發了一陣怔，才打量自己所處之冰塊！其實說是冰塊，尚不甚恰當，因爲面積極大，且中間高高突起，如同一座小丘，不如稱爲冰山尚較爲恰當！

太陽終於爬出來，投下微弱的光線，氣溫沒有夜間那麼冰寒，可是冰山上沒有食物，如何能夠生存？

日間水流較緩，冰山移動慢了許多，許多較小的冰塊，不斷自後趕上，搶越前面去了，由於有太陽，徐晉階又發現冰塊移動的方向，似是向南。

流速慢了，冰山亦穩定了許多，徐晉階抽出刀來，用刀尖抵冰，慢慢向上爬動。當下爬上「冰山」上，方看得到山背的情景，那邊比前面更陡直，如同峭壁，根本不能攀登！

陽光越來越猛，氣溫又更和暖了，但

這只是相對而言，實際上依然十分冰寒，也因此甚爲消耗體力，徐晉階肚子咕咕亂叫，奈何除了冰之外，什麼也沒有！

陽光照在冰上，刺得他雙眼發痛，反正前路茫茫，徐晉階索性盤膝坐在冰上，閉眼運氣調息，以免凍僵了手足。

眞氣流遍體內經脈，果然舒適了許多，徐晉階一口氣運行了七個大周天，四肢方恢復知覺和柔軟。

忽然耳際似乎聽到一個叫聲，他心頭一跳，忙慢慢將眞氣納入丹田，緩緩散功，耳邊又不斷聽到有人呼叫，叫聲越來越近！

徐晉階連忙轉頭望去，只見後面有塊冰，向「冰山」漂流過來，由於體積不及「冰山」四分之一，是故速度亦快了許多，那上面有個黑衣人，正揮手向自己叫着！

他定睛一望，可不正是段東華？不由喜極，大聲叫道：「段東華！」

段東華這時候亦認出他來了，喜極而泣道：「徐晉階，你，你沒有死？」

「你也沒有死？啊，小心，撞上了！」

話音未落，兩塊冰已撞上了，撞力雖不太大，但冰上滑不溜手，兩人同時失却重心，都滾落海去！

徐晉階有了上次的經驗，很快便浮上海面，伸手扶住「冰山」，只見段東華猛地冒出水面，又沉了下去，雙手露出水面亂揮！

徐晉階知道他不善泳，急忙游過去，猛吸一口氣，一頭扎進水裡，繞到段東華的背後，一手箍住他的脖子，將他拖上水面，然後道：「放鬆四肢，蹩住氣，我才放手！」

段東華掙扎了幾下，便逐漸放鬆，徐晉階鬆了手，輕輕托住他的後腰，雙脚猛蹬，費了好大的氣力，方追上那「冰山」，段東華忙不迭爬上去，再將徐晉階拉上去。徐晉階坐在冰上不斷喘着氣。

段東華背着他，道：「徐兄，眞多謝你救了小……救命之恩……」他身子吃海水一浸，冷得牙齒格格亂响。

徐晉階脫下棉衣，用力擰乾水份，披在他身上，段東華又轉頭謝了一聲。徐晉階嘆息道：「造物弄人，天教咱們再相會，難道我還計較……算啦，你不是說咱們在上岸之前是朋友麼？」

他邊說邊將內外衣褲全脫下，用力擰水，邊問：「那船也沉了？」

「是的，你摔落海之後，過了一陣一塊更大的浮冰撞來，便將它攔腰撞斷，幸好我一早已捉住了一塊木板，落海之後，不敢放鬆，天亮後，見到那塊浮冰，便爬上去了！你呢？你怎會……」段東華邊說邊轉過頭去，見徐晉階脫得赤條條的，聲音突變：「你幹什麼？」

徐晉階仍自顧自擰衣服，道：「若不把水扭出來，很快便會結成冰，你也脫下來擰吧！」猛一抬頭，見他背向着自己，又道：「你聽不到我的話？」說着將衣褲穿上。

段東華聲音顫得甚是厲害。「你穿好了衣服沒有？」

「就快好了，大家都是男人有什麼所謂？」

「你說錯了！」段東華肩上的棉衣滑了下來，慢慢轉過身去，雙眼緊緊閉着。

徐晉階忍不住仔細打量着他，由於衣褲全爲海水所濕，都貼在肉上，這時候，徐晉階才發現段東華的體態跟男人有點不同，似是個女人！

女人雖然可以喬裝男人，但衣褲爲水濕透，終會露出原形，胸部雖然可以用布紮實，但再瘦的男人也不可能纖腰盈盈！

半晌，徐晉階才結結巴巴地道：「你，你是女人？」話說出口之後，慌忙轉過身去，把外衣穿上。

「是的。」段東華的聲音幾乎聽不到。

徐晉階雖然常到青樓流連，但那種可以出賣肉體的女人，到底不同，他雖是個殺手，却是男人，刹那之間，也恨不得鑽進地洞裡去，結結巴巴地道：「對不起，我，我不知道你是……女人……你怎不早說？」

「沒有必要何必說？我，我絕不怪你……要不是你，剛才我已死在海裡了！」

徐晉階又急道：「我眞的不知道，剛才叫你脫衣擰乾海水，可沒有別的目的！」

「我現在已相信你……你雖然風流，却不下流，我也知道你是爲我好，現在我就聽你的話……」

徐晉階又緊張起來，心頭怦怦亂跳，段東華要寬衣擰水？大海之中，冰山之上，有一美女赤裸迎風而立，那是多麼引人遐思的一幅圖畫啊？徐晉階只須一回頭，便可將美景盡收眼簾，可是他却極力忍住內心衝動，挺立如舊，似一尊石像！

光陰似乎被留住，時光停滯，像過了十年八載似的，方聽見段東華道：「我果然沒有看錯人，你可以轉過身來了！」

徐晉階暗中噓了一口氣，慢慢轉身，只轉了一下便停住了，眼光望着前方，又緩緩坐在冰上。良久，又聞段東華問道：「你生我的氣？」

「不，我，我生我的氣……其實在船上你不肯與我一齊……咳咳，那時我就該猜到！」

段東華亦甚窘，一時找不到其他的話題，只好道：「我其實不叫段東華，我叫秋華，東華是我大哥的名，因爲女扮男裝，所以借了他的名用！武林之中，似乎還沒有聽過女殺手吧？」

「好像沒有。」

「其實……你不用自責，我都不怪你了……你這樣以後咱們如何相處？你救了我一命，我是絕對不會再殺你了，最多回去之後，我將訂金雙倍奉回僱主！」

徐晉階又乾咳了一聲，然後方轉過頭去，一瞥之下，又將目光收回，心情又亂了。身旁坐的那個人，根本不是段東華！段東華雖然算得是個美男人，但絕不像女人，身旁這人却活脫脫是個大美人，她手上把握着一條白綾帶，大概是束胸用的吧？沒了這塊東西，除了瞎子，誰都看得出她是個不折不扣的女人，而且許多女人都不如她，包括尋芳院的蓮花！

半晌，他才爆出一句沒頭沒腦的話：「你，你的易容術眞是神乎其技，要不是那聲音，我實難相信這是你！」

「多謝你誇獎，相信你現在這副面孔

，也不是眞面目吧？」不知爲何，兩人之間似乎多了一重隔膜。

良久，段秋華又道：「還是在船上好，大家可以無拘無束！徐兄，你在船上的英雄氣概去了那裡？你又不是未曾接觸過女人，爲何與我在一起，便變了另一副面孔？」

徐晉階想起在尋芳院那一幕來，心又跳了，不知她何時匿在承塵之下的？帳裡的旖旎風光，又是否在其眼底？他徐晉階當然不會「害怕」女人，只是剛才在她面前赤身露體，把氣氛弄壞了，難以自若。

段秋華雖然極欲改變這種尷尬的場面，可惜她到底是個黃花閨女，要有其矜持之一面，許多話不宜宣之於口。良久，她才想到一個話題，問道：「徐兄，你說這冰塊會不會消融？」

「天寒地凍，不易消融，就算消融了，化爲水，也在咱們餓死之後！」

「這大概是個報應！」

徐晉階奇怪地轉頭望着她，問道：「你後悔當殺手？」

「昨晚抱住木板，在海上掙扎時，的確十分後悔！不管誰，也不管那個人有沒有本錢，是富是窮，都只能有一條生命，咱們與他無仇無怨，爲了錢便將之殺死……咳，以前取人之祿，與人消災，覺得心安理得，但昨晚却突然生了後悔之心！咱們被人殺死倒無所謂，但那些人有妻兒子女，他死了，你說他家人的感覺會怎樣？」

徐晉階苦笑道：「我如今只想到自己！你不是說很喜歡錢麼？有錢便能買到任何東西！」

段秋華亦苦笑起來。「如今看來也有買不到的！你能給錢老天爺，叫他放過咱們麼？」

徐晉階不由默然，段秋華幽幽一嘆，道：「對不起，這時候我實在不該說這種話，影响你的心情！不過，我已決定以後不再吃這行飯！若老天爺可憐我，讓我上岸，我便走遍天涯海角，去找尋父母！」

徐晉階哈哈大笑，道：「咱們爲虎作倀，老天爺怎會可憐咱們？我當殺手接第一宗生意的時候，便已將一切想清楚，將來再幹不幹殺手，都絕不爲以前的事而後悔！」

兩人又一陣沉默，忽然海面上又刮起風來，「冰山」南流之速度又加快起來，徐晉階道：「你快披好棉衣吧！」

段秋華一雙妙眼望着徐晉階。「你不冷麼？」

徐晉階讓她看得一陣心亂，忙將目光移開，道：「我不冷，你快穿上吧！」兩人都饑寒交迫，段秋華披上棉衣，挪動嬌軀，貼近徐晉階。

徐晉階連忙盤膝運功調息，可是一顆心不知因何却不能平靜下來。過了許久，才能做到天人合一的境界，眞氣便沿着八脈游行起來。

段秋華比他更差，她一閉上眼，腦海裏便湧上徐晉階適才赤身露體的那一幕來，羞得她雙頰染紅，心房如小鹿亂撞，久久都沒法進入忘我之境。

海風雖大，幸而「冰山」體積甚大，加上中間那座冰丘可以擋風，是故「冰山」前進時，倒也甚爲平穩。

徐晉階直讓體內眞氣運行了十個大周天，才緩緩散功，一「醒」來，肚子也餓得「咕咕」亂响，他一咬牙，以掌震斷一根小冰柱，拴了幾塊冰屑放進嘴巴裏嘴嚼。

過了一陣，段秋華亦張開眼來，檢了點冰屑吃下。風越來越大，兩人一散了功，不一會兒，又覺寒冷起來，禁不住坐貼冰丘，而兩人之距離也越坐越近。

徐晉階見她嬌軀不斷地抖着，不由道：「你還不再運功？」

「不行，冷得太厲害，恐眞氣會跑進岔道去！」段秋華忽然回過頭來，看了他幾眼，道：「徐兄，反正我是不行了，你殺了我吧，拿我的首級去換取那一千兩銀子！」

徐晉階哈哈笑道：「我現在雖然一貧如洗，但一千兩銀子也沒放在某心上！何況你也未必會死……假如你死了，我還能活麼？」

段秋華嬌軀猛地一震，徐晉階那句話，若果是語帶雙關，另有含意的，那實在太令人心醉了！當然那也可以解釋爲，段秋華若因饑寒而死，他徐晉階也活不了多久！

徐晉階那句話說出口之後，也有點窘，生怕段秋華誤會自己的意思，正在不知該不該解釋之際，忽然一雙冰冷的柔荑落在自己的掌上，只聽她輕顫着聲道：「我，我好冷！」

徐晉階英雄感油然而生，雙掌夾住她的一對玉掌輕輕搓動，未幾兩人的手掌都稍生暖意，兩人心頭齊有異樣感覺，但都不發一言。

徐晉階覺得空氣似要凝結，轉頭吸了一口氣，目光一及，忽然叫道：「段……，你看！咱們有救了！」

段秋華轉頭望去，只見遠處有一長條形的黑色物體，橫在海面上，她有點不能相信地道：「那是島嶼麼？」

「不錯！你看那島面積甚大，必有食物食水！」

段秋華道：「那也好，這裡沒有別人騷擾，咱們下半生可以安靜渡過，徐兄，在這種地方，富有與貧困根本沒有分別吧？」

徐晉階响往地道：「說得是，如果島上不乏食物，倒是個理想的居所！」說着話，冰山越來越接近那長島，島上的情景已大致可見，徐晉階道：「那裡有樹，大概也有水！」

不管結果如何，現在却是唯一的希望，兩人都有點興奮，希望水流和風向不變。

希望終於化爲眞實，「冰山」漂到長形島之前，便被擱住了，兩人忙不迭跳上岸。

那島有山，居然十分陡直，段秋華體力不支，爬了一半已氣喘如牛。徐晉階道：「你且坐在這裡休息一下，待某翻過山嶺看看！」段秋華居然十分溫順，依言坐在一棵樹後。

徐晉階鼓起餘勇，一口氣爬上山頂，向下一望，不由傻了眼，原來山背下，有一塊較平坦之地，平地之前是沙灘，一座長長的碼頭，遠遠伸落海中，旁邊停泊着

許多船隻，有大有小。平地之上，還建了不少房舍，都是以大樹幹建成。

他料不到這種地方有人居住，心頭疑雲陣陣，沉思了一下，便慢慢走下去，決定探個究竟，走了三分一程，忽聞旁邊有人問道：「老許，是你麼！你奶奶的，今天爲什麼這麼早來接班？」

徐晉階出其不意，被嚇了一跳，連忙閃到一棵大樹後面，再回頭探視。俄頃，見一個穿棉長袍的大漢自山腹中走了出來，四處張望，嘟囔了一聲，又鑽進去了，估計那裡有個山洞，是個哨崗！

徐晉階略爲思索一下，決定冒險，當下抽刀躡手躡脚向那裡走過去，探頭一望，果然有個山洞，當下小心翼翼走進去。山洞只深三丈，便拐了個彎，大概建造時是爲了擋風，徐晉階凝神聽了一下，裡面有個人在哼小調，看來只有一個人，他胆氣陡增，猛地乾咳一聲。

洞裡有人道：「你奶奶的熊，老許，還不快進來！你不進來，我也要回營睡覺了！這種鬼天氣，一個人窩在這裡，可是活受罪！」

聲音越來越近，徐晉階待他轉身出來，猛地一指戮出，封住其暈穴，再回頭一望，外面無人，他立即竄了進去。

洞裡生了一堆火，比起外面，這裡無疑是天堂，地上鋪了層厚厚的乾草，有半瓶子酒，還有些吃剩的乾糧和肉脯，徐晉階也不客氣，抓起一隻饅頭，便往嘴裡塞去，又吃了一塊肉脯，再喝了一口酒，精神才恢復過來。

這刹那，他才想起有個「老許」，可能就快來了，當下忙出去，將那大漢抱進來，再解開其穴道，那人一醒來，便道：「老許，你玩什麼？」

話未說畢，頸上一涼，已多了柄雪亮的刀，徐晉階道：「相好的，識相的便乖乖坐下，要不老子便不客氣了！」

「你到底是誰？」

徐晉階手上微一用勁，那大漢一驚，忙不迭坐下，徐晉階再度封住其穴道。恰在此時，外面傳來一個尖細的聲音：「老阮，你跟誰說話？」

徐晉階如箭一般標出，想重施故技，在轉角處偸襲，可是已慢了一步，一個白皮尖腮的漢子已鑽了進來，徐晉階情急之下，乘勢飛起一脚，那漢子猶在夢中，「叭」地一聲，應聲倒地！

徐晉階標前一刀架在他後頸，老許急道：「好漢饒命！」徐晉階一指封了其暈穴，將他拉進洞裡，再出洞，探視一下，天已將黑，四周一片灰茫茫，山上有人走動，却不見有人上來。徐晉階一竄上山，他吃過東西，精力恢復了不少，走勢比來時還快！

川中雙英

段秋華一進入山洞，便忍不住歡呼一聲：「這裡實在太好了！」

徐晉階拾起老許帶來的那隻食盤，道：「有酒還有吃的！」打開來看，竟然有三個肉包子，三個燒餅，還有一瓶酒。「來，段……咱們坐在火旁吃！」徐晉階又拾起在老許吃剩的冷饅頭，放在火烤。

「徐兄，先吃了這個再烤吧！」

「剛才我已先吃了一些了，你吃吧！」

段秋華實在忍不住，一口氣吃了兩個肉包子，一個烤餅，頓時有死而復生之感。「想不到這裡還有這種好地方！」她往火堆裡加了一根乾柴。

徐晉階吃了一個肉包，一個烤饅頭，又將老阮那半瓢酒喝了。這才道：「咱們先查明此處的來龍去脈！」當下解開老許的穴道，道：「老許，別亂嚷，俺這把刀可不吃素！」

老許忙道：「好漢，俺家裡尚有八十高堂……」

「住口，廢話少說，俺問一句，你答一句！這裡是什麼地方？」

「此島名叫長蛇，是敝帮……不不，是『銀沙帮』的總舵……」

天下事眞巧，早幾天徐晉階與段秋華還想去銀沙帮總舵，想不到居然陰差陽錯，漂流到此！

當下徐晉階又問道：「島上有多少個人？」

「本帮共有二千兄弟，如今在島上的約有一千五百個，好漢，你跟本帮有仇麼？」

「如今是大爺問你，不是你問大爺！」徐晉階沉聲道：「你們帮主可是梁景昇？幾時做五十大壽？有沒有賀客？」

「梁帮主的誕辰是後日，已有了許多個賓客光臨！」

段秋華道：「諒不會有什麼好脚色！」

「那女俠就說錯了，連峨嵋派，青城派和竹球雙雄等人亦到了，估計明後天還有貴賓登島！」

徐晉階一怔，訝然問道：「苦茶師太也來？」

「是的，小的怎敢騙你！」

「你什麼時候換班？」

「明早巳牌便有人來接班。」

於是徐晉階已問了許多島上的暗樁，然後重新封了其暈穴，再忙不迭將其衣服脫下來，道：「段兄，你將身上濕了的衣服換上，我到洞口等你！」

段秋華自無不允之理，她換了衫，才將徐晉階叫進去，徐晉階亦換了老阮的衣服，兩人圍在火旁烤衣服。

段秋華問道：「咱們如何處理這兩個人？」

徐晉階道：「這是個頭痛的問題，放也不是，不放也不是，不過到明午之前，估計是沒有什麼危險的，今晚咱們飽睡一夜，讓精神恢復，再想辦法離開！」一頓又道：「只是要離開可也不容易！」

「咱們偸一艘船離開，你懂得駕船麼？」

徐晉階笑道：「那有這般容易的？第一，假如咱們偸小舟，又恐大海顚簸，你受不了，假如偸大船，速度不快，易被他們追上，擊穿船底，則不葬身魚腹是幾稀矣！再者在海上幾天，食水食物也得充足！」

段秋華道：「那豈非要在此島長居？」

「要長居也行！加入『銀沙帮』！」

段秋華白了他一眼，嗔道：「虧你在這種情況下，還有心情說笑！」

徐晉階長長一嘆：「也不是說笑，若非如此，豈有機會離開？奇怪的是『黑蜈

蚣』梁景昇在武林中地位並不高，為何青城、峨嵋的人都會來賀壽？」

「是啊，這的確十分奇怪，莫非他最近練成了什麼厲害的武功不成？」

「武林地位與武功是兩回事！少林武當歷代掌門，武功未必是武林之頂尖兒，但其地位之尊崇，卻無可置疑！」

段秋華道：「小妹如今對武林中事已提不起興趣，還是商量離開這長蛇島方是正理！」

徐晉階道：「一切待天亮之後再說！」

＊　＊　＊

這一夜，是連日來，兩人睡得最酣的夜，醒來時，已是日上三竿，徐晉階立即守在山洞轉彎處，過了一陣，洞外果然聽到一個腳步聲：「老許，你爺爺來了！」

隨即有人入山洞。

那人剛轉彎，已讓徐晉階封了其暈穴，徐晉階順手將他手上的食籃奪了過來，交給段秋華，然後將他拖進洞裡，解開其穴道，問他：「你叫什麼名？」

「俺叫林七，」那漢子望一望地上的老許和老阮一動不動，滿臉驚恐地道：「好漢是何方神聖？」

「咱們只是因沉船，而被漂流到此的。今日又來了什麼大人物？」

林七道：「有『鏡心鐵劍』蔡大俠、『青龍追魂劍』掌門卓遠、洞庭湖和鄱陽湖水寨總瓢把子、長江的『三峽會』總瓢把子、東海『黑鯨帮』帮主、華山派、少林寺和括蒼派代表！」

他一口氣唸出賀客名單，使徐晉階和段秋華更為詫異，忍不住喝道：「胡說！梁景昇是什麼人，竟請得動這許多人來，你以為咱們是初出道的雛兒？」

林七忙道：「難怪兩位不相信！就連咱們兄弟們亦難以置信！今早梁帮主……啊，不，是梁總堂主才宣佈，本帮已換了兩位正副帮主，正帮主是林英元，副帮主是林英光，所以才有這許多武林顯赫人士光臨！」

徐晉階驚呼一聲：「林氏兄弟做你們『銀沙帮』帮主？」難怪他奇怪，川中雙英俠名昭著，怎會當上下三流帮會的帮主？何況「銀沙帮」向來以販賣私鹽為業！

林七輕輕一嘆，道：「是的，咱們也不太清楚……這次說是替梁帮……梁總堂主做大壽，其實只是借機對外宣佈本帮易人而已！」

段秋華點頭道：「難怪連九大門派也派人來道賀！」

徐晉階又問：「難道你們一直都不知道？」

林七搖搖頭，道：「早幾天，梁總堂主親自上岸接川中雙英回來，他也沒透露出一句！也許是最近才達成協議的！梁總堂主說有林氏兄弟加入，本帮帮務極可能進一步發展！」

徐晉階搖頭道：「不可能，假如是臨時才決定的，苦茶師太等人又如何趕得及來道賀？」林七一臉茫然，看來銀沙帮的人，對此事亦不無疑問。當下又問：「無人反對麼？」

「俺還不知道，但林帮主說過准許帮內弟兄們退出本帮，來去自由，待過了新春才再入花名冊！」

徐晉階再問了一些情況，林七有問必答，當下又封了其穴道。兩人便打開食籃，大概林七需在洞裏吃兩頓飯，所以食物甚多，徐晉階和段秋華飽餐了一頓，便決定下山去探清情況。

段秋華道：「徐兄，你如不洗掉臉上之易容藥，只怕會讓他們認出來！」

她順手將自己的解洗藥遞給徐晉階。

徐晉階洗掉臉上的易容藥，大概長期敷藥的關係，面皮頗為白晰，而且青白，看來不太自然，不過其臉龐五官配合恰當，看來頗為英挺。

徐晉階道：「如此還不行，咱們得化個名，詐稱是東北關外人士，是表兄妹，乘船欲去魯東探親，半途船沉，漂流到此！才不至被人思疑！」當下商量完畢便大剌剌下山去。

尚未到山下，已被人發現，大聲呼聲：「來者何人，快站住！」

徐晉階忙道：「請諸位不要誤會，咱們因沉船，無意中被漂流到此的！」但那些大漢還是將他們緊緊圍住。

為首那人赫然是「舊相識」姚香主。他看了他們幾眼，覺得十分陌生，當下問道：「報上名來！」

「咱們是表兄妹，在下朱新，這位是在下表妹洪秀雲。咱們昨夜到此，上面那山洞還有你們三個弟兄，咱們可沒傷他們一根毫毛！」

姚香主忙道：「快上去看看！你們的船在何處？由那裡來的？」

徐晉階將原先想好的「供詞」說了一遍，「咱們剛才聽見貴帮如今已換了由川中雙英主政，方敢下山！」

姚香主冷哼一聲：「你們跟敝帮正副帮主有淵源？」

「雖不認識，但川中雙英俠名傳遍武林，聞名已久，尚乞借艘船，讓咱們回岸！」

「說的比唱的還好聽！」姚香主冷笑一聲：「一艘船要多少銀兩，你們可知道？」

段秋華道：「請貴帮開個價來，咱們願付銀子！」

銀沙帮一個漢子忽然叫了一聲：「大哥！」然後走近姚香主身旁耳語，徐晉階認出當日便是這廝提議讓自己餓死在海上的，忙揑了段秋華一下，示意她小心。

果然姚香主臉色晴陰不定，道：「且站在一邊，待弟兄們回來再說！」

未幾，老許、林七和老阮已被同伴抬下山來，那叫姚香主大哥的漢子是姚香主之堂弟姚雄，大聲道：「大胆狂徒，還說不會傷咱們弟兄一根毫毛！」

姚香主道：「來人，將他倆縛了！」

徐晉階忙道：「且慢，咱們的確沒有惡意，又聞川中雙英俠名滿天下，才敢下山借船，你們為何要縛咱？」

說着到後山去的帮徒亦回來報告：「報告姚香主，後山亦無冰山！」

姚雄道：「大哥，這兩人分明是奸細！」

姚香主道：「快給俺縛下！嘿嘿，你們不是說要去見帮主和副帮主麼？誰知道你們會否使詐，屆時偷襲咱們帮主？」

徐晉階恐被縛之後，會遭受殺害，當下大聲道：「你們敢上來，咱便不客氣

了！」

姚香主大聲喝道：「快上！」徐晉階抽出刀來，首先向他撲去！不料那姚雄居然有幾分本領，斜側裡揮出一刀，將徐晉階的刀挑開！其他銀沙帮帮徒，紛紛撤出兵刃，展開攻擊，徐晉階忙道：「表妹，咱們但求自保，不可得罪林大俠與林二俠！」

段秋華會意，不敢盡展所長，徐晉階這樣做有其原因，他恐怕讓對方由武功路數上認出他倆的身份，則後果不堪設想！

兩人只用五成本領招架，那八九個大漢便近不得身，似走馬燈般，圍着他倆團團亂轉。

正在僵持間，只見碼頭外又駛來一艘大船，接着山腹裡走出幾個人來，為首那人赫然是在洛陽露過臉的郝堂主，見狀喝問道：「什麼事？」

姚香主忙將剛才的情況加油加醋說了一遍。「堂主，這兩人一定是咱們銀沙帮的仇家派來打探虛實的！」

郝堂主低聲道：「如今有嘉賓光臨，不可在此動手！」當下大聲道：「姚香主，遠來是客，豈可不問青紅皂白便動手？你先帶他倆到雄獅廳吃茶，待某接了貴賓，再來問他們！」回頭又斥了姚香主手下一頓。然後抱拳道：「兩位既然漂流到敝島，乃敝帮之幸，亦是緣份！請移玉到洞內小廳吃茶稍候，請恕郝某暫時無空接待，待郝某一有空便來會兩位，借船之事，容後再談！」

徐晉階見他說得合情合理，態度又誠懇，又覺此人辦事穩重，料不會在帮內遽變之下，不問情理下毒手，當下回禮謝了一番。

姚香主悻悻然道：「算你們兩個走運！走吧！」當下走前引路，向一座山洞走去。徐晉階與段秋華暗中戒備。

那山洞居然十分大，而且洞中有洞，別有天地。入口是個空地，石壁之後是座大廳，廳內坐着許多人，包括徐晉階熟悉的「鏡心鐵劍」楚開南等人。

姚香主並沒有停下來，經過大廳左面的甬道，甬道兩旁似有石室，他走到最後一處方停下來，然後推開石門，只見裡面又是一座佈置得十分雅緻的小廳，上掛一塊牌匾，以草書寫着雄獅兩個字，居然頗有氣派。

小廳擺放着紅木椅几，旁角几上尚插着一瓶腊梅，姚香主道：「兩位請坐！不知要喝酒還是喝茶？」

「咱們不口渴，不敢勞煩閣下了！」

姚香主道：「你看不起本帮，還是故意要讓姚某難堪？」

段秋華還待解釋，徐晉階道：「如此請隨便吧！」

「稍候！」姚香主走了出去，石門却不關。

徐晉階道：「不管他送來的是酒還是茶，最好不要沾唇。」

段秋華輕瞥了他一眼，目光帶着幾分情意：「這還用你提！總之彼此都得小心，共同進退！」

話音未落，胯下突然「啪」的一聲響，那椅子的坐板突然陷落，而椅子下面竟無地板，徐晉階與段秋華猝不及防，一齊跌了下去！

兩人這一驚非同小可，尚未定下神來，已到地底，只震得他倆尾龍骨隱隱作痛，五內好不舒服，適才吃下的東西，都陸續吐出來！

耳際又聞「啪」的一聲響，抬頭一望，上面的石板又合上，再望周圍，方知處身於一大鐵籠之中，說是鐵籠，實際上並不太恰當，因為三面石壁，只有一面圍以兒臂粗的鐵枝，鐵枝之間，只有拳頭般寬的空隙。

徐晉階剛站起來，便見姚香主嘴角噙着陰笑，大步走過來。徐晉階道：「姓姚的，你怎地如此款待客人！」

姚香主哈哈大笑，回顧一下，道：「誰叫你倆今日撞上門來，碰到大爺心情不好！嘿嘿，先餓你們幾天，咦，這娘兒原來竟是個美人兒！好極了，大爺樂得先樂一下才送她上西天！」

徐晉階道：「姓姚的！你不怕川中雙英懲罰你？」

「待他倆知道，你倆早已到閻羅王那裡報到了！」姚香主冷森森地一笑，「誰叫你們一下來便提他倆的名字？算你們倒霉！」說罷轉身而去。

徐晉階兩人面面相覷，料不到會弄巧反拙！依此估計，林氏昆仲雖然說服了梁景昇，却未必能完全控制銀沙帮！

段秋華嘆了一口氣，道：「眞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這裡面似是一座監獄！」徐晉階打量鐵閘外的情景，見附近還有幾度這樣的鐵閘，又燃起一個希望，道：「林氏昆仲料會下來巡視！咱們還有機會！」

說着前頭傳來一陣輕微的腳步聲，周圍便傳來一陣人聲，有人罵道：「他奶奶的，今日為何到現在才來送飯？」

只聽一女子的清脆聲音道：「因為今早開大會，所以灶房來不及造飯！」

徐晉階與段秋華由空隙中望去，只見一個十三四歲的小姑娘，蹲在地上，往由鐵閘隙縫伸出來的手掌上派發饅頭。又有人道：「他奶奶的，又是吃乾料！」

小姑娘來到徐段兩人附近，籃中的饅頭已派光了，她起身欲行，徐晉階忙道：「姑娘，還有咱們這裡未派發！」

那姑娘轉身道：「今日沒有你們的份，這是上面交代的，我可作不了主！」

徐晉階目光一及，忽然叫了起來：「你，你不是『香壓梅』酒家的掌櫃麼？怎會來了這裡？」

那姑娘眼圈兒忽然一紅，快步走了過來，在空隙處望了徐晉階幾眼，道：「你，你到我家酒店喝過酒？」

「是的，你介紹我喝茅台！你還未答覆我！」

姑娘向後望了幾眼，低聲道：「我是被他們抓來的……說要將我送給他們的帮主……幸好他們換了帮主，所以，所以我才暫時……那抓我來的人，便令我來這裡派飯！你又怎會讓他們抓來的？」

徐晉階如何向她解釋？段秋華不知為何覺得這姑娘十分可憐，居然甚是疼愛她，忙道：「不用怕，川中雙英是好人，他們遲早會放你出去！」

姑娘目光一亮，即道：「他們眞的是

好人？那爲什麼還不放我回去？」

「他們忙嘛！嗯，小妹妹，你叫什麼名？家在何處？」

「我叫小珠，家在吳家店。」

徐晉階接問：「你家內還有什麼人？我不明白，你爲何搬出那麼多的酒盞，用意何在？」

「我一家大小因瘟疫都死去了……」小珠眼圈又紅了。「但我爹教我每日須用酒盞擺一個圖案，說我有一位失踪的姐姐，她認得的……他要我起碼在那裡等三年……可惜到現在我還未找到我要找的人！」

段秋華忙問：「你擺的是什麼圖案？」

小珠用力擦一擦眼淚，道：「我要上去了，要不他們又要打罵我！」

段秋華咬牙道：「眞是豈有此理，他們連一個小孩子也不放過，我一定要救她出去！」

徐晉階忍不住笑道：「咱們可是泥菩薩！」

段秋華道：「徐兄，小妹求你一件事，請你協助小妹救她離開！你沒聽她說麼？這些人分明要毀她清白！」

徐晉階見她情切，有些奇怪，却不忍拂她意思，輕輕點頭，說着走廊上又傳來一陣雜沓的脚步聲，有人高聲道：「本帮新帮主來巡視，都站起來！」

段秋華大聲叫道：「林大俠，我有一件事求你！」

萬鷄大宴

走廊上那七八個人立即快步走了過來，爲首那人五十多歲，蓄着三綹短髯，給人一種精明的感覺。「你們認識林某，要求何事？」

段秋華尚未開口，徐晉階已搶先道：「咱們是聽貴帮的人說的！」他將被捉的經過說了一遍。

另一人道：「那閣下是何人？」

「在下朱龍，祖籍齊魯蓬萊，但自幼却在遼東長大，她是我表妹洪秀雲，因爲父母已亡，又過厭了遼東的生活，所以乘船欲還祖家，順便完婚，不料半路船被浮冰撞毀，幸好咱們抱住木板，後來爬上浮冰，却順流漂浮到這裡！」

林英元道：「兩位學過武，請問出自何門何派？」

「宗師本是關內人氏，後來因避仇逃到關外，吩咐過在下不許說出他的名諱，請原諒！」

林英元旁邊有個漢子，相貌與林英元有幾分相像，聞言道：「咱們如何証實閣下之言是虛是實？」

徐晉階突然覺得其聲音有點耳熟，不知在何處聽過，但此時亦無暇思索，忙答道：「憑林大俠昆仲的名頭，有誰來搗蛋，再說在今日之前，又有誰知道兩位執掌『銀沙帮』？即使有人知道，料亦都是武林白道的表表者！」

背後的楚開南道：「此話亦有理由！」

林英光續問：「是誰將他囚住的？」

段秋華剛要開口，徐晉階又截口道：「算了，也許他們一時魯莽，在下亦不想計較！」

苦茶師太道：「剛才這位女施主說有事相求，但到現在還未說哩！」

林英元道：「來人，先將他倆放了出來！」

段秋華道：「貴帮捉了一個十三四歲的小姑娘來，本來欲獻給梁總堂主，因爲貴帮出現更換帮主的事，所以暫時擱置，但我認爲以林帮主的爲人，理該放她回家才對！」

林英元臉色一變，道：「竟有此事？那小姑娘叫什麼名？」

「她叫小珠！」

說着鐵閘已打開，徐晉階及段秋華連忙向林英元致謝。林英元命人去找小珠，他又問其他囚犯，有沒有寃枉的，刹那間寃枉之聲四起，林英光忙對一位手下道：「麥香主，請你帶朱少俠及洪女俠到上面休息，稍候本座再去招呼他倆！」

那位麥香主帶徐晉階及段秋華上去上面，引他倆到一間小廳裡，問道：「兩位吃過飯沒有？」

「還沒有，不過不餓，只是口渴得厲害！」

麥香主忙着人送了一壺茶來，還有一碟點心，徐晉階見他陪林氏昆仲去巡視監獄，料是其心腹，因而問道：「未知貴帮爲何會更換帮主？」

麥香主臉有難色地道：「在下職位低微，不大清楚，亦不能信口開河，不過本帮以後會改變宗旨，爲武林盡一份力！」

忽然又走進一位銀沙帮帮徒來，道：「麥香主，帮主有話交代，請朱少俠及洪女俠留下，待萬鷄大宴過後，再隨賀客們回去！只不知兩位有沒有意見？」

徐晉階與段秋華當然恨不得立即離去，奈何不合情理，開不得口，當下道：「能成爲貴帮座上客，實乃在下兄妹之榮幸，豈有反對之理！」

麥香主道：「如此請兩位到大廳裡坐吧，待麥某介紹幾位武林高手與兩位相識！」當下徐晉階與段秋華隨他到大廳。廳內坐滿了人，三三兩兩在談笑，經過麥香主的介紹，認識了卓遠、殷峻、江蛟、看竹和抱石、括蒼神劍、少林一禪、武當白松等人，其他的因爲名氣稍弱，也記不了那許多。

羣豪也略略跟徐晉階和段秋華打了個招呼，便繼續他們的談笑，大概是看不起這兩個武林後輩吧，這正合徐段二人的心意。老實說，雖然他倆不虞被人認出身份來，但到底心虛，言多難免有失。可是如此却也悶煞人，好不容易方等到吃晚飯。

晚飯時，林氏兄弟、梁景昇帮着帮內的堂主親自來招呼敬酒，笑聲在山洞裡響個不絕。林英光親自走來徐晉階和段秋華跟前敬酒。「朱少俠、洪女俠，日間敝帮多有得罪，尚請原諒！」

徐晉階忙道：「副帮主客氣，日間的事，在下已經忘記！」

「少俠大量，令人佩服，林某敬兩位一杯！」

當下三人舉杯虛敬一下，各自呷了一口酒，林英光又道：「林某不曾出過關，不過向來甚爲响往關外黑水白山、風吹草低見牛羊的情景，不知兩人住在遼東何處？」說着目光却望着段秋華。

段秋華不曾出過關，如何敢答？目光

不由一陣慌亂，徐晉階道：「在下等住在錦縣，關外風景不同關內，副帮主實該去開開眼界！」

林英光笑道：「說不定他日要請少俠作响導！啊，關外的『白玉鼠』不是也住在錦縣麼？少俠與他可認識？」

徐晉階見他目光閃爍，心頭猛地一跳，他雖然出過一次關，但只限於山海關附近，對較遠一點的地方，根本毫不知情。他心念電閃，嘴上却說道：「副帮主從何處聽到『白玉鼠』這名？請恕在下孤陋寡聞，不曾聽過！」

林英光尷尬地笑笑，道：「林某也是聽人說的，也許記錯了！嗯，少俠以前入過關否？」

「幾年前隨家父進關販賣貂鼠和人參。」徐晉階見其表情，心頭更踏實，知道他只是信口胡吹，目的是爲了試探自己，心頭又升起了一團疑雲：「我在何處聽過他的聲音？」

林英光哈哈笑道：「關內有許多好玩的地方，少俠宜到各處開開眼界，方不枉此生！」

「在下正有此念！」

林英光告罪一聲，便到別席去了，徐晉階暗中噓了一口氣，邊吃邊忖道：「他試探我只是基於爲『銀沙帮』的安全，還是懷疑我？」照說第一個理由，他根本不用害怕，第二個原因也不大可能，因爲他以前一直都是易容隱身，更常故意用「假聲」說話，按理沒被認出來的可能性！

段秋華不曾涉足關外，心頭就更加不安了，生怕又有人問她有關關外的情況，則「圖窮匕現」勢難避免！

兩人滿懷心事，好不容易才散了席，羣豪仍在廳內高談闊論，麥香主過來問道：「兩位是分開住，還是欲住在一起？」

段秋華脫口道：「住在一起！」話出口之後，見旁邊的人都用奇怪的目光望着自己，羞得她雙頰如染胭脂。忙又道：「我，我不慣與外人睡覺！」

徐晉階聽後，心頭泛起一陣異樣感覺，忖道：「莫非她對我生了情愫？」再細思一下，確有蛛絲馬跡可尋，心頭不由一蕩。

麥香主微微一笑，道：「如此兩位請跟麥某來！」他引他倆到下一層的一個小石室內，道：「此處過於淺窄，本不宜招呼貴賓，只因客人太多，再也撥不出其他地方接待，請屈就一下！」

徐晉階忙道：「多謝麥兄費心，我表兄妹感激不盡，比之在海上漂流的情景，此處已是天堂！」

麥香主道：「如此兩位請早點休息，有事可到外面說一聲，甬道裡整夜都有咱們的弟兄巡邏！」

他出去之後，段秋華立即關上門，輕輕拍拍胸口，道：「好險！」她見徐晉階目光有異，粉臉又是一紅，忙解釋道：「小妹怕他們再問我有關關外的風俗，則要露出馬脚了，你眞以爲我……」

徐晉階道：「我覺得你的決定十分聰明，假如你露出馬脚，對我絕無好處！」

段秋華這才逐漸恢服常態，走到石床坐下，邊玩弄着衣角，邊問道：「你去過關外？」

徐晉階點點頭，道：「只是山海關外三十里內去走一趟，剛才林英光故意試探咱們，不知是何原因！」

段秋華吃了一驚，「莫非他已懷疑咱們？」

「有可能！所以咱們今夜睡覺時須得小心！」徐晉階道：「不過適才瞧他之眼神，似已減少了對咱們的懷疑！」

「希望能平安渡過這幾天！」

「你睡在床上吧，我在地上睡！」

「這怎可以？」

徐晉階剛一怔，段秋華又忙解釋：「還是由我睡地上，你睡床吧！」

「豈有這種道理？你不用與我爭了，我已習慣！」

「那就委屈你了！」段秋華心中想道：「他日間對那姓姚的說，我是他未婚妻，要回祖家完婚，不知是否另有含意？」

徐晉階偷眼見她粉臉無端端發紅，心頭怦怦亂跳：「她在想什麼？假如能與她……咳咳，那也適合，大家都是殺手出身，少了許多麻煩，而且她容貌武功都是上選……」

正在胡思亂想間，耳際忽聞段秋華問道：「表哥，你還殺不殺我？」

這表哥兩字又叫得徐晉階心跳不已，輕嘆一聲道：「經過這幾日的共患難，若還下得手的，還是人麼？」心中却想道：「她叫我表哥，是要我當她表妹？」

段秋華亦嘆息道：「世事滄桑，十日之前，誰想得到你我會化敵爲友？上次在長安，毀了你的血汗錢，上岸之後，我賠回給你！」

徐晉階不由吃吃笑道：「錢財乃身外物，何須認眞？再說經過這幾天，使我對錢的看法有了改變，錢並不能買到一切！」

「不錯，錢並不是萬能的，有錢並不一定快樂，像咱們這樣，如見不得光的蝙蝠！有花不盡的金錢也沒意思！像我便不能用錢買到與家人團聚機會！」

徐晉階見她這樣說，不由想起自己的身世，目光登時一黯，段秋華道：「表哥，你在想什麼？」

徐晉階心頭一跳，脫口道：「表妹說得有理！像我也不能用錢買回我的父母！」

表妹兩字一進入段秋華的耳中，她一張臉登時紅得如同熟透的柿子，嬌羞地垂下臉來。徐晉階見狀亦甚窘，刹那間，石室之內只聞兩道急促的呼吸聲。

這兩隻拴在一根繩子上的「蚱蜢」，由仇家開始，因爲中途遇險，而逼得同舟共濟，至今實在已是郎有情，妾有意，只是中間尚有一重隔膜，都不敢向對方表露！

＊　＊　＊

既曰萬鷄大宴，雖不一定使用一萬隻鷄，但爲數亦甚驚人。天未亮，長蛇島沙灘上，便傳來不絕的鷄叫聲，數十個大漢，不斷持刀宰割，依然弄了個多小時才將三千隻鷄全部「解決」。

燒水拔毛，剖腹斬件的人就更多了，白淨的沙灘上，染滿了鷄血。

要應付二千個人的讌會，山洞裡自然不敷應用，因此沙灘上便用油布，搭了個簡單的棚子，山洞內外張燈結彩，好不熱

鬧。

為了弄這個萬鷄宴，梁景昇一早便用種種手段，自各地找來了二三十個厨師，再加上銀沙帮原有的，就更加可觀了，是故沙灘上亦搭了兩個臨時灶房。

銀沙帮的首領，包括林氏昆仲，都是忙碌地指揮着，冷落了嘉賓，而山洞裡外出入的人更是不絕，單是將那些藏在地窖裡的二三百罈酒抬上來，已要花費不少人力和時間。

這個萬鷄宴花費可不少，不過銀沙帮做的是私鹽的生意，比起武林各大門派都要富裕，也不在乎。

午時，林氏昆仲親自進山洞請嘉賓出洞入席，平地上只擺了三四十張桌子，顯然不夠，看來帮內的一般徒衆只能席地而坐了。

島上的生活甚爲枯燥煩悶，因此辦喜事時，便顯得更爲興奮了，人人臉上都綻開笑容，即使昨日仍强顏歡笑的梁景昇，今日亦不時放懷大笑。

宴會開始之前，帮徒送上好些清水蒸的蠘(梭子蟹)蜆之類的海產，讓嘉賓送酒，一直至未牌，宴會正式開始，首先是由林英光致詞，他先向梁景昇祝壽，又感謝他讓出帮主之位。

少林武當的代表亦對梁景昇的慷慨行動，給予極高的評價，最後還望銀沙帮造福武林云云。擾攘了好一陣，羣豪方開始動箸。

徐晉階和段秋華挑了一個不起眼的座頭坐下，以免引人注目。忽然段秋華發現小珠亦有座位，離他們不遠，她忍不住偷

偷向她招手。

小珠走了過來，道：「聽說是姐姐替小妹說情，很多謝您！」邊說邊行禮，「未知姐姐貴姓芳名？」

「愚姐洪秀雲。」段秋華不知爲何，覺得與她甚爲投緣，道：「妹妹，你過來吧！」她挪一挪位子，將小珠按下。

席中有位大漢道：「小姑娘坐在這裡，待俺與你調個位！」

段秋華忙道：「多謝俠士！」衆人忙換位，讓小珠坐在段秋華的旁邊。每席都有一位銀沙帮的人招呼賓客，而這一席的迎賓，赫然是洛陽那位鹽商黃香主！徐晉階心中暗暗叫苦：「眞是寃家路窄！」

黃香主却認不出他，擧杯道：「這碟五香鷄子，是金陵古風酒樓的蔣師父的手藝兒，請大家品嚐！」

另一個人大聲道：「有佳餚，豈能無酒，來，俺敬大家一杯，也祝銀沙帮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梁大哥壽比南山！」這人甚是粗豪，頭一仰，便「骨嘟骨嘟」地鯨飲起來，酒水淌得滿襟都濕了。

黃香主也勸飲，徐晉階與段秋華只好亦擧碗，呷了幾口，五香鷄子後又是太白醉鷄、川中醬鷄、叫化鷄、鹽鹵雞等等，各有特色，風味亦異，雖然厨師要應付二千人，但依然保持一定的水準，席中讚譽有加，布棚之內，呼酒猜枚之聲，更是不絕于耳。

段秋華低聲問小珠。「妹子，你貴姓？」

「小妹姓段！」

段秋華脫口道：「你也姓段？咱們倒是……」話至一半，只覺大腿一緊，被徐晉階緊緊捏了一記，這才瞿然一醒，忙改口道：「倒是有緣！」

小珠眨眨大眼睛，問道：「姐姐不是姓洪麼？姓洪跟姓段祖上可沒有淵源！」

段秋華忙道：「不是這個，因爲先母亦是姓段，不過她是河北人氏！」

小珠笑道：「咱原籍也是河北，說不定還是同鄉哩！這倒巧得很！」

「未知妹子原籍在河北何處？」

「河北新鄉，令堂可是新鄉人？」

段秋華正是新鄉人氏，聞言心頭狂跳，暗道：「也許她知道爹娘逃荒去了那裡也未定！」嘴上却道：「不是，愚姐曾聽先母提及，她有位堂兄名喚段新沛，未知妹子聽過否？」

小珠突然摟住段秋華，嚷道：「姐姐，論起來，咱們可是一家人了！」她聲音大，惹得旁人都轉頭望過來，徐晉階又悄悄用脚踩了段秋華一下。

段秋華似無所覺，顫聲問道：「妹子這話怎說？」

小珠眼圈兒又紅了，嗚咽道：「因爲段新沛正是先父，那麼姐姐不是小妹的表姐麼？」

段秋華「啊」地一聲驚呼起來。「你，你……你不會叫小珠吧，名字應該、應該有個華字！」

小珠亦驚奇地道：「表姐，你怎知道？不錯，我正是叫段珠華！」

段秋華心中暗道：「不錯就是她！就是她！老天若有眼，教我找到家人！」當下一把將段珠華摟在懷中，淚珠泊泊滾下。

忽然黃香主問道：「奇怪，表妹與表哥因何不同姓？」說着目注徐晉階。

眞情流露

徐晉階鎮定地道：「一表三千里，爲何表哥表妹一定要同姓？幾姐妹分別嫁給不同姓的丈夫，她們的子女肯定不同姓，而且秀雲與小珠是堂姑表，在下與秀雲是堂姨表……」

話未說畢，同席已有人答道：「一表三千里這句話的確不錯，隔了好幾代，都是表，認眞要算起來，拿算盤也計不清楚！」

段珠華天眞地道：「這樣說，我眞要叫你表哥了！表哥，你幾時去過我店內買過酒喝？」

這一句話眞要了徐晉階的命！他剛因解決一個「危機」而鬆弛下來，一顆心突又懸起，臉上的肌肉繃得緊緊的，一時之間也答不出話來！

段秋華也吃了一驚，心想這禍都是自己闖出來的，忙打圓場。「表妹，表哥從未進過關，他怎會到你店內喝過酒？他跟你開玩笑罷了！」

段珠華訝然道：「他不是開玩笑的！要是他未去喝過酒，又怎知道我用酒盞擺出個星星的圖案？」

段秋華用脚踩了她一下，問道：「你爲何要用酒盞擺星星？」

「爹臨死說，我有位姐姐小時候讓人抱走，她因爲自小很喜歡星星，所以小名便叫星星，所以爹叫小妹擺出一個星星，

假如是姐姐或是姐姐的朋友，他們可能會有反應，而且家祖最喜歡收藏酒具，家裡沒錢買玩具，爹常把不會打碎的酒盞拿出來，給哥哥姐姐玩！」

話未說畢，只見一個大漢，喝得醉薰薰的，歪着步走了過來，道：「喂，小子，憑你這副傻頭傻腦的模樣，怎配得上你表妹？」

徐晉階道：「在下的事，用不着你管！」

「我偏要管！俺瞧你臉上的膚色跟手脚不一樣，便知道你小子易容來騙女人！」醉漢把手上的酒盞拋開，捋起衣袖道：「來來，你出來，待大爺伸量伸量你！」

段秋華急道：「我自己的未婚夫，難道連我也認不出來？」她用手到徐晉階臉上用力搓之，道：「你瞧清楚，可有易容嗎？」

「有的藥是搓不掉的，你以爲老子不知道？」

黃香主忙道：「劉兄，請回去，這位朋友是客人……」話還未說畢，那姓劉的醉漢，已把桌子掀了，伸手便向徐晉階打去！

徐晉階雙臂一擧，將他拳頭接住，借力一翻，自板櫈上翻開。「林帮主，請問……」

他只說了一半，便止住不說了，因爲林氏昆仲不知何時已不在場！

說時遲，那時快，姓劉醉漢又撲前，揮拳就打。徐晉階不敢露出眞本領，只隨便應付，不料那醉漢一套「醉八仙」拳，使得極是奧妙，他每拳都是打徐晉階的要害，逼得徐晉階不得不盡力應付。如此一來，便逐漸露「底」了。

段秋華低聲對妹子說了幾句話，跳了出去，道：「表哥，讓我來！」

誰知那邊搶出兩條漢子來，竟是「竹球雙雄」！那矮胖如球袞邦說：「姑娘，待咱們陪妳玩玩吧！」

段秋華因自己一時忘形，而致連累了徐晉階，急、焦、憤諸情齊湧上心頭，也不打話，抽出長劍便向袞邦刺去！

她志在救人，這一劍使得又快又毒，袞邦猝不及防，幾乎着了道兒，幸而他身子雖胖，但反應極快，雙脚一撐，仰天倒地，立即滾開。

「好毒的劍法！」竺盛世掣出長劍，自旁一撩，將段秋華的劍挑開。「姑娘心腸狠毒，分明不是好人！」

段秋華怒道：「那麼姑娘便送你上西天吧！」她「刷刷」幾劍，全是進手招式，但竺盛世有了準備，才不會輕易被其擊倒！

袞邦又滾了過來，布棚之內安放了好多酒桌，空隙有限，但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他滾動時，身體之靈活，竟如常人之走路。他人未滾至，便已抽出刀來，向段秋華雙脚斬去。

段秋華連忙跳開，同時脚尖一勾，一張板櫈立即向袞邦飛去！袞邦刀一抬一絞，那張板櫈頓時斷爲兩截。

段秋華說：「兩個打一個，虧你們還是男人！」

竺盛世長劍又再攻過來，說：「武林中誰不知道咱們兩人一向是焦不離孟，孟不離焦的？」

段秋華在殺手這一行裏，算得上是第一流的，她較欠缺經驗，以及內力稍嫌不足，仍可以在殺手行中揚名，說明其武功必然不錯(若不是自忖武功有過人之處，又怎敢當殺手？)可是「竹球雙雄」能在武林中享有盛譽，亦足以說明一切，以一對一，可稱得上勢均力敵，但以一對二，段秋華便毫無勝機。

徐晉階見「竹球雙雄」出招十分狠辣，段秋華屢遇險招，徐晉階不知爲何，心底突然湧上一股熱血，腦袋發昏，什麼也不顧，故意賣了個破綻，飛起一脚，將姓劉醉漢踢飛！

姓劉醉漢水牛般大小的軀體飛起丈餘，向一張酒席落下，食客們忙不迭伸手接住他，徐晉階已趁這時候，抽出刀來砍向竺盛世的腹背，道：「你們焦不離孟，咱們也是孟不離焦！」

竺盛世見他勢急，不敢怠慢，回身一劍將刀格開，徐晉階刀一沾劍立即翻腕換招，一口氣攻了四四一十六刀，將竺盛世迫開幾步，旁邊的賓客，紛紛將桌子拉開，人亦閃到一旁去。

段秋華得到徐晉階的幫助，只暫時解了圍，但袞邦的地趟刀可亦不是好對付的。

徐晉階忙道：「表妹，只可智取不可力敵，妳雙脚走動總比他用身體靈活吧！」

眞是一言驚醒夢中人，段秋華依計施展小巧身法，挪騰閃避，消耗了袞邦極大的體力，她另又不斷將椅桌，或用手掃、或用脚踢，襲擊袞邦，只要他露出空門，段東華的劍便立即展開殺着！

如此一來，袞邦危矣，但羣衆豈會眼睜睜看着他被殺，當下又有幾個人跳了出來，圍攻段秋華！

袞邦喘息稍定，道：「諸位好意袞某心領了，但表袞兄弟倆無論對方幾個人，都是兩人應戰，除非身受重傷……」

只聽殷俊道：「袞兄差矣，此戰不關面子，而是咱們不能讓這女魔頭再對武林施虐，不必拘泥於常規！」

段秋華連攻三劍，每一劍都十分狠毒，不顧自家生死。「你是什麼身份，判我是個女魔頭！姑奶奶說你是狗賊，是不知羞，以衆取勝的小人，你敢不敢與姑奶奶單打獨鬥？」

殷峻在華山派的地位頗尊，是現任的掌門師弟，因常下山行走，武林中認識他的人，反而比認識他師兄的爲多。段秋華當衆挑戰，爲華山派的聲譽，爲自己的面子他都不能不接戰。

當下跳後兩步，道：「諸位請退，待殷某來會會她，教她口服心服，也別讓她將咱們白道的朋友瞧扁了！」

話音剛落，只聽苦茶師太站了起來，道：「殷三俠，須知她是武林中人人聞名喪胆的殺手『黑子龍』，下手之際，萬萬不可失意！」

這一叫段秋華不由吃了一驚，殷峻趁她分神之際，施行偸襲，一劍直取段秋華胸膛！

段秋華怒道：「虧你們還是名門正派

，簡直無恥！」她存心拚命，出劍全不顧自身安全，使得殷峻頗多顧忌，居然落了下風。

段秋華精神大振出劍更快，殷峻將話說得太滿，如果輸了，不但以後自己在武林中難以抬頭，就連華山派盛名亦要受累，他心急之下，冒險進攻，反讓段秋華在其脅下拖了一道傷口，旁邊觀戰的人，都「啊」地一聲叫了出來，更有人喊起好險來，殷峻更感無地自容，恨不得將段秋華切成八大塊！

可是他心頭越急，遇險之次數越密，苦茶師太忙道：「殷三俠，這女魔頭不過佔了個快字，只須鎮定，覷準機會發制人，即可取勝！」

忽又聞林英元笑道：「殷三俠顧面子，且不去說他，誰肯去助竺大俠先殺了她表哥？」

當下洞庭湖十一水寨總瓢把子「蛟勝龍」江蛟、鄱陽湖水旱十三寨總瓢把子司徒永安和長江之「三峽會」總瓢把子歐陽浩一齊走出去。道：「竺兄請歇歇，讓咱們三個來領教一下，這小哥的功夫！」

竺盛世跳開，徐晉階一個倒飛，反手一刀向殷峻劈去！殷峻忙不迭閃開，徐晉階再追趕，已讓司徒永安截住。「小子，你何必為一個殺人不眨眼的殺手賣命？這種女人也值得你愛麼？」原來徐晉階所學較雜，身份尚未暴露。

段秋華立即停劍道：「都給姑奶奶住手！不錯，我便是『黑子龍』段秋華，我表哥根本不知道我另有一重身份，要殺要剮我段秋華，請隨便！但請別為難我表哥！」

苦茶師太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段秋華依言將劍拋下。

林英光大聲道：「本幫自今起，更換宗旨，欲造福武林，便殺了段秋華以示決心，並以其血祭旗！來人，先將她細縛了！」

徐晉階揮刀迫退司徒永安等，跑至段秋華身旁，喊道：「誰敢動她一根毫毛，便先過我此關！」

段秋華急道：「你幹什麼，快走吧！帶珠華離開！」說話間，羣衆已將他倆緊緊圍住。

徐晉階道：「秋華，你我是兩隻被綁在一條繩子上的蚱蜢，生死與共，就算我逃得了今日，也未必逃得過明日，既然如此，倒不如死在一塊兒，黃泉路上也不寂寞！」

一頓又將刀拋下，厲聲道：「你們為何還不動手？我便是『潛龍』徐晉階！」

話音剛落，人羣中又發出一陣驚訝聲，段秋華芳心感動，投入徐晉階懷中，喜極而泣道：「徐郎徐郎，我果然沒有看錯你，你外冷內熱，是個有情人，咱們今生做不了夫婦，來生再結連理吧！」

徐晉階緊緊握住她的柔荑，問道：「妳怕不怕？」

段秋華搖搖頭，道：「有你陪我一道上路，我還怕什麼？」

林英光哈哈笑道：「好一對同命野鴛鴦，來人，給本座亂箭射殺！」

他笑聲剛起，徐晉階心頭便是一跳，暗道：「怎地笑聲一模一樣？」目光落在其頷下，心頭又是一跳，忽然輕輕推開段秋華，亦大笑起來。

林英光怒道：「死到臨頭，你還笑得出來！」那些銀沙幫幫徒已紛紛搬出弓箭來了。林英光大聲道：「這對狗男女，為了金錢，不顧道義，殘殺不少無辜，今日教他們萬箭穿心，絕不為過！」

徐晉階道：「林二俠，那張三百兩的川東銀號銀票，我還未去兌換！」

林英元與林英光臉色齊變，喝道：「你胡說什麼？快射箭！」

忽然人叢中跳出一年青的道人來，道：「且慢！」

林英元亦急喝道：「停！放下弓箭！」

徐晉階見那道人是抱石，心房又是一動，林英光問道：「小道長有話等下再說，先收拾了這對狗男女，免得夜長夢多！」

少林代表一禪大師亦走到抱石身旁，道：「阿彌陀佛，兩位施主可否先聽貧僧一言？」

林英元寒着臉道：「大師有什麼話說？」

「適才苦茶掌門亦說過，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貧僧瞧這兩位施主，是性情中人，何不讓他們改過自新，造福武林？」

林英光笑道：「大師久居山中，不知此兩人之頑劣，以他倆之作為，又怎會改過自新？弄個不好，又不知要連累多少無辜？」

抱石道：「不然，小道瞧他倆亦非大奸大惡之輩，相反，最該誅的却是以錢買凶的人！敝派黃師兄亦被殺手所殺，小道比兩位大俠更痛恨殺手，但亦不必急急殺之！」

苦茶道：「抱石，貴派大仇你不願報，反而袒護這種人？還不回座？即使令師在場，他亦不會反對！」

誰知看竹道長亦長身道：「師太，貧道可否求個情？今日是大喜之日，不宜殺生，況敝派掌門弟子被殺，貧道亦想問問他倆。」

苦茶道：「道長此言差矣，董小武又非這兩人所殺……」

不料看竹詞鋒極為犀利，只聽他長笑道：「聽師太此言，莫非知道敝派掌門弟子是被誰殺的了！」

苦茶悻悻然道：「貧尼是在江湖上走動，又如何知道？」

「不然，是次咱們來參加此萬鷄宴，還是由師太通知的，証明師太雖身在山中，却能知天下事！」

苦茶臉色大變，慍聲道：「道長懷疑董小武是貧尼所殺的，好，你過來將貧尼殺掉，替董小武報仇吧！」

看竹心中暗道：「這老尼今日說話總是這般不講道理？」嘴却笑道：「師太言重，看竹胆子再大，也不會懷疑你！不過貧道讚成先將這兩人關押起來，再慢慢查明，當然如何處置他們，這可是銀沙幫的事，青城派不敢强出頭！」

苦茶冷哼一聲：「諒你也不敢！」轉頭望向林氏昆仲。

林英元乾咳一聲，道：「敝兄弟素來嫉惡如仇，江湖上的朋友都知道了，所以一知此兩人乃殺手，便恨不得將其殺掉，

以免殆害江湖，既然諸位都這樣說，敝兄弟又豈敢一意孤行？來人，先將他倆關押起來，過兩天再慢慢拷問，諸位請入席……」

* * *

徐晉階與段秋華又被關押在原先被囚的地方。

徐晉階苦笑道：「想不到咱們又舊地重遊！」

段秋華道：「徐郎，剛才你說那張三百兩的銀票，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我懷疑是他僱我殺妳的，而僱我殺死董小武的則是林英元！」

段秋華臉色大變，澀聲道：「可是眞的？」

「這是我的一種直覺，昨天我見到他倆已覺得他們的聲音不知在何處聽過！僱我殺董小武的人，臉上圍着一塊極長的汗巾，汗巾下角幾乎長及胸腹！」

段秋華截口問道：「這又與林英元有何關係？」

「你沒發覺他留着髯，若不用大汗巾圍住，豈非要露出馬脚？」

「徐郎，小妹還有一件不明，你剛才因何不直指其非？如此咱們也不必再被關押了！」

徐晉階嘆息道：「一來咱們沒有証據，二來人家不會相信兩個殺手的話，弄個不好，反會迫使對方立即下手！」

段秋華道：「說眞的，小妹也覺得那林英元好像便是僱我殺你的人！」

徐晉階心頭一跳，問道：「你是憑什麼懷疑他的！」

「身材和聲音！」段秋華忽然提高聲音道：「徐郎，你有沒有想到一個問題，如果不是他倆僱請咱們的，為何會懷疑咱們？那個姓劉的醉漢，故意來找麻煩，分明是受林氏昆仲指使的！」

徐晉階道：「這亦正是我適才懷疑林氏昆仲的一個原因！秋華，咱們要小心提防他們派人來暗殺咱們！」

段秋華嘆息道：「我已不將生死放在心上，只望舍妹能安全溜出去！」

「她很聰明，一定會要求一禪保護她！」徐晉階一頓又道：「我想不通的是林氏昆仲為何要殺董小武！」

「對！」段秋華沉吟道：「按說董小武自小便在青城學武，至今未下山，他們之間應該沒有仇隙方對！」

忽然通道上傳來一陣杳雜的脚步聲，兩人十分緊張，立即提氣運功，準備最後一擊！

眞相大白

走進監牢的人少說也有一二十個，人人均手握兵刃，不過沒有一個是林英元或林英光。徐晉階甚是奇怪，那些人只有一個是他熟悉的，便是郝堂主。

郝堂主令手下將監牢打開，道：「你們一個個排好隊，上去接受重新審問，多數會獲得釋放！」

那些囚犯都興高采烈，高舉雙手排着隊，偌大的一個地牢，只剩下徐晉階和段秋華兩個人。

「帶他們上去。」郝堂主回頭看了徐晉階一眼，忽然把手一揚，一團黑忽忽的東西，便由鐵枝隙縫中飛了進來，徐晉階急忙伸手一抓。

郝堂主又道：「你們兩個最好識相點，不可輕舉妄動，上面有咱們的人守着，又有機關，插翅難飛！」言畢隨那些人上去。

徐晉階撕開那團小布團，原來裏面竟然是幾枝鑰匙！他大喜，連忙將雙脚和雙手的鐵鍊打開，再替段秋華解了。「秋華，不可拿掉鐵鍊，以免被人發現，你聽不出那姓郝的是在提醒咱們麼？」

「奇怪，咱們與他非親非故，他為何要給咱們鑰匙，會否是個陷阱？」

徐晉階搖搖頭。「不像，看來梁景昇的舊部，不服林氏昆仲！」

話音剛落，前頭又傳來一陣輕微的脚步聲，兩人再度緊張起來。

脚步聲越來越近，昏黃的火把光芒下，只見走來的兩個人，竟是林氏昆仲，兩兄弟臉上神情都十分陰沉，眉宇間透出殺機。

徐晉階仍然坐在地上，故作輕鬆地道：「徐某早預料到你們會來，只是料不到這般猴急？」

林英光沉聲問道：「你怎知道，咱們會來？」

徐晉階打了個哈哈，道：「要殺人滅口，最好是自己動手，若假手於人，豈非多讓一個人知道內情！」

林英元吸了一口氣，問道：「你已知道了？老夫不明白的是在那裏露出過馬脚？」

「所謂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正如在下亦讓你倆認出來！」徐晉階道：「你們當然是做錯了事，要不徐某又怎麼知道？」

林英光問道：「咱們在何處出過錯？」

「馬脚處處可見，有何稀奇，只是我不明白你們僱我殺段秋華，又僱段秋華來殺我，都是為了滅口，以免內情被洩漏出去，但不明白的是你們殺人的目的。」

「如果董小武不是被立為掌門弟子，咱們才不管他！」林英光道：「不過咱們絕不甘心失敗！」

段秋華道：「你們與董家有仇！」

「當然不是，不過因為……」

林英光未說畢，林英元斥道：「二弟，不許再說！」

徐晉階又打了個哈哈，道：「某本來還有點內疚，幹這種殺人的勾當，到底不大好聽，但想不到更令人痛恨的買凶者，竟然是俠譽滿天下的川中雙英！還有什麼好內疚的？」

林英光臉色微微一變，目光竟有痛苦之色，他沙着聲道：「每個人都有其秘密，亦有外人不知的痛苦，老夫當然不例外，相信你們做殺手，亦有苦衷！」

徐晉階道：「沒有，我只想賺錢，想過好日子！」

林英光厲聲道：「只為求錢，便充當殺手，想你之武功和機智，若想賺錢，大可以去當鏢師！」

徐晉階冷笑道：「林二俠說得眞好聽，可惜只懂得責人，而不懂得自責！」

林英光不由語塞，林英元沉聲道：

「不知你相信否，我平生只做過一件錯

事！」

「不止吧！最低限度你今晚很想錯上加錯！」

林英元臉色又是一變，但隨即笑了起來。「不錯，這是迫不得已的，不殺你倆，老夫今生寢食難安！」

段秋華道：「咱們發誓不將秘密說出去，假如咱們不顧職業道德的，日間早已當衆宣佈了！」

「除非兩位變成死人，老夫才能安心！念在此點份上，老夫給你倆一個全屍，算是報答……」

話音未落，徐晉階忽然狂笑起來，緊接着，段秋華亦大笑起來，笑聲不絕於耳，林氏昆仲互望一眼，亦笑了起來。

半晌，林英光才道：「老夫實在想不到，一個快死的人，也會這般開心！」

林英元則沉聲道：「你以爲可以用笑聲通知一禪那些老不死的麼？」

徐晉階故意大聲道：「反正咱們手脚被纏住，不可能反抗，此處之囚犯已被你們調開，何不說說你的所謂苦衷？啊，你要殺死董小武，是因爲聆竹老道立他爲掌門弟子……嗯，莫非你有子侄在青城學藝，亦有機會角逐下任掌門？所以……」

「不錯！」林英元沉聲道：「老夫有一位私生子在青城出家，老夫一直覺得對不起他，希望幫助他成爲下任掌門，如此老夫才能心安！」

徐晉階只是隨口問問，想不到眞的如此，而且大名鼎鼎的大俠林英元，會有個私生子在青城派當道士，這是個大秘密，是以，林英元聲音一落，便聽到一片驚呼聲！

只見林英元林英光一陣風般轉過身去，但見走廊上有一男一女，男的正是青城派的抱石，女的則是段珠華！

林英元臉色大變，顫聲道：「你，你怎麼來了？」

抱石一躍站在珠華身前，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林施主，請你及早回岸！」

林英光怒喝道：「還不快滾！」

抱石居然抽出劍來，道：「有我抱石在此，便不准你們行凶！」

林英光罵道：「孽畜！這兩個是殺手，老夫殺死他們有何不對？」

抱石道：「兩位僱人殺死敝師兄，小道尚未跟你們算帳哩！小道以前一向十分敬佩兩位，想不到你們竟是兩面三刀，口蜜腹劍的小人！」

林英元臉色大變，踉蹌地邁了一步，悲聲道：「你，你居然罵我！」

抱石戟指道：「我爲何罵不得？貧道還要將你們殺人的事，告知敝派掌門以及告知全武林！」

林英元又退了一步，林英光罵道：「孽畜，咱們殺人還不是爲了你這小畜生！」

「爲我？」抱石一呆之後，斥道：「胡說！貧道幾時叫你們殺人？」

徐晉階哈哈笑道：「抱石，你現在還不明白？你便是林英元的私生子！」

這一說，地窖裡突然靜了下來，抱石身子亂抖，望着林英元。林英元神情十分奇怪，一副請求諒解的神態，使得他不敢再斥徐晉階胡說，半晌才聽他顫聲問道：「這，這可是眞的？」

林英元嘆了一口氣，道：「他沒有說錯，假如董小武不死，你如今又怎有機會取代其位？」

抱石神態若狂，大聲喝道：「胡說！師父說我是孤兒，是他在山上拾來的！我……貧道沒有這樣的父親！難道你養不起我！」

「因爲，因爲……」林英元始終不敢將實情告於兒子，雙眼又露出請求諒解的神情。

林英光道：「如今此事已爲他們所知，你說該不該殺？而且連這小妮子也不能活！」說着已向前標去！

抱石長劍一橫，喝道：「住手！」

林英光罵道：「孽畜！愚叔與你爹，爲了你受了多少委屈，你知不知道？爲了殺董小武，咱們在梁景昇身上下了禁制，迫他拿出鉅款來，也爲了絕後患，才雀巢鳩佔，走來這裏當什麼勞什子的幫主！，你今日竟敢與我動手！」

抱石沉下臉道：「假如你希望我好的話，今日這些話，往日殺人的事，便不該說，不該做！」

林英光怒哼一聲，一個倒縱，反向鐵閘飛去，他迅速取出鑰匙來，要將鎖打開，抱石抱劍飛前，向林英光後背刺去。

「有我在此，便不許你行凶！」

林英元左袖一拂，將其劍彈開，喝道：「小畜生，我爲你幾至身敗名裂，你竟敢無禮！」

抱石道：「你既然不教養我，便不該生我！」

「你又怎知你母親是甚麼身份……」

話未說畢，抱石已截口道：「你莫說，我不想知道！」他依然揮劍刺向林英光。

林英光回身接戰，道：「大哥，今日不教訓教訓他，異日後果不堪設想！」

林英元退開一步，忽然又轉身掠前，一把將段珠華攫住，喝道：「畜生，你再不停手，老夫便先斃了她！」

「你……」抱石跳後一步。「你連一個小姑娘也不放過？」

徐晉階與段秋華一直在等待時機，希望等到林英光進來，然後猝然發難，合力將其擒住，並以此威脅林英元，讓他倆離開長蛇島，却料不到林英元竟然連段珠華亦不放過！

刹那間，段秋華突然自地上跳了上來，甩掉手脚上之鐵鍊，將鐵閘拉開，衝了出去，徐晉階見狀只好亦走出去，道：「林英元，快放下人來，否則徐某便將你的所作所爲，公諸於世！」

林英元哈哈笑道：「你說的話，在別人心目中，就如狗屁！」

林英光拔出劍來，道：「你眞以爲今日可以逃得出去！快退回鐵閘內，否則便先要了那小妮子的命！」

林英元亦道：「聽到沒有，快進去！」

抱石則傻了一般，扶墻而立，對於他來說，今晚實在太意外了，就像做了一場夢！

就在此刻，甬道上又傳來一個嘆息聲：「施主，臨崖勒馬尚來得及，千萬莫一錯再錯，至泥足深陷！」

林英元一回頭，只見甬道上已多了一個道人：看竹，也不知他是何時來的！林英元臉色又是一變，喝道：「老道，你來作甚？」

看竹道：「貧道本不想來，却又不得不來，這小姑娘無拳無勇，你且先將她放下來，一切好說話！」

林英元神態有點瘋狂，哈哈大笑道：「老夫正想叫你退出去，否則便先殺了這小妮子！」

段秋華叫道：「林英元，你敢殺我妹子，便與你拚命！」

看竹鎮定地道：「要貧道出去又有何難，可是一禪等人已全在上面等候！」

話剛說完，林英元怪叫一聲，忽然將段珠華舉起向他拋去，看竹標前一步，急忙伸手來接！說時遲，那時快！林英元抽出佩劍，望看竹的小腹刺去！

這一着十分毒辣，幸而看竹亦非省油燈，雙手一接住段珠華，便將她往後一拋，自己亦順勢向後打了個觔斗！

林英元一劍不中，次劍又再刺出，看竹人在半空，劍刺其背，眼看他必濺血劍下，誰知他雙脚一橫，撐住兩邊石壁，身子突然升高幾尺，林英元那一劍，剛好在其胯下刺空！

與此同時，段珠華不顧一切向甬道外衝，林英元一劍斜刺，徐晉階冒險揮掌，雙掌一合，挾住劍刃！林英光手臂運勁翻腕，欲轉劍刃，徐晉階及時鬆掌跳開，林英光大喝一聲：「今日不是你死，便是我亡！」揮劍瘋狂進攻！

徐晉階空拳赤掌，有點抵禦不住，不斷後退，這時候林英元亦轉身改攻段秋華，今日之淪落至此田地，歸根結底，都是這兩個殺手累事，他恨不得吃其肉，寢其皮！

看竹見狀當然揮劍而上，將林英元迫退，再將劍反遞與段秋華。「拿着！」

段秋華一劍在手，精神大振，但林英元成名數十年，豈是省油燈？她極力拚鬥，都沒法平反敗局，眼角一瞥，見徐晉階赤身鬥林英光，更爲危險，奮不顧身，一口氣攻了七劍，將林英元迫退一步，飛向徐晉階。「徐郎，這劍借與你用！」

徐晉階忙道：「我不慣用，還是你自己用吧！」

林氏昆仲雙劍合璧，威力更大，只殺得徐晉階與及段秋華險象橫生，看竹道：「兩位林施主，勝之不武，殺人滅口，更加要不得，貧道沒奈何，只好出來了！」言畢標前幾步，與徐晉階、段秋華合鬥林氏昆仲。

林英元厲聲道：「看竹牛鼻子，你多管閑事，莫以爲我不敢殺你！」

林英光接道：「今日在場的人，都得死，否則你我兩人今後豈有立足之地！」

五個人在地窖裡捨死忘生大戰，抱石仍如石像一般，呆立在墻角，無人發現段珠華已悄悄爬上去。

徐、段兩人在看竹加入之後，形勢漸穩，方可喘一口氣，但看竹與徐晉階因沒有兵器，加上地方狹窄，不利施展小巧功夫閃避，因此仍然落在下風。

林氏昆仲雙劍縱橫，心意相通，又合作慣了，越來越得心應手，不由獰笑道：「你們如今還有何話可說？」

看竹怒道：「貧道只恨自己眼盲，看錯了人！」

林英元長劍一絞，急切其臂，看竹見他劍勢凶猛，連忙撤臂微退，可是林英元突然變招，將刺向徐晉階的那一劍，改戮其胸！

這一劍如流星曳空，不但事先毫無先兆，且速度之快，無以復加！

看竹後背已靠近段秋華，再退必然會撞倒她，可能會帶給她危機，正在猶疑間，只見徐晉階左臂一直，曲指向劍脊彈去，同時飛起一脚，急蹬林英元的下陰！

這一着，他根本不把自己的安危放在心上，林英光雖可殺看竹，但自己亦難免受重傷，是故只見他身子一偏，手腕一翻，長劍隨勢一絞，「嗤嗤」一聲，徐晉階左前臂，已應聲跌落塵埃！

血光暴現，看竹方瞿然一醒，飛起一脚，將林英光迫退，與此同時，徐晉階亦發出一道痛呼！

段秋華大吃一驚，急問：「徐郎，你覺得如何？」

林英元趁她說話分神，「刷」的一聲，在其脅下刺了一劍，段秋華踉蹌一退，跌着徐晉階的斷臂，猛失重心，跌落地上！

林英元冷笑一聲：「待老夫送你上西天吧！」

「噹」的一聲響，一把長劍將其劍架住，林英元一回頭，見阻止他的竟是抱石，不由罵道：「畜生，你瘋了麼？」

原來適才徐晉階的痛呼聲，驚醒了他，及時揮劍架住林英元那一劍。只見他神態亦有點瘋狂，大聲道：「瘋的是你，不是我！你既然不養我，不教我，又何必來管我的事？」

「難道你至今還不知爲父是爲你好？」林英元忽然溫聲道：「洗象，你且讓開，代爲父的殺了他們，咱們父子再慢慢談！」

「洗象！洗象是誰？」

「便是你的小名，是你娘起的！」

這時候，甬道上突然傳來一陣急促的脚步聲，林英元聲音大變，急道：「快讓開！」他出其不意，一掌將抱石推開。

抱石大叫一聲，橫劍架在自己脖子上。「你敢傷他們一根毫毛，我便自殺！」

這一來，林英元、林英光都不由自主停下手來，急道：「快將劍放下！」

「阿彌陀佛，須放下屠刀的是林施主！」只見一禪帶着一羣人，自甬道那邊走過來，林氏昆仲臉如死灰，「噹郞」一聲，長劍跌落地上。

段秋華不顧自己的傷口疼痛，上前扶住徐晉階，道：「妹子，快替我包紮傷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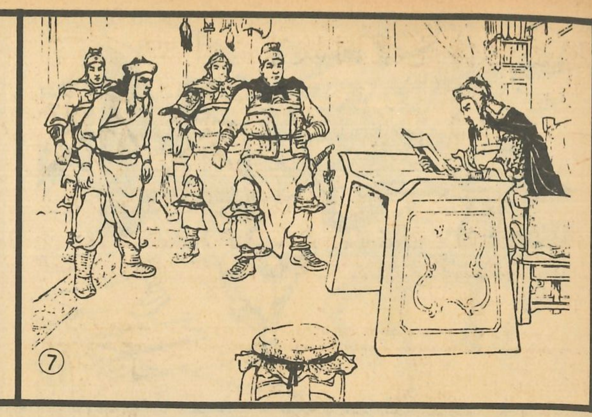
看竹道：「大師，幸好你們及時趕到！」

一禪道：「若非那小姑娘來報訊，貧僧亦想不到林施主竟然會僱殺手……咳咳！」

看竹問道：「苦茶大師爲何沒來？」

「她說她身子不適，回房休息，不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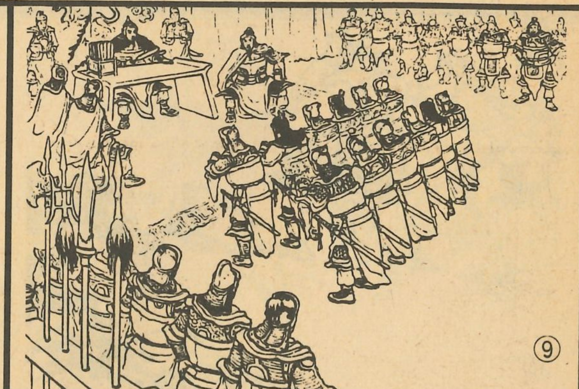
（本文轉入第129頁）



7　一月期滿，金營擺陣已畢，兀朮差人到宋營下戰書，約定明日破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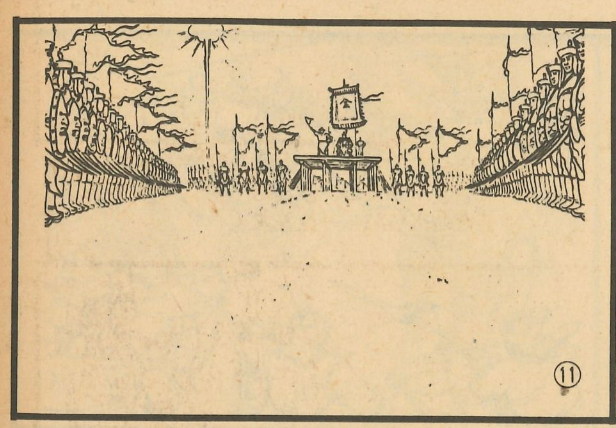
8　岳飛立刻約了韓世忠、劉琦、張信三位元帥到軍中商議。決定由岳飛、張信攻打左翼，韓世忠、劉琦攻打右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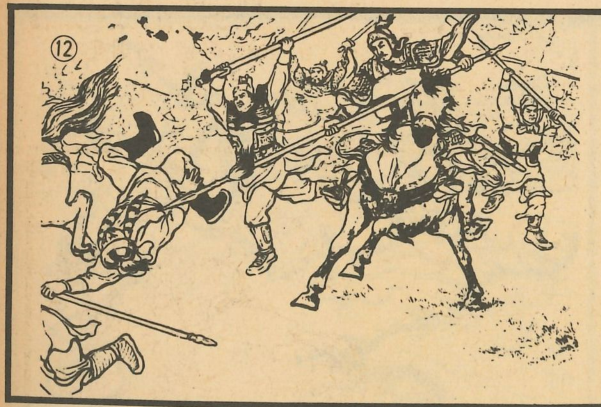
9　又叫岳雲、嚴成方、何元慶、余化龍、羅延慶、伍尚志、陸文龍、鄗懷、張奎、張憲、張立、張用等十二員猛將聽令，命他們聽見號炮，從中殺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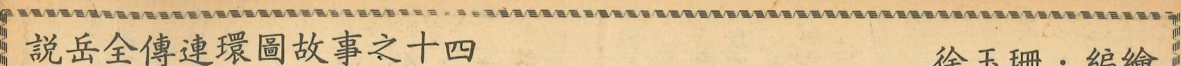
10　安排已定，第二天黎明，只聽得三聲轟天大炮响，岳韓張劉四位元帥，好似天神臨凡；十二員猛將恰如蛟龍出海，六柄錘，六條槍，一根銀剪戟，三條渾鐵棍，一齊冲向金龍陣。



11　金營將台上看得清楚，急放號炮，令左右營陣脚立時移動，緩緩向中間圍裹攏來。



12　左邊岳元帥衝入陣後，手擧瀝泉槍一路挑刺。馬前張保掄動鑌鐵棒，馬後王横舞着熟銅棍，一面掩護元帥前進，一邊吆喝着軍士們奮勇殺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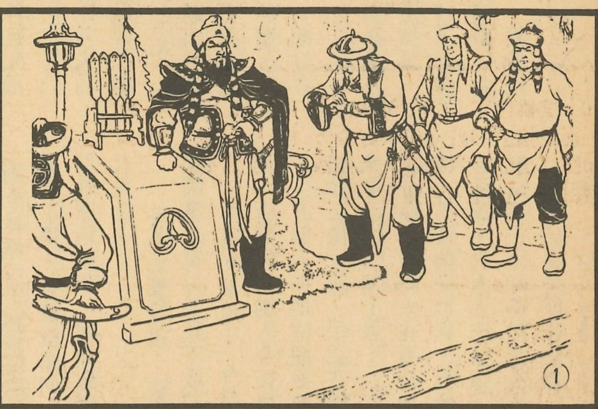


說岳全傳連環圖故事之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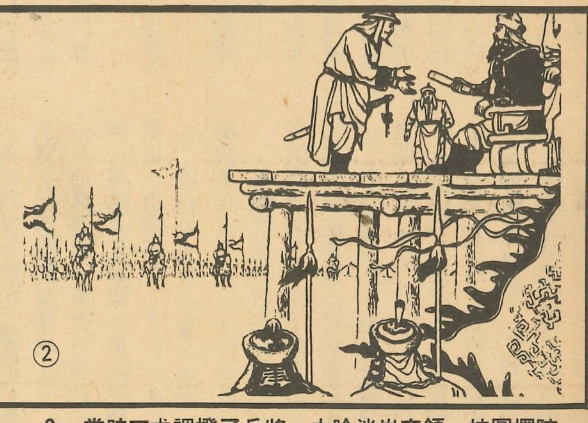
徐玉珊・編繪

大破金龍陣（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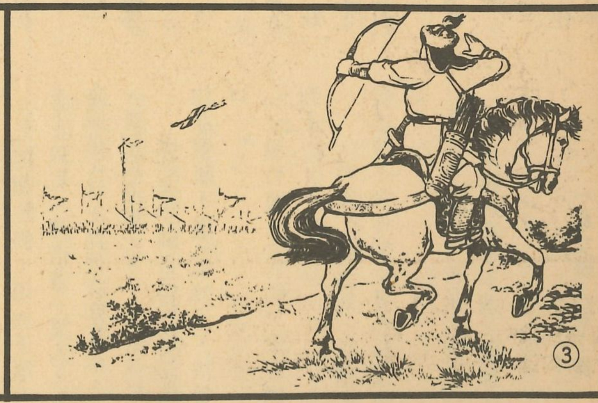
⌊說岳全傳⌉是一部民間文學作品，多年來在民間廣為流傳，深為大衆所喜愛。岳飛和他率領的將士們，堅決抵禦金兵侵略，英勇奮戰，不怕犧牲的精神，激勵着廣大民衆，人們愛戴岳飛，以"撼山易，撼岳家軍難"這樣的詞句，贊譽他和他的軍隊，岳飛不愧為我國古代的一位傑出的民族英雄。



1　上集說到金兵攻宋營失敗，鐵浮陀都被推在小商河內。兀朮心裏十分氣惱，說要擺下一座"金龍絞尾陣"，誘岳飛前來破陣，一鼓擒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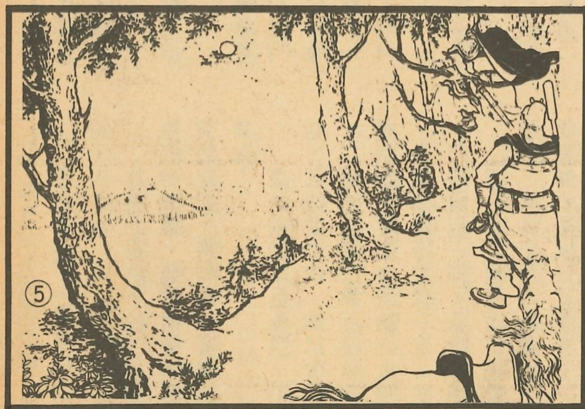
2　當時兀朮調撥了兵將，由哈迷蚩率領，按圖擺陣，先行操演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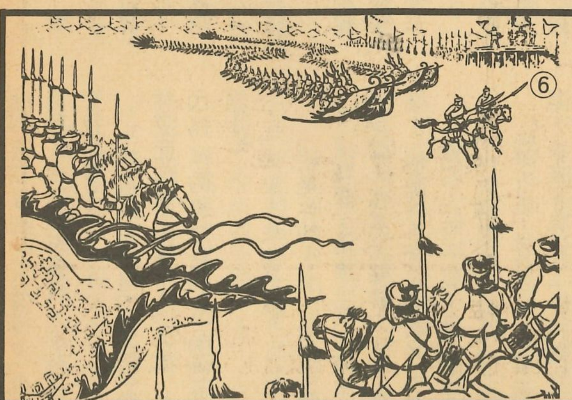
3　兀朮又叫小軍放箭書給宋營，通知岳飛停戰一個月，約期破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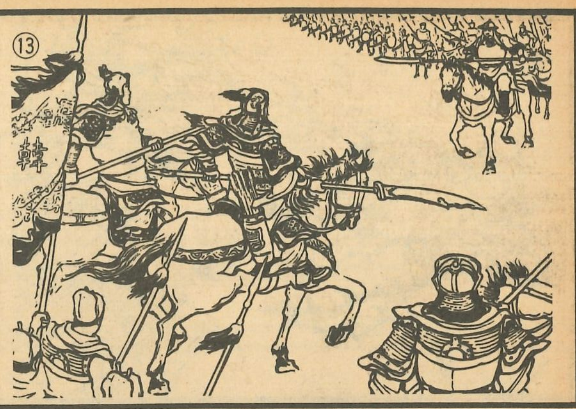
4　岳飛收到箭書，通知全營戰士加意防守，免得中了金人偷襲之計；一面思考金兀朮所擺是何陣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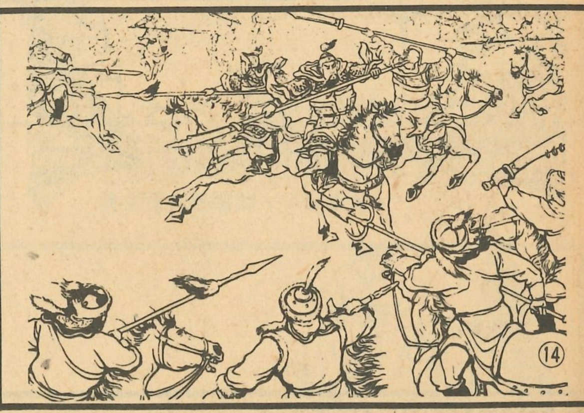
5　十餘日後，岳飛趁一天夜晚，悄悄帶了張保到鳳凰山茂林深處，盤上一棵大樹，偷偷觀陣。



6　但見金營燈火通明，中央將台上旗幟揮動，遠遠兩條長蛇陣，頭並頭，尾並尾，首尾各有照應，好像金龍絞尾一般。人喧馬嘶，殺氣騰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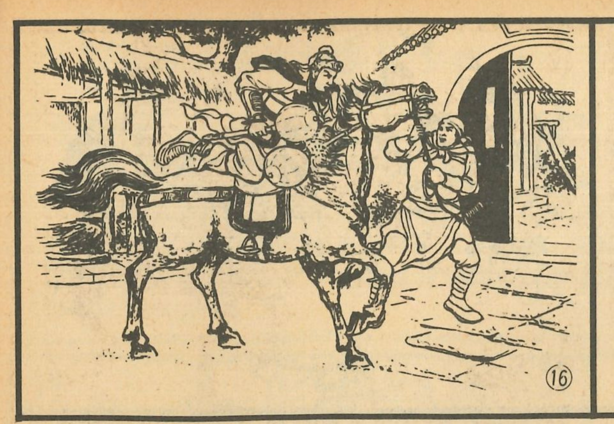
13　右翼韓元帥也帶了韓尚德、韓彥直和蘇勝、蘇德諸將一齊殺進。正遇哈迷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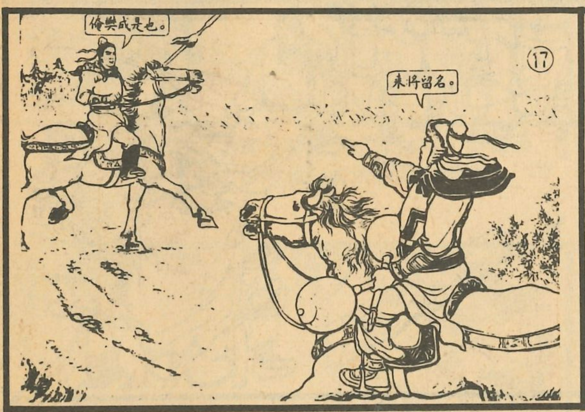
14　哈迷蚩等不敵自退。衆人方覺可疑，只聽金營又一聲號炮，他們的陣形立刻大變，從四面八方一層層包圍上來，圍得鐵桶相似。韓元帥被圍在垓心，頗有殺不散，打不開的局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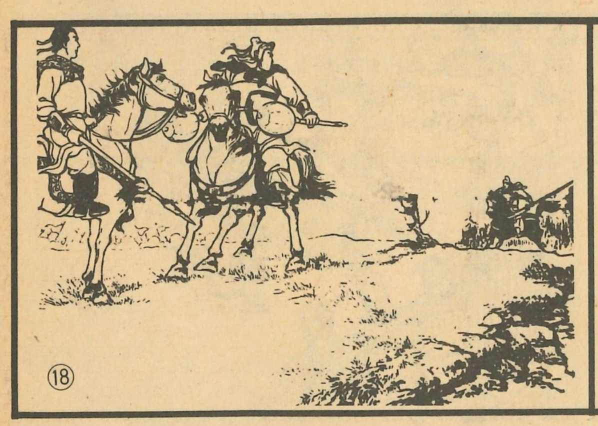
15　從中殺進的衆將，這時也被裹在陣內混殺，金兵以多爲勝，殺一層又一層，只殺得天昏地暗，日月無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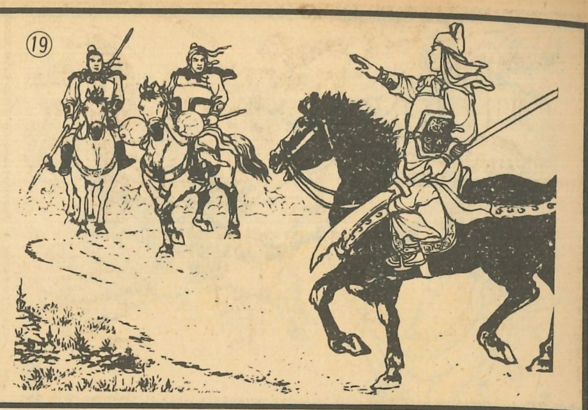
16　却說金門鎭先行官狄雷，本是一員虎將，久有投靠岳飛、殺敵報國之心。他聽說朱仙鎭上痛擊金兵，急往披挂起來，拿了兩柄銅錘，跨上青鬃馬飛奔前來助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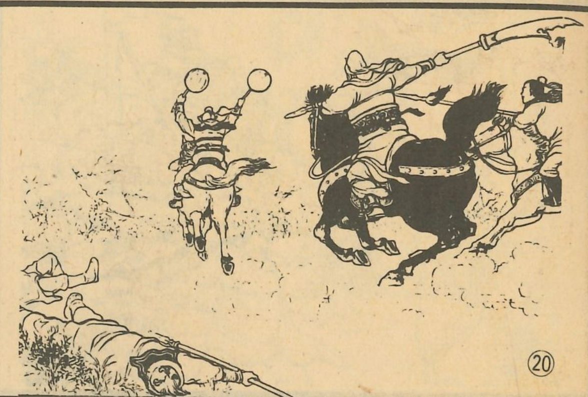
17　這日到了朱仙鎭，正逢殺得熱鬧。狄雷看清旗號，剛要殺進陣去，忽見正南來了一位英雄，跨着紅鬃馬，手執鏨金槍，正是孟邦杰的妻舅樊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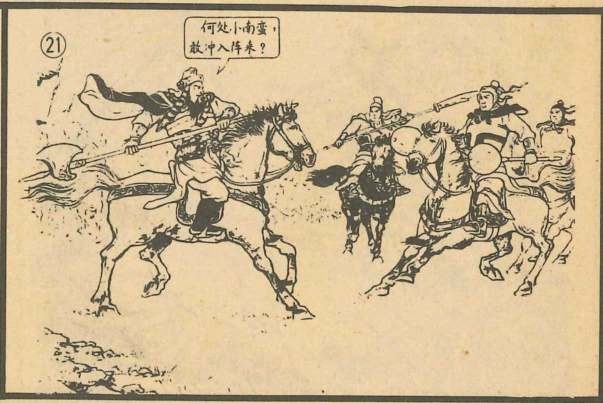
18　樊成原來也是投奔岳飛協助退金兵的。狄雷大喜。兩人正在商議從哪一方殺入，後邊一陣馬蹄聲，一位小將由遠而近，正向二人跑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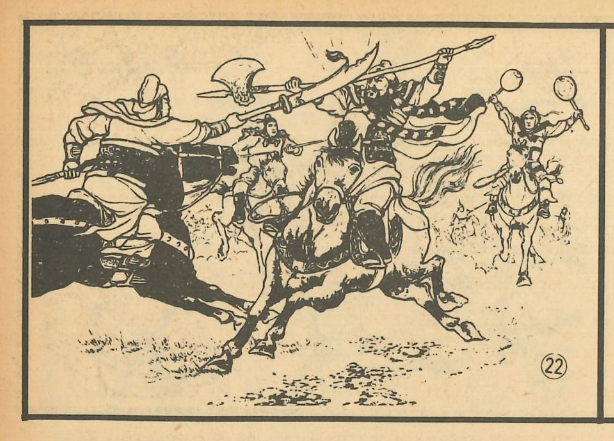
19　狄雷、樊成看那小將生得面如重棗，丹鳳眼，臥蠶眉，騎一匹黃驃馬，提一口青龍偃月刀，年紀不到二十，長相却似關聖。原來他是關鈴，也是來助岳雲作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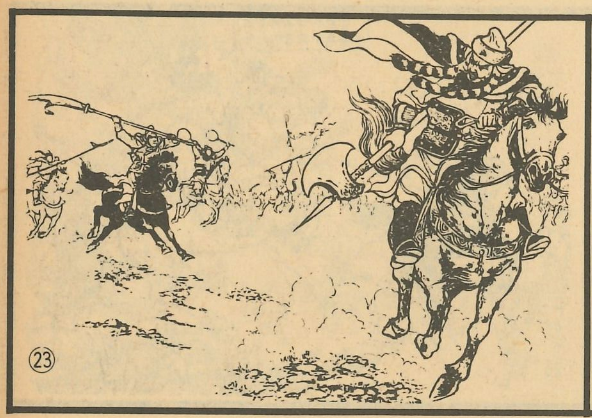
20　三員小將拍馬望正中殺進。錘槍並擧，金兵紛紛潰退。全陣立刻騷動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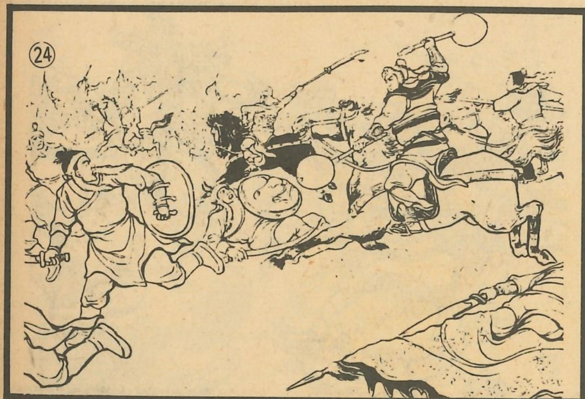
21　兀朮正在將台上指揮，猛見陣形錯亂，號令不住，便提了金雀斧，飛馬衝出，想打死來將，鎭定不穩局面。



22　關鈴看見一個勇猛的金將，猜出是金兀朮，不由怒氣上沖，舞刀便砍。兀朮用斧擋住。狄雷、樊成二人趁他還手之時，揮起兩柄錘、一杆槍，前來助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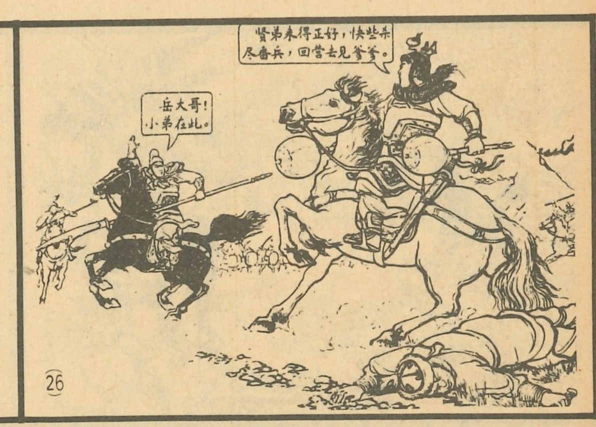
23　兀朮一人難敵三隻出林乳虎，直殺得兩臂酸麻，渾身大汗，不得已調轉馬頭敗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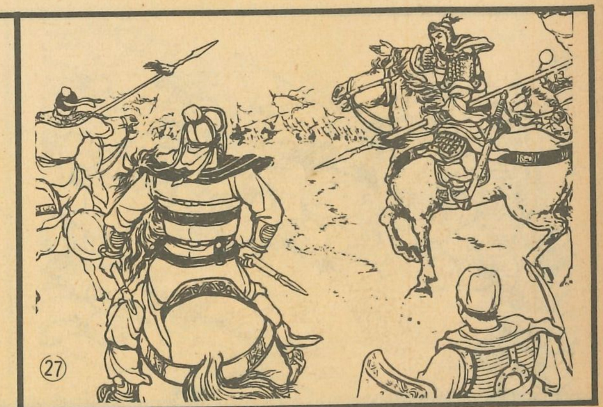
24　兀朮又怕擾亂陣勢，只得繞陣而逃。金兵見主帥逃走，人心慌亂。三員小將趁勢把金龍陣衝得七零八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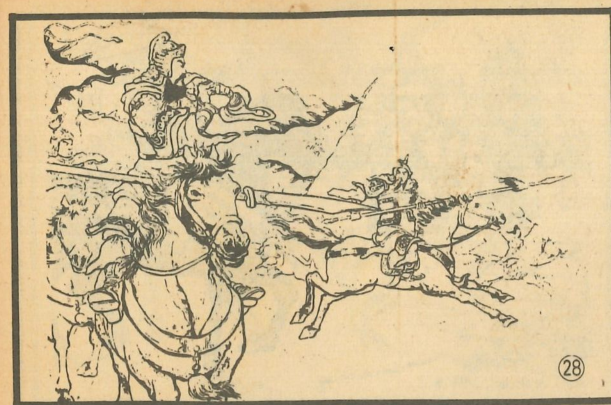
25　陣裏四位元帥見敵軍陣脚散亂，就指揮衆將士四處追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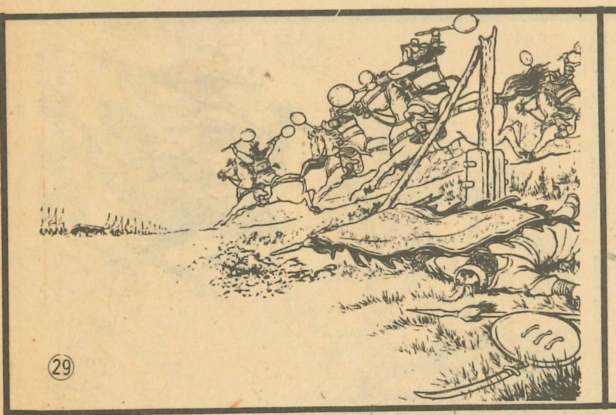
26　關鈴遠遠看見了岳雲，高聲喊叫。岳雲見了關鈴，好不歡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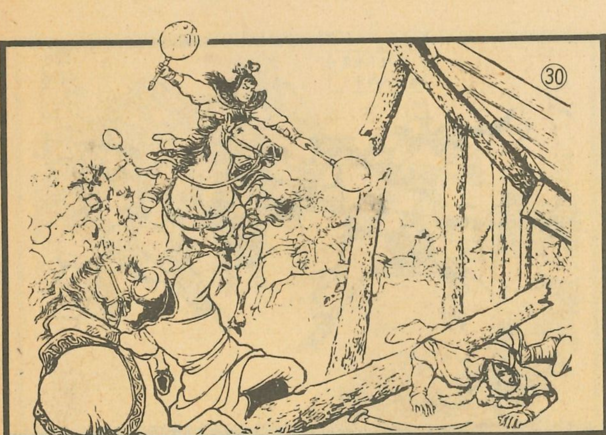
27　樊成殺進陣中會見了孟邦傑。狄雷正好遇見岳飛，岳飛叫他努力殺敵，為國家立功。大家一齊抖擻精神，向前衝殺。



28　劉元帥正在衝殺，忽然想起一事，向岳元帥說了聲"少陪"，立刻率領本部人馬，匆匆殺出陣去。連岳飛也不知是何原故。



29　衆將乘勝衝向中央將台，最前面的四員驍將是岳雲、嚴成方、何元慶和狄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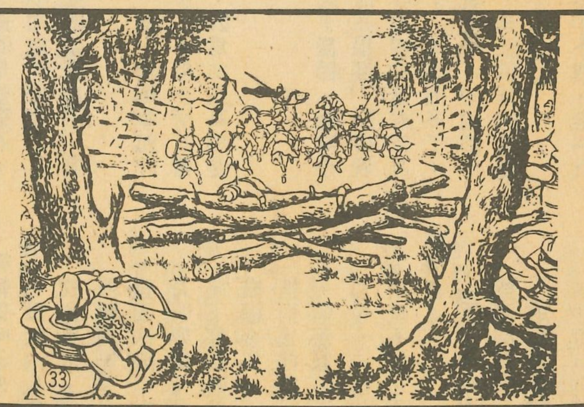
30　他們的武器都是兩柄錘：岳雲使的是銀錘，嚴成方金錘，何元慶鐵錘，狄雷銅錘。錘起處嚇得金兵亡魂喪膽。這就是著名的歷史故事："八大錘大鬧朱仙鎮"。



31　不一刻，中央將台被踏為平地。哈迷蚩不知生死。一場惡戰把金龍絞尾陣打得七零八落，金兵大敗。各營立脚不住，一齊棄寨而逃。



32　却說金兀朮帶領敗殘軍馬，敗退二十餘里，追兵漸遠，哈迷蚩也趕了上來，才算心神略定。不料，前隊敗兵忽又發起喊聲，向後潰退。



33　原來前面正是劉琦元帥的人馬，他們已從小路抄來，砍削樹木，遍地釘樁，阻住了去路。樹林裏又埋伏了弓箭手。只聽一聲梆子响，箭似飛蝗一般射來。



34　兀朮急傳令向左邊小路逃走，才走了二三十里，前軍忽又發起喊聲。小番稟報前面是金牛嶺，山峯陡峭，單身人也要攀藤附葛才能過得去。



35　兀朮催馬走到嶺前觀望，果然只有一線小路，十分危險。



36　這時，後面追兵的喊聲愈來愈近。兀朮迫不得已發令道："拚一死也要過去，有畏縮不前者，以軍法從事。"　（待續）

一月完俠情倫理故事／甘丹・文
可飛・圖

孤雛記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千手華佗方之淵因孫女芷君得到痼疾，找「藥引」來到鐵塘江，恰遇錢塘觀潮之日，江岸人頭湧湧，被當地黑鮫幫旱地鮫王元鏢暗算，跌入洶湧浪濤，一個孤兒龍琥乘波逐浪將他救起，方之淵並不知道王元鏢因何事下毒手，因爲同黑鮫幫並無過節，至於該幫歸順揚子江青龍幫，更談不上和青龍幫有干連，只好暫時躲到友人歐陽瑜家中，再托龍琥回家將孫女芷君和護理的丐幫長老也搬到歐陽瑜家中躲避，對龍琥的武功十分讚賞，對他的身世表示同情，對他吃了朱菓無意中將自己的血液救了芷君很是感動，衆人對他的評價是很高的……

搜集情報　練功迎敵

芷君道：「嬸嬸，快看，多麽美麗的寶石！」

歐陽夫人早被藍色布上的五光十色寶石吸引住了，同聲地感嘆道：「綠色的是翡翠，紫紅的是紅寶石，藍的是藍寶石。青的、淺藍的、橙色的不知道什麽寶石了？白色半透明、泛着彩虹的是蛋白石，其他的是……。」

兩嬸姪興高采烈地一塊一塊地拿起在燈下觀看，忙得不亦樂乎，小琥在旁看着他們高興，自己也高興，因爲這些高興是他帶來的。

× × ×

今天的中秋佳節，爲了慶節，塘畔小築這頓晚宴，開得晚收得亦很遲，開得晚是菜餚多，準備費時，收得遲却是大家高興，說話多了，吃得多了，酒亦喝多了。帶着幾分酒意，在景色怡人的園庭中，一邊品茶，一邊賞月，是很風雅的賞心樂事。

方夫子與小寒酸在亭中下棋，老叫化在旁吸着他的長烟管作壁上觀，小君和小琥坐在荷池邊用手撥弄着池水，引起一片盪漾漣漪。芷君懷念起在家裏賞月情景，料不到今晚不能留在方廬賞月，感觸萬分，輕輕低吟起來：

「蕭索清秋珠淚墜，
枕簟微涼，
展轉渾無寐。
殘酒欲醒中夜起，
月明如練天如水。
階下寒聲啼絡緯，
庭樹金風，
悄悄重門閉。
可惜舊觀携手地，
思量一夕成憔悴。」

小琥不想小君太感傷，隨着借詞寄意輕聲道：

「明月幾時有？
把酒問青天。
不知天上宮闕，
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風歸去，
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
起舞弄清影。
何似在人間。
轉朱閣，
低綺戶，
照無眠。
不應有恨，
何事偏向別時圓？
人有悲歡離合，
月有陰晴圓缺，
此事古難全。
但願人長久，
千里共嬋娟。」

小琥吟罷，芷君心情好轉，道：「琥哥哥，你也喜歡詩詞？」

「很喜歡，可惜古爺爺教我不多，我只識得幾首蘇軾及陸游的，只是附庸風雅吧了。」

芷君問道：「古爺爺是不是教了你很多東西？」

「古爺爺是位老學究，可惜我當時年紀小，學得雖多，懂的却少。」

「學然後知不足，學無止境，我們應如朱熹所說般：『無一事而不學，無一時而不學，無一處而不學。』」

「古爺爺常對我說：『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理。』要我『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古爺爺說得對，他是取自『禮記』名言，還有一句『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補充。只有渴望充實自己知識的人，才知道知識是無窮無盡的，學能致用，永遠也不會厭倦。」

「古爺爺去世後，就再沒有人教我了，我孤泊飄零，四海爲家，還有什麽學習的機會啦？」小琥也感懷身世起來。

「琥哥哥千萬不要胡思亂想，你救了爺爺，我們大家都非常感激你，希望你留下來，這裏有你需要的良師益友，他們可以衷誠的協助你，指導你，充實你仍缺乏的知識，提高你仍未成熟的武功……你現在正需要的，是一個能施你以『琢』和『學』的環境，我們這裏就具備了此種條件，機會難能可貴，你必須掌握，何況我們亦很需要你留下，以解目前之危；還有……」芷君羞澀地接不下去。

「小君，請妳不要急。雖然『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不知怎的，我在方廬一看到妳時，就有一見如故的感覺。好像忽然間天賦重任，我必需永遠的愛惜妳，保護妳，我也暗地裏發誓要這樣做，如果我離開妳。這任務又怎能盡到呢？小君，妳放心，我不會離開妳的，只要妳不討厭我，我永遠也不會離開妳的。」

芷君心裏甜甜的，有點兒陶醉，拉着小琥的手，深情地望着小琥的眼睛，輕輕地說道：「琥哥哥，你眞好。」

月明如練天如水，銀色的光芒，籠罩着池邊一對金童玉女，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 × ×

方之淵徹夜未眠，思考解决心中疑難之法。

回憶集中於翻閱其子方芸生之病歷及處方，及所施之針灸與剖解手術，雖則早

巳耳熟能詳，仍苦加思索，重覆分析，觀之入微。

按方家祖宗，及方家峪族民之歷史，從無方芸生之病例——白血。換言之，方芸生爲病從口入，而方芷君則爲先天之遺傳，因方之淵有見及此，方芷君出生後，就即與父母隔離，一飮一食，受到嚴格控制，但不幸仍現出乃父之病徵。

發現方芸生之血泛白，極之偶然。見其子病發時，面色白而唇青，四肢無力，腰瘦背痛，稍勞而氣喘呼吸困難，脈沉遲而忽心悸亢進，故診斷其爲氣血虧損，營衞不固所致。乃用針取其子之內關、曲池、中脘、三里數穴。針後，服理氣養血之藥，未見微效。後見其子屢服養血之藥無效，乃苦思立竿見影之法，以補充所缺之血，血乃滋養六腑，促進新陳代謝之本，乃子日益憔悴，實缺乏之血液或血液敗壞之兆，應先察其血質而後思灌血之法，隨即破子之指，取血而察之，見子之血較常人白，爲行醫數十年所未見，詫異莫明，乃知其子血液敗壞，唯一搶救之法爲放泄壞血，換以新血，泄血易而換血却無前例可循，方淵之苦思數日，方得一法：以金針導己之血灌入子體而替換子之血，此舉雖犯險，爲人父者焉能見子將死而不救？

方之淵令金匠特別打製數支通心金針苦思，並囑脯臘店老板特晒小羊腸衣（灌臘香腸的外膜，用羊腸充氣晒成。作者註。），作爲主要灌血工具。老叫化洪浩爲副手兼護法。

方之淵將腸衣，及金針腸衣放入高粱酒中殺菌後，再將金針接於腸衣兩端，金針一端插入自己臂彎之大脈中，只見血液立即染紅半透明腸衣內壁，待有血由另一金針端滴出時，立即朝金針插入仰臥低處方芸生之臂彎大脈中，並囑老叫化用第三支針插入方芸生另一臂上大脈放血。換血直至所泄之血變紅爲止。

手術可說頗爲成功，因方芸生之壽命可延長兩年，並生下芷君。兩年後方芸生舊病復發，經再換血仍不治。故換血僅能治標，不能治本：此乃方之淵對方芷君之治療猶豫不決主要原因，發現小琥含有朱菓成份之血：對芷君產生良性效用，給方之淵帶來一綫曙光。朱菓能使服者洗骨換髓，百毒不侵，若芷君換以小琥之血，其效用必會更大，或能治本？

方之淵抱着滿懷希望，迎接黎明。

×　×　×

換血的手術是在第三天早上進行的。與方芸生的手術不同的地方，就是方之淵考慮到朱菓吃後的反應，因此特地託人到飛來峯下的冷泉取來大量冰涼的泉水，以備芷君換血時不時之需。

方之淵點了芷君的睡穴才進行換血的，手術進行順利。因方之淵曾採用過「滴血認親」的方法，測試過血緣不同的小琥的血，和小君的血很親和，沒有起排斥作用。

芷君在手術間不久便起反應，方之淵立即將她放入盛滿冷泉水的水槽中，泉水很快便熱了起來：結果換了三槽水才換血完畢。

方之淵一直把住芷君沒有浸入水中的雙手脈門，一方面測探脈息　另一方面探測體温。方之淵看見雙手針口很快便癒合，於是將芷君的手也放入水中，自己的手改摸芷君的前額．突然出聲喊道：「小琥，趕快護着小君鼻孔。」

方之淵立即用冷泉水不斷地澆在芷君頭上，因爲他發覺芷君的前額雖然有冷水枕傍着，但仍然相當燙手，爲了防止熱力燒壞腦子，必須及時設法散熱。

站在房間裏關心地看望着芷君的老叫化、歐陽瑜夫婦和小琥，被方之淵的急叫聲抹上了豆子大的一額汗。

半個時辰後，芷君的脈息及體温漸趨正常，方之淵殷然地向各人點點頭，微笑道：「一切已趨穩定，大家請出外廳稍坐。」說着，解了芷君睡穴。衆人魚貫地欣然走出。

芷君隨即醒來，見自己泡在水槽內感到很奇怪：「爺爺！」

「小君，起來趕快換上乾衣，手術很成功。」方之淵向芷君打眼色和手勢後，走出房外並掩上房門。

×　×　×

手術後流着滲着小琥血液的芷君，看來容光煥發。芷君曾視衆人，看見大家的欣切摯情，很受感動：「謝謝大家！」目光落在小琥臉上：「謝謝，琥哥哥！」

「小君，老叫化出動了丐帮十萬大軍，替妳挑洗澡水，從飛來峯到塘畔小築，距離十萬八千里，妳說功勞大不大？妳應該怎樣謝我？」老叫化打趣地道。

「替花子爺爺裝烟啦，燒可口小菜給你吃啦，替你補破衣服啦，梳頭啦，梳鬚啦，搥背啦，抓癢啦，捉虱啦，拍馬屁啦……嘻嘻……。」

大家被他們兩人逗得笑了起來。

「好了，樂子够了，該談正經事兒了，老叫化現在宣佈：從現在開始，塘畔小築進入非常時期，以抗外患。

「龍琥聽令。經洪浩、方之淵、歐陽瑜數日鑽研小冊子及分析你現在的武學成就，認爲學問不可無師承，否則，事倍而功半。

「目前必須合遐邇爲一德　聯愚智爲一心，羣策羣力，共同挽救即時發生的武林浩刦。

「龍琥，因今晨輸血，特准你放假半天，恢復元氣：明晨寅卯，後院練武場報到。」

「龍琥領命：準時報到。」小琥朗聲應到。

「方芷君聽令！」

「有！」芷君忍笑地高聲答道。

「妳自幼熟讀歷代名賢經武策略，孫子兵法，受命爲參謀，特准放假半天，明晨辰巳中堂報到。」

「領——命。制賊之道，在於有備無患；用兵之方，貴乎知己知彼，請問敵方情報可曾獲得？」

「明晨可呈達備考。」

「有勞花子爺爺元帥。」

又是一次哄堂大笑。

×　×　×

芷君問：「琥哥哥，小白小、翠吃過了沒有？」

「吃過了，今晨手術前我就給它們吃得飽飽了。幾天間，它們長多了不少羽毛。你看！」

「羽毛不單是多了，而且長了。」芷君忍不住將鳥籠打開，輕輕撫摸小白、小翠柔軟的羽毛，不小心却把牠們從沉睡中弄醒了，「咕哇」，「咕哇」，小白和小翠的口兒，張得大大的在吵着要吃。芷君從另一小籠子中，拿小蚱蜢在餵着牠們；「這是小白的，這是小翠的了。」小白和小翠彷彿聽懂芷君的話，當芷君叫到牠自己的名字時才張口，不像前幾天般搶着來吃。

「花子爺爺答應了我，把小翠和小白訓練得會講話。」芷君知道鸚鵡和八哥，是飛禽中，唯一的兩種，能教牠們講話。不知是牠們的天份較高，還是舌頭和聲帶與其他鳥類大不相同。

「怪不得今天大清早，洪老就帶了二名丐帮弟子，來到這裏看小白和小翠啦，其中一名丐帮弟子，還把小白和小翠捉在手裏，左手用力把鳥嘴捏開，右手拿了一把小剪子，在鳥口內不知剪什麼東西？弄得小白和小翠『呱呱』大叫。我是在房間內望出窗外看到的。」

「那一定是『禽朋獸友』兩位叔叔。他們到了塘畔小築也不伴我玩，下次再見到他們，一定要罰他們。」

「什麼『禽朋獸友』？」

「那是丐帮很出名的兩名四袋弟子，『禽朋』姓高名遠，能與各種各樣飛禽溝通言語，並且會驅使一些經過他訓練的飛鳥，爲他做事情。剛才將小白和小翠捉在手裏剪舌根的，就是他。他有一對雪山白鷲，從雲南滇池與大雪山之間捉來，經高叔叔訓練後，很聽話，我曾坐在牠背上，讓牠背着我升空：眞的又刺激又有趣，好像神仙騰雲駕霧。這是兩年前，高叔叔帶着白鷲，到方廬來送藥時的事了，我亦有兩年多沒見高叔叔了。他的『大雪』很喜歡我，臨走時在方廬上空盤旋了很久，引得我一直不能停地向牠揚手再見，事後我的右臂累極了。

「『獸友』雷明叔是大個子，自認識了『禽朋』後，因爲志趣相同，從此就焦不離孟地兩人常在一起。雷叔叔能溝通獸語，與高叔叔一般：大家都非常喜愛動物，一個偏愛飛禽，另一個却喜愛走獸，綽號由此而來。」

「有高叔帮助訓練小白和小翠眞是太好了！」小琥從來沒有機會聽到別人講武林逸事，覺得高遠，雷明的事蹟，非常奇異有趣。眞的會有人能溝通禽獸語言嗎？不親眼看到的話，難叫人相信，無論如何，芷君的話，他十分相信：「小君，高叔叔再來的時候，妳不要忘了介紹給我相識，我要他敎我怎樣訓練小白和小翠，我們一齊來敎牠們講話。妳認爲好嗎？」

「小白和小翠是我們救的，敎養牠們是我們的責任。我們必須很有耐心地敎小白和小翠，敎得牠們比『大雪』和『小雪』更聽話，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剃剃高叔叔的鬍子。」芷君眼睛很興奮地望着小琥，見小琥面色有點蒼白，道：「琥哥哥，你失了這麼多血，身體有什麼地方感到不對？」

「我很好，不用担心！我坐息一會兒便沒事了。就是看見妳的手術很成功，精神又好，臉色紅潤得很好看，我高興得沒法平靜，故不能立即定下心來及時坐息。」芷君知道琥哥這樣關心自己，感動得心兒有點抽搐起來，說道：「我不要你伴了，你要關心自己的身體。我要你立即坐下來坐息！我要看着你做，不準你偷懶。」芷君一邊說，一邊拉着小琥一起坐了下來，將小琥下肢，吃力地盤成打坐姿式，又道：「現在開始，乖乖地坐息。一、二、三，開始。」

小琥像怕了芷君似的，毫無異議地帶着幾分委屈的神態　閉上雙眼，很快便安詳入定。芷君發覺琥哥哥的臉色並不是蒼白，而是沒有以前那麼皮膚黝黑吧了。

×　×　×

寅卯在秋天來說，僅剛露曙光，天仍未大亮，小琥早就坐在塘畔小築後院的練武場中等候了。

寅卯剛正，老叫化、千手華佗及寒儒準時出現練武場中。

老叫化看見小琥早已在場，讚道：「孺子可敎也，師者，能傳道，授業，解惑者也。經師易求，人師難得，古爺爺所留冊子，乃武學之經典摘錄　若無智者從旁切磋釋惑，恐怕你終窮此生，亦無法明瞭其浩瀚含意。

「當今武林正邪黑白兩道頂尖人物，有釋、道、儒、丐、酒、醫；帝、后、侯、毒，火，巫。在場已佔其三。承皇天所祐，賜下機緣，能處此地，乃子之福也，乃蒼生之福也！

「古云：『三人行，必有吾師。』吾等亦師亦友，爲拯斯民於塗炭，爲天下開太平，此吾輩之任也。」

方之淵接道：「『天下事成於公而敗於私；成於眞而敗於僞。』善與惡，眞與僞，公與私，僅隔於一綫一念之間，差之毫釐，繆以千里。人只一念貪私，便銷剛爲柔，塞知爲昏，變恩爲怨，染潔爲汚。世間能『義死不避斧鉞之誅，義窮不受軒冕之榮』者，屈指可數。」

「識定不妄趨，力定不妄移。疾風知勁草，嚴霜識貞木。此乃江湖上正邪之別。」歐陽瑜感慨地補充道：「大丈夫立身應玉潔冰清　待人應光風霽月，萬古此身難再　百年展眼光陰　當爲雄飛，安能雌伏？」

三人說罷，六道尖銳的目光，射向小琥，齊聲道：「你明白吾等之心意嗎？」

小琥惶恐地點點頭，說道：「我明白。人雖然是萬物之靈，對心思耳目的運用，不入于正，即入于邪。做人要分淸黑白是非，堅持原則，光明磊落。」說着跪下叩拜，恭聲說道：「三位恩師在上，請受弟子龍琥一拜。」

「琥兒不用多禮。」三人欣然微笑。

方之淵用目光向歐陽瑜打招呼，轉向小琥說道：「今天由老夫主講，題目爲人體之十二經絡及八大穴脈分佈，及氣功鍛煉要訣。」

歐陽瑜已經將十餘幀掛圖，懸掛牆壁上。小琥擧目看去，原來是按古爺爺給他的小冊子，將形像畫大很多而成。不同的是小冊子隻字全無，而現在的掛圖却寫滿了註脚。字有時用朱砂寫，有時用墨寫。

方之淵用柳枝指着第一幀掛圖道：「督脈

經絡爲人體背面最重要之陽海之經絡，人體神經控制中樞，司承大腦意念，驅使頸以下能收縮之肌肉產生所想之動作，及反射人體各處之知覺。故督脈之健碩暢通，對練武者言，即能反應迅速，動若捷兔，矯若游龍，發力甚大。

「督脈由齦交、兌端、水溝……至命門、陽關、腰兪、長強，共有二十七穴。各穴道連絡之散佈肢體神經不同，作用亦各異。詳情參攷醫書武典，並強記之。

「任脈經絡爲人體正面陰海經絡，穴起於承漿止於會陰，共廿四穴。爲人之生命之結，氣血新陳代謝，營養吸收之樞紐，受任脈經絡之暢通，對人之肢體穴腑內臟器官之強健，生息不絕，却病延年，有很大裨益。

「左手之太陰肺經絡，由少商至中府計有十一穴；右手之陽明大腸經絡，起於商陽止於迎香計二十穴；足之陽明胃經絡，起於劣兌止於頭維，計四十七穴；足之太陰脾經絡，起於隱白止於火包，計二十一穴；手之少陰心經絡，起於少冲止於極泉計九穴；手之太陽小腸經絡，起於少澤止於聽宮計十九穴；足之太陽膀胱經絡，起於至陰止於附分計六十三穴；足之少陰腎經絡，起於湧泉止于兪府計二十七穴；手厥陰心包經絡，起於中衝止於天池計九穴；手少陽三焦經絡，起於關冲止於耳門計二十三穴；足少陽胆經絡，起於竅陰止於瞳膠計四十三穴；足厥陰肝經絡，起於大敦止于期門，計十三穴。

「以醫學分析，人體之手足經絡與五臟：心、肝、脾、肺、腎相連，顧名思義手足經絡之暢通，五臟亦健碩。

「人身大小穴道甚多，有單穴，亦有左右雙穴。大穴有百零八個，其中重要有三十六穴，分爲死、暈、痲、啞等受襲反應穴道。

「人體之奇經已談，八脈僅提任、督二脈，餘下之陽陰二蹻、衝、帶等脈，略而不提，乃因其重要遠次於任、督二脈。陽陰維蹻及衝五脈，均由下至上縱貫絡任脈於咽喉，主營血、衛氣，獨帶脈橫貫如帶絡督脈。

「坐息運氣有二：上層胸肺呼吸之氣爲『後天之氣』；下層丹田氣海之氣爲『先天之氣』乃自母體內成孕時便賦有之成長之源。坐息之目的，藉悠、緩、細、勻、靜、綿、深、長心法調息吐納，使『先』『後』天二氣溝通交結爲內力於胸腹之間，以意領氣按經脈起止運行，促進血液循環至人體各個部位，人身之血脈，神經等組織系統，由此日趨強健。

「吐納功夫能達精、氣，神結合境界，藉不懈日夕鍛煉之積聚而成。練不得法或練時遭外擾，會因岔氣而走火入魔，血脈爆破而癱瘓，甚至吐血而亡。傳言奇藥能把內力驟增，實爲不確。奇藥僅能促進肌強之發展，若不能及時導引利用，其功效不著。

「琥兒福緣甚厚。得小冊子粗懂坐息運功心法在先，服朱菓因重心指引運功於天然冷泉在後，逃出服下朱菓血脈賁張之刦，及時導化藥力而吸收體內。機緣巧合如此妥善，誠爲上天特別之眷顧也。此其一。

「琥兒自幼受古爺爺撫養。古老才高義重，琥兒受其苦心陶冶薰染，以仁安人，以義正己。因而產生錢塘拯溺，遇吾等於此，復得良師益友，此其二也。

「需知『天將降大任於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琥兒，上蒼之眷顧乃寄以重任，需深銘在心，不負所託。」

方之淵說罷，見小琥孺慕受教的樣子，很感快慰。接着低聲與小琥談話，互相有問有答，非常貫注。

老叫化及歐陽瑜，識趣地走出練武場地。

「你必需追憶你如何貫通任督二脈，此點對老夫有莫大帮助。」方之淵懇切地追問。因爲他，老叫化及小寒酸等人，修練多年，到現在任督二脈尚未能貫通。若在此武林多事之秋，三人任督脈暢通了，正義人士的實力就可突然增強。

小琥雖然聽了方爺爺對穴脈的詳細講解，獲益不淺，聞言苦苦思索，仍然找不出原因來，便問道：「方爺爺，我吃了守候多年的剩下來的兩枚朱菓後，坐息時，體內之勁氣增大很多。但每每運氣至——齦交、承漿之間，便覺得腦袋發漲，舌頭僵硬，口渴得很。運氣至會陰，長強時，感到內急難忍。我就是運勁到這時候，才忍不住將勁散去，要不，就胸背漲痛起來，好像勁氣阻塞。」

方之淵道：「什麽時候此種感覺突然消失？」

小琥稍想一會，好像在整理頭緒，才道：「就在跳入錢塘江救爺爺的時候，當時我看見江濤洶湧而來，雖然我自小在海邊練得水性很好，但怕力氣不能抵受冲擊，因此，我運上了內勁才跳入水裏去。在水裏時，內勁仍然使到胸背漲痛。忽然潮湧將我捲入江底，胸背先後受到礁石強力碰撞，漲痛便消失了，勁力亦隨着強大起來。……難道……難道是江潮，礁石替我打通任督二脈的？」

「事實却是如此。」方之淵不能不再感嘆一次上天對小琥的青睞。隨着對小琥續道：「琥兒，你現所掌握之坐息，連貫任督之間，僅爲陰陽循環之『小週天』。將此勁氣分走十二奇經而回任督，則爲陰陽循環之『大週天』。小週天令血氣勁力生生不息，大週天則將血氣勁力循環肢體，使四肢矯捷有力，五臟六腑日趨強壯健碩。」

說罷，細語解釋大週天坐息的要訣，並囑小琥自行吐納。自己却陷入深沉的思索中……。

× × ×

小琥依隨方爺爺的要訣：「調柔入細、引短令長」地呼氣時，舌守下牙床，嘴唇微張；把「氣」貫到丹田，感到小腹立即鼓漲起來，再把「氣」沉至會陰，分支順兩腿而下，直達兩脚掌心的湧泉；吸氣時，小腹漸漸收縮，舌舔上牙齦，自湧泉提「氣」，順兩腿而上，氣會肛門，再「提肛」引「氣」上升，經尾髓、脊髓和頸項而達頭項百會，再順雙耳前側分別而下，相會於舌尖承漿，與呼氣時的氣息相接，完成了足少陰腎經絡的「大週天」。忽然感到膀胱發漲，需要小便，急忙跑到毛

廁，溲下一泡混濁的尿。

小琥就是這樣專心地，按着掛圖所示，什麽手陽明大腸經絡，什麽手太陰肺經絡……等奇經，各自試運功行一「大週天」，漸漸體會到方爺爺所說的「吐如落雁，納如起飛」境界。因爲他覺得在呼氣時身體下墜，吸氣時身體有點飄盪浮逸，小琥心中十分高興，繼續不斷的運功。

一個時辰很快過去了。這樣小琥已對「大週天」的調息法門漸漸熟諗，可以連貫將十二奇經的大週天串連在一起依次來練，他認爲這是「大大週天」。在「大大週天」中，他呼氣時突然感到身心在震動，一股熱氣忽然滙集在小腹丹田處，急驟地降至會陰，沿雙腿而下至厲兌；吸氣時這股熱氣急速上升，冲尾閭沿夾脊直衝後腦至百會。這股熱力力量頗大，令到小琥彷似上冲雲霄，全身騰起，全身豎起鷄皮疙瘩，體肉氣血鼓盪。連靜坐他身邊的方之淵也可以聽到聲音。方之淵讚賞地微微點頭，心中暗忖道：「琥兒天資聰穎，舉一可反三，將來成就無可限量。難得他與小君一見投緣，兩小無猜，眞是天造地設的一對。」

這一霎時的忖想，想不到後來惹起了一段纏綿哀怨、悲壯凄慘的故事。此乃後話，暫且不提。

× × ×

芷君在巳時初才踏入中堂報到的，看見花子爺爺早已坐在書案旁等候。不禁臉兒一紅，說道：「對不起，花子爺爺。君兒貪睡，遲到了。」

老叫化看見芷君容光煥發，兩頰因抱歉而抹上脂紅。

這是老叫化想看了很久的憨態。老叫化不禁老懷大開，哈哈笑道：「貪睡多一會是好的，可以養足精神來辦大事。這不是很好嗎？花子爺爺眞怕妳會打瞌睡，看不清楚文件，亂發夢囈的決定，調兵遣將打起妳爺爺來，那就糟透了。」

芷君被老叫化逗得忍俊不禁，作起手勢要打他。沒好氣地道：「又說文件準備今晨呈遞，在那裏了？」

老叫化不慌不忙地從懷中抓出一大把字條來，放在書案上堆得高高的，看來最少也有百數十條。道：「這些都是丐帮各地飛鴿傳來的情報，請參謀過目。」說着，向芷君霎霎眼微笑，露出滿佈烟漬的黃牙。手勢一揚，走了出去。芷君默默集中精神閱讀起來。

——黑鮫帮帮主翻江龍林勝天，八月初五，應青龍帮龍頭九天神龍公孫敬之邀請，離黑鮫帮蘇州總舵，帶領四位護法，取蘇州河水路赴約。——蘇州 林

——錢塘黑鮫帮分舵主旱地鮫王元鏢，自八月十三日起，變得非常活躍，頻頻帶領手下，四處奔跑，曾到錢塘觀潮，杭州，方家峪等地。手下近日空巢而出，像似尋人。——錢塘 李

——舟山羣島巨鯨帮衆傳染上瘟疫，上吐下瀉，共有不下六十人。但島上居民僅有數人，有同一病況。——舟山 上官

——烟台蓬萊帮帮主青鯊陸宗海，內堂堂主海蛟黃士棠，護法飛魚鍾兆文等，中秋宴後病倒，頭痛、臉色金黃、身有痲疹，不時休克昏迷。曾延醫服藥，不見好轉。——烟台 土

——崇明青龍帮總舵，八月初七大排筵席，與黑鮫帮帮主林勝天洗塵。翌日，又排慶筵，據云慶祝結盟成功，黑鮫帮歸屬青龍帮。——崇明 萬

——鎮江排教分舵，於八月十三日，曾與當地青龍帮發生爭執。事源爲雙方帮衆在鎮江萬花樓夜宴中，因冷言冷語而口角。後因鎮江鏢局總鏢頭剛好同在萬花樓請客，出面調解。雙方看總鏢頭臉子而作罷，沒有大打出手。——鎮江 史

——洪澤湖雪楓寨，八月十二日，突然受羣蜂侵襲，螫傷不少寨中漁民。——洪澤湖 花

——巢湖巢縣金沙莊，八月十三日夜突受數十名蒙面大盜偷襲，損傷慘重。計被搶金沙超過十萬兩，受傷十數人，十人被殺。蒙面賊亦有死傷，但均被蒙面人携走。現場未留下任何蛛絲馬跡。——巢湖 馬

——蕪湖青龍帮分舵，自八月十二起，出入帮衆人數增加。據熟悉該分舵弟子的報告，生面孔者頗衆。中秋過後回復正常。——蕪湖 曾

——金陵長江江面，自八月八日起，青龍帮船隻往來突然比平時多，所懸旗號有崇明總舵，鎮江分舵，江陰分舵，連同金陵共有三十餘艘。——金陵 胡

——楊州萬通銀號，八月十一日午夜被爆竊，銀號損失銀票五十萬兩，白銀二十萬兩，現場乾淨俐落，毫無綫索。據透路消息：所有護院、銀號掌櫃及夥計均先被迷香悶倒，然後被綑縛、塞口。事後日上三竿乃未開舖營業，才由顧客報官，方被發覺。——揚州 陳

——舟山巨鯨帮突然停止一切業務，通告帮衆於八月十六日回定海總壇報到，開全帮大會。——舟山 上官

——九江鄱陽帮總寨寨主湖中蛟楊達，曾收到青龍帮邀請信而未赴會。八月十日被人暗算受傷 因而疑爲青龍帮所爲。——九江 施

…………

芷君花了整整一個時辰時間，才把百餘字條全部讀完。再經過半個時辰的研究分析，得出下列幾項結論：

青龍帮近來非常活躍，既併吞了錢塘黑鮫帮，尤有意再侵蝕鄱陽寨。金陵長江江面及蕪湖的青龍帮活動的目的，鎮江與排教衝突的眞正原因等，還需要作進一步追查。

舟山巨鯨帮、烟台蓬萊帮、洪澤湖雪楓寨等受傷帮會，均爲水上作業的帮會。是否與青龍舌併野心的擴大有關？還要了解事前有無接到青龍帮的要脅。九江鄱陽帮可作爲例子。

短短數日間，突然發生兩起鉅大刦竊案，失去金沙十萬兩，白銀七十萬兩。光搬運五萬斤金銀、所需人手不少。能無蛛絲馬跡，只有水路才能掩飾。是不是與青龍帮集中金陵船隻有關？必須通知金陵丐

帮追查船隻的來往方向，及來往船隻水位高低，船隻押運人手的安排。

必須開藥方醫治巨鯨帮、蓬萊帮和青楓寨的瘟疫、中毒及蜂螫的病患者，並囑其報告醫治藥方所得效果。

餘下一百二十餘條子，多爲江湖恩怨，及地方案子，沒有值得注意的地方。

芷君接着提筆，寫了幾張條子，以備交給花子爺爺，利用丐帮的飛鴿傳書網絡，分別傳給崇明、舟山、烟台、洪澤湖、金陵、九江等地。

芷君直到現在，還未尋到一點綫索，能顯露出黑鮫帮謀算爺爺的動機。從所閱讀的許多條子中，唯一能拉扯上的，就是巨鯨、蓬萊、雪楓寨所患的病，爺爺是能醫得好的。難道黑鮫帮或青龍帮要暗殺爺爺，目的就是不讓有人醫治他們？

芷君想到這裏，又補充了給崇明的條子，要丐帮崇明分壇，將青龍帮的詳細資料送來。

× × ×

芷君處理完畢一切機宜，到處找花子爺爺。結果找到後院練武場的休息室，才看見他正在和爺爺、歐陽叔叔三人，坐在那裏低聲討論着。琥哥哥則在場子裏運功，頭頂上冒着紫色的霧氣。芷君忖道：「琥哥哥的功力進步得眞快！」

「小君，過來這裏坐。辦完公了嗎？」老叫化傳音呼喚芷君，用聲怕驚動小琥用功。

芷君輕輕走了過去。三人用詢問的眼光問她。芷君心裏明白，低聲將結論作了報告，並把她寫的字條交給花子爺爺，叫他快些傳出。

老叫化立即走了出去。隔了一會，一陣撲翼聲遠遠而去，兩隻鴿子很快消失在西方。

小琥這時剛好運功完畢，長身而起，看見了芷君等在休息室，便走了過去。

「琥哥哥，用完功了？快坐下來。」說着，走到小琥身旁，用自己的手絹替琥哥哥抹去額旁的汗珠。

小琥感激地看了芷君一眼，跟芷君一起坐在方之淵身旁。

老叫化也隨着走入休息室，說道：「條子已經傳出。我們繼續談吧！」

「巧者勞，智者憂。」方之淵道：「以近知遠，以微知明。據近日所得消息分析，華東武林道上，醞釀着一巨大謀陰。華東武林正道人士，多爲『隱逸林中無榮辱，道義路上無炎涼』之輩，自命清高，明哲保身。故要揭發及消弭此陰謀，不能倚借外力，僅能靠在坐各位力量及智謀。

「經初步研究結論爲：

「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吾等必須爭取時間，盡速提高各人之武功。琥兒爲衆望所歸人選，吾輩亦有很大借助之需要，到適當時才作安排。

「二、知已知彼，百戰百勝。吾等必須盡速詳細了解敵人情況，以利戰略安排。兵機貴能潛移默化，盡量免傷天和。

「三、連橫合縱。吾等必須聯絡受害羣衆，結合一起，共同抵抗。正義之師，所向無敵。如何連橫合縱，應選適當時機進行之。」

方之淵說罷，目光巡視衆人。

大家深表同意，點頭作答。

× × ×

小琥深深地明白「業精於勤」的道理。昨天早上經過方爺爺詳細地分析了人體的奇經八脈，和吐納行氣運功的要訣奧秘後，調息時，很快便掌握到「悠、緩、細、勻、靜、綿、深、長」的法門。

午後，小琥明白大家對他的期望很高，因而更加勤力運功，希望很快便能化開積聚在自己體內的朱菓功效，達到易經洗髓的境界。

於是，小琥更加勤地靜在房中，靜坐吐納行氣運功。小琥反覆地嘗試單獨法門，對行功效果有怎樣的分別。結果找到了結論：吐納不悠不緩的時候，一吐一納會發出聲音；不細不勻時，運行的氣便變很粗濁；不靜不綿時，運行的氣有些遲滯和苦澀；不深不長時，所運的氣却滑溜得很，難以控制。

經過這些不同的體驗，小琥午後調息納運氣。小琥經過一個一個法門地循序增加，努了個多時辰，最後才能掌握到這種吐納的竅妙。眞氣運行時，做到不聲，不粗，不澀，不滑。眞氣通過的地方產生春風化解，融滙貫通的感覺。運行十二大週天後，小琥覺得自己走入了一個靈台清明，眞氣歸元，穩重若定的境界。

當他運功完畢，緩緩睜開眼睛時，看見芷君正在躡手躡腳地替他收拾房間，正轉過頭來，用她那一對黑白分明的眼睛注視着自己，臉上露出愉快欣喜的笑容。小琥知道芷君照顧自己，眞是無微不致。說道：「又要勞煩妳，眞不好意思。」

「小意思吧了。」

芷君偶然看到桌上，放着那塊怪石頭。芷君記得琥哥哥拿寶石給她時，她曾經看到，但引不起她的注意。因爲當時她的注意力，被寶石的光芒全部吸引去了。現在再看見它，好奇地問道：「琥哥哥，這塊怪石頭有什麽用處？」

小琥說道：「這怪石頭是由天上掉下來的，我也不知道有什麽用。不過，它眞的有點兒怪，有一種力量將我的小刀吸住不放。」

「磁石！」芷君說。

「磁石？」小琥問。

芷君是看見過磁石的，因爲她爺爺就有一塊，用來吸取受到飛針暗器所傷者陷於體內的細小鐵針。小琥就不知磁石這玩意，聽也沒有聽到過，因而反問。

「磁石就是能吸引鐵器的石頭。」芷君看見琥哥哥那塊磁石，銀光閃閃的，和爺爺的黯黑大不相同，忍不住走過去拿起細看。

看它只有拳頭大小，她却很費力氣，才能將它托在掌裏。芷君驚奇得很，道：「蠻重的嘛！琥哥哥，它怎麽從天上掉下來的？」

「我來杭州時，途中經過九江，知道廬山風景很有名氣，因此到廬山遊覽。古爺爺常常吟讀李白的『登五老峯』詩，印象很深，又聽到遊人說，五老峯頂，有石鐫，刻着『日近雲低』、『星聚層巒』、『去天尺五』、『俯視大千』等字句，很想去體會一下。我登上五老峯時，已經是

黃昏時分了。心中想，今晚就露宿五老峯頂，體會一下『星聚層巒』罷。晚上，天高氣爽，月亮很早便升起來，月光蓋過了星星。我不得不要等待月落後，才能看到星光。等了很久，忽然看見有一顆流星，自很遠的天空，向着五老峯飛來，非常的光亮。霎眼間，便墜落在離我十多丈的地方。撞擊山石時，聲音很大，把我嚇得跳了起來。我立即跳了過去，想看看流星是怎樣的。我走到那裏時，空氣頗熱，我甚麽也找不到，只看見這塊怪石頭在冒烟，還帶着熾熱的鐵一樣的暗紅。我不敢觸摸它，因爲它太熱了。我就在離開怪石數尺的地方，坐下來看星星，不知不覺就睡着了。

「第二天醒來，第一件事就是立刻看流星的眞臉目。那塊怪石已經冷却了，在陽光下，像銀子一般閃爍發光。我用小刀撥動它，小刀被它吸住，把我嚇了一跳。我看見它樣子可愛，而且是流星，因此把它留在身邊作紀念。」

「它是流星？隕石？在天空發光流動時，稱爲流星；墜落地下時就叫它爲隕石。」芷君從來沒有看過隕石，因此，很感興趣地仔細觀察。

「它是金屬，不是石頭，要是公冶叔叔在這裏就好了，他一定會告訴我是什麽金屬的。」接着，芷君問小琥道：「它看來很硬，是嗎？」

小琥答說道：「是的，它很硬。我曾經試過用小刀，像切銀子般切它，結果小刀鈍了，它在表面一點兒也沒有刮花的痕跡。」

「公冶叔叔一定會將它打造成一把漂亮的小刀或小劍。我要立即聯絡他！」

「公冶叔叔？」小琥聽到芷君兩次提他，很感奇怪。

「公冶叔叔是著名冶鑄世家子弟，承繼祖傳秘法，對冶煉之術獨具心得，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他現在的名氣，在武林中比起他的祖先還要響。很多出了名的武林人物，慕名懇請他鑄製稱手刀劍，均被拒於門外而不接見，他的性情很怪，只喜歡冶煉各種不同種類的礦石，並將不同礦石冶成的金屬混和在一起來煉，創出新的金屬來，然後測試它的性能，同是那些礦石，他改變混合的比例多次，得出的新金屬很多，他告訴我，它們的性能都不一樣；非常有趣，這是我九歲時，爺爺領着我到他家中玩了幾天，才懂得這麽多。爺爺那塊磁石，就是向他拿的。

「公冶叔叔說，他爲了要鍛製一把不會銹的小刀，花了他半生的時間，他告訴我已經找到一種金屬，接近理想，但雖不生銹，却很容易鈍。因此，他還一直在摸索尋覓，堅毅不懈。我眞佩服他的堅強意志和毅力。

「這怪怪的隕石，看來一點兒也沒有銹。公冶叔叔要是知道了，不立即馬不停蹄的趕到這裏來才怪。」

「我知道這隕石是這樣堅硬，曾經想找一鐵匠打一把刀，但看見僅這樣小的一塊，連七首也打不出來。」

「公冶叔叔的辦法可多了。要是你能看到公冶叔叔琳琅滿目的兵器架子時，你就知道我的意思了！爲研究而冶煉的新金屬的數量不很多，他告訴我這是爲了節省時間和燃料。因此，他經常把這些辛苦得來的新金屬，鑲嵌在一些普通金屬上來測試的。」

「對，爲什麽我會想不到『鑲』的技藝呢？很多刀斧的刀刃都是鑲上去的。這可以從刀鋒和刀身的色澤不同把它分辨出來。」

「公冶叔叔說：凡是堅硬的金屬，也必定性能較脆，可用來打製出銳利而不易鈍的刀鋒，可惜易斷。但鑲以較軟的金屬作刀身後，這缺點就改善了。當碰到另一堅硬刀鋒時，就不會隨缺口而裂斷，大不了生了一個缺口吧了。就是這個原因，所有的刀剪利器，刀刃必然是鑲上去的。除了改善性能外，價錢也可以便宜些，因爲堅硬金屬的冶煉成本很高。」

「原來冶煉的學問是這樣高深的。」

「我這就找花子爺爺，借丐帮通知公冶叔叔。」

芷君性子急得很，有關琥哥哥的事，她當然更着急了。她很想琥哥哥有一樣稱心的兵器，她不着急才怪。

× × ×

寅末時分，衆人已經齊集於後院練武場中。場中輕飄着幾片梧桐落葉，練武場邊的楓樹的葉，在曙光下金光閃爍。微帶蕭索的秋風，吹到各人嚴肅的臉孔上，使氣氛更盈緊張。誰也不想首先說一句話，因爲誰也不知怎樣說才恰當。人們遇到了一件疑難的事情時，往往把心不定，猶豫不決；只有意志堅定，果斷敢爲的人，才能够創造出新的經驗或成績。

方之淵對即將要發生的事情，有較長的思索時間，而且自己又是醫師，因此比別人都瞭解得比較透徹。他首先打破了沉寂的空氣。

「雖則無以往經驗爲憑藉，但事在必行。李時珍若不品嘗百草，何來不朽巨著『本草綱目』。佛曰：『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光陰寶貴，開始吧！」

當事情已經作出了決定，人的焦急便很快變成爲意志，去貫徹既已作出的決定。衆人隨即活躍起來，走上自己應站的崗位。這是他們昨晚早就安排好的。

小琥立即在方之淵背後坐下，徐徐吐納行氣運功；方之淵亦就位調息；老叫化、歐陽瑜二人，分別站於他們兩側；芷君則面對着她爺爺坐下，雙眼注視爺爺的面色。

一刻過後，小琥和方之淵已功行十二週天。小琥向花子爺爺微微點頭，老叫化立即叫道：「開始！」

小琥隨即將雙手，按在方爺爺背後左右膏肓兩穴上，運功由左右手勞宮穴徐徐將眞氣迫出，注入方爺爺膏肓雙穴中。感到方爺爺身體輕微震動後，小琥的眞氣立即溶合於一股內力之內。這股內力，除了有導引作用外，還有化解的作用。小琥爲了保持輸入眞氣的穩定不變，眞力不能不逐漸加大，來補償化解的消耗。

小琥可以感覺到自己眞氣在方爺爺體內所走的經絡，發覺方爺爺目的在於先走奇經，以壯筋骨血氣。在走完了十二奇經後，方爺爺內力的化解作用漸漸減弱，小琥的眞氣消耗隨之減少。這樣運行數小週

天後，小琥的眞氣，便完全不被化解了。再幾過天後　小琥眞氣已回復像開始的充沛。

這時，小琥忽然發覺方爺爺的眞氣急墜而至會陰　立即意會到要走任脈了。化解力又開始增強，小琥相應摧輪眞氣　保持穩定。當眞氣接近承漿時　小琥潛意識地慣性稍增眞氣　迫使方之淵突然雙顎張開　舌頂上顎　接合齦交。眞氣立即上冲神庭。

芷君看見爺爺臉色一陣灰　一陣青，顎張露牙　嚇得要不是手掩住嘴吧　便會叫出聲來。

這時，要不是分解力忽然增強　小琥的眞氣便不受方之淵之內力所能導引　直趨督脈而下了。

經百會進入脊脈後　化解力更大，小琥要增至七成眞力，才能供够眞氣保持穩定。

這時芷君看到爺爺臉色已漸安詳　心知已渡過第一關，尚有一關便能大功告成。忖想間，突然看見爺爺整個人震離原地，雙眉緊皺，心中又大吃了一驚。後來看見爺爺回復安詳　心中石頭才又放了下來。這時小琥按在方之淵背上雙手　已徐徐放下。芷君躡足走了過去，關心地揩抹琥哥哥滿額大汗，小琥全身的衣服　好像剛從水裏走上來一般　濕透了。歐陽太太不知什麽時候　早捧着參湯在旁　用手勢命令小琥喝下，小琥依言喝了。

方之淵仍在原座繼續調息。

老叫化和歐陽瑜，你望着我，我望你地欣然微笑。

芷君待小琥喝下了參湯，拉了他往外走　要他立即去洗澡更衣　然後在房間裏調息，恢復所損耗的元氣。

安頓好了琥哥哥的芷君，這時又走回爺爺身旁坐下。看見爺爺神情安定　全身眞氣鼓動　呼吸隱隱作聲。知道爺爺已漸入佳境，心中十分快慰。

× × ×

晚膳後，大家覺得廳堂的空氣翳熱，便走出庭園裏呼吸一下新鮮空氣。

院子裏尚沒有月色，太陽留下的熱氣已經逐漸消散　陣陣秋風吹來　頗爲涼快。螢火蟲有些在低飛　有些停在花叢中閃着淺綠瑩光。秋蟲唧唧　落葉沙沙聲，好像在凄咽。

芷君拉着小琥坐得遠遠的　好像怕悄有悄話會被別人聽到似的，話永遠說過沒完。

老叫化吸着他的長烟管。方之淵，歐陽瑜坐在老叫化身旁。大家都在沉思　還是方之淵首先打破沉寂。

「想不到一切如此順利　明天就輪到老叫化，必須再作部署。老夫之經驗可作借鏡　一切將會比今天更順利　老夫可敢預言。」

「就是難爲了小子！老叫化有點過意不去。」

「一切爲大義着想　晚生認爲不需介意。小琥定會明白，而且義不容辭。」歐陽瑜說。

「話雖則是如此說，但老叫化總感尷尬。」

「老叫化是否拉不下臉子?」方之淵說。

「這倒不是，書獃子認爲老叫化架子很大?」

「老夫認爲丐帮目前尚未被捲入漩渦，但當敵方一旦探知丐帮正在探其情況，何人敢保證丐帮能致身於度外?」

「大小寒酸均認爲需要，老叫化復有何言！總之，老叫化受人大恩　必當泉湧以報　書獃子趕快介紹心得吧！」

「據老夫體會，當其眞氣輸入身內後，緊記先疏通奇經十二經絡　直至其氣十分旺盛，方可度入任脈會陰。老夫乃自足少陰經絡之止點俞府穴導入會陰。承漿之通齦交　長強之通會陰全憑琥兒眞氣主動衝通　當衝穴時謹記放鬆本身內力，交由琥兒眞氣通之，通穴後才摧促本身內力與琥兒眞氣共行。相信琥兒已有經驗相輔，老夫再與琥兒切磋，便會萬無一失。」

老叫化道：「老叫化想知道督任既通後之感受。」

「晚生亦然！」

「督任相通後，即感靈台清澈　全身眞氣鼓動。此時應連隨再功行十二奇經八脈　直至控制住鼓動眞氣　進入祥和境界爲止。老夫當時彷似易筋洗髓，精力充沛，眞氣歸元。」

「要幾何　有幾何?」

「要幾何，有幾何。此乃內在感覺，待明白舒動筋骨後，才可證實。」

「眞不可思議！」老叫化、歐陽瑜齊聲感嘆。

× × ×

兩日後，老叫化、歐陽瑜兩人的任督二脈，亦很順利地打通了。大家均喜氣洋洋　因爲他們都想不到　數十年來的艱苦修練能達到的願望，居然在數日間得償所願，而且是借助一十三歲小童之力來實現，眞叫他們不敢相信。

其實，成功絕不會是偶然的，你一定要製造機會，運用機會，征服機會。

現在他們所牽掛的事情是芷君。芷君換血後的健康恢復得非常快，這是大家都明顯地看得到的。他們所掛慮的，是治了本　還是仍沒有呢?這問題沒有人能回答，必須經過時間去證明。

有一個小琥提出的問題，既然任督二脈相通，對易筋洗髓功效這樣大，把芷君將此二脈打通了，不是就可以治本了嗎?

將芷君任督二脈打通，對她的好處是肯定的。問題結徵是她能受得起這樣的衝擊嗎?還需要商榷分析。

有無萬全之策?

只有芷君的爺爺才能解答。

方之淵考慮了很久，才抬頭說道：「小君自三歲懂事始，老夫即傳授吐納之術，至今十一歲餘，已有八年功力。但因先天體弱多病，功力僅能折半，仍有四年功力。自換以琥兒血後，數日間功力倍增，此乃琥兒血液之效也。老夫數日來觀察小君坐息行功情況，見其眞氣行走奇經時，血脈張收間，仍免強可加控制；但行走任脈、督脈時，血脈之漲痛，極難忍耐，往往散功作罷。主因爲其眞氣行走間，熱力驟升之故。朱菓反應也。

「解決熱力急升之法，如換血情況相同，加以冷却。運來飛來峯之冷泉，仍冷

不足，估計需置身於冷泉中，方能萬全。逗留冷泉時日，難以預料，先待小君自行修練，達到本身眞氣旺盛，控制自如，方能借小琥之眞氣打通任督二脈。」

「飛來峯中涵靈穴岩洞數十處，敝帮行走靈隱、天竺、冷泉等弟子的駐脚於飛來峯岩穴之中。丐帮對於冷泉熟悉，當可覓得冷泉之源及合適岩穴，作爲小君修練之處。書獃子認爲可行否?」老叫化熱心地說。

歐陽瑜補充地道：「吾等可扮作遊客，借住靈隱寺中，以策萬全。靈隱離飛來峯僅一箭之遙，呼應可聞。吾等方外摯友，智光大師定必歡迎。」

方之淵沉思了一會，道：「此策可行，但需等待丐帮肯定的消息傳來，方能定奪。」

× × ×

丐帮杭州分壇當日午後便有報告，效率很高，報告的內容是：

「冷泉之源爲『錢源』，位於白猿峯下石瀨洞穴之內，洞內石鐘乳倒垂如蓮花，天光透入，眉目可辨。錢源滿佈小孔，大小若錢，冷泉由孔冒湧而出，注入不遠小潭而不溢。潭水深可及腹，內有暗孔漩渦。

「錢源罕有遊人，四周如冷泉、壑雷、春深、古天竺、飛來峯等，均爲丐帮杭州分壇受施之勢力範圍，其他帮會難以插足。杭州分壇散佈該區弟子有二百餘衆。

「錢源洞已潔淨候用。　——杭州古」

傳讀了字條後，各人都很高興：「芷君的問題能够完滿地解決了。」這是閱後的共同心聲。

「現在應着手部署如何打扮轉移了。」老叫化自己完成了任務，心中更加高興。尤其是發覺丐帮弟子辦事能力高，速度快，更是老懷欣慰。

方之淵看着芷君，鼓勵她發言。芷君看出爺爺心意，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多謝花子爺爺、歐陽叔叔、爺爺和琥哥對君兒無微不至的關懷。」

說着，起立向各人巡廻地唱喏，微微屈膝萬福。禮罷續道：「君兒覺得，目前的情況，與幾日前的情況，有天淵之別。大丈夫頂天立地，當爲雄飛，安能怯於鬼魅魍魎?君兒認爲『避』，只不過是權宜的辦法，利用一些時間來充實自己。現在目的已經達到，不能再窩囊下去。爲了我，要大家受這種委屈，我沒法忍受，而且不能接受。

「我想不出即使堂堂正正地去錢源，青鮫帮或是青龍帮能作出什麽名堂來?我們的實力，現在又是這樣強大，自保是十分有餘的。

「爺爺重現江湖，這不是遲早的事，早一天或是遲一天，沒有多大分別。現在突然出現，倒有可能打亂他們的原定計劃，攪亂他們的部署。你們認爲是嗎?」

老叫化、方之淵、歐陽瑜聽到芷君一番義正詞嚴、慷慨凜然的話，不禁有點臉孔變紅。其實，他們何曾怕過誰來呢?他們因爲太過關心芷君，恐怕在她修練時受到騷擾，才會這樣的「杞人憂天」吧了！

「對，天跌落來當被蓋！老叫化在離開方廬時，就鼈下了滿肚子的氣。他們不來就罷，來了的話，老叫化就給他們好看的！豎的入來，橫的出去。」

「小君，妳安排一下。」方之淵道：「此乃妳自己的事，吾等僅祇加以協助而已。」

「對。」老叫化說道：「妳是正牌『花旦』，我們是『老生、老旦』，跑龍套的。」

芷君啐道：「事情並不複雜，我們可以兵分兩路：花子爺爺、歐陽叔叔和爺爺爲第一路，負責開路先行，並安排錢源的一切，我和琥哥哥、小白、小翠（芷君當然不會忘記牠們）爲第二路，責任是——遊山玩水，緩緩而行，隨後與你們會合。今日收拾好所需要東西，明天早上，便可以起程。」

老叫化看了一眼方之淵，然後再看看歐陽瑜，見他們沒有異議。才說道：「好，就這樣辦。小生隨伴花旦　才能唱出一闋好戲。老叫化得趕快乾淨耳朵，等待『恭聽』。」

「沒正經！」芷君向老叫化爺爺啐了一口，隨即噗哧地格格淺笑，心裏却是甜甜的。

小靜在一旁默默地聽。

方之淵招呼他道：「琥兒，我們到練武場走走。」

× × ×

練武場中，小琥按古爺爺的吩咐，在演練小册子的招式。六十四式招式，每招均是一種手型、脚法和步法的完美組合。

上肢：包括了拳、掌、鈎三種手型，變化成冲、推、挑、架、切、穿、撩、砍、摟手、圈肘等，屈伸回環的掌法、拳法和手法。

下肢：包括了弓步、馬步、虛步、丁步、僕步、歇步等步型，變化成進、退、開、並、跳、躍、行、踏等不同步法，和彈踢、蹬腿、飛脚、裏合、外擺、撩踢等，向前、向後、向裏、向外等伸擺不同的腿法。

只見小琥一時獨立平衡，一時縱步，一時跳躍騰空，配合上肢動作，在場演得呼呼聲響。力量、速度、靈敏、耐力等的招式，叫人目不暇給，目力不好的話，看不清楚動作的變化。攻擊力量和部位難以捉摸，匪夷所思。

不一會，小琥便將六十四式操演完畢，臉不紅，氣不喘地站在練武場中，眼睛望着方爺爺，等候他進一步的指示。

方之淵是第一次看小琥操演的小册子內的招式。歐陽瑜的描述和自己翻閱研究過小册子，所給予他的印象，當然已很強烈。

但當他看完小琥的演練後，驚詫得他愕站忘言，就像剛聽過一曲妙韻，在回味而忘了鼓掌一般。

「方爺爺——」

方之淵聽到小琥叫他，才醒覺過來，想了一下，才對小琥說：「小册子所載錄之招式，全屬猛烈之攻擊性招式，講求以速度、勁量、及對敵方意向之正確分析與自己迅捷之正確反應。缺乏上述要點任何一點，册子中之招式則一無是處，僅可作爲強身健體之用：天資好而矯健者，偶然

或可達到與敵兩敗俱傷之局面。

「册子中．隻字全無。老夫命之以名『無字册』，以便稱謂。無字册之要訣、經吾等研究結果．應爲：『彼不動．已不動；彼微動 已先動。』

「八、八、六十四式中之圖次安排．本無關連 但排列時曾作巧思 均按困難程度 循序漸進 以利習者體能發展之適應。達到六十四式能連續順序演出後 當然體能之矯健已至頗高境界 但仍未達無字册之最高境界。

「無字册招式變化億萬 窮一生也無法一一練全。不信？可將每招倒亂試之，再將原圖所攻穴道 按可攻範圍內之人身穴道改變再試之 相信誰也無法計算出所有變化之可能性。

「重要者不爲其變化繁多 而爲體能反應之迅速 及判敵意向之正確。遇強敵更需沉實忍耐 堅守無字册之要訣。

「老夫再提一次 琥兒必須謹記毋忘：『彼不動 己不動；敵微動．己先動。』必需注意『微』字 敵剛稍動 可從其肌肉收縮情況判斷出其招式意向範圍 並審察出其招式破綻所在 立即選擇合適之無字册招式 以較敵爲快之速度攻之。此判斷 覓破綻、選擇招式．進攻等反應，就在敵『微動』之瞬間完成。天資不足，眞氣不足、技術不足、經驗不足者，實難辦到。

「琥兒 今後就應針對『四不足』來鍛練．當然 天資方面 老夫覺得汝已足夠聰穎。老夫要汝警惕者 乃聰明者往往染上自以爲是．自己騙自己之錯誤。故凡事必須客觀分析．愼以爲戒。

「汝明白老夫與汝來此之目的嗎？」

琥兒聽了方爺爺的一番話 茅塞頓開，原來無字册裏．還有這許多學問的，應道：「方爺爺．我很明白，你想在短短半日裏．指點我武功，希望能提高一點就一點 以備明天路上不時之需 好好保護小君。」

方之淵嘆了一口氣，小君是他的孫女，唯一能承繼香燈的後裔。做爺爺的，那能不掛心呢，聽到了小琥的答話後，又是另一番感慨：「琥兒天緣，天資均厚，小君能得如此郎君．夫復何憾？方家後繼有人矣。」想着 老懷大開 道：「繼續按老夫所言練習 選較易之不順序招式另作排練 由易至難。」

小琥按着指示．開始練習。起初招式之變換 覺得別扭、生澀。經重覆幾次後．逐漸純熟。小琥就是這樣 隨意在六十四式中 選出兩式來變。那些無字册的招式難．或那些易 他最明白不過：第一個八式最易 以後每一個八式都比前一八式難 最後八式是最難的。

小琥就是選了第一個八式來變 結果變出了一共二十八式。心想道：每兩個八式變一變豈不已有一百六十四式？假如將兩個變化了的八式加起來變，又應該多少式呢？想着．便停了下來 用手在地上亂作記號 計算起來。小孩子就是這樣．想到什麽感興趣的 正經事便置諸腦後。

「爲何停下？有問題乎？方之淵看見小琥忽然停了下來 在地上亂畫 以爲他在練習時．產生疑難，一時未能够想通．故在地上比畫，尋求答案。

「一共是一千五百四十式！」

小琥終於計算了出來，高興得叫出聲來。

方之淵聽到小琥的話，才知道小琥在幹什麽．稺子童心，要怪也不能怪得那麽多。想起自己晚上在研究這無字册招式的變化可能性時．不也是計算了大半個晚上？想着 忍不住笑了起來。道：「琥兒，計算不清也。二八混變 已達此數．計來無用。汝能掌握要訣 反應能與判斷配合，目的已達，老夫敢斷言．能接反應正確之一招者 幾稀！訓練目的，在於提高技術與身體筋骨配合。練習到此爲止 轉移到小寒酸書房去。」

× × ×

歐陽瑜書房中的藏書眞多 分門別類的，堆滿了幾個書厨。書案上除了放置文房四寶外，還有壓尺 調色碟子……等許多東西，小琥也不知道它們的名字和用途，案旁筆架子上 滿弔着大小不同種類和式樣的毛筆．小琥想不出爲什麽要用這麽多種的筆。牆邊一卷一卷的 放在長長的瓷皿中紙卷．大概是尚未裱好的字畫了。小琥興緻勃勃的瀏覽。

方之淵、歐陽瑜和小琥等三人、是一齊走入書房的。方之淵和歐陽瑜走到其中一個書厨前 忙着在抽選他們所需要的書籍。所以，小琥才有機會滿足他的好奇心。小琥看了一會．想道：「原來書房是這個樣子的。古爺爺的書房怎能叫它是書房呢？不知道方爺爺的書房是不是也是這樣子的呢？小君就是在方爺爺的書房讀書的，我看方爺爺的書房一定放置了兩張書案，要不方爺爺在看書時 小君就沒有書案用了。」小琥在想得入了神，連方爺爺的手勢也看不到。

「琥兒，過來！」

方爺爺的呼喚：喚走了小琥的胡思亂想。小琥乖乖地走了過去。

「此乃歐陽叔叔珍藏之武林各主要門派之秘笈．當然非爲原本．乃爲歐陽叔叔早年行道江湖所見所聞之劄記、極之珍貴。需知武林各派之武功、各有其特點與專長。武者須輔以閱歷與經驗，閱歷、經驗愈深 則應變能力愈強。今特選出交汝觀讀．研究時需謹誌招式，並以無字册招式思索破解之法。

「此書房由現在起，交由汝用。若需作劄記 以誌所得．以著所疑。可動用文房四寶 切勿客氣。」歐陽叔叔關切地，輕輕拍着小琥肩膊而說。

小琥翻開堆在案上的第一册，只見寫着「少林」二字在裏頁第一頁上，隨即坐在書桌後的椅子上，開始閱讀。瞬間，便着了迷，連方爺爺和歐陽叔叔離開了書房，也不知道。

× × ×

昨天晚上刮了一陣子東南風，特別多露珠佈滿在路上的野草裏，把小琥和芷君的鞋子沾濕了。微風吹來帶着枯草枯葉的香氣。草叢中生命力很強的野菊，驕傲地開得燦爛迷人。芷君心裏很高興，因爲她已經有兩年．沒有機會在外邊走，只能寂寞地在家中靜坐．日子彷彿過得特別的慢。有和她年紀差不多的小琥，走在一起，

當然也是原因之一。

當一個人單獨地走路時 往往覺得路很漫長；兩個人走同樣的路時 路就好像縮短了 雖然所花的時間是相同的。小琥和芷君就是這樣妳一句我一句地走 不知不覺間，已經走到了海寧。

小琥看見太陽已經走到頭頂上 便領着芷君在海寧鬧市中找食肆。由於海寧市集不大，很快便找到一家規模頗大的飯店。店小二招呼他們坐在靠窗的桌子 熱心地道：「兩位小客官 要點一些什麽菜？我們店裏最拿手的有：清炒蝦仁 油爆鱔糊 葱爆牛肉……。」

芷君知道．不截停他 他就會說個不停。立即舉起手 說道：「來一個蒸釀豆腐 炒一盤青菜．再一個清炒蝦仁 和一個鹹肉白菜湯好了。」

「小客官喝酒？還是喝茶？」

「來一壺香片吧！」

小琥放下了心頭大石 因爲一點兒不曉得點菜 從來也沒有點過菜。

茶送來了。小琥和芷君在喝茶 走了半天路 眞有點口渴了。

這頓飯吃得很慢．小琥怕芷君累 讓她多休息一會。

「小君 要是公冶叔叔到塘畔小築去了 豈不是要他白跑一趟？」

「放心 我已經託花子爺爺吩咐丐帮弟子 攔截公冶叔叔 叫他轉道去靈隱寺了。」

「妳就什麽事兒也想得很週到！我就不行．顧得這頭來．就忘了另一頭的。」

「其實，你也可以做得到的，只要凡事多方面想一想．就犯錯不大。愈分析得清楚 錯誤就愈少。」

付過賬．他們又朝着杭州方向走去。

蘇浙道上．一年之中的天氣 算中秋這段期間最好 不寒不熱的走起路來很愉快。

× × ×

小琥和芷君走到杭州時 已經打過二更了。這還是入黑後．小琥看見路人稀少，便背着小君走 才趕上未關城門前入城的。

依照丐帮安排好的指示 小琥和芷君住進了塘畔小築．離丐帮杭州分壇僅隔二條胡同。入門前 坐在門旁有兩名小丐站了起來 走向小琥和芷君跟前，道：「兩位小官人 施捨幾文錢啦！恩德無量 長命百歲啦！」小琥從懷裏拿了幾塊碎銀子．分遞給兩名小丐，並接過一片方勝。

「我們是姓龍的，訂了一個套房。」

小琥對坐在帳房內的掌櫃說。

「對對……。小客官這會才到。」揚聲叫道：「客來了．帶客官們到西廂二號房。飯菜也送至二號房！」

「一一來了。」堂內走出一名小二，打躬迎引道：「這邊請。」說着走前側身領路。

房間很清潔整齊 兩張床上的舖蓋、床單枕頭都是簇新的，茶早已備好放在桌上。芷君很滿意 心感老叫化爺爺爲她設想得很週到。從窗外望．可以看見西湖。月色下的西湖 好像罩上了一層輕紗。湖中燈光點點 顯然還有不少墨客騷人正在夜遊，遠遠傳來幾陣笙歌聲、點綴着西湖仍帶着春色。

「客官：飯菜來了。」傳來幾下敲門聲．小琥去把門開了。另一小二把滿托盤的餸菜送進房間 擺滿了一桌子的。大概老叫化知道小琥餓了。

小琥見小二都走了，隨即關上房門，並把小丐給他的方勝拆開 芷君也走了過去，一齊看：「青龍帮已派人駐入黑鮫帮海寧分舵 黑鮫帮海寧分舵成員均在忙於排筵歡迎 故海寧市面平靜，毫無帮衆在外活動。

「塘畔小築爲丐帮杭州分壇迎賓之處，可靠。請安心休息。

「首批人等已抵靈隱，勿念。！—杭州 古」

芷君讀後心中忖道：「原來花子爺爺另有安排．一直有丐帮弟子弔着我和琥哥哥 怪不得當我們曾經幾處地方後 我隱隱聽到輕微的鳥兒起飛時撲翼聲音啦。」

小琥已老實不客氣的坐在滿佈菜餸的桌前，叫道：「吃飯了．要不就涼了。」

芷君看了一下桌面上的餸菜、心知大塊肉的是花子爺爺爲小琥準備的 清而不膩的是自己的。

飯後，稍作洗漱．小琥就哄着芷君．要她早些安寢．因爲走了整天路，怕累壞了她。

× × ×

早上巳時還未到．小琥和芷君便抵達九里松的靈隱二山門前 只見酒肆櫛比，軒敞臨溪．青帘出樹．熱鬧得很。小琥和芷君漫步穿過人羣 不一會、便看到宏偉的靈隱寺大雄寶殿。殿側殿前擠滿虔誠信徒，香燭烟氣瀰漫，彷彿靈隱寺存在空靈隱約間。

走進廟門，一面是高高的岩崖，一面是大雄寶殿．光綫被嬝嬝烟霧映照下，顯得有點深沉。岩邊屹立着幾株丹楓 葉子有的血紅．有的蠟黃：在朝陽照射下，像火一般的隨着微風搖曳。岩下流水淙淙．涼風習習 滌人心弦。

老叫化、方之淵、歐陽瑜 伴着一位穿着袈裟 紅光滿臉．長鬚皓白及胸的老禪師，從殿內轉出相迎。

智光大師微笑向芷君和小琥說道：「歡迎光臨。女施主已有兩年未見，如今容光煥發．可喜可賀！」轉頭對小琥道：「施主大概是龍小俠了？歡迎、老衲等候已久、快請內殿用茶細談。」

說着，用手一邊一個的，慈祥地拉着小琥和芷君，走向內殿。老叫化等隨後而行。

× × ×

靈隱、天竺、飛來峯、冷泉等地區，白天遊人如過江之鯽，川流不息。方之淵、小琥和芷君等三人，是在傍晚人靜的時候．由丐帮弟子帶領來到錢源岩洞的。

洞中情況正如丐帮杭州分壇香主窮書生古允如描述一般．非常潔淨。所不同的就是增加了很多人工裝飾及日常用品，恰當地放置在應放的地方。洞中安置了兩張睡榻 其中一張用竹編織的屛風環繞着，間隔成小房間似的。格內還有一張梳裝用的枱子，枱子上放着光亮的銅鏡．木梳等東西。芷君看過一切佈置覺得十分愜意。

（未完・二）

香港之旅

（上）

偵探間諜技擊故事／馬雲・文
可飛・圖



計劃被洩露

五角大厦。

深夜，一部軍用吉甫車高速穿過守備森嚴的大閘，來到國防部情報科的門前。

「吱」的一聲，吉甫車輕巧地停下。一個身穿軍服的高大男子急步離開車廂，直往建築物的正門跑去。

「停步，檢查！」警衛向來人揮手示意。男子右手一揚，並沒有停住脚步。

「上校，您好！」警衛瞥見此人原來是洛鐵夫上校，當下立即舉手致敬。

洛上校急步跑上二樓。一路上，警戒非常嚴密，差不多每隔十公尺，便有衛兵把守着通道。

儘管這是國防部的地方，但並不是每一個軍官都可以擅自進入這座建築物的。任何人，不論官階多高，也要得到特別通行證，才能踏進這裏。

可是，洛鐵夫上校却是少數例外者中之一個。

他領導之下的「藍光調查組」，實際上，是美國國防部情報科的核心組織，而這個組織，也是高度神秘和保密的。外間對這個調查組，可以說是一無所知，不過，它的重要性，却是不用置疑。

洛鐵夫忽忽來到機密室，守衛循例檢查一下證件，笑吟吟地說：「上校，將軍在裏面守候多時了。」

洛鐵夫禮貌地點了點頭，然後推門進入室內。

「呵，上校，你來了！」

「是的，將軍！」洛鐵夫立即行了一個軍禮。

少校查眞相

室內坐着的，原來就是聯席會議參謀總長——赫斯廷將軍。他實際上，是國防部內所有情報機構的最高負責人，而他，也是洛鐵夫的頂頭上司。

「上校，不要客氣，隨便坐。」

「是，將軍！」

大家坐定了之後，氣氛也就比較輕鬆了很多。

將軍關心地問：「鐵夫，你從地中海回來之後，休息了一段時間，身體已好了些嗎？」

「謝謝將軍關心，好多了……沒有新的任務，反而感覺煩悶！」

「哈，哈……年輕人總是生氣勃勃！很好，很好。」

「將軍，今次緊急召喚，是不是有新的任命？」

「對！你們藍光小組，有用武之地了！」

洛鐵夫立時精神百倍，答道：「我們的小組成員，時刻都預備行動！」

「很好，你們藍光精神，我絕對明白……」將軍嚴肅地說：「不過，今次的任務，要勞煩上校單獨走走。」

「沒問題！我只須要交待一下，立即可以行動。」

「好！今次的任務，就是要去香港調查一下！」

「香港……我很久沒有回去了。」

將軍乾咳一聲，說：「沒問題……你是東方人，負責今次行動比較合適。」

洛鐵夫年幼的時候，曾經在香港生活了一段時間，所以對這地方份外有濃厚的感情。每當想起童年的玩伴，便想舊地重遊。

將軍詳細地說道：「大約在一個星期之前，隸屬第七艦隊的一艘導彈巡洋艦，曾經訪問香港三天。這只是一般的禮貌訪問，沒有特別的原因。不過，當戰艦離開之後，中央情報局在香港的特工人員，便得到確實的情報，知道有關艦隊在太平洋的行動計劃，竟然給洩露開來……」

「將軍是說：戰艦上面的官兵做的？」

「不大可能！」將軍再說：「因爲這些保密資料，只有幾名戰艦的高級軍官才知道，而且，他們都是資歷很深的人，相信不會做出危害艦隊的事情！」

「這是什麼資料？」

「是關於第七艦隊監察蘇聯海軍在越南基地活動的計劃。」

「呵，是南中國海艦隊活動情報！」

「對！」將軍點起一支香烟，又說：「這些情報，越南和蘇聯都最感興趣。」

「這會不會是國安局或者是越南特工之所爲？」

「據中央情報局給我們的資料，越南潛伏在香港的特工人員甚爲活躍，尤其是艦隻訪問的幾天，活動更是頻密！」

「他們如何在短短的三天內取得這些高度機密的情報呢？」

「這就是我們國防部最感頭痛的問題！」

將軍輕嘆一聲，起立說道：「我們不能倚靠中情局調查眞相……這樣等於說——我們國防部的情報人員，都是垃圾，廢物！」

將軍激動起來，猛然拍着枱面，大聲說道：「絕對不要這樣！」

洛鐵夫照舊坐着，冷靜地答：「當然，我們國防部的情報人員，都是各具專長的精英份子！」

「對！說得好！」將軍隨即笑道：「所以，無論如何，一定要查出眞相。」

將軍坐了下來，又詳細地說：「巡洋艦回到夏威夷海軍基地之後，我們立即仔細調查每一個知道機密的軍官，甚至用上了測謊儀器，可是，都沒法查出絲毫綫索！」

洛鐵夫冷靜地問：「他們有沒有上岸參觀，或者，有沒有接觸任何陌生人？」

「這些高級軍官，曾經集體上岸遊覽了半天，都是一些酒吧、廟宇之類，不過，他們是集體行動，逗留時間又短，而且，他們的警覺性都很高，因此，應該不會出問題的！」

「艦隻有沒有公開讓人參觀？」

「沒有。」

「有沒有給當地人上過戰艦？」

「也沒有，連補給的事也都是水兵親自動手的。」

「這樣……確實離奇！」洛鐵夫又問：「會不會是從別的方面洩露的！」

「肯定不會！」將軍苦笑一下，又道：「從情報分析，機密確是從戰艦逗留香港期間外洩的！」

洛鐵夫想了一會，說：「那麼，要從他們上岸到過的地方入手了。」

「現在，最重要的是——調查結果要提出防範以後同類型事件的發生，以及確定日後戰艦訪問期間應該要注意的守則。這是你此行最主要的任務。」

「我樂意接受任何挑戰！」洛上校起立行禮。

將軍微笑地對他說道：「好，祝您馬到功成。」

「將軍，我明天便會立即出發！」洛鐵夫行禮完畢，便轉身離去。

「在香港，我們的情報人員會隨時協助你，那裏是一個好地方，祝您工作愉快！」

「謝謝將軍。」

洛鐵夫步出了房間，吸了一口氣，心想：「香港，這個美麗的大城市，也是我出生的地方。那裏，有我的朋友，有我的親人……現在，要回去工作一段時間，那實在美妙得很！」

儘管洛上校是如此雀躍，可是，面對的任務，其實是非常危險的。

這情況，洛鐵夫却不會想到！

× × ×

洛上校離開情報科大樓之後，便乘車去到「藍光調查組」的秘密辦公室。

在那裏，洛鐵夫吩咐工作人員辦妥一切的程序，然後來到自己的辦公室。

這房內，充塞着各式各樣的電子儀器和通訊器材。洛鐵夫可以通過螢光屏，和處身於不同地方的小組成員聯絡，以便交代任務和提出指示。

洛上校先後用最新式的「透視電話」，和幾名身在美國的成員通了話。

談話內容主要訓示各人有關各項大小任務的成績或進展過程，並且，還聽取成員的意見和報告。

洛鐵夫主任一向的工作方針，都是以誘導個人自發性爲主，特別是小組女性成員，尤其注重單獨行動的重要性。

藍光小組所以能够在短時間內，成爲國防部所重視的情報單位，其主要原因，便是洛主任領導有方的成果。這一點，是軍方人士深有同感的！

洛鐵夫辛勤工作到黎明，待各項工作都交代清楚，特別是此行到香港之後的聯絡方法，然後休息一會，便立即乘搭民航機逕直飛往香港。

洛鐵夫的幹勁與效率，往往是使人佩服不已！

× × ×

香港啓德機場。

洛鐵夫挽着輕便行李，很順利的通過海關。當他步出大堂，望望外面的景色，心想：香港果然繁榮興旺，四處都是高樓大厦，與年幼時候的印象相比，眞的變了很多。

想着想着，突然一個白種男子迎面走過來。當他們擦身而過的時候，那男子突然很敏捷的塞了一張紙條給洛鐵夫。

洛上校呆了一下，趁旁人不注意，他靜靜打開紙條，看見有幾個英文字，寫着：「跟我來。」

洛鐵夫心想：他是什麼人？爲什麼知道我的到來？

洛上校不愧是情報人員，他瞥了這人一眼，看見這白種男人朝停車場的方向走，而且，還不斷朝他打眼色。

洛鐵夫心內盤算着，如果這人是美國特工的話，他的用意應該是協助自己的調查工作。

不過，是否需要他們的援助，也是一個疑問。而且，對方是什麼人，也很難立即查明。

機警的洛鐵夫沒有跟着前去。他把手中的紙條揉成一團，然後暗中棄掉。

這人看見洛鐵夫沒有跟來，顯然很心急的模樣，也站在一角，沒有再起步的意思。

洛鐵夫看在眼內，然後他却突然行往候車處，排在人龍裏，預備乘搭「計程車」前往酒店。

那人顯然焦急得很，但是又不敢逕直走近來。

一會，洛鐵夫跳上計程車，吩咐司機開往尖沙咀東部的酒店。

在車上，洛上校暗中觀察後面，果然發覺有一部豪華汽車緊緊跟着來。

洛鐵夫吩咐司機將車轉入一些橫街窄巷，

然後突然高聲說：「停車！」

洛上校隨手給了五十元，跟着挽了行李，飛也似的轉入一條小巷。

那部豪華汽車也很快的趕到來，車上的白種男子伸出頭來，朝四周看看，卻沒法找到洛鐵夫的踪影。

原來洛鐵夫很小心的躲在一個角落，很有耐性的等待這人離去。本來以洛上校的身手，可以無須如此躲藏，不過，在未曾確定此人身份之前，他不可能胡亂出手的！

而且，此行任務也不想過份張揚，以免影響調查工作。實際上，別了多年的地方，也有少許陌生，而一個陌生的人，還是收歛一下爲好！

洛鐵夫看着那部車離去，等了很久，他才敢再度露面，這一回，他不打算入住酒店，在這些地方，可以說是全無秘密可言。

他來到一間商店，問清楚地址，然後撥電話找他一位青梅竹馬的好朋友。

幸運地，很快就聯絡上。

「喂！耀堂嗎？我是鐵夫……我來了香港啦。」

「鐵夫？眞的是鐵夫嗎？」對方興奮地叫道。

「眞的！耀堂，我想打擾你……」洛鐵夫迅速而簡單地說清楚目前的情況，對方立即高興地叫洛上校等候一會，說會馬上駕車趕來。

洛鐵夫舒了一口氣，然後耐心地等待。

不久，他的朋友白耀堂果然很快便來到，二人久別重逢，自然有一番高興。

這位白先生，是本地一名大學講師，也是一位傑出的心理學專家。

他的一家，住在山明水秀的大學宿舍裏，生活挺舒服寫意。

事實上，他在社會裏也是一知名人仕，而且還很熱心於社會服務。

洛鐵夫住進白耀堂的家裏，倒也方便得很，不過，他此行的任務，卻沒有坦白說出來。

「鐵夫，你來香港玩也不預早通知我，不當我是朋友了！」白耀堂吃着水果，開玩笑地說。

「哈！你還是這樣幽默。」洛鐵夫坐在沙發上，笑道。

「鐵夫！你打算逗留幾天？」

「很難說，玩厭了就回美國。」

二人難得重聚，自然談個痛快。

「鐵夫，自從你的太太逝世之後，你就孤零零地在美國生活，有沒有再結婚的打算？」

洛鐵夫輕嘆一聲，說：「經過那次沉重的打擊，我也心如死水了。現在，全身投入工作，從中可以尋求寄托！」

「還在美國軍部工作嗎？」

「是，這份工作很適合我。」

「你以美籍華人的身份，竟然做到上校的官階，眞是了不起！」

洛鐵夫大笑一會，再說：「有些運氣罷！老粗一名，怎及你學者身份來得受人尊敬。」

「你太客氣了，老朋友面前還說這樣的話？」白耀堂微笑地問：「你在美國國防部實際上是做什麼工作？」

「呵……沒什麼特別……主要是內部行政吧。」洛鐵夫略略地說說。實際上，以他情報官員的身份，就算是與老朋友談心事，也會儘可能不洩露箇中眞相。

「在白人的圈子工作，有沒有感受特別的壓力？」

「起初是有的，你知啦，一個黃種人，能夠快速地冒升起來，難免會遇到一些壓力，而且，雖然一般人的種族歧視心理不大，可是，黃皮膚的人總會吃虧些！」

「這個我也明白。」

「哈，你知道沒有……起初的時候，我曾經與一些有種族思想的人動過武，幸好我的身手不錯，把他們弄至口服心服……然後才有今天的成績。」

「鐵夫，你確實有一手。」

二人嘻嘻哈哈地暢談很久，白耀堂的妻子和兒女也加入談天。面對着這個幸福的小家庭，洛鐵夫的心內也泛起無限的感傷。

× × ×

翌日，洛鐵夫單獨外出探訪一些親友，然後，決定親身去一些酒吧視察。

他特意選擇一間在海旁的酒吧，這間酒吧，就是那些海軍軍官曾到過的地方。

與普通的酒吧無異，這裏的女侍應也是熱情如火的尤物，一個接一個的無上裝女郎，不斷上來閒聊，令人有眼花撩亂的感覺。

「老闆，請我飲一杯酒，好嘛……嘻……嘻……」

「老闆……」

洛鐵夫心想，這些女人，也不是容易應付的！難怪那些水兵會給弄至暈頭轉向！

好不容易才打發這些妞兒離開。

洛鐵夫淺飲着啤酒，靜靜坐在一角，留心觀察這裏面的每一個人。

這裏，本地客反而佔多數，而白人顧客只得三幾個，而且，也沒有水兵在內。

仔細觀察好一會兒，也沒有什麼特別的發現，洛鐵夫便打算離去。

怎料賬單竟然是千多塊錢，洛鐵夫立即說道：「你們有沒有弄錯？」

一個女人白了他一眼，施施然地說：「當然沒有！賬單上面不是淸楚列明了嗎？」

洛鐵夫仔細一看，只見項目一大堆，令人眼花撩亂。於是便說：「什麼東西都算在裏面……妳們想騙錢嗎？」

「先生，你說什麼話，虧你說得出！」一個女人惡狠狠地罵道。

「這種賬單我決不會付！」

「你想撒賴嗎？沒有錢就不要入來……你這混吉的傢伙。」

「騙錢還要罵人！」洛鐵夫不滿地說：「讓我找警察評評理！」

洛鐵夫正想轉身離去，冷不防一個彪形大漢突然從後面撲上來，使勁的把洛鐵夫推向一個黑暗的角落。

洛鐵夫本能地回身招架。這個人，原來是酒吧的打手，功夫也有一套。

大漢重重的一拳，就朝洛鐵夫的面部擊過去。

洛鐵夫何等經驗老到，只見他側身一閃，避過來勢然後搶步上前，左手一揮，右手一搭，立即把大漢緊緊抱着！

「騙錢還要揍人！」洛鐵夫怒目瞪視，罵道。

大漢怎樣用勁也不能掙脫洛鐵夫的雙臂，掙扎一會只好求饒道：「好漢請高抬貴手！」

衆女侍也七嘴八舌地紛紛在說項，洛鐵夫悻悻然地說：「做事要留有餘地，不要欺人太甚！」

大漢低頭認錯，洛鐵夫才鬆了手。

這傢伙卻一溜煙地跑了出去，洛鐵夫也沒有理會。

「先生，這賬單算了。」一個女人木無表情地說。

洛鐵夫隨手放下二百元，說：「做生意要公道合理才能長久……」教訓了一頓之後，洛鐵夫才離開酒吧。

到了街上，洛鐵夫想乘計程車離去，正當他上車之際，突然從後面傳來一叱喝聲：

「是他了……是他了！」

幾名揮舞着牛肉刀的青年，像旋風似的，飛撲而至，爲首的一個，竟然是剛才那大漢！

洛鐵夫見來勢洶猛，立即快步跳開。說時遲，那時快，幾張鋒利的刀便「鏗，鏗，」地斬在計程車的車門上。

司機嚇得魂不附體，急忙將車開走，而路人見狀，也紛紛四處走避。

洛鐵夫立即轉身喝道：「喂！你們不要亂來！」

那幾名青年，二話沒說，又回身再度撲前去！

洛鐵夫閃身避過一刀，第二刀卻已從另一面劈來，這密集的攻勢，如果身手稍遜的話，恐怕也已血洒街頭。

不過，洛上校的搏擊技術可以算是第一流的，他曾榮任美國突擊隊的技術教官，他的功夫，是經得起嚴格考驗的！

洛鐵夫左閃右避了一會，便快速地展開反攻。

當他俯身避過一刀之後，卻突然右腳後踢，把一個青年打倒在地。

這一下，就是有名的「虎尾腳」！

這迅猛的一招，去勢有如疾風閃電，令人驚懼不已！不但如此，洛鐵夫的右腳才收回的一刹那，整個人的重心忽然能夠從極低點急速地提升起來。

這一轉眼的變化，只聽到「呼，呼」的兩响，洛上校已經凌空躍起，左脚一掃，迅把另外兩名青年擊至暈頭轉向！

這兩下招數——虎尾脚，以及凌空橫掃的絕技，在短短的三秒鐘之內，已經把「戰鬥」結束了！

幾名進犯者紛紛抱頭而竄，現場遺下多把砍彎了的利刀。

遠處忽然傳來呼喝聲，原來是兩名巡警快步朝這裏跑來。洛鐵夫既然是受襲者，當然是理直氣壯地站着不動。

可是，有一個人影忽然從他身邊閃過，邊跑邊說道：「不要惹麻煩……快走！」

洛鐵夫當下一怔，也不知怎的，竟然也跟着此人跑起來……

這人的速度確也厲害，洛上校拚力奔跑，竟然也追不貼。

洛鐵夫心想：這個男子，很像是本地人。看他身裁短小，跑動起來却如此疾勁，連自己也沒法追上……他爲什麼要跑呢？爲什麼他好像認識我？

一連串的問題立即閃過他的腦海，洛鐵夫的下意識裏，就是要尋求答案。

二人一前一後地狂奔，很快便轉入一些橫街窄巷。這時，洛鐵夫在後面高聲叫道：「兄弟，不要再跑了，好不好？」

那人並沒有理會，不斷左穿右插地轉過沒停。

洛鐵夫追得急了，又高叫道：「你究竟是誰……」

這時候已是華燈初上，在這些黑暗的橫街窄巷裏，危險性是很大的！

洛鐵夫充份了解這一點，所以，他決定停步了。

奇怪得很，前面的男子見狀，反而也停止了跑動。就這樣，二人相距十多呎，彼此緊緊地注視着對方。

在昏暗的小巷內，並沒有任何人。洛鐵夫約略地看見這名短小的男子，年齡大概廿多歲，似乎是華籍人士。

「你是什麼人？」洛鐵夫沉着地問。

對方並沒有答話。

「你爲什麼引我來到這些地方？」洛上校又問。

對方同樣不作聲。

「你是啞的嗎？」

那名男子却放聲大笑！

洛鐵夫有些氣惱，喝道：「不要攪花樣了……你想怎樣！」

「洛上校，幹嗎？這樣怒氣。」那名男子竟然知道洛鐵夫的身份！

「你到底是什麼人？」洛上校顯然大吃一驚。

那名男子笑道：「洛上校，你不應該在公共場合胡亂闖禍……你知道嘛，以你在情報科的地位，總不能如此輕率行事！」

洛鐵夫心內一怔，暗唸道：「這傢伙行爲怪異，雖然他能說出我的身份，不過，爲安全計，也不能胡亂透露任何機密。」

「你說什麼？我不大明白。」洛鐵夫小心說道。

這男子微微一笑，說：「好，做得好！不過，我要提醒你……你此行的任務，已經引起多方面的注意……這樣的情況，對你來說，是非常危險的……要記着，不要輕信任何人，包括我在內！」

這名男子說罷，便想轉身離去。

「兄弟！」洛鐵夫急忙問道：「你是不是中情局的特工人員？」

「記着，不要輕信任何人！」這個男子隨即跑開，很快便消失於黑暗的角落裏。

洛鐵夫默默地想着：「看情形，這個人很可能是善意的，而且，更可能是中央情報局的人。」

他的說話，是否意味着自己此行的一切，都已給暗藏的敵人監視着？抑或是代表了任務的危險性？

這美麗的地方，背後有幾許神秘？

這一連串的問號，使洛上校感到迷惘……眞的，以後的行動，更要加倍小心了！

× × ×

洛鐵夫轉換幾次路綫之後，才返回白耀堂的家裏。爲了老朋友的安全，小心謹愼是絕對必需的。

「鐵夫，你回來正好，我正想找你一同參加晚會。」白耀堂笑容滿臉地迎上來。

「什麼晚會？」

「是我們學校的一個友誼聚會。」

「全校的？」

「不是。」白耀堂笑道：「是我們心理系的聚會——男女交誼晚會。」

「我單身一人，不大好吧？」

「去吧。」白耀堂神秘地笑笑：「對你有益的！」

「攪什麼把戲啦？」

「時間快到了，更衣罷！」白耀堂連推帶拉地把洛鐵夫「塞進」房內，吩咐道：「要穿得帥些。」

洛鐵夫沒好氣地穿上了西服，還結了領帶。一會，白耀堂與太太也盛裝而出，三人互相凝視一會，白太太笑道：「噢，鐵夫眞帥！迷死女孩子啦！」

「不要開玩笑了，」洛鐵夫尷尬地笑笑：「很久也沒有參加這些聚會。」

「不要說了，時間不多。」

「小孩們不去嗎？」

「孩子？我們找朋友照顧……今天晚上，是大人們的世界。」

三人邊行邊說，不一會已經來到了禮堂。

洛鐵夫望了一眼，問：「爲什麼只得十多人？」

「人多好辦事，人少好安排嘛！」白耀堂笑道：「今天的晚會是特別爲你而設的！」

「爲我？」

白太太低聲地說道：「耀堂要爲你找女友啦。」

「噢，眞是！」洛鐵夫一臉無可奈何的神情。

「來吧。」白耀堂搶先走進禮堂。

裏面的嘉賓看見三人進來，紛紛迎上來問好。白耀堂乘機介紹洛鐵夫給衆人認識。

來賓有男的，亦有女的，年紀也不大。當中有三位女孩子，約莫廿多歲，生得相貌娟好，令人樂於接近。

當然，這三個女的，就是白耀堂要介紹的對象。

衆人聊天玩樂之際，白耀堂拉着洛鐵夫來到其中一位女孩子面前，介紹道：「這一位是李小姐，是我們系裏面的行政人員。」

「洛先生，你好。」這位小姐很禮貌地笑笑。

「李小姐，你也好。」

洛鐵夫輕輕打量這女孩子，樣貌果然不錯。可是，言談之間，總帶幾分輕佻，而且，還有些兒造作。

另一方面，這女孩似乎對洛鐵夫存有好感，不斷地借故接近。可是，洛鐵夫的心目中，對她的印象，簡直是沒法接受。

另外兩位女孩子也分別給介紹了。其中一位小姐，眞是熱情豪放得很。她與洛鐵夫共舞之際，身體緊緊的擁抱着他。她的作風，與外國的女孩無異。

「洛先生，你在外國生活，必定很開放的了。爲什麼似乎不願意說話？」

「噢，沒什麼……」洛鐵夫胡亂答道。

「洛先生，你喜歡外國的，或是本地的女孩？」

「這個……沒有一定的……不過，我較爲喜歡文靜溫柔的女人。」

「噢，原來如此！」那熱情的小姐登時答不上話來。

好不容易才結束這個交誼晚會。在回家的路上，白耀堂急急追問：「鐵夫，怎樣？喜歡那一位？」

「沒有，肯定沒有！」

「三個選擇一個，也不合心意？」

「她們沒法與我那逝去的妻子比較！」

「鐵夫，不要活在過去的回憶裏！」

白太太也勸道：「她們都是好女孩。」

「這個……我知道，不過……緣份不可勉強！」

三人邊行邊說，但是，白耀堂始終沒法說服洛鐵夫。

就在距離家門不遠處，一個淸秀的女孩子迎面而來，招呼道：「白博士，您好。」

「噢，加代，回宿舍嗎？」白耀堂微微一笑。

「是呀，功課很忙。」

「好，努力學習罷。」

這個叫加代的女孩子輕輕點頭，然後才離去。

洛鐵夫怔怔地望着少女，暗唸道：「呀！這個女孩子轉身的一剎那，眼神眞的酷似一個人……」

「鐵夫，你在看什麼？」白太太在一旁笑道。

「沒有甚麼……我覺得她酷似以前的女朋友。」

「哈，哈……鐵夫原來喜歡這類型的女人！」白太太不禁大笑起來。

「眞的嗎？」白耀堂驚奇地說：「長谷川加代是日本早稻田大學轉過來的研究生，成績很好，漢語也說得不錯……可是，卻只有廿二、三歲……比你年輕十多年了！」

「這有什麼關係？」白太太連忙說：「鐵夫才祇三十多歲，正是男子的大好年華……」

「你們不要誤會！」洛鐵夫急忙解釋：「我只是說……有些面善吧了。」

「喜歡的話，就承認了嘛！」白太太又說道。

「是呀！加代眞正是好女孩。」白耀堂也附和着。

「不是這個意思。」

「是什麼意思也好！」白太太提議：「改天就讓耀堂正式給你們介紹。」

「好，一定辦得到！」白耀堂笑道。

「隨你們的意思罷。」洛鐵夫微笑地說。

「哈！哈，承認了！」白太太很開心地笑道。

事實上，洛鐵夫的內心，對剛才那女孩子，已經產生一種很特殊的感情。

她那一閃而過的目光，確實已令他沒法忘懷！

× × ×

第二日早上，洛鐵夫匆匆乘搭汽車到市中心。

他來到電報局，拍發一封電報往美國華盛頓市的一個秘密聯絡點。

這是藍光調查組的一個分站。

洛鐵夫最要緊的事情，就是要與赫斯廷將軍取得聯系，以便能夠和中央情報局的要員會面。

經過一輪保密程序，將軍下達一指示，批准洛上校和中情局在香港的首腦會面。

洛鐵夫急於要聯絡中情局的原因，是因爲有感於自身的力量不足以應付這陌生的環境，而且，更爲協調美國情報機構的行動而作出的努力，這是必需的一步。

經過又一輪聯絡功夫，洛上校終於得到美國方面的認可。在下午三時三十分，在海旁一間酒店的咖啡室，與中情局分部代表李斯德會面。

這個李斯德，就是赫赫有名的「中情局之虎」。

洛鐵夫辦妥聯絡方面的事宜後，便轉往海灘休息一會。現在，距離約會時間還遠，趁此機會鬆弛一下，也未嘗不可。

這裏的海灘非常美麗，四週風景如畫，波平如鏡，躺在幼細的沙上面，晒晒太陽，吹吹海風，簡直是人生的一大樂事。

可能不是假日的原故，沙灘上面的人並不太多，疏疏落落的，令人更感舒服。

洛鐵夫換上泳褲，下水游了一會。

不久，正欲上岸休息的時候，一個妙齡少女行近來，輕聲問道：「先生，我想游出去玩，但是，我又害怕一個人有危險……你可否陪我……」

洛鐵夫微笑道：「可以，我也是一個人……大家作個伴也好。」

於是，二人一同向浮台方面游去。

「小姐，妳的泳術頗高明。」洛鐵夫邊游邊說道。

「先生，你也很好！」

二人迅即抵達浮台。洛鐵夫協助那位小姐爬上去，然後，大家也熟絡地談笑了起來。

休息一會之後，女孩子又提議：「先生，不如再游遠些……那裏很刺激的！」

「噢，再游出去的話，便越過游泳區了。救生員看不到的……有危險的話便麻煩了！」

「哈……哈……看你堂堂男子漢，原來這樣胆小！」那女孩子天眞爛漫地笑道。

「妳也太任性了！」洛鐵夫輕輕一笑：「女孩子應該小心一點嘛！」

「哈……你也太像我的父親！」那女孩竟然「噗通」一聲跳了下去，還不斷地喊着：「哎，哎，胆小鬼，讓我游給你看！」

洛鐵夫看見女孩單身一人游了出去，恐防有意外的事。於是，只好跟隨在後面……

怎料，這少女的泳術果然高超。洛鐵夫在後面游了很久，也沒法追得貼。

眼看大家離沙灘越來越遠，洛鐵夫也有點着急，於是，大聲叫道：「小姐，游得太遠了……回去罷！」

連續喊了幾下，那少女竟然不知所踪！

「危險了！」洛鐵夫恐怕女孩遇溺，於是奮力在附近搜索。

一會，洛鐵夫的腿部，不知怎的，竟然給一些東西拉扯着！

洛鐵夫大吃一驚，拚命掙扎，試圖游回岸上，怎料，糾纏着他的，原來竟是幾名穿着潛水衣的大漢！

「噢，中計！」洛鐵夫暗叫不妙。

那幾名怪客猛力將洛鐵夫拖入水中，洛上校盡力掙脫糾纏，拚命浮出水面，吸了幾下新鮮空氣。

大漢並不罷休，繼續衝過來將洛鐵夫按下，似乎是要將他置之死地！

洛鐵夫單身一人在水中，面對幾名配備齊全的潛水人，處境可說是非常危險。

不過，他長期鍛練的氣功，使他能夠抵受較長時間的水中搏鬥，尤其是那一套閉氣的功夫，着實令他不致窒息而死！

那幾名兇狠的大漢見沒法取勝，步法也亂了起來。洛上校反而愈戰愈勇，乘着每一個機會，都急速冒上水面吸取一些空氣。

在這樣反反覆覆的搏鬥裏，洛上校已經能夠從被動轉化爲主動，他硬朗狠勁的身手，在水中也能夠充份發揮開來。每每，他的一拳一腳，都令敵人手足無措！

不到十分鐘，大漢紛紛向四週游開，敵人已經明白，這一次的伏擊，已經是徹底的失敗了！

洛上校急忙浮上水面，長長的吸了一口氣。他的確已逃離厄運！

他拚力地游回岸上，然後，無力地躺在沙灘上，急促地喘着氣。

海灘上面的人，沒有一個知道他遇到伏擊，大家還在四處走動嬉戲。洛鐵夫心想：如果那幾個傢伙再糾纏下去的話，我也可能葬身在這個美麗的港灣裏！

不過，再回心一想：這個預先安排的計劃，顯然不是一般人所爲，究竟是誰要置他於死地？他的一切行徑，似乎都被人知曉。以後，他的處境，便愈發危險了！

不過，那可惡的女孩可能會回來的。如果找到她的話，便可以報仇雪恨了。

想到這裏，洛鐵夫立即精神百倍，他走遍整個沙灘，企圖找尋一些線索，可是，什麼也沒有發現。

遠處的海上，有一些遊艇在徘徊。很明顯，那些偷襲者必定在其中的一艘上面。

「眞晦氣！」洛鐵夫輕嘆一聲，便離開海灘直往市區而去。

× × ×

洛鐵夫很小心地在市中心轉了一會，以便確定沒有人監視着。

大約三時左右，洛上校進入了咖啡室。

這間酒店很高級，侍者很有禮貌地招呼每一位客人，而洛鐵夫卻選了一個幽靜的角落坐下。

他要了一杯咖啡，然後打開報紙，裝作專心地閱讀。事實上，他卻不斷打量四週，觀察着進進出出的人。

那個即將到來的李斯德，是中情局的資深人員。雖然，洛上校並不認識此人，但是，他處事的作風，卻往往令情報界爲之震撼的！

「中情局之虎」的綽號，並不是輕易得來的。

差不多到預定的時間了，洛鐵夫也有些兒緊張起來。一會，侍者有禮的問道：「先生，閣下可是洛鐵夫先生嗎？」

「是的，有什麼事情？」

「有電話找你，請到服務台接聽。」

洛鐵夫很自然地行往電話間。

對方是一個外國人，操着英語問道：「洛先生嗎？那個地方太多人了，請上七樓，第五號房間。」

「你是誰？」洛鐵夫謹愼地追問。

「李斯德。」對方隨即掛了線。

洛鐵夫細心一想：自己並不認識這個李斯德，爲了保密的原故，總要小心些爲妙。

於是，他故意吩咐接線生掛了一個電話上五號房間，果然，還是剛才那個男子在接聽。

「你辦事果然仔細，不愧是藍光小組的主任！很好，很好！」對方微笑說道。

「我要肯定面對的便是眞正的李斯德！」洛鐵夫堅定地說。

「那你可以放心了。赫斯廷將軍已經和我聯絡上，你的任務，我絕對淸楚。」

「好，我現在立即上來。」

洛上校放下電話，隨即離開咖啡室。他小心翼翼地觀察一會，才乘搭電梯上樓。

到達七樓之後，洛鐵夫還仔細地詢問侍應，確定五號房間只有一個外國人之後，才往拍門。

洛鐵夫不得不留有戒心。

門開了，迎出來的是一個普通身材的外籍男子。年齡大概是四十開外，棕髮，留有八字鬍。

他的面部輪廓頗爲特出：微勾的鼻子，濃濃的眼眉，線條優美的嘴唇，再加上一副目光銳利的眼睛。這一切，一切，都顯示出這一個人絕對不平凡！

「洛先生，請入來。」

「幸會，幸會，李斯德先生。」

二人握手，寒暄一會，才分別坐了下來。

「洛先生，來了香港幾天，可習慣嗎？」

「很好，很好。我是在這裏出生的，當然有一份很親切舒服的感覺。」

「嗯。還在朋友的家裏住嗎？」

洛鐵夫暗唸道：「哦？他似乎知道我的一切！」

這個男子看見洛鐵夫顯露迷惑的神情，於是，便笑道：「閣下在香港的一切行踪，我們都淸楚知道。」

洛鐵夫輕咳一下，卻不回話。

這正是高明的一招。因爲言多必失，在一個不太熟悉的人面前，說話總是有所保留的爲好。

「如果閣下住得不大舒服，大可以搬來這間酒店，你知道嘛，這裏是我們中情局的外圍據點，安全問題應該是很好的！」

這漢子滔滔不絕地說個不停。洛上校只是默默地注視着他的每一下動作，並沒有多所說話。

「洛上校，你知道嗎？我們對你的事瞭如指掌，而敵人也同樣會知道。所以，你這次的任務，危險性是非常的大！」

「我明白。」洛鐵夫慢慢放鬆了戒心。

這個李斯德嘆了一口氣，又說：「本來，今次的行動是國防部的事，我們中情局是不應該插手的……你也應該淸楚，赫將軍爲人倔强好勝，更不樂意讓我們來做……所以，只好讓

你來擔負這個風險了。」

「李先生，那麼你認爲我應該從那一處着手？」洛上校開始願意說出心裏話了。

「首先，你要明白，照我們中情局的估計，今次事件的幕後敵人，就是蘇聯國安局在遠東的情報機關幹的好事。他們很可能聯同一些潛伏在這裏的越南特工，一併給我們第七艦隊找麻煩！」

「這個可能性很大！」

「應該不會錯了。」李斯德再說：「至於他們用那一種方法，我們也不大清楚。」

「那麼，你們怎樣知道機密外洩？」

李斯德站了起來，來回踱着步，然後，才慢慢說：「本來這是我們的秘密，不過，爲了幫助藍光小組完成任務，我可以告訴你。」

「謝謝你。」洛鐵夫由衷地說。

「不必言謝。」李斯德點了一支煙，然後說：「我們中情局有一個外圍據點，那裏是一間空手道武館。這地方，時常有一些越南特工來往……消息就是從這裏得到的。」

「可靠嗎？」

「絕少出錯！」

「敵人不知道這個據點？」

「哈，哈……這地方原本是越南特工的巢穴，不過，他們有一些人投向我們，成爲中情局的臥底人員……所以，便變作我們的外圍據點了！」

「會不會是反間計？」

「從長時間的成績證明，這是一個無價之寶！」

「你們的工作果然了得！」

「哈，有一點運氣罷。」

二人的話題愈來愈深入，範圍也很廣泛，其中包括了怎樣協調各個情報組織的活動，如何互相聯絡等等事宜。

最後，洛鐵夫問道：「我很想會晤那間武館內的臥底人員，如何？」

李斯德想了一會，說道：「可以，我們會安排一切。不過，你要化裝，改換一下面目才好。」

「沒有問題。」洛鐵夫又問：「這些臥底人員知道內情的嗎？」

「他們只知道一些大概，不過，他們提供的資料，也許對你有用處。」

「好，這樣總算有些頭緒。」

洛鐵夫起立與李斯德握握手，說道：「今天與你會面，眞正得益不少，謝謝。」

「那裏，那裏，太客氣了。」李斯德送洛上校離去，又重申：「這間酒店可以說是很安全的，如果有什麼危險，就搬來這裏住罷。」

「暫時沒有這個需要。」

「好，那麼就照我們先前的計劃辦事，再見。」

「再見，合作愉快。」

洛鐵夫步出了房間，心情顯然比較開朗，因爲，經過今次的會面，可以說，是踏出了重要的一步。洛鐵夫回到白耀堂的家裏，白太太笑容滿面地說：「鐵夫，今晚有貴客到。」

「是什麼人？」

「長谷川小姐！」白太太偷偷笑道。

「你又當媒人了！」洛鐵夫白了她一眼。

「你也樂意認識她罷。」白太太也還以顏色。

「我眞不夠妳說了。」

洛鐵夫雖然裝作若無其事，但實際上，內心的喜悅眞是難以形容！

洛上校回到自己的房間之後，竟然對着鏡子認眞地看了一會。這，在一個糾糾武夫來說，簡直是難以言喻。

愛情的吸力，原來是這麼誘人的！

不久，白耀堂偕同長谷川加代回來。這一次，是二人正式的會面，洛鐵夫客氣地道：「長谷川小姐，妳是耀堂的學生嗎？」

這位日本姑娘操着純正的本地話回答道：「可以算是……我是研究生，也是系裏面的助教。」

「加代的成績非常優異，是難得的人材。」白耀堂在一旁說道。

「那裏，我還要加倍努力才及得上。」

「你們看，長谷川小姐多麼謙虛……」白太太笑道：「這樣的女孩很難得的！」

「過獎了。」這位姑娘面紅耳熱地垂下了頭。

洛鐵夫怔怔地看着這個略帶羞怯的女孩，心中也不禁產生了無限愛慕之意。

是啊！這樣的姑娘眞的很難遇上。

白太太看了一眼，笑吟吟地說道：「大家年輕人，不用太拘束了，來，來……邊吃邊談呀。」

於是，這一頓飯就爲二人造就了一個浪漫的晚上。

那個加代姑娘，顯然也對洛鐵夫產生了好感，彼此談得很投契，而且，更燃亮起那愛的火花！

飯後，洛鐵夫送加代回去。由白耀堂的家步行到研究生宿舍，只是十多分鐘的路。不過，洛上校卻提議在校園內散步，而長谷川小姐也毫不考慮地應允了。

這一晚，月色非常明亮，映照着廣闊幽靜的校園，更使人份外舒暢。

有一些携手漫步的情侶在喁喁細語，使周圍的氣氛更富情調。洛鐵夫邊行邊說：「這裏的環境眞適宜讀書。」

「是啊，校園景色實在很美。」

「打算在這裏逗留多久？」

「我很喜歡香港，如果可以的話，我會在這裏工作。」

「有沒有打算到美國攻讀博士課程，那裏的學校也很有名的。」

「也許會的。」

「如果妳到美國，可以來找我。」洛鐵夫興奮地說。

長谷川小姐看見洛上校雀躍的表情，臉上也泛起一絲笑意。那邊廂，洛鐵夫也自感失儀，只好尷尬地說：「我太唐突了……妳不要……介意。」

「不，不……」長谷川小姐連忙示意：「我怎會介意呢？」

兩張泛紅的臉，令大家也不禁笑起來。

洛鐵夫望着天上的繁星，情不自禁地說：「能夠認識妳眞好……我很像年輕了不少！」

這位日本姑娘却道：「我又不是整形醫生，怎麼能够令你年輕呢……」

洛鐵夫笑道：「不夠妳說了。」

二人相顧而笑。

在這樣羅曼蒂克的環境裏，男女間的感情，確實容易滋長起來！

× × ×

回到白耀堂的家裏，白太太搶先問道：「鐵夫，怎麼樣？」

「哈，我怎知道？」

「不要否認了！」白太太笑道：「我看得出——大家都喜歡對方。」

「那有這麼快呢！」洛鐵夫微微一笑：「不過，大家的印象都不錯。」

白耀堂也帮口說：「鐵夫，喜歡的話就不要錯過了。這樣好的女孩子是不容易遇上的……打鐵也要趁熱嘛！」

「謝謝你們的關心。」洛鐵夫尷尬地說：「我會好好地把握！」

就在白太太的笑聲中，洛鐵夫回到房中，關上了門，臥在床上，胡亂地想着……

「這姑娘給我的印象很深……老實說，如果她成爲我的妻子，那麼，我將會是一個最幸福快樂的人！」

「唉……不知道她對我的印象怎樣……她會不會嫌棄我的工作——這些出生入死的工作了……」

「她有沒有男朋友呢？她會否介意和一個喪妻的男人結合？她……」

想着，想着，洛鐵夫不禁笑了起來。眞的！一向做事果斷堅決的洛上校，竟然也會胡思亂想，不知所措。

愛情，原來也會令到堅强的男人變得軟弱的！

× × ×

接着的幾天，洛鐵夫不斷找藉口約會長谷川小姐。當然，白耀堂和他的太太也落力促成好事。

二人出外遊玩談天，感情也就發展得很快了。

一日，洛上校接到李斯德的通知，他和中情局臥底的會面，已經聯絡好了。

洛鐵夫立即按照時間地點，來到一間餐廳。這裏，人客並不多，環境亦算清靜。

洛上校揀了一張近牆的座位，要了一杯咖啡，靜靜地等待着。

不久，一個身材矮小，並不起眼的年青男子匆匆走進來。他打量一下四週的環境，然後來到洛鐵夫的面前，輕聲地說道：「香港不錯啊？」

洛鐵夫若無其事地回答：「嗯，不錯，不錯。」

那個男子立即坐下來，說：「洛上校，我是陳雄。」

「好，這個地方安全嗎？」

「不用担心，這個地方很安全。有什麼想知道的，儘管問好了。」

奇怪得很，侍者並沒有過來招呼。似乎，他們和這個陳雄很熟絡似的。

「你不要吃些東西嗎？」洛鐵夫不解地問他。

「我坐一會就要走。」陳雄點起一支香烟，又說：「這裏的侍應都認識我，他們不用招呼我的。」

洛鐵夫打量一下這個人，然後從袋裏拿出兩張一千圓面額的大鈔，說道：「這些……拿去用。」

這個陳雄稍爲遲疑一下，說：「這……怎好意思？」

「拿去罷！」洛鐵夫把鈔票塞進那人的衣袋，然後微微一笑道：「中情局的活動費太少啊！」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這個矮小的男子立即笑容滿面地說。

「我們國防部情報科可大方得多了！」洛鐵夫又說：「只要你肯帮忙，我們絕不會虧待你的。」

「這個當然，當然。」男子吸着香烟，神采飛揚地說：「有關第七艦隊洩露機密的事，我也不大清楚。不過，如果你想知道得更多，大可以混入武館內，相信會有所收穫。」

「你在武館內担任什麼職位？」

「一般的雜務工作。」

「武館內有什麼自己人？」

「除了我之外，還有一個學員。其他的，大都是血氣旺盛的年青人……不過，我們的館長和他左右手，卻大多是越南的特工人員。」

「他們主要的工作是什麼？」

「他們是利用這間空手道武館，作爲招兵買馬，大展拳脚的地方，而他們最喜歡的，就是吸收一些好身手的人，然後招納來爲組織賣命……」

「你以前也是特工人員？」

「對，不過，我只負責一些細微的聯絡任務。」

「那個情報你怎樣獲得？」

「很偶然的機會，我看到一些文件，然後才得到消息。不過，據我所知，這間武館也只是外圍組織，而實際上，奪取這些一級情報的人，必定是厲害非常的人物，而他們採用的手法，我却不大清楚。」

「好，我決意闖闖虎穴！」

二人秘密談了很久，然後才決定由陳雄介紹洛鐵夫到武館任助教。不過，洛上校要徹底改頭換面才可以，因爲，他的面容，已經被敵人知道了。

× × ×

過了兩天，洛鐵夫瞞着白耀堂和白太太，靜靜地化裝外出。

他的裝扮，可眞徹底了。不但頭髮剪短，而且，還貼上了八字鬚。面部的肌膚也刻意塗得黑黑實實，令人看來，更像一個東南亞的土生華僑。

這個扮相，果然判若二人！

陳雄也讚嘆道：「上校的化裝術眞的令人佩服。」

「那裏，熟能生巧罷！」洛鐵夫沉着聲說道。事實上，他連聲音也改變了。

陳雄立即帶着洛上校來到武館。

這地方座落於市郊的一間木搭建築。因爲距離大路相當遠，所以，環境也頗幽靜。

二人來到武館的大門，洛鐵夫已經聽到衆人練拳的嘈雜聲。陳雄吩咐他等一會，自己快步走進去。

不一會，陳雄出來笑道：「這次頗爲順利，館長答應你的請求，不過，要先看看你的功夫。」

「這個，沒有問題。而且，還可以增加他們對我的信心！」

洛上校跟着陳雄來到館長的辦公室。

這個特務頭子上下打量着眼前的人，然後笑吟吟地說：「身體頗爲結實，功夫則要考驗一下。」

陳雄也陪着笑臉說：「他姓丁，我介紹的，一定有足夠份量，館長大可以試試。」

「好！」館長神氣十足地說：「就讓這位丁先生表現一下。」

這位「丁」先生當然並無異議。

一行數人步出辦公室，來到一間很大的練武塲。館長拍拍手，高聲說道：「各位學員，大家齊集列隊。今天，我們武館來了一位新助教，功夫非常了得，而且，還是黑帶高手……相信，他會令各位一新耳目！」

衆人立即鼓掌歡迎。

洛鐵夫從容不迫地站了出來，慢慢說道：「各位兄弟，不必客氣。我剛從冲繩島回來，而我學習的，是剛柔流空手道，最近，已經考取了黑帶三段！」

「好，好！」衆人興奮地鼓掌。

「各位，我今天得蒙館長先生的賞識，感到十分榮幸！所以，特意來獻醜了！」

洛鐵夫隨即換上帶來的空手道袍，並束上了黑帶。瞬息之間，一個威風八面的武術高手，立即呈現在衆人的面前。

這位「丁先生」向各位鞠了一個躬，然後，便耍出一套拳來。他的拳風果然厲害，「呼，呼」有聲，而步法也顯得純熟老練……在塲的人也不由地看得入了神！

一套拳法耍完之後，館長隨即提議大家切

碰一下。立時之間，各學員們紛紛表示願意嘗試。

館長陰陽怪氣地說：「大家輪流玩玩，丁先生，你同意嗎？」

洛鐵夫勉强地答：「點到即止罷。」

「好！」館長笑着，然後對着一羣興奮的學員說：「大家排好隊，一個接一個……來，第一位，上！」

爲首一個束着綠色腰帶的大個子，在一下高喝聲中，立即快步衝上來……

洛鐵夫見來勢兇猛，便沉着地應付。這個傢伙的拳脚頗爲硬朗，舞動起來也十分靈活，看來，他的搏擊經驗也很豐富。

洛上校盡量使出傳統的空手道招式來應付，在一來一往的較量之中，也能發揮得恰到好處。

彼此拳來脚往一會之後，大個子明顯地處於下風。就在這個時候，館長却叫道：「第二個，上！」

第一位還未退下，第二位已經衝了過來。洛鐵夫心內一怔，暗暗吃驚不已！

那位大個子顯然並不服氣，繼續糾纏着洛鐵夫上校。就這樣，洛鐵夫便要同時和兩人較量。

衆人的情緒相當熱烈，大家都躍躍欲試。就在這時候，館長又叫道：「第三位，上！」

這個束着啡色腰帶的青年聞訊，立即毫不猶疑地加入「戰團」！

「館長，一個對一個嘛！」「旁的陳雄心急地說。

「這樣才可以見到眞功夫！」館長陰陽怪氣地笑笑。

洛鐵夫面對三個挑戰者，也不敢怠慢。他不斷將內勁注入掌中，令發揮出來的空手道招式更加硬朗有力。就這樣，幾個人的較量，便漸漸脫離了「切磋」的界限！

那邊廂，館長却深沉地叫道：「第四，第五位，上！」

洛鐵夫大吃一驚，邊打邊喊道：「這怎樣切磋？」

可是，大家熱烈非常，根本不當是一回事。就這樣，一個接着一個的加入「比試」行列中。

「館長！這怎麼行呢？」陳雄吃驚地說。

這個特務頭子却不回話，只是津津有味地看着。

洛鐵夫被七、八個人纏得緊，當下，心中也實在氣憤！於是，他便施展上乘的武術步法。幾下照面之後，便躍出包圍圈，高聲提出抗議道：「大家不尊重我，我也不願意留下！」

說罷，便裝作要離去的樣子。

館長却收下笑臉，有禮貌地說：「丁先生，不要生氣。大家都想領教一下，所以，就請丁先生原諒！」

陳雄也立即打圓場地說：「大家有少許誤會罷，不要記掛在心。」

洛鐵夫順勢說道：「我也不會介意的。」於是衆人紛紛向這位「丁先生」請罪。就這樣，一場「誤會」便喜劇收場。

館長吩咐道：「今天練習完畢，大家可以回去。至於丁先生，爲了表示我的過失，就讓我請吃晚飯罷。」

洛鐵夫見機不可失，也立即同意下來。於是衆學員紛紛握手問好，然後才相繼離去。

館長表示要收拾一下辦公室，也獨自離開練武房。偌大的道場，就只剩下洛鐵夫和陳雄二人。

洛鐵夫鬆了一口氣，輕聲問道：「剛才的情形，令我也有些不知所措。」

「你的表現很好！」

「不知道他們的用意何在？」

「無需憂慮！館長只是想試試你的功夫和應變能力吧了！看來，他們必定想吸收你加入組織。」

「那很好呀！」洛鐵夫不禁笑了起來。

正傾談間，這場內的電燈突然之間全熄滅了！

在黑暗之中，洛鐵夫警覺地說道：「有問題！」—

話音未落，一張很大的尼龍網便從屋頂撒下，把二人徹底困着！

電燈却立即亮着。在四週，已經有七至八名大漢，紛紛握着武士刀對準二人，而那館長却笑口吟吟地行了出來，說道：「大魚終於上網了！哈，哈……」

陳雄大聲問道：「你們不要攪錯呀！」

「哈，哈，陳雄，你以爲我不知道你的身份？嘿，你那同黨已經招供了，你沒法抵賴罷？」館長陰沉地說：「洛鐵夫，你終於自投羅網了！」

洛鐵夫輕嘆一聲，說道：「原來是一場佈局！」

陳雄大聲罵道：「你這卑鄙的傢伙。」

「本來你的身份很秘密，可惜，你的同黨太不濟了！」特務頭子得意地說：「我們利用你引誘洛鐵夫上鈎，眞的太順利呀！」

「你們想怎樣？」洛鐵夫沉着地問。

「哈，哈，我們不會殺你的！不過，你會被轉移往越南，當作一隻棋子來和美國政府談判！」

「卑鄙！」

「卑鄙？」特務頭子大笑起來：「我們大家都是幹這些勾當的……你也不見得那樣淸高呀！」

洛鐵夫怒罵起來，不斷在網中掙扎。

「再動就給你嘗嘗！」持着武士刀的大漢紛紛把刀尖戮二人的臉。

館長慢慢行過來，右手迅速拔出手槍，抵着洛鐵夫的頭部，幽幽地說：「想試試嗎？」

「來！儘管開槍！」

館長却大笑起來，隨即用力把洛鐵夫的八字鬍扯了下來，嘲弄地說：「這些道具，可以瞞過我的眼嗎？哈，哈……」

「還有，你臉上的油彩……當我是呆子嗎？」這位充滿虐待心態的特務頭子，不斷用槍管擦着洛鐵夫的臉。

洛鐵夫上校怒不可遏，可是，却沒法移動身體，只好怒目而視，忍受百般的侮辱。

另一方面，在身旁的陳雄已經嚇破了胆。他苦苦哀求道：「館長，放過我罷，我是被迫的……」

「你這懦夫！」特務頭子取笑道：「你這沒用的傢伙，留下來也沒有用。」

「不要呀！」陳雄嚇至面無人色。

那館長却轉移目標，用手槍指着陳雄的臉，陰沉地說：「讓你這個叛徒嘗嘗！」

「啪」的一聲，那「手槍」射出一些白烟，陳雄便昏了過去。

原來，這是一支「迷暈」槍，專門用來對付敵人的特別武器。

「你想怎樣？」洛鐵夫沉聲問道

「哈，想你好好睡一會！」館長隨即再開一槍。

就在那令人暈眩的白烟過來之際，洛鐵夫立即運氣封閉呼吸道，可是，儘管洛上校的氣功如何了得，那些厲害的白烟已經使他暈頭轉向，差些便失去了知覺！

在半昏迷狀態之中，洛鐵夫感覺到自己被塞進一隻透氣的木箱裏，就這樣，他和陳雄給

弄上一艘漁船去。

洛鐵夫聽到館長的聲音，似乎是催促着手下快些起航。他試圖移動身體，但那些白烟的威力還在，使他沒法爬出來。

他推一推身旁的陳雄。誰知這傢伙簡直昏迷不醒，有如死猪一樣。看來要一段長時間才會醒過來。

洛鐵夫從木條的裂縫中窺探外面的情況。他們似乎處身於一個黑暗潮濕的船艙裏，從那海浪拍打的聲音，這條船應該是在大海中高速地行駛着。

洛上校混身乏力地想：「當藥力消散後，可能已經給弄至越南了！哎！」

一股悲觀的情緒立即湧了上來。他的心情非常惡劣——尤其是想起那溫柔體貼的長谷川加代，內心的痛苦，簡直是難以言喻！

他困在木箱中，只好聽天有命了。

× × ×

過了很久，洛鐵夫迷迷糊糊地聽到一陣嘈雜聲。

「隊長，怎麼辦？」

「隊長，不要理會他們……」

那個隊長的聲音原來就是館長，只聽到他大聲地說：「不理會他們不行！停下來罷，希望他們例行公事便好了！」

一會，船似乎停了下來。洛鐵夫細心靜聽，果然有另一艘船靠近來！

「天無絕人之路！」洛鐵夫心想：「希望是香港水警的船，那便好了。」

再過一會，甲板上傳來一陣嘈雜聲，洛鐵夫聽到館長在說：「我們出海打魚嘛，何來私貨呢？」

一把雄壯的聲音說道：「不要嚕囌！帶我們到艙底看看！」

「啪」的一聲，艙門打開了。幾個身穿制服的水警人員走了入來，果然是香港的警察！

洛鐵夫使出混身的氣力，把木箱撞得「格，格」發響！另一方面，他拚命用柔弱的聲綫喊道：「有人呀，有人呀！救……命！」

那些走進來的水警人員登時呆了一會，就在這一刹那，館長大聲叫道：「打！」

艙內外立即引發打鬥。水警和那些越南特工紛紛扭作一團，場面頓形混亂！

這時候，槍聲也响了。「卜，卜」的槍响，在漁船內外不斷聽聞，間或傳來一兩下慘叫聲。

有些特工還想跳海逃生，不過，在附近的水警快艇迅速趕來增援。一下子，勝負立即分明！

槍聲停止了，打鬥也已結束。

全部特工人員都被拘捕，雙方都有一些人受了傷。

那個木箱被抬上甲板，水警人員撬開木條，把二人救了出來……

× × ×

這次的事件，立即震動當地政府的高層人員。

幸好事件被迅速地保密，沒有洩露開來。美國領事館立即介入調停，雙方的高層人物頻頻開會商討，企圖把事件的影響降至最低點。

洛鐵夫給單獨送到高度設防的醫院病房，雖然，他的傷勢並不嚴重，不過，也需要休養幾天才能夠康復。

病房外面有警察把守，保安措施十分嚴密，幸運的是：這次事件只有政府高層人士才知道，而新聞界始終沒有察覺。

不過，幕後的談判工作異常複雜，因爲，這件事牽涉的範圍很廣，影响也很大，而雙方的分歧也很嚴重。

美國領事館的人不停與保安科的官員商討，希望能夠靜靜地解決事件。

頭兩天之內，政府官員的態度是要把洛鐵夫和那些越南特工一併驅逐離境。不過，經過商議之後，情況慢慢有了轉機。

在第三天正午。

洛鐵夫的病房外面來了兩個人。一個是領事館的代表，而另外一位，則是是警察部門特警隊的負責人——史亨利警司。

看守的警察立即帶着二人進入房間。洛鐵夫正臥在床上胡思亂想，看見有陌生人到來，詫異地問：「這兩位有甚麼貴幹！」

爲首的外籍人士自我介紹，說：「我是美國領事館參贊——皮爾斯，是代表領事館到來問候洛先生的。」

另外一位身穿警察制服，雄糾糾的中年男子，也自我介紹道：「我是皇家警察隊史亨利警司，特意到來見見洛鐵夫先生的。」

洛上校立即站起來與兩位訪客握手問好。一輪寒暄之後，大家都坐了下來。

皮爾斯參贊關心地垂詢洛鐵夫的傷勢，並且簡單地敘述一下這兩天以來，美國領事館與香港政府高層秘密商討的結果。

洛上校細心地聆聽，慢慢地，心內的疑慮也逐漸消失。啊！雙方終於都達成協議。

皮爾斯輕鬆地說：「洛先生，多休息兩天，然後可以繼續完成調查的工作。」

史亨利警司也說：「你的工作，我們不會干預的。當然，不能夠引起公衆的關注，這一點，洛先生必定會明白。」

「我明白，我明白。」洛上校如釋重負：「我們作調查工作的，必定以不引起大衆的恐慌爲首要原則……這些，是無須說明的。」

史警司笑道：「洛先生的威名，我們也略有所聞，今天得以會面，也是本人的榮幸。」

「那裏，那裏，客氣了。」

三人輕鬆地談了一會，彼此都變得熟絡起來。

皮爾斯參贊認眞地說道：「這次事件所以能夠迅速解決，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爲中情局方面願意向香港政府提交一份詳盡的情報內容……特別是關於越南特工在本地活動的情況。」

「當然，蘇聯國安局的活動也包括在內！」史警司點着香烟，說道。

「嗯，這樣對大家都有利。」洛上校站起來，倚在窗前觀看外面的景色。

史警司又說道：「這間醫院的內外，都有我們的密探看守……洛先生的安全是不用憂慮的。」

「我也看得出！」洛鐵夫指着外面草地上的「工人」，說道：「這些是密探，我早已發現了。」

「哈！哈，果然是高手！」

洛上校轉身問：「陳雄和那些越南人，怎樣處置？」

「這些人總算很合作，他們提供的資料，使我們掌握很多綫索。」

「是否要一網成擒？」

「不瞞你說，我們特警人員聯同政治部，將要展開一場搜捕行動，這些間諜雖然精明，今次也不易逃脫了！」

皮爾斯笑道：「這些成果，都是港美合作的關係。」

「哈，哈，對，對！」

洛鐵夫留意到這個史警司，果然非常精明老練，看來，他的手下也非平庸之輩。

史亨利警司笑了一會之後，突然正色地說：「我今次到來的主要原因，就是要請洛先生給我們特警人員提供一些美國式的突擊技術……大家互相交流一下。」

（未完．上）

上文提要： 黃小虎在飯館裏遇上一位老乞丐，一起吃喝，小虎等人嫌他又髒又囉嗦，故意施小計離開，讓老乞丐結賬，誰知最後小虎才知道，老乞丐精得很，最後還是把賬算在小虎頭上……老乞丐答應做小虎的保鏢，幫他到賭場去對付惡人，此時花裏嬌的另一手人玫瑰釵娘來了，玫瑰釵和老乞丐一言不合，大打出手，小虎在一旁急得不得了……

俠情風趣中篇故事／王寶寶・文
可　飛・圖

小草包

六：誤墮彀中　危在旦夕

呆瓜第一個起勁，道：「好啊！你就把你那套杖法教教我，讓我也能揚眉吐氣一番。」

小虎冷冷道：「趕快吃飯，時候不早了！」

心裡却在罵：臭要飯的，你神氣個屁，小祖宗十八般武藝只露了一二手，還沒全施出來哩。

吃完飯，老叫化領先起身，說：「飯飽精神足，走嘍！」

小虎却坐着動也不動，道：「請你老人家走到院子裡去等一等。我對他們有話說。」

「那我就在這裡等吧，你有話快說，別躭誤時間。」老叫化脚步停下來了。

小虎道：「不行，你還是在院子裡等比較好。」

老叫化臉色不悅地道：「怎嘛，難道有什麼秘密，我老人家不能聽？」

呆瓜道：「老大，都是自己人嘛，你要說什麼就快說吧。」

小虎瞪了呆瓜一眼，道：「這是咱們第一次叫明了出陣仗，所以我要來個『陣前教育』，雖算不上是秘密，但却是四龍幫的家務事，柴老先生，你難道一定要聽嗎？」

老叫化一哼，道：「說來說去還是要趕我走是不是？好，不聽就不聽，你有屁就放，不要磨磨菇菇的我老人家不耐煩。」

說完竹棒敲敲出了房間。

小虎看老叫化眞的走到了院中，重重敲了呆瓜一記響頭道：「以後你對那老小子少把『自己人』掛在嘴邊，告訴過你們，逢人只講三分話，你還不能牢記在心啊！」

「好嘛好嘛。你那套什麼『陣前教育』快說吧！」呆瓜苦着臉道。

小虎眼睛睜得大大的，目光一掃大牛三八花道：「告訴你們，在這種草木皆兵，危機四伏的情況下，我誰也不敢相信，只相信自己的腦袋，希望你們也不要對任何人存依賴之心，免得給別人賣了還莫名其妙。」

「知道了，老大。」呆瓜大牛三八花同聲回答，不過回答的口氣死板板地相當勉强。

小虎也理會不了那麼多，沉聲道：「現在去賭場，算是第一次明着叫陣，對方一定會有準備，眼見着是生死關頭，跟前二次來陰的完全不一樣，那老小子是不是『靠得住』，我也不知道，所以來一個『陣前教育』，把我的預測，向你們說明一下，同時我也想好了點子，萬一那小子不是『靠得住』而是『莫代死』，我們也不至于走絕路。」

大牛讚嘆道：「小虎哥，你想得眞週到。」

小虎精神功更加抖擻了道：「江湖上功夫高的人太多，但有幾個是有好結果的，殺來殺去，不知道那一天，給人抽冷子一刀，完蛋大吉，所以這次你們一定要按照我的計劃去做。」

他邊說邊吹，用意還是在穩定軍心。

三八花嗆呼道：「到底是什麼計劃啊？你快說啊？脫了褲子半天不放屁急死人。」

小虎道：「我們現在已經被不少人釘梢，所以去賭場叫陣，由我跟那老小子二個去。等我引開那些釘梢的人以後，你們就翻牆出去，給我買六桶桐油。」

呆瓜一怔，道：「買桐油幹嘛？點燈啊？」

「不是點燈，是放火。」小虎道：「我會儘量拖時間，你們買了桐油，偷偷地躲在賭場外面，給我先四面八方，不要被人發覺的地方都給澆上。預備好了以後，就唱二句歌，給我通個消息，但不要放火，假如我在賭場裡面也唱起歌來，你們立刻放火。」

三八花道：「假如你不唱歌呢？」

「那就表示一切正常，你們就等我出來會合吧。」小虎道：「千萬記住了，別出差錯。」

呆瓜見小虎要去，急急道：「你唱什麼歌啊？」

「就唱二句『春天裡的一把火』吧！」小虎說：「我就先走了。」人已走出房外。老叫化道：「有那麼多話說啊？」

小虎笑道：「老人家，對不起，打伕前總得安排安排呀。」

老叫化敲着竹棒棒走了二步，倏然回頭道：「他們怎麼不來？」

「讓他們歇歇吧，去了也是累贅，你老人家說是不是？」小虎又在打馬虎眼了。

二人一問一答地出了龍門客棧，小虎料得沒錯，就隱隱覺得後面有人在釘梢了。

爲了拖延時間，小虎故意慢慢走，對老叫化道：「你老人家在吃飯的時候，討不討厭蒼蠅？」

老叫化道：「當然討厭。」

「討厭怎麼辦？」小虎又問。

「趕啊！打啊。」老叫化道：「你倏然問蒼蠅幹甚麼？」

小虎笑道：「後面就跟着幾隻蒼蠅，你老人家何不趕一趕，打一打。」

老叫化笑罵道：「臭小子，你眞是名堂多多，爲什麼自己不趕，要我老人家趕？」

小虎道：「不要忘了，你是保鏢啊！有了保鏢，何必本幫主親自動手。」

老叫化哼了一聲，站住了，倏然轉過身來，發現除了一些來往行人外，那些盯梢的朋友，都不見了。

「他們避不見面，閃閃躲躲的，要我怎麼打啊？」老叫化道：「還是辦正事要緊，走吧。」

小虎道：「不，他們躲我們就追，順便給他們點顏色瞧瞧，不然他們還以爲我們是木瓜。」

說着，往前趕去，老叫化只好跟着，口中道：「你到底有什麼鬼點子，說吧，不用轉彎抹角了。」

小虎追過半條街，一個屁也沒看見，停步道：「有你這位大保鏢，還用什麼鬼點子，好吧！回頭走吧。」

這一來一往又折騰了半天，才一搖三擺地走到賭場。

賭場門口那三盞燈籠依舊高高掛着，

但燈籠上的對聯却換了字，右邊是：大家一起來，左邊是：今天不回家。

他奶奶的，越來越不像話，還是狗屁不通。小虎喃喃駡着，一馬當先，朝門裡走去。

門口仍站着二個凶神惡煞般的大漢，所以小虎雖然人五人六，大搖大擺，心裡却是緊張的，怕對方認出人來，立刻大戰一場。

那知二名大漢視如不見，竟讓小虎與老叫化通過。

小虎覺得情況反常，反而起了疑竇，這是怎麼回事？心中猜疑着，人已進入了賭場，却見場子中人雖多，一眼就可以看出，都是賭場中的小脚色，沒有賭客，顯得冷冷清清的。

那些賭場裡小脚色在玩牌的玩牌，丟骰子的丟骰子，彷彿在小玩玩打發時間，一見小虎與老叫化進來，齊都停下了手，個個目光凶巴巴的瞪着，氣氛沉肅，一霎那靜得連老鼠走過都能聽到脚步聲。

那胖猪般的莊家倏然出現了，對小虎冷冷一笑，道：「你可是來接收賭場的？」

小虎道：「有錢還錢，沒錢要賭場，天經地理，看樣子你們是準備好了。」

胖猪大笑道：「的確是準備好了。」

頭一揚，四下一望，大聲道：「兄弟們，就讓小鬼與老鬼看看咱們的準備情形。」

「好。」二三十個賭場小脚色哄然一聲回答，每個人都在桌子下來抽出了兵器，有的拿刀，有的拿三節棍，有的拿鐵鍊子，立刻包圍成一個圓圈，把小虎與老叫化團團圍住。大門口接着彭地一聲大響，門口二名大漢竟把門關上，加上了門閂槓子。

小虎哇呀大叫一聲，道：「這好像是甕中捉鼈嘛！」

胖子大笑道：「一點沒錯，今晚是你們二個自己送上門來找死，叫你們來得走不得。」

小虎哈哈笑着，抬頭對老叫化道：「這種陣仗夠不夠看？」

老叫化也大笑道：「不夠看。」

他們二個似乎在一吹一唱，默契之佳，連小虎也感到驚訝，暗暗忖道：這老小子莫非吃了通心粉，開了竅？口中却大聲道：「不夠看也得看。」

老叫化一愣，道：「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小虎道：「我的意思就是這裡所有的人，都由你負責，不能放走半個，連大門也給我看住，我要看看誰是甕中捉鼈。」

「愛說笑，難道讓你來甕中捉鼈？」胖子冷冷地問。

「一點沒錯。胖猪，你擺了個小甕，可知道小甕外面我却擺了一隻大甕，哈哈！剛才你不關門我也想關門哩。叫你們一個也跑不掉。」

小虎洋洋得意地說完，老叫化也搭腔了：「哈哈，有趣有趣，這叫大甕套小甕，小甕裡再捉鼈，說來說去，還不知道誰在做鼈呢！」

聽了這番話，再見一老一小這種鎭定的神色，胖子反而猶豫起來了，轉頭目光一揚，喝道：「天槓地槓，你們去看看，外面有什麼可疑人物。」

剛才關門的二名大漢綽號天槓地槓，聞言立刻應了一聲，轉身去卸門閂槓子，想開門探一探，小虎向老叫化使了一個眼色，老叫化的竹棒棒倏然飛出，棒化長虹，竟插入門閂槓上，把門釘死。

天槓地槓大吃一驚，伸手去拔竹棒，沒有拔出來，小虎已大聲道：「你不再要拔棒棒，小心我飛刀出手，你們都要變成瘸十啦。」

天槓地槓雙雙跳開，他們以爲飛刀已經飛出來，等跳開一看小虎並沒有舉動，一時之間，窘在那裡，不知道要不要再去開門！

小虎笑道：「這才聽話，等一下我放你二個一條生路就是。」

這時，外面隱隱傳來三八花的歌聲：

「的郎郎……郎……人生挫折莫怨嘆，黑暗歹路莫去行……做人愛去眞打拚……」

一聽這歌聲，小虎的心更加定了，那胖子却氣得臉色鐵青，大喝道：「給我打！」

二三十個小脚色舉刀舉棍立刻逼近攏來。小虎大聲道：「你們只要一動手，就統統死定了，不信試試看！」

老叫化拍手笑道：「對，靈不靈當場試驗。」

他知道小虎最喜歡唬人，不管三七廿一，乾脆唬了再說。

周圍的小脚色一聽這話，齊都停止逼近，神色皆陰晴不定。

胖子厲聲道：「我就不信！」

小虎接口道：「不信你就自己去看看啊！門雖關着，還有窗子啊！」

胖子倏被提醒，果然走到窗口，撐開窗板，向外張望。

由于今晚賭場關上了門，外面黑漆漆、空蕩蕩的那有半個人，情不自禁脫口道：「窗外有個鬼！你小子敢唬人。」

小虎笑道：「胖猪，我叫你看，不是叫你用眼睛看，是要你用鼻子看。」

鼻子怎麼看？屋裡的人齊都一怔，老叫化更是皺眉頭，不知道小虎使什麼玄虛。

那知胖子却聞到一股强烈的桐油味道，隨風吹到鼻子裡，他怔了一怔，臉色倏然變了，厲聲道：「你敢放火？」

小虎道：「你還算聰明，只要你敢動手，我就唱『春天裡的一把火』給你聽聽，嘿嘿，這把火眞要燒起來，你們一個個都會變焦炭，你要不要試試，要試我就開始唱啦！」

胖子急忙搖搖手道：「不要唱，不要唱！」

小虎大笑起來：「好，不唱就不唱，其實我今天並不想接收你這家賭場，你自己搞成這種緊張兮兮的局面，我也只能泡上了。」

胖子又是一呆，道：「那你今晚來的意思是幹嘛？」

「只要你回答我二個問題，賭債賭場我都不要了，你看着辦。」

一聽這話，胖子緊張的神色稍稍平復了一點，道：「好，你問吧。」

小虎道：「第一個問題，是誰請你們

來的？」

胖子道：「是我們老大的命令！」

小虎抬頭望着老叫化，這意思就是希望他說明一下。

「他們老大就是紅鬍子仇八怪。」老叫化輕聲地說：「你若這樣問下去，問不出什麼名堂來的，何不直接了當的問他經過那個黑媒婆的牽綫？」

小虎點點頭，大聲道：「胖猪，你最好不要打馬虎眼，是經過那個黑媒婆牽的綫？」

「這都是老大接的頭，我們那能知道。」胖子說。

「咱們老大還沒到。」

小虎冒火了：「他奶奶的，問人人不在，問你你不知道，那好，這家賭場等你老大來了再重新蓋吧！」

老叫化拍手笑道：「對對，你就唱他娘的一把火，燒了乾淨。」

胖子急叫道：「臭叫化，你也敢落井下石？」

「嘿，要對付你們這些毛人，我老人家不必落井下石，相信不要半炷香，就可以讓你們一個個回姥姥家。」老叫化道：「可惜今天主角不是我，讓你窮耍嘴皮子，我就不信你眞的不知道。」

胖子道：「臭叫化，你也算是個江湖人，應該知道洩漏生意上的機密是犯大忌的。」

老叫化呵呵笑道：「這點我知道，問題是咱們這位四龍幫幫主非要追查不可，你現在只能選擇一下，是回答問題呢？還是咱們燒房子。」

胖子的臉色就像火燒屁股的猪，半晌才道：「我不能作主，還是要問過老大。」

老叫化看了小虎一眼，道：「這樣吧，我老人家就打圓場如何？」

胖子忙道：「大恩大德，以後再報。」

老叫化見小虎不反對，問胖子道：「仇八怪什麼時候到？」

「大概後天。」

「那我們後天來聽回音，如何？」

小虎冷冷道：「後天假如沒回音，就小心你們幾條狗命，我會連房子帶人，把你們一齊燒光。大保鏢，咱們走。」

說完，一搖三擺地走到門口，老叫化拔起竹棒棒拉開門閂，走出賭場。

走出一箭之地，大牛呆瓜三八花滿身桐油，從暗中冒了出來。

「小虎哥，我們搞了半天，你怎麼沒唱『春天裡的一把火』啊？」大牛先喳呼起來。

小虎笑駡道：「妳的的郎郎唱得荒腔走板，我一唱豈不是把妳比下去了。」

呆瓜趁機拍三八花馬屁道：「我覺得三八花還唱得蠻好聽的嘛。」

三八花啐了一口唾沫道：「叫你唱你不唱，現在你還來取笑我，回去就剝你的呆瓜皮。」

「不要吵了。」大牛道：「小虎哥，綫索有沒有得到？」

小虎嘆了一口氣道：「要後天，他奶奶的，這批江湖人眞難纏。」

大牛叫起來道：「還要等二天，這樣下去要拖到什麼時候？」

老叫化笑道：「古人曰：欲速則不達，此之謂也，後天就後天吧，反正我老人家包你們能得到正確消息。」

大牛苦着臉不說話了，他想起家中情形，心事重重。

小虎那有不知之理，爲了故意要沖淡這份陰霾，笑道：「老叫化，我看你跟了我們半天，大有進展了。」

「什麼進展？」老叫化一怔。

小虎道：「唬人啊！剛才在賭場裡，你人五人六地吹牛吹得比我還要行，眞正是青出于藍勝於藍。」

老叫化只有苦笑，暗暗道：他娘的，老子的混號亮出來會嚇死人，那胖猪是有眼無珠，沒能認出來，依我老人家的功夫，還用得着吹牛唬人？

他這番話沒說出來，因爲覺得跟這幾個毛孩子也沒用。於是笑道：「承你幫主誇獎，我老人家本來還有一肚子氣，不過現在倒是有點喜歡你們了。」

「少來。」小虎似乎不領這份情：「你沒問問我是不是喜歡你！」

他們邊說邊走，街上行人還不少，遠遠一輛馬車馳來，三八花倏然轉身拉着小虎的手，道：「小虎哥，我們快避一避。」

「幹嘛呀！又見到什麼鬼啦！」小虎正與老叫化說話，聞言一怔。

三八花又拉住呆瓜，更急促道：「快！快走啊！」

「妳沒事又三八啦！」呆瓜又在取笑她，趁機也握住她小手，覺得是難得的機會。

三八花急得跺脚道：「你們不走我先走……」

人像兔子一般往回飛奔。

小虎呆瓜大牛正自愣然，只見馬車已經馳近，馬上的漢子在大呼小叫：「阿花，阿花！你爹在到處找妳啊！妳怎麼在這裡？不要跑啊，嗨！嗨，不要跑啊！呀！大牛小虎，你們也在這裡，那可好……」

小虎大牛呆瓜立刻明白過來，原來是祝記車行趕車的夥計。

這刹那，個個魂飛魄散，比見了江湖人物或惡鬼還怕，也像三八花一樣，像中了箭的兔子，個個不擇方向，掉頭飛奔，搞得老叫化子一頭霧水，呆呆木立着，不知道怎麼回事。

那趕車的夥計一見四個小鬼溜了，加了一鞭，趕車追趕起來，一邊大呼小叫：「不要跑呀，嗨！我有話告訴你們……」

他邊喊邊趕車，惹得路人紛紛側目駐足，却沒有小虎他們靈活，三轉四轉，四個毛孩子東奔西散，跑得沒半個影子。那夥計只能把車停住，急得直跺脚。

「你們這些小鬼啊！逃家逃到這裡來了，不知道你們爹娘整天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到處拜託，到處找人，唉！眞是『孝子』啊！這年頭是老子孝兒子啦……」

他嘟嘟嚷嚷地趕車回頭。決心專程趕回江夏，傳送這個消息。

這邊三八花跑得上氣不接下氣，氣喘咻咻地回到客棧，進門就見到棺材，不由自言自語道了：「我知道棺材抬進門就會衰，小虎哥偏不信……」

她坐在炕上抹了一把汗，慢慢地冷靜下來，想看大牛呆瓜他們不知跑到那裡去了。正在唸，房門吱呀推開，大牛與呆瓜

氣喘咻咻地滾了進來，口中直喊：「好險！好險！」

一見三八花已在房中，又樂了，呆瓜道：「妳跑得比我們還快嘛！」

三八花沒氣的回答道：「早叫你們跑，你們不跑，現在大禍臨頭啦，還笑得出來？」

呆瓜笑道：「人已經避開了，還有什麼大禍臨頭，妳不要說得這麼嚴重好不好。」

「說你呆，你眞呆，爲什麼不用腦袋想一想，我家小方趕車回去一定會把消息傳出來，最慢到明天晚上，我家老爹，大牛的爹，還有你的爹，加上小虎哥的老爹帶上一大批捕快，都到了紅岩寨，一家一家搜，我們眞變了甕中之鼈，被串成一串提回去，挨頓棒是免不了的，但是大牛家被搶的銀子誰去追啊？我看這次辦案只能虎頭蛇尾、半途而廢嘍！」

一聽這話，呆瓜頓時愁眉苦臉起來，大牛更是連連嘆息，三八花說得沒錯，這情況要比那些江湖人殺進來還要嚴重。

小孩子嘛，天不怕地不怕，那個不怕大人？

呆瓜哭喪着臉，吶吶道：「那怎麼辦？」

大牛想了半天，覺得好不容易快得到綫索了，放棄了實在不甘心，回去還挨個逃家的惡名，太划不來：「三八花，咱們換個地方住好不好？」

「能換那裡啊？」三八花說：「出了紅岩寨，三十里不見人煙，不出紅岩寨，躲在那裡也躲不過，別忘了小虎他爹是捕頭，那裡不能搜？」

呆瓜搔了頭皮道：「這可麻煩了，唉！老大怎麼還不回來，我看只有他才能拿個主意。」

的確也只有等小虎拏主意，在大牛、呆瓜、三八花的心裡，小虎的腦筋最快，點子最活，就拿眼前來說，雖然時時驚險，想想提心吊膽，但仗着小虎的點子，倒能處處化險爲夷，沒吃一點苦頭，所以覺得有小虎哥在，終會有辦法的。

於是三小蹲在炕上，齊都痴痴地等。

等啊等的，等到外面梆子聲已在敲二更，還是沒有看到小虎的影子。

小虎人去了何處呢？會不會發生危險呢？三小齊都担心起來，可是夜半三更，又到何處去尋找？

就在憂心重重中，三小熬不住睏倦，郤沉沉睡去。

* * *

小虎也是跑得聽不到四週人聲，也停下腳步。

他的頭腦比三八花更清楚，知道被家鄉的人看到，這漏子比挑上什麼馬蜂窩還要大。要是被老爸抓回去，那一頓棍子，必定是三天三夜叫祖宗都不會有人救，自己是一片熱誠，仗義勇爲，可是若半途夭折，沒有一點結果，誰會相信自己這片信心，誰會瞭解自己的思想與行爲？

他奶奶的，現在是腹背受敵，前有狼、後有虎，眞衰！他覺得腦袋空空，一片漿糊，抬頭一看，竟是一座廟。

找個地方歇歇先靜一靜。

他心中想著，跨進了小廟，黑漆漆的夜色，供台上却燒著蠟燭，燭火搖紅，上面供的不是土地公，原來是送子娘娘。

小虎坐在拜墊上，望著廟外黑夜，心裡又想起大牛、呆瓜、三八花他們，不知道有沒有躲開那個趕車的夥計。

就是躲開了一時，老頭一定會得到消息找來的。

奶奶的，老頭子那一行不能做，怎麼會偏偏做捕頭？

小虎有點怨天尤人起來，因爲他知道他老爸辦起案來並不怎麼樣，但是要找自己，鼻子比狗還靈，自己很少跑得了。

是不是該回去搬個地方呢？但是想來想去，竟與三八花講的不謀而合。

出了紅岩寨，三十里不見人煙，豈不是與情況脫了節，怎麼去找綫索？不出紅岩寨，那等於等著老頭來抓人。

這裡仍在老頭子的一畝三分地，官符一亮，就是躲在老鼠窩裡老鼠也會怕。

想來想去，還是死路一條，唉！現在眞是沒咒好唸了，還是求求菩薩保佑罷。

反正送子娘娘也是菩薩，小虎轉身拿起供案上現成的香，點上三支，就在案前虔誠地祝禱一番，把香插在香爐裡，恭恭敬敬地拜了三拜。

剛剛拜完，身後突響起一聲輕笑，道：「你想生孩子啊？」

小虎大吃一驚，突地轉身，只見一個紅衣姑娘已踏進廟門，竟是被叫化打跑的玫瑰釵。

「啊？玫瑰姐，妳沒受傷吧？」

玫瑰釵蘋果臉笑得如白天的太陽，嬌聲道：「我怎麼會受傷呢？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嗎？」

說著還輕盈地轉了一圈，那姿勢美妙已極，看得小虎呆呆的，脫口道：「我就知道那老小子在吹牛。」

「誰在吹牛啊？」玫瑰釵似乎還沒有聽懂。

「就是那個臭叫化子啊！他說把妳打跑了，我担心妳會不會受傷。」

「多謝你這麼關心我。」玫瑰釵的確有一份感激：「那老傢伙的武功的確高，好在他沒有傷我之心，否則我就慘啦！」

小虎一怔道：「他的武功眞是那麼高？」

玫瑰釵道：「是啊，看來你對他並不瞭解多少嘛！」

「我們認識那個老小子才半個下午，誰知道他是那個洞裡冒出來的。」小虎覺得玫瑰釵很可親、不知不覺地倒向她這邊，這只能說是「緣」字，是沒有理可說的。

玫瑰釵哦了一聲，道：「那你爲什麼要跟他在一起呢？」

小虎道：「我要他幫忙找一批强盜，追回一批銀子，玫瑰姐，紫大姐答應要幫我的，可惜她死了，妳能不能幫幫我？」

噗噗，玫瑰釵忍不住笑出聲來，幾個毛孩子抓强盜，眞是笑掉大牙。不過她嘴裡却不敢說，同時也覺得與小虎蠻投緣的，忙點點頭道：「你是五姐的乾弟弟，也就是我的弟弟，我不幫你幫誰啊！」

小虎高興得跳起來，阿彌陀佛，果然拜了菩薩就得到庇估，忙道：「太好了，玫瑰姐，那妳快說啊！」

玫瑰釵道：「你還沒把事情跟我說清

楚，叫我說什麼啊！來來來，坐下慢慢說，不要慌。」

小虎坐回拜墊上，道：「事情是這樣的，妳五姐手上有大批錢豐銀號的銀票，我追查的就是這一家，聽妳五姐說是別人給的辦事酬勞，還答應辦完事告訴我這批銀票是那裡來的。玫瑰姐，妳現在能不能說出來？」

玫瑰釵聽完後神色變了一變，立刻沉思起來了，半晌才道：「我的確知道，五姐說得沒錯，銀票確是酬勞，但是能不能告訴你，我得好好考慮考慮。」

小虎急急道：「玫瑰姐，爲什麼要考慮呢？不要考慮好不好嘛，妳不知道這件搶案死了二個人，找不回那批銀子，大牛的爹會急得上吊，妳就做做好事吧，把那個黑媒婆說出來，告訴我們那裡能夠找到他，以後就是我的事了，我絕對不會說是妳洩漏的消息，行不行嘛？」

「不，我要想一想，這件事關連太大，但是我一定幫你，不過有個條件。」

小虎道：「我什麼條件都答應。」

「你要離開那個臭叫化子，最好能把他宰了。」玫瑰釵正色說。

小虎本來對老叫化沒好感，現在又爲了能得到綫索，忙道：「我答應，我一定答應。」

玫瑰釵道：「那你明天晚上到這裡來，我們再見一次面，現在你回去吧。」

「好吧。」小虎點點頭，坐著却沒有動。

玫瑰釵已走到廟門口，回頭見小虎仍坐着，不由詫然道：「你爲什麼不走呀？」

小虎苦笑了笑，吶吶道：「現在還不能回去，我有點兒困難。」

玫瑰釵道：「又有什麼困難啦，我可以幫你呀。」

「是這樣的，剛才碰上家鄉的人，我怕事情沒辦完，他們找到我。」

「唉！我以爲是什麼大不了的事哩。」玫瑰釵笑道：「是不是怕家裡人把你抓回去啊？」

小虎有點臉紅，點點頭，他覺得跟玫瑰釵在一齊，連話都說不流利順口了，這是什麼道理？

玫瑰釵走回來，牽著小虎道：「來，你今夜不能回去，就跟我走吧。」

小虎一怔道：「去那裡？」

「回我住的地方呀！讓你舒舒服服睡一晚，明天你再回去不遲。」

小虎心想也好，雖然他對大牛、呆瓜、三八花的情形有點担心，不過心想只隔一夜，應該沒什麼問題的。

同時他對花裡嬌也有一份好奇心，據說花裡嬌是五股大土匪之一，怎樣她手下看來却是蠻好的，而且有人情味，那麼花裡嬌究竟是怎樣一個人呢？她們所說辦重大的事又是什麼事呢？跟仇八怪及魚四又有什麼牽連呢？

這些小虎都想一一知道，於是興冲冲，毫不猶豫地跟著玫瑰釵走出了送子娘娘廟。

夜色已深，路人已少，小虎跟著玫瑰釵走了一大段路站在一家氣派豪華的大宅門前，門楊上有塊橫匾，上面寫著「花姨十二金釵休閒中心」。門二旁還有一副對聯：甜甜蜜蜜連環泡，清涼有勁美女派。

這到底是那門子生意？小虎不懂。

這麼晚了，還有許多人進進出出，門邊還有一個賊頭狗腦的小伙子在跟進進出出的人猛打招呼。

「來坐！來坐！有空來坐。」

玫瑰釵已走上台階，小虎看得迷迷糊糊，跟在旁邊道：「玫瑰姐，這是什麼地方？」

「這是我們暫時落脚的地方啊！」玫瑰釵神秘地笑了一笑。

「怎麼這麼多人進進出出，做什麼生意啊？」

「做男人生意啊，不過你放心，我們是不做的。」

做男人生意？怎麼是連環泡，又是美女派，小虎覺得眞是狗屁不通。

邊說邊走，小虎看到進門大廳有櫃枱，經過曲折迴廊又有一排排房間，每間房裡透出來的男女歡笑聲不堪入耳，他慢慢地明白了。

這裡分明是與妓院差不多的豔窟嘛，只是掛的招牌不一樣吧了，莫非主人就是花裡嬌，看來她的頭腦倒是蠻新的，點子也蠻多的。

玫瑰釵牽著他的手走進了一間臥室連帶客廳的大房間，才叫小虎坐下，道：「這就是我住的地方，怎樣，還舒適吧。」

高大的雕花窗戶，面對著一座小小院落，杜鵑正在盛開，柔軟高貴的紅木床鋪，客廳中的檀木八仙桌，幾張高脚玉石櫈，牆壁上掛的是杜甫親筆的詩詞，杜元載的山水畫，這地方豈止舒適，甚至豪華高貴幽雅兼而具備。

小虎記得過年的時候，曾到過知府邸，廳堂中的佈置還沒有這般高雅哩，不由連連點頭，暗中稱讚。

玫瑰釵倒了一杯茉莉香，送給小虎喝，一邊道：「那你住下吧。」

小虎喝了一口，入喉生津，覺得過癮極了，又連連點頭。

倏然想起一個問題，道：「玫瑰姐，我睡在這兒，那妳睡在那兒呢？」

「床鋪這麼大，咱們一齊睡呀！」

小虎的臉立刻緋紅起來，吶吶道：「這……這不太好吧。」

玫瑰釵格格一笑，道：「小鬼頭，你想到那兒去啦，莫要人小鬼大，應該想咱們是姐弟是不是？」

「是啊！」

「所以姐弟就不能亂來，不能胡思亂想，晚上各睡各的，反正我棉被多得很，你一條我一條，不是行了嗎？」

小虎覺得這主意不錯，猛點頭。

在他來說，這裡的一切，都是新鮮的，這樣過一夜，更有新鮮刺激的感覺。

他覺得玫瑰釵太美了，美得像童話裡的仙女，假如自己有一個姊姊，像她那樣該有多好。

假如她能一天到晚，牽著自己無憂無慮的玩，那就更好啦。什麼秀才、考擧人、狀元，都免啦！

這些遐思像電光石火一般地圍繞著腦際，却見玫瑰釵在房裡稍爲整理一下擺飾與東西，道：「你坐坐，要玩的話可以到處看看玩玩，但不能往裡走喔，那是大姊

頭駐居的後院，不准任何人進去的，如果想睡，你就先睡吧，不必等我，知道嗎？」

小虎點點頭。

玫瑰釵交代完了，風姿優雅地走出房間，直向後院走去，走過一重較大的花園，推門進入了一間幽靜的坐居間。房中赫然坐著一個穿著紅衣的豔麗女子，圓圓的臉上有微笑的表幟，年齡雖不大，却透出七分世故三分風情。她座位的後面還站著二個大美人。亦都穿著紅衣服，不過其中還是有個差別。坐著的花裡嬌衣服上有黑色的緞邊。站著的金銀雙釵與玫瑰釵就沒有邊，這也稱是一種等級上的分別，在別人是看不出來的。

玫瑰釵上前盈盈一禮，道：「大姊頭，任務完成，四龍幫小鬼幫主被我帶回來了。」

「很好，妳有沒有盤問過他？」花裡嬌年紀不大，口吻却是有點威嚴，不愧是江湖上的女角頭。

玫瑰釵道：「我大概地問了一問，他跟五姊之死不但沒關連，而且還認五姊做大姊，他的目的想追查咱們生意上的黑媒婆，目的是他朋友家被搶了，要把銀子追回去。」

花裡嬌聽完，想了一想，道：「雖然跟咱們辦的事沒有關係，但終是一件痲煩，你夜半三更想辦法宰了他！」

她下命令殺人的時候，臉上的笑容，看來依舊那樣嬌滴滴迷人，就像下命令款待賓客一樣。

玫瑰釵大吃一驚，道：「這不太好吧，他還是個毛頭孩子嘛！」

「毛孩子也會攪出大紕漏的，聽說剛才他們還去了賭場要放把火燒掉，攪得『玉手屠夫』灰頭土臉，再下去不知會攪出什麼名堂。還聽說他們跟六殺和尚在一齊。還有那個難纏的老鬼，似乎也在利用他，我看殺了乾脆，免得咱們辦起事來礙手礙脚。」花裡嬌的語氣相當冷。

玫瑰釵似乎眞的喜歡小虎，聞言吶吶道：「可是他……他還有三個同伴在外面啊！那三個小把戲個個鬼靈精，一定會到處喳呼找他的，加上那個『仙杖破衣翁』一慫慂，我怕會節外生枝。」

花裡嬌想了想，道：「這樣吧，明天叫他把那三個小鬼一齊引來，最好連老鬼一齊引來，咱們佈個陷阱，一齊殺光了事。」

「是，是。」玫瑰釵好像找不到藉口了，於是話題一轉，談到別的事情上去。

小虎的命運在這三言二語下，似乎已經決定活不過二天。

* * *

這時的小虎不知危險將至，一個人坐著無聊，就走出房間，閒逛起來，他想看看這廣大的屋宇下，究竟搞些什麼玩意兒，會吸引這麼多人，生意這麼好。

沒走幾步，碰上一個穿著極少，幾乎半裸的妖嬈女子，只見她嘻嘻笑道：「小朋友，要不要到房裡去『痲二節』，一節算你半價一兩銀子。」

小虎怔怔道：「什麼叫痲二節呀？」

「小土包子，讓你開開葷，就是脫衣服按摩啦！」那女子邊說邊伸手想拉小虎。

小虎慌忙閃身，連連道：「我舒服得很，不想痲二節，謝啦。」

他連身帶滾的跑開，只聽到後面格格笑道：「還是個童子雞哩，想一想再來啊！我不要你錢。」

不要錢也不要，人人都能痲二節，痲都痲爛啦，有什麼搞頭。小虎喃喃罵著，倏又碰到一個女子，穿著三點式，全身是肉，性感得很，她向小虎做了一個媚眼，嬌滴滴地道：「小朋友，來個三溫暖吧！或者暹邏浴也可以。」

小虎一呆，停步道：「什麼三溫暖，暹邏浴，你能不能說明白點。」

「小土雞，就是替你洗個澡，讓你裡裡外外，清清溜溜，輕飄飄地可以好好睡一覺。」

小虎笑道：「洗澡就是洗澡，爲什麼要叫三溫暖啦暹邏浴啦，妳能不能再說詳細一點。」

「進來就知道啦，包你價廉物美。」那性感女子不但笑得曖昧，而且笑得神秘。

小虎想了想，笑嘻嘻地搖搖頭，趕快溜開，他覺得這裡的名詞千奇百怪，什麼樣都有，虧花裡嬌想出這麼多花招，難怪男人的荷包也要清潔溜溜，不光不溜了。

這樣邊逛邊玩，走到像宮殿一般的院子門口，剛跨過月牙門，倏聽到門旁有個大漢喝道：「小把戲，滾遠點，這裡不准玩。」

小虎就是槓子脾氣，不由惱火了，冷笑道：「我到處玩過來，爲什麼這裡不能玩？」

他瞪大眼睛，把大漢凶巴巴的目光頂了回去，一副人五人六的模樣，似乎天塌下來也不怕。

那漢子道：「這是做皇帝的地方，不是普通人可以進來的。」

「做皇帝？」小虎好奇之心大起：「你說隨便那個都可以做皇帝。」

「我說過不是普通人可以進來的。」漢子臉上露出不屑的冷笑：「要做皇帝先得量量自己的身價，腰裡的荷包飽不飽？」

你居然敢輕視老子，小虎心裡更不服氣了，他鼻裡一哼道：「堂堂一幫幫主，身份夠不夠？」

漢子皺皺眉頭，道：「身份也不過是個陪襯，主要的是銀子。」

小虎大笑道：「你爲什麼不早說，老子別的沒有，就是有銀子，說吧，做皇帝要多少銀子？」

漢子一聽小虎口氣不小，似乎有興趣了，語氣也緩和起來：「那要看你做多少時間，一天有一天的行價，一個月有一個月的價錢。」

小虎一直對做皇帝蠻有興趣的，覺得比老爸當個八品的雜佐官兒一定威風多了，既然有這個機會過過癮，爲什麼要錯過呢？於是道：「做一天是多少行情？」

漢子道：「一天的價錢是三百兩，外加小費一成，共計三百三十兩。」

「行。」小虎走出客棧的時候，就在櫃台上拿了三錠金元寶，此刻立刻自腰帶中挖出來，交給漢子道：「壹佰伍拾兩金子，該只多不少吧。」

漢子拿在手上，頓時傻了眼，接著拉

開嗓門大叫道：「貴客臨門啦！當一天皇上，好好侍候啊！」

這一喊，頗有驚天動地，翻江倒海之勢，隔著院子的三楹大廳中，立刻湧出一大堆女子，有的穿紅的有的穿黃的，也有紫的，綠的，個個千嬌百媚，花花綠綠，在一盞盞紗燈照耀之下，看得小虎眼花撩亂，不知人間何處。

這些女子把小虎擁入大廳，其中有的年紀稍大的道：「奴家是這裡的宮廷女官阿雪姐，你叫我阿雪好了，現在快脫衣服。」

小虎一怔，問道：「爲什麼要脫衣服？」

阿雪笑道：「做皇帝就要換龍袍啊！不然那像是皇帝，你說對不對？」

的確如此，小虎自己笑自己眞傻，那有不穿龍袍像皇帝的，脫，當然要脫。

他三下二下就把外衣脫掉。一名宮女打扮的女子已捧著一隻金光閃閃的盤子，走到面前。

盤上擺著一襲龍袍，還有皇室的冠冕，旁邊的女人七手八脚就拿起龍袍往小虎身上套。

可是問題來了。

龍袍是大人的尺寸，穿在小虎身上，就像掛在衣架上一樣，寬大尙且不說，袖子跟身長差不多，下襬拖在地上一大截，連跨步都不能跨，一跨準摔跤、甭說是走路了。

小虎忙道：「不行，不行，尺寸太大了，有沒有小的？」

阿雪苦笑道：「沒有啊！我們一般都是接待大人，像你這般小的客官會上門做皇帝，是開天闢地頭一遭，想也想不到啊！怎麼樣？」

旁邊十多名宮女都吃吃笑了起來。

小虎點子多，笑嘻嘻道：「沒關係，阿雪，拿把剪刀來。」

阿雪一怔道：「拿剪刀幹嘛？」

「把袖子下襬剪掉就行了，其他就湊合湊合了。」

阿雪忙搖手道：「不行不行，這襲龍袍要七、八十兩才能買得到，而且還是跟專門做戲服的裁縫店訂做，至少要十天時間，損失太大了。」

小虎笑道：「剛才我付了一百五十兩金子，應該足足有餘了吧？」

阿雪想了想，無可奈何吩咐左右道：「好吧，拿把剪刀來。」

剪刀拿來了，龍袍剪掉了半截，袖子也剪掉了半截。雖然變成了四不像，但有這麼一點意思也就夠了。

於是一千宮女又把他擁上了龍椅。這時小虎遊目四顧，才看清楚這大廳佈置得像戲台上的金鑾殿，一切擺飾與柱子都是金黃色的，雕龍勾鳳，的確有點皇帝宮殿的模樣。

這時從裏面走出二名穿着宮服的小太監，手執拂塵，站在左右二旁，身上香氣薰人，當然也是女子裝扮的。

其中一個高聲唱道：「皇——帝——臨——朝。」

一千宮女以阿雪爲首都跪了下去，三呼萬歲。

唱朝的太監又道：「平——身。」

尾音拖得長長的，像煞眞有這麼回事兒。

小虎大呼過癮，童心大發，叫道：「慢點慢點，皇帝臨朝，左邊沒有文臣，右邊沒有武將，這算甚麼臨朝呀？阿雪，快去召集朕的文武大臣。」

大家料不到小虎還雞蛋裏挑骨頭，都傻了眼，阿雪眼珠兒一轉，嬌聲道：「啓奏皇上，現在是晚上，文武大臣都休息啦，明日早朝，文武大臣自然會在午門等候上朝。」

小虎暗暗稱讚這個阿雪應變急智，於是笑道：「下面還有甚麼節目啊？」

「當然有啦！」阿雪向二名太監施了一個眼色。

唱朝的太監又唱起來了：「皇上有旨，無事退朝，擺駕回宮啦！」

于是滿廳的宮女又三呼萬歲，熱鬧的氣氛中，一頂黃色的鑾輿已由二名宮女抬了進來。

二名太監扶着小虎上了輿座，阿雪扶着輿槓在八名宮女提着紗燈前導，八名宮女隨後侍隨，向後面走去。

阿雪在輿中道：「皇上要在那裏用膳啊？」

小虎也不知道有些甚麼地方可以用膳，反問道：「有那些地方，妳說出來參考參考。」

阿雪道：「後宮除皇后寢宮，還有東西二宮妃子，加上其他三十六宮，隨你挑選。」

「哇，那麼多啊！那就到皇后寢宮吧，我先看看誰做我的皇后？」

阿雪道：「臣遵旨，擺駕皇后寢宮。」

鑾輿在一座精緻的宮院前停了下來，門口早已跪了一大堆女子，其中一名身穿鳳披的女子垂首嬌聲道：「臣妾恭迎皇上。」

小虎大刺刺地道：「平身，皇后，你抬起頭來給朕看看。」

那裝扮皇后的女人羞答答地抬起頭來，只見她明眸皓齒，鵝蛋臉上春意無邊，果然長得明豔美貌，小虎開懷地大笑道：「好好，進去吧！」

寢宮中，早已擺上菜餚，小虎早已吃飽，不過是每樣嚐了一點，他覺得吃飯這個節目實在不好玩，於是問站在旁邊侍候的阿雪道：「朕是吃過飯來的，這不好玩，下面的節目是甚麼？」

阿雪抿嘴一笑，道：「是讓皇后與十二名宮女替皇上沐浴按摩。」

小虎忙搖搖手道：「洗甚麼澡呀，前面甚麼三溫暖，暹邏浴只要一兩銀子，朕都不喜歡，到這裏來洗澡豈不變成冤大頭。」

阿雪道：「這裏的排場與氣氛完全與外面不一樣喔，皇上試試就知道了。」

小虎忙搖頭，道：「這麼多女人看我脫褲子，像甚麼話，我不幹，換點別的。」

阿雪道：「那就請皇后侍候皇上睡龍床吧。」

「立刻睡覺？這是不是大煞風景。不好玩，不好玩。」小虎覺得沒有甚麼花樣，大爲失望。

阿雪覺得小虎眞難纏，苦着臉道：

「皇上喜歡玩甚麼?」

小虎想了一想道:「捉迷藏吧,我來捉,妳們大家躲,被我捉到了,就要受罰。」

阿雪微微一笑,道:「好啊!皇上就把處罰規則訂一訂吧!讓大家也好知道。」

花了這麼多錢,我可要撈夠本,得想個辦法好好整整這些妖精,小虎心裏想,口中道:「被朕抓到的人,要先親親我的脚。」

衆宮女立刻苦臉叫道:「好臭啊!」

小虎大笑道:「誰說皇帝的脚是臭的,我就拿她推出午門斬首。」

阿雪笑道:「親脚就親脚,還有其他規定沒有?」

小虎道:「當然有,聞了皇帝脚,再喝皇帝尿。怎麼樣?」

衆宮女面面相覷,作聲不得。阿雪道:「怎麼能喝尿,不像話。」

小虎道:「皇帝的話就是聖旨,妳敢說不像話?其實妳們只要不被我捉住,不是甚麼處罰都不必受了嗎?」

阿雪一聽也對,捉迷藏的時候躲得快一點,不就沒事了?她覺得鬥鬥這個毛孩子還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於是道:「好吧,喝尿就喝尿,咱們就開始吧!」

一位宮女拿來一條白布,阿雪就把小虎的眼幪住,紮住小虎腦袋瓜子上。那些宮女怕被捉住親脚喝尿,早已四散躲開,有的乾脆躲在院子裡,有的躲在牆角,聰明一些的早就揉上了柱子,讓小虎根本夠不上高度。

這時小虎才大叫一聲開始,幪著眼睛到處亂闖,嚇得二十宮女嘰嘰喳喳亂笑亂叫亂跳。小虎倏然抱到一名女子,哈哈笑道:「捉到了!捉到了!來,先受罰。」

他伸手拉下白布,抬頭一看,頓時一呆,捉到的不是宮女竟是玫瑰釵。

只見她笑罵道:「受什麼罰?你跑到這裡來亂搞,才該受罰。」

小虎叫屈道:「我付了銀子啊!」

「小小年紀就亂花錢更要罰,走,跟我回去睡覺啦!」拉著小虎的手就往外走。

阿雪對玫瑰釵似乎頗爲敬畏,恭恭敬敬地送出廳門。

回到玫瑰釵的房中,小虎道:「這麼早就叫我睡覺啦!」他玩興未盡,覺得剛才不讓那些女子親親皇帝脚,喝一口皇帝尿實在不甘心,玫瑰釵笑罵道:「快起更啦!還說早呢?明天還有事,睡得好精神足,辦事也俐落。」

一邊說一邊已在整理床鋪。

小虎倏然有一種甜蜜的感覺,母親不也是這樣嘮嘮叨叨的侍候自己睡覺嗎?這玫瑰姐對自己倒是一片深情。我可不要辜負了她。

心中有了這樣的想法,他立刻乖乖地自己脫鞋脫衣上床,笑道:「好,我睡覺,明天有什麼事啊?」

玫瑰釵也挑滅了燈火,上了床,道:「你家鄉的人不是會來找你嗎?」

「是啊!」小虎想起這件事就感到煩惱,對付江湖人物,可以想點子、出奇計、務必使對方鎩羽而歸,對家裡人就沒轍了。

只見玫瑰釵側頭道:「你這麼怕家裡的人抓回去?」

「不是怕,只是目前事情沒辦出結果,不想回去而已。」小虎強辯著。

玫瑰釵笑道:「那就在姐姐這裡住一陣好不好?」

「好是好,可是我還有三個同伴怎麼辦?」

「帶他們一齊來啊!」

「行嗎?」

「我說行就行,躲在這裡,沒人能找到你們。」

「那好極了。」小虎高興得幾乎想擁抱她:「我明天就去帶他們一齊過來。」

「不過有個附帶條件。」玫瑰釵說。

小虎一怔道:「什麼條件?」

玫瑰釵道:「你要把那個臭老叫化也一齊帶來。」

「我還當什麼條件呢?」小虎笑道:「沒有問題。」

玫瑰釵釘上一句道:「假如他不肯來呢?」

小虎拍胸脯道:「這點妳放心,用騙用綁,我都會把他騙來綁來。對付這個老小子,我有的是辦法。」

「那就看你的嘍。」玫瑰釵道:「早點睡吧。」

小虎道:「玫瑰姐,妳是不是想宰掉那個老叫化子?」

「對,難道你反對?」

「不不,我認爲修理修理他就行了,何必要殺他。」

「哼!我要他知道,女人不是好欺侮的。」

「對對,」小虎想起那老叫化常常人五人六的討人厭,不由道:「這事我舉一百隻手贊成,不過……不過……」

「不過什麼?」

「妳打得過他嗎?」

「我的確不是他的對手,不過只要他來這裡,我就不怕他。」

小虎笑道:「玫瑰姐,妳放心,我會幫妳,老實說,我也早想修理修理他了。」

「那就早點睡吧,明天就好好修理那個老叫化。」

小虎道:「玫瑰姐,我還有件事想問你一下。」

「什麼事?」

「妳答應我的事,不知道能不能先告訴我?」

玫瑰釵聽了有一份內疚。她實在不願意傷害小虎,可惜大姊頭的命令難違。小虎啊小虎,告訴了你又有什麼用?明天這個時候,你已到了黃泉路上,難道做了鬼你還能去找嗎?

小虎看玫瑰釵久久不語,又問道:「玫瑰姐,妳有困難嗎?」

「不,沒什麼困難,我在想,先告訴了你,只怕害了你!」

小虎一怔道:「爲什麼?」

「因爲那個黑媒婆很厲害,江湖上沒幾個人惹得起,你去找他,萬一他惱火,等于去送死。」

「妳說嘛,我不怕。」小虎槓子頭脾氣,覺得唬過魚四,砸過賭場,還不是一樣毛髮無損,有什麼可怕。

玫瑰釵嘆口氣道:「你既這麼想知道,我就告訴你,那人名叫『筱乩童』。」

「什麼小雞童呀?他家裡開養雞場嗎?」

玫瑰釵笑道:「不是雞鴨的雞啦!是神壇作法的乩童,姓筱,所以大家都叫他筱乩童。此人不但武功奇異,而且還會法術,所以沒有人敢惹他。」

三八花暗忖道:我就不信他是唐僧手下的孫悟空、猪八戒。就算是孫悟空,還有個唐僧可以制住他,我非去鬥鬥他不可。

心裡想著,口中已問道:「那個筱乩童要去那裡找他?」

「他就住在淮揚城的三元街,開了一座『三元壇』,表面上專門爲人去邪收驚作法,淮揚城中家喻戶曉,實際上他在江湖上專做黑媒婆生意,現在都告訴了你,你可以睡了吧。」

小虎道:「玫瑰姐,謝謝妳,狗難。」

「什麼狗難呀?」

「嘻嘻,這是我們同伴的專門言語,意思就是道晚安。」

「小鬼,名堂倒不少,快睡吧。」

玫瑰釵說完,翻個身就自顧睡去。小虎卻怎麼也睡不着。因爲小腦袋裡的念頭實在太多了。

迷迷糊糊中,他看到了老頭子帶了一大堆捕快來抓人,嚇得他轉身就跑,半路义碰到了魚四攔路冷笑,旁邊倏地出來一個高大的和尚,好像就是七殺和尚,拿了一把戒刀殺了過來,他一面抵抗,一面大叫救命,倏看到老叫化從空而降,殺得七殺和尚落荒而逃。

小虎正在高興,又遇到玫瑰釵突然出現,與老叫化打了起來,這時大牛、呆瓜、三八花拖著自己跑,說要去找筱乩童。

轉眼之間,一個穿著八卦道袍的邪氣道士,手執桃木劍出現了,口中唸唸有詞,桃木劍向大牛、呆瓜、三八花一指,三個人都變成小雞,又跳又叫,自己大吃一驚,大叫一聲,醒了起來,揉目一看,紙窗上天色已亮,原來是場亂七八糟的夢。

轉身望去,玫瑰釵早已醒來,一雙明眸正望著自己,笑道:「你剛才大叫一聲,嚇了我一跳。」

「做夢啦!」小虎有點不好意思,咕嚕翻身起床。

玫瑰釵道:「時間還早嘛,還可以睡一會。」

「不了。」小虎道:「我想早點回去看同伴。」

玫瑰釵點點頭道:「好吧,不過不要太早來,今晚我在這裡擺宴,歡迎你們。」

「一言爲定。」小虎穿上衣服鞋子,就往外走。

大清晨,街上行人很少,除了一些荷著鋤頭的農人,挑著菜擔的小販外,冷清清的沒有特別刺眼的人。

一路回到龍門客棧,剛踏進店門,倏見店小二叫道:「小客官,你要找誰啊?」

小虎瞪眼道:「我就住在西跨院,怎麼一夜之間,你認不得啦!」

店小二訝道:「原來你昨天沒回店啊?」

「是啊,怎麼樣?」

店小二緊張兮兮道:「那你快走吧!昨夜三更,店裡突然來了一大幫江湖人找你們,那個老叫化見機得快,帶著你三個同伴翻牆逃走啦!你運氣好,沒遇上。」

小虎吃了一驚,道:「你知不知他們逃到那裡去了?」

店小二聳聳肩攤著手表示不知道。

「那麼江湖人是誰?你清不清楚?」

店小二想了想道:「聽說是什麼七殺和尚,我也不怎麼清楚。」

他奶奶的,來得比估計的還快,小虎驚異地想著,倏想起身上已無半分,忙道:「小二哥,我存在櫃上的金子結結帳,拿給我吧。」

店小二道:「那老叫化早已結清帳帶走了。」

小虎一呆,心想糟了,出門在外,身無分文怎麼行,看來是非找到他們不可了。

他又心事重重,店小二道:「小客官啊!你們小小年紀何必跟江湖人混,你混不過他們的,還是早早回去吧。」

小虎鼻中一哼,轉身就走。只要大牛他們不出紅岩寨,他相信一定能找到他們。

他一路走,一邊暗暗注意,那些埋椿盯梢一個都不見了,於是心裡暗暗盤算,老叫化會把大牛、呆瓜、三八花帶到那裡去呢?

紅岩寨雖然不太大,但一千多戶人家,四個人眞要躲,還眞不容易查。

小虎一路走,一路查看,既不能挨家挨戶去問,又要防著撞到那批凶神惡煞,只能在每戶人家門口略爲打量,這樣挨到中午,不但二腿痠痛,而且肚裡餓得發慌,卻找不到一點頭緒,偏偏袋裡又沒有銀子,連吃飯都成問題。不由暗暗罵起老叫化來,埋怨他爲什麼沒想著自己,留下些金子。

這眞所謂飢窘交迫,小虎只能動點子了。

思索之下,覺得還是應該回龍門客棧,一來是老客戶,身邊沒銀子還可以馬虎幾天,二來七殺和尚既已去過了,人亦跑了,絕不會再去查,而說不定大牛他們回去找自己,豈不比自己亂闖亂找好得多。

主意一定,立刻又回頭往龍門客棧走。

剛到客棧門口,倏見遠遠一大堆人神氣十足,大步走來,那些人個個頭戴官帽子,手執刀械鐵尺,氣勢洶湧,行人個個廻避,分明是官府中人。

像紅岩寨這種地方,平日三不管,除非出了什麼大事,那能出現這麼多官差!

小虎躲在墻角,凝神仔細望去,倏然看清爲首的官差,正是老爹黃二郎,江夏府的總捕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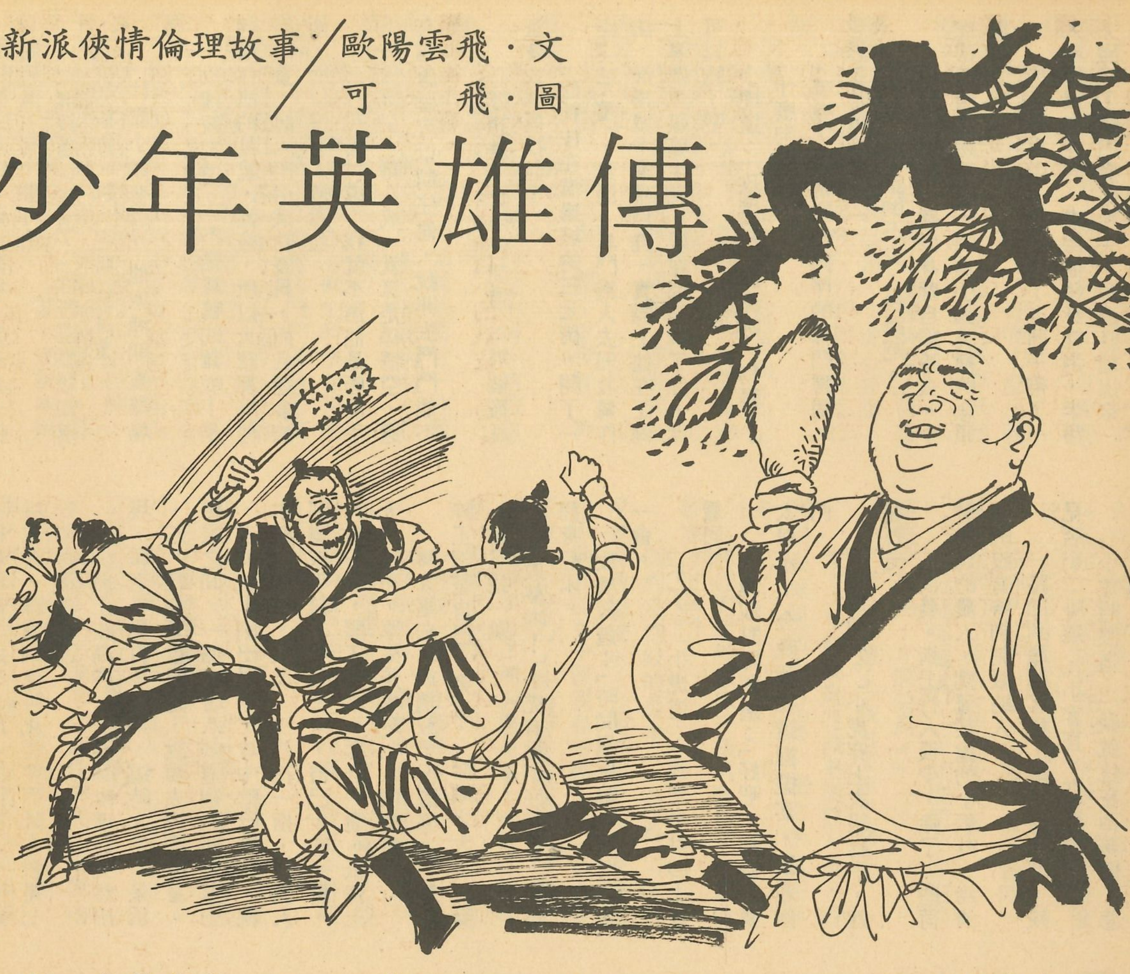
糟糕!老頭子怎麼也來得這麼快!這才眞正的完蛋大吉。小虎大大吃驚之下,毫不考慮的閃到一處,轉身奪路而奔。

他奶奶,這一下不但飯吃不成了,連躲的地方也沒有,怎會這麼倒霉,眞衰到家了。

(未完・六)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少年英雄傳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張小仙在丐幫總壇和老蓋切磋武技，商量找尋強暴秋水寒的三個色狼，和誰是殺風塵雙俠的兇手，然後準備上路，忽然小和尚空空來報不了和尚的行踪，正在鄭州逛窰子，和尚嫖妓，色心未空，看來洛陽古宅四狼其中一人定有他的份兒，經過盤問，直認不諱，氣得小仙非把他閹了不可，閹後却被他逃脫，雖然找不到，無意中又遇到情痴瘋瘋癲癲的尋妻，問不出所以然，再辦自己的事要緊，見趙勇慫恿齊魯雙雄來找場子，被打得落花流水，趙勇願意將藏寶圖的搶奪經過，還有三個不知名的人去雙俠住處奪得，自已先得後失的經過說出……

三皮圖進賬

趙勇道：「是的，惡鬥極為慘烈，不久風塵雙俠雙雙倒地不起。」

「你們四個人都是殺人的兇手、」張小仙的雙眸之中幾乎要噴出火燄來：「包括你姓趙的老匹夫在內？」

「憑心而論，六人之中數趙某功力最弱，根本插不上手，兇手乃悟悲、低矮與瘦高之人。」

「既然你是最差勁的一個，何以能僥倖得到藏寶圖？」

「那藏寶圖年代已久，復經長期折疊，混亂之中被四人各抓住一個角，當場瓜分。」

阿郎仔細推敲一下趙勇的前言後語，覺得與自己已知的事實尚稱脗合，且俱在情理之中，有相當高的可信度，當下緊皺的眉頭稍稍一舒，說道：「藏寶圖現在何處？」

飛刀趙勇不假思索的道：「老夫這就去取。」

大笨牛好機伶，道：「老小子行動不便，說個地方，小爺爺我帮你拿吧。」

十萬兩纏腰

二人相携轉入屋後，片刻始出，大笨牛高舉着一塊羊皮，喜上眉梢的道：「趙子龍這個老小子眞有一套，藏在狗窩內的一個老鼠洞裏，難怪雷天宇、錢四海找不到，不然白花花的銀子早飛啦。」

這小子滿腦子的發財夢，將藏寶圖看作是白花花的銀子。

確也是不爭的事實，一賣再賣三賣，管它是眞是假，錢如三江之水滾滾來。

接過藏寶圖，阿郎細一審視，發現是右下角的一塊，正巧與雷天宇手中之物上下相連，旁邊有「欲作神仙夢」的詩句，下方空白處有「留待」二字。

論色澤，講圖象，看撕裂處的紋路，顯係眞品無誤。

交出了藏寶圖，趙勇在心理上似乎反而覺得舒坦一些，道：「張敎主，老夫已獻出藏寶圖，可否請即刻動手，為趙某解開『鬼胎穴』？」

張小仙言而有信，倒也十分爽快，收

起藏寶圖，朗聲說道：「『鬼胎穴』可以替你解，但風塵雙俠之死，就算你並未直接行兇，然而禍變因你而起，你依然責任重大，縱然死罪可免，活罪亦難逃，這一筆帳等一下咱們再慢慢的算。」

駢指如戟，手法好快，只聽趙勇慘叫了一聲，「鬼胎穴」已解，却沒有人看清楚是如何解的。

嘭！嘭！大屁一個接着一個，無休無止。

是響屁，聲聲震耳，好似在汽球上戳了一個洞。

不臭，只是放氣而已，趙勇的衣襟後擺獵獵作響。

皮蛋瞧一下他逐漸縮小的肚皮，道：「好舒服啊。」

大笨牛在趙勇身後站了一會兒，道：「好涼快啊。」

多多却一揚柳眉兒，道：「糟啦，那一羣魔頭又去而復返。」

可不是嗎，順着多多手指之勢望過去，臥龍莊外人頭鑽動，爭先恐後，湧進來一大羣人。

狼牙棒馮通與神斧馮元兄弟，腮膀子上各貼着一塊狗皮膏藥，藉以遮醜，走在最前面。

後面是一個生就一對鷹眼，烱烱有神，低矮駝背，彷若在背上揹了一隻大鼓的駝背老人，想來必係駝背叟無疑。

駝背叟的旁邊有一個瘦巴巴的乾癟老頭，長着一張猴兒臉，從馬總管的口中得知，是武林中的一個怪傑丁老二。

大刀錢四海、乃子錢大進、女兒小辣椒錢純純亦赫然身在其中，黑壓壓的一大片，約有四五十人之譜，獨不見無血刀雷天宇。

眼見父親兄姐均在場，多多心中暗暗叫苦不迭，眞不知道該如何面對這個殘酷的局面。

羣魔來勢極快，一眨眼便衝到衆人面前來，狼牙棒馮通虎吼一聲，首先開口說道：「藏寶圖現在何人之手？」

張小仙心念電轉，乍然靈機一觸，爽朗的聲音道：「在本敎主手中。」

他可不是說着玩，從口袋裏取出一件東西來，還衝着大家晃動一下。

這一來，馬上引起一陣騷動，像追逐骨頭的野狗，像爭食臭肉的蒼蠅，蜂擁而上，企圖強奪硬搶。

却見張小仙手一揚，擲到大家身後去，揚聲道：「豬八戒，你們去搶吧，打死人不償命，踩死人不賠錢！」

這一着委實絕妙透頂，你爭我奪，各不相讓，亂成一片，打成一片，利那之間便已是三死四傷。

皮蛋有感而發道：「讚！這是狗咬狗嘛！」

大笨牛道：「也可以說是豬八戒咬豬八戒。」

咬來咬去，最後是一場空，因為張小仙丟出去的並非藏寶圖，而是一方色澤近似皮革的手帕。

阿郎對皮蛋、大笨牛道：「去，搬兩張桌子來。」

大笨牛道：「搬桌子幹嘛？」

張小仙道：「咱們今天要開一場拍賣大會。」

大笨牛道：「賣什麼？」

皮蛋道：「賣你有人要嗎？」

大笨牛終於明白過來，忙不迭的與皮蛋搬出兩張大八仙桌來，放在院子裏。

四大金剛一齊跳上八仙桌去，多多忽然要打退堂鼓道：「小仙，我爹他們在此，我看我還是不露面的好。」

皮蛋道：「你們已經脫離父女關係，他是他，妳是妳，怕什麼。」

大笨牛道：「是啊，妳現在是白吃敎的副敎主，地位比他那一把刀還要高哩，怎可退讓。」

阿郎拉開嗓門，大聲叱喝道：「各位，為了一張藏寶圖，拚得你死我活，頭破血流多划不來，再說，不論是那個王八蛋，或者是這個豬八戒得去，誰也不可能活着離開臥龍莊，更不可能從本敎主的手中搶去藏寶圖。」

皮蛋指一下馮通兄弟，道：「當然不可能，諸位不妨瞧一瞧他們兄弟的臉，一個『自作自受』，一個『自尋煩惱』，都是白吃敎送他們的紀念品。」

大笨牛高高在上，也不肯放過這個發表宏論的機會，道：「諸位可以再看一看這位飛刀趙勇趙大俠，腹大如鼓，響屁放個不停，還有那一位小辣椒姑娘，也是過來人，都是我們敎主的傑作，想刺字放屁的人歡迎上來一試。」

下面鴉雀無聲，沒有人敢輕舉妄動。

阿郎一揚雙目，緩緩的從大家頭頂一掃而過，道：「既然不想拚着老命來硬搶，又不願放過這個得到寶圖的好機會，本敎主倒有一個兩全其美的小小建議。」

下面有一個粗獷的聲音道：「別繞圈子，請張敎主痛快的說明白。」

阿郎道：「簡單，簡單，由本敎主來拍賣，你們大家競標。」

皮蛋馬上隨聲附和道：「對！是賠本大拍賣！」

大笨牛上前一大步道：「對！是流血大拍賣！」

多多受了感染，亦道：「對！是跳樓大拍賣！」

張小仙取出一張羊皮來，將上面的圖象詩句作了一個簡短的介紹，道：「底價二萬兩，大家可以盡量往上加，出價最高的人得標。」

大笨牛道：「越多越好，多多益善，百二八十萬兩白吃敎也不會嫌多，人拿不動可以叫牛車來載。」

場中寂然，無人應聲喊價。

只有飛刀趙勇的響屁，仍放個不停，是唯一的點綴。

皮蛋賣力的拍着雙手，大聲喊叫：「各位，發什麼呆，快出價呀，只要超出底價，就有機會，一圖在手，希望無窮，有金銀財寶，也有武功秘笈。」

不久，前面有人喊出價錢：「二萬一，二萬一。」

接着，大刀錢四海喊道：「二萬二，二萬二。」

多多突如其來，情不自禁的叫一聲：「爹！」

這一聲爹，有兩層意義，一則乃是孺慕之情的自然流露，再則也是一個警訊，

希望父親不要浪擲白花花的銀子，買一張偽造的藏寶圖。

可是，大刀錢四海却毫不承情，抖一下手中的雙龍抱月刀，冷冰冰的道：「住口，老夫沒有妳這一個女兒。」

阿郎借題發揮道：「各位聽到沒有，本敎的多多副敎主，是大刀錢四海錢老英雄的嫡親女兒，照樣出價競標，足證本敎絕對公正，絕不徇私。兩萬二，那位還要加？」

神斧馮元跟他哥哥馮通換一個眼色。

「二萬三。」

氣氛眞像是正式的拍賣場，皮蛋道：「二萬三，那位願意再加一點？」

那個瘦巴巴的猴臉老頭右手舉起兩個指頭，左手舉起五個指頭，說道：「二萬五。」

大笨牛耳聞目見，精神爲之一振，說道：「二萬五，二萬五，還有那一位要加的？」

「二萬六！」

「二萬七！」

「二萬八！」

「三萬整！」

人羣中七嘴八舌，一陣哄抬，霎時已抬到三萬兩。

出價最高的是狼牙棒馮通，神斧馮元兄弟。

阿郎暗暗竊笑道：「奶奶的，破紀錄啦，一張泡過屎尿臭水的羊皮，這麽値錢，眞是滑天下之大稽！」

嘴巴却正經八百的道：「三萬，三萬，有沒有人再加？沒有人加就賣啦。」

「一、二！三！」

皮蛋拍着巴掌計數。

「賣了！」

待皮蛋數至三，無人出價時，阿郎宣佈成交，將手裏的臭羊皮交給多多，道：「多多副敎主，從此刻起，妳兼任本敎的總管，負責本敎的一切銀錢收支，務必要銀貨兩訖！」

「是！敎主！」

多多躬身應是，立與馮氏兄弟進行交易。

飛刀趙勇的屁始終沒停過，這時肚子裏的氣已經消去一大半。

打鐵趁熱，張小仙精神百倍，又拿出了一張羊皮來大聲喳呼，道：「讓姓趙的放他自己的屁，咱們繼續拍賣，這一張的底價兩萬五，有錢的大爺們可以儘量往上加。」

大笨牛變成了應聲蟲，高舉着拳頭，嚷嚷道：「不錯，臭屁不響，響屁不臭，趙子龍的響屁一點也不臭，大家用不到捂鼻子，二萬五，二萬五，加呀，快往上加啊。」

「二萬八！」

大刀錢四海毫不考慮，一下子就加了三千兩。

多多叫苦不迭，暗自禱告上蒼，希望父親千萬別花寃枉錢，買一張臭羊皮。

「三萬！」

第二個出價的，是那位武林怪傑丁老二。

「三萬五！」

好傢伙，駝背叟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一加就是五千兩。

皮蛋拍打着雙掌道：「三萬五，三萬五，想買的人趕快加，錯過機會保證會後悔八輩子！」

大笨牛指着馮通兄弟，說道：「藏寶圖共有四張，一張的用處不大，再買再加啊。」

這個道理，馮家昆仲當然懂，可惱三萬兩銀子已傾其所有，心有餘而力不足，只好作壁上觀。

阿郎一本正經的道：「三萬五，三萬五，有沒有人肯再多加一點點？沒有人加就賣啦！」

「一！二！三！」

這一次是由大笨牛來拍巴掌計數。

「賣了！」

無人再加價，張小仙宣佈成交，將第二張羊皮賣給駝背叟。

剛完成與馮通的交易，接着又忙第二樁，直忙得多多香汗淋淋，嬌喘不已。

但精神抖擻，心情却快慰無比，幸好交易所得，全部是大小不一的銀票，若是白花花的銀子，單是算數就會把多多累死，兩張八仙桌不被壓垮才怪。

飛刀趙勇的大肚皮已經消滅的差不多了，接近完成階段。

張小仙緊接着又取出第三張羊皮來，在手上彈一彈，亮一亮，道：「一圖在手，就有希望得到聖僧哈里巴的億萬寶藏，底價三萬，規則相同，誰出得錢多就是誰的。」

錢四海道：「三萬一！」

丁老二道：「三萬二！」

錢四海道：「三萬五！」

丁老二道：「三萬七！」

錢四海道：「三萬八！」

丁老二道：「四萬整！」

形成大刀錢四海與丁老二二虎相爭的局面，別的人皆退避三舍，噤若寒蟬。

多多緊張的要死，還好當丁老二加至四萬兩時，錢四海並沒有再往上加。

皮蛋道：「四萬，四萬，欲購從速，欲加請快，跳樓流血大賤賣，絕不會再有第二次，切勿失之交臂。」

大笨牛的情緒激動，興奮得近乎歇斯底里，重複着皮蛋的話語道：「對！流血、跳樓、自殺大賤賣，欲購從速，欲加請快！」

阿郎同樣興高采烈，情緒接近瘋狂，問馮通兄弟：「賢昆仲要不要再加？」

狼牙棒馮通道：「四萬一，如果可以欠帳的話。」

張小仙嗤之以鼻：「現金交易，恕不賒欠！」

駝背叟鷹眼一翻，道：「四萬二，分期付欵如何？」

皮蛋道：「老駝子，沒有銀子就在一邊看熱鬧吧。」

環顧全場，皆默不吭聲，阿郎雙肩一聳，道：「四萬，四萬，加價的朋友請把握時間，錯過良機，就會悔恨終身，這是最後一張！」

「一——二——三！」

這一次皮蛋喊的特別慢，結果還是沒有人再開口加價。

「賣了！散會！」

阿郎拍一下大腿，決定賣出，交由多多去處理。

大笨牛故意碰了小仙一下，聲若蚊蚋般道：「老大，那臭羊皮還多得很，怎麽不賣啦？」

張小仙雙目暴睜，噤聲喝斥道：「笨啊，買圖的人手中，說不定原來就有一張，賣四張馬上就會拆穿西洋鏡，被人家亂棍打死。」

多多的交易已進行完畢，算算帳，三張臭羊皮，一共得銀十萬五千兩，四個人皆打從心眼裏樂出來，笑的連嘴巴都合不攏。

飛刀趙勇的氣已全部放盡，功力亦告復元，猛地一個大跨步，衝至駝背叟的面前，厲色地喝問道：「我兒趙明可是你殺的？」

拍賣大會已結束，馮通、馮元、丁老二等已相繼離去，駝背叟亦待轉身，聞言止步道：「誰是你兒子？」

飛刀趙勇奔至愛子倒地之處，道：「就是他！」

駝背叟沉思一下，冷若冰霜的道：「混戰之中，拳掌無眼，死傷在所難免，也許是吧。」

「看刀！」

趙勇一聞此言，殺機陡生，揚手打出三把飛刀，上取雙目，下取咽喉，疾逾閃電，金風一掠而到。

他的飛刀絕技，素爲武林同道所看重，齊皆爲駝背叟揑了一把汗，孰料，駝背叟的功力之深，竟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單掌一拂，暗力如湧，三把飛刀像是撞上鐵壁銅牆，不但寸步難進，抑且掉轉頭來，篤！篤！篤！三聲響，飛嵌進趙勇身後的屋樑之上。

一拂之力，竟有這麽大的勁道，目睹之人莫不爲之駭然色變。

「哼！」

駝背叟冷哼一聲，沒有多說一個字，掉頭就走。

飛刀趙勇不禁勃然大怒道：「還我兒命來！」

呼！呼！呼！人隨掌進，掌隨身發，三招快攻，一氣呵成，人已彈飛而起，以雷霆萬鈞之勢凌空墜擊，不要命的猛攻駝背叟。

「哼！」

駝背叟發出第二聲冷哼，人已旋飛而起迎上去。

這事簡直匪夷所思，如非親目所見，任何人皆不信駝背叟的功力會如此高絕，蓬！的一聲，兩股暗力猛一撞，飛刀趙勇發出一聲慘叫，立如斷了綫的風箏，一個倒栽葱栽下來，一命嗚呼。

而駝背叟却輕鬆寫意得很，藉着那一撞之力，人已飛過屋脊，乘風而去。

院子裏的人接着紛紛離去，連臥龍莊的馬總管亦不告而別，一霎時便奔走一空，僅僅還剩下阿郎、多多、皮蛋、大笨牛四個人。

皮蛋馬上跳了起來，大吼大叫道：「棒！好棒啊！三張臭羊皮，換了十萬五千兩銀子，有這麽好的生意來做，皇帝老子讓位給咱們也不幹啦！」

大笨牛手舞足蹈的道：「萬歲！萬萬歲！發啦！發啦！這一次可是眞的大發啦！我的親娘祖奶奶，十萬五千兩銀子，有六千五百六十二斤半，堆起來像一座山，擺平了可以舖好幾張床，貧窮再見，饑餓再見，沒有錢的苦日子永遠再見啦。」

全是銀票，厚厚的一大叠，皮蛋，大笨牛分別摸一摸過過癮，同聲說道：「該分紅啦。」

阿郎臉色一沉，道：「想分贓？分什麽贓？分你們的頭，前幾天分給你們的那一千兩私房錢，一文還沒有用呢，要那麽多銀子幹什麽，想拆夥？」

皮蛋從嗓子眼裏嘟嘟喃喃的道：「小氣鬼。」

大笨牛跟着皮蛋嘟喃道：「比小氣鬼還小氣。」

張小仙肅容滿面的道：「給你們一點私房錢，是預防有人放單時應急，免得被人剝衣服，平常時咱們四個人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用不到動用私房錢，所有的銀子都是公欵，屬白吃敎全體弟兄所有，保證絕對公開，以後不許再提分贓的事，也不會再分贓啦。」

被張小仙刮一頓鬍子，皮蛋、大笨牛沒敢再放半個屁。

多多本欲將銀票交給阿郎，張小仙反而將身上剩餘的六千五百兩票子交給多多，道：「多多，妳現在是本敎的總管，所有的銀錢全部歸妳保管，一共是十一萬一千五百兩，注意，帳目要公開，以免皮蛋、大笨牛說咱們夫妻倆黑吃黑！」

自從見到父兄老姐後，多多一直悶悶不樂，阿郎的最後一句話是故意逗她，果然，多多聞言樂在心裏，怒在臉上，捶了阿郎兩拳，滿腹的鬱悶亦隨之一掃而空。

天色早已大黑，就在臥龍莊上住了一夜。

利用這個機會，參照從趙勇手裏得來藏寶圖的眞跡，將假圖略作修改，最重要的一點是，易「欲圓發財夢」爲「欲作神仙夢」。

在登封百香樓，一共繪製了三大張十二小張藏寶圖，賣給波羅門一張，今天又拍賣了三張，還有八小張，另外還有一張空白的羊皮未用，大笨牛道：「老大，再僞造四張吧，這樣咱們就可以再舉辦好幾場拍賣大會。」

張小仙道：「留下一張空白羊皮，足準備四圖合璧後，繪製眞的藏寶圖用的，眼前還有八小張圖，足可應付客戶的需要哩。」

多多道：「趙勇已死，不論他是否曾參予行兇，人死一了百了，已無再行探究的必要，倒是他留下來的這一條綫索，値得認眞研究。」

大笨牛道：「什麽綫索？」

阿郎道：「當然是指那低矮、瘦高兩個魔頭而言。」

皮蛋道：「傷腦筋，只有這麽一點點綫索，很難找出兇手來。」

阿郎道：「有總比沒有好，而且我突然想到一個人，頗符合趙勇口中那個低矮老魔的條件。」

多多道：「那一個？」

小仙道：「駝背叟。」

多多乃是冰雪聰明之人，一顰眉間便

已瞭然於胸，道：「嗯，駝背叟如果穿上一件寬大的袍子，遮住他駝起的背，就是一個低矮的人，可惜他此刻已去遠，想追也無從追起。」

阿郎道：「沒有關係，他只買去一張圖，頂多得到兩張，有一天還會自己送上門來的。」

皮蛋道：「小仙，我覺得凡是買圖的人都值得懷疑。」

阿郎道：「沒錯，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綫索，那個武林怪傑丁老二，說不定就是另一個搶圖行兇的惡魔。」

大笨牛道：「傷腦筋，一個老駝子，一個丁老二，咱們該先找那一個？」

張小仙道：「誰也別去找，咱們繼續千里尋父，萬里認爹，重金買賣藏寶圖，他們遲早會自投羅網的。」

× × ×

翌日一早，皮蛋、大笨牛披掛整齊，四大金剛當即踏上征途，直奔開封而去。

此處距開封已近，僅個把時辰的脚程，然而一離開臥龍莊不久，便發生情況，有一個極其微弱的呻吟聲，隱隱約約的飄入耳中。

循聲辨向，四人轉入路旁密林內，深入十餘丈後，很快便發現，在黃土地上倒着兩個人。

一個是神斧馮元，業已氣絕身亡，一個是狼牙棒馮通，正蜷曲着身子，雙手捧胸，倒在地上呻吟，看他的神色，亦是奄奄一息，命若游絲。

白吃教主張小仙趨前說道：「這是誰幹的？」

狼牙棒馮通抬頭望了四人一眼，有氣無力的道：「是駝背老魔。」

多多道：「老駝子爲何要對兩位下此毒手？可是爲了藏寶圖？」

馮通悔恨不已的道：「正是爲了藏寶圖，遭此橫禍。」

阿郎道：「這事是幾時發生的？」

馮通道：「昨夜離開臥龍莊後不久，便在林外路旁被老魔堵上了。」

多多道：「一照面他就出手搶圖？」

馮通道：「老魔陰狠毒辣，先行兇，再搶圖。」

皮蛋道：「够狠啊，够毒啊！」

大笨牛道：「老駝子現在何處？」

馮通道：「得圖之後，早巳溜之大吉、老夫花了三萬兩雪白的銀子，連藏寶圖的內容都沒有看清楚，便被老魔奪去，老夫實心有不甘，死難瞑目。」

多多以教訓的口吻，道：「懷璧招災、自古皆然，誰叫你貪心不足，又學藝不精。」

大笨牛見他像一頭野狗般躺在地上，狀至痛苦，同情之心不禁油然而生，道：「好可憐啊，老大，咱們要不要救他？」

阿郎冷笑一聲，說道：「這個老小子對朋友不忠，假助拳之名，行奪圖之實，又曾企圖置咱們於死地，似此不忠不義之人——」

突聞有一個陰陽怪氣的聲音，接口嘿嘿冷笑道：「不錯，似此不忠不義之人，留在世上，等於是一堆垃圾，一條寄生蟲，還是趁早送上西天好！」

「什麼人？」

阿郎、多多聞聲大驚，一面發話喝問，一面展目四顧，但見林木枝繁葉茂，那有人影半點。

但覺耳畔風聲一嘯，四人一齊滑步閃躲，只見是三縷黑忽忽的東西疾射而下。咻！咻！咻！嘯聲過處，慘嚎聲起，狼牙棒馮通已死於非命。

定目處，原來是三片樹葉，深深嵌在馮通腦袋上。

飛花奪命，摘葉斷魂，這是最最上乘的內家玄功，皮蛋、大笨牛嚇得頭皮發炸，透體生寒，同聲驚呼道：「哎呀，我的親娘祖奶奶，敢是遇上了妖魔鬼怪？」

多多畢竟比他倆多練了幾年武，江湖經歷亦多，還算沉得住氣，道：「不是妖魔鬼怪，是咱們遇上了厲害的高人。」

張小仙聲音嘹亮的道：「是那一位朋友，請現身說話。」

「咱們已經照過面了，沒有再見的必要，老夫有幾句話說完就走。」

聲音忽高忽低，飄飄忽忽，似是遠在天邊，又似近在眼前，根本不知道來自何方。

阿郎沉聲喝問道：「閣下何人？」

「駝背叟。」

阿郎問道：「啊，是你！馮氏昆仲可是你殺的？」

「沒有否認的必要。」

「你搶走了他們的藏寶圖？」

「憑他們這兩個膿包，本來就不配保有它。」

「但也不應該行搶，喜歡可以花銀子買呀。」

「我老人家的銀子巳被你張教主榨光啦。」

「沒有銀子可以想辦法，人死却不能復生。」

駝背叟道：「娃兒，別儘說廢話，請言歸正傳。」

「別忙，老朋友啦，聊聊嘛。」

多多知道阿郎在故意跟他扯蛋，希望藉此找出他藏身的位置來，亦道：「是嘛，一次生、二次熟，朋友務請現身一見，言講當面。」

駝背叟怒聲說道：「丫頭，閉上妳的嘴，妳老子錢四海都得叫我老人家一聲前輩，妳這個乳臭未乾的黃毛丫頭竟敢稱朋道友，敢是活膩了？」

餘音未落，阿郎巳拔空而起，瞄準駝背叟聲音的來處，如箭似鏢般射過去。

「打！」

爲防萬一，還先行打出一把霸王釘。

可是，說也邪門，張小仙撲至一棵虬松，虬松之上竟巳空無一人。

駝背叟的聲音及時出現在另一個方向，陰冷森寒的道：「張小子，老夫不想露面，任你們千方百計，也奈何不了我老人家，別白費心機，談正事要緊。」

阿郎落地說道：「談什麼正事？」

「談藏寶圖。」

「藏寶圖？」

「沒錯，老夫想知道你的身上還有幾張？」

「沒有了。」

「沒有，可以再去偷，去騙，或者去搶。」

阿郎道：「老小子，你說話最好放乾淨一點。」

「娃兒，你的藏寶圖，本來就是來路不明。」

「老駝子，你所謂的正事，莫非就是這些？」

「我老人家是來跟娃兒談生意的。」

「你還想再買？」

「是有這個意思。」

「沒有銀子免談。」

「老夫正在設法中。」

「你還想買幾張？」

「有多少要多少。」

「依本教主看，一張就够了。」

「什麼意思？」

「你買去一張，搶去一張，本來就有一張。」

駝背叟道：「錯了，錯了，我老人家只有兩張圖。」

「難道閣下你不是殺害風塵雙俠的兇手？」

「本來就不是！」

「你不曾搶去一張藏寶圖？」

「絕無此事。」

「本教主不信。」

「要如何你才肯信？」

「下來解釋清楚。」

「清者自清，濁者自濁，沒有解釋的必要。」

利用這一陣子說話的機會，多多、皮蛋、大笨牛早巳小心謹慎地，躡手躡足地，查明了駝背叟的棲身之處，而且也潛行至附近不遠。

「媽的，馬屁大王來也！」

「媽的，吹牛大王來也！」

「你家多多祖奶奶也來也！」

三人同時發話，同時出手，先發袖箭，飛刀、霸王釘，再發大悲三絕招，覷準駝背叟棲身的老松樹，衝天炮似的一衝而上。

「回去！」

沉喝聲起，樹搖葉落，立有一股剛猛絕倫的壓力，宛若泰山壓頂一般壓下來，三人的大悲掌方自遞出一半，便同時發出一聲悶哼，跌坐在地。

皮蛋拍一拍屁股，道：「這個老傢伙好厲害。」

大笨牛灰頭土臉的道：「簡直厲害得不得了！」

不待多多開口，阿郎巳自飛身而至，登上老松。

然而，駝背叟巳去，但見落葉紛紛，人影全無。

駝背叟蒼老的聲音忽又從更遠的地方傳來道：「張教主，這一筆生意你還做不做？」

阿郎冷冷的道：「本教主說過，現在身上無圖。」

「何時有圖？」

「這種事可遇而不可求，本教主無法作答。」

「總而言之，有圖的時候別忘留給我老人家。」

「想要留圖可以，但閣下必須預付訂金。」

「老夫眼前身上不方便。」

「這樣本教主就沒有留圖的義務。」

「娃兒，叫你留下就留下，否則小心你吃飯的傢伙。」

「哼，本教主不接受威脅。」

「嘿嘿，你非接受不可，再見！」

「慢走，本教主願與你同行！」

駝背叟聲音巳杳，四大金剛拔足猛追，在樹林子裏亂轉一通，毫無所獲，最後只好再度返回官道，繼續向開封進發。

約莫行出三數里地，眼看開封城巳遙遙在望，猛可有人在身後呼喊：「前面的小友可是白吃教的張教主？」

張小仙止步轉身，見從岔路上奔來一人，正是三刀客之一的無血刀雷天宇，當即滿臉堆笑的道：「啊，是雷大俠，久違，久違！」

無血刀雷天宇環顧四人一眼，道：「幸會，幸會，雷某正在四處尋找諸位。」

阿郎道：「有事？」

雷天宇道：「張教主眞是貴人多忘事，我們的交易尚未完成呢。」

張小仙「哦」了一聲，道：「怎麽會，雷大俠需要的東西本教主早巳備好。」

言畢，將右下角的一張僞造的藏寶圖取出來，却並未立即交給雷天宇，反而提出要求道：「雷大俠，可否請將你那一張圖拿出來瞧瞧？」

無血刀雷天宇一陣怔愕，問道：「幹嘛？」

張小仙面不改色的道：「比對一下，看本教主弄到手的東西是否眞品，怕的是萬一有假豈不要砸掉白吃教金字招牌。」

雷天宇道：「原來如此，謝謝張教主如此誠信。」

不遑多想，立將眞的藏寶圖交給張小仙。

察言觀色，多多巳知阿郎想要幹什麽，沒話找話的尋雷天宇瞎扯：「雷大叔，恭喜恭喜啦。」

雷天宇莫名其妙的道：「多多，老夫有什麼事值得賢侄女恭喜？」

皮蛋亦巳會意，道：「你賺啦，別人買一張圖要四萬兩，你只花了一萬兩，還不值得恭喜嗎？」

大笨牛也過來湊熱鬧：「說的也是，不費吹灰之力便省下來三萬兩，貧苦人家足够過一輩子啦。」

三人一邊說話，一邊還有意無意的替阿郎遮遮掩掩的，就這麽三言兩語的工夫，張小仙早將眞的藏寶圖掉了包，拿着兩張假圖笑呵呵的道：「嚴絲合縫，一點不假，請雷大俠過目。」

假圖本來就是一張羊皮撕開的，自然嚴絲合縫，繪製的技巧又好，雷天宇那裏看得出眞假來，滿意的收起藏寶圖，付出一張五千兩的銀票，作爲後金。

大笨牛眉尖一挑，道：「老小子，還要不要？」

無血刀雷天宇立即說道：「要，當然還要。」

張小仙手一伸，道：「拿來。」

「拿什麼？」

「訂金呀。」

「五千？」

「二萬！」

「張教主，一張圖才一萬兩，怎會要

二萬兩的訂金？」

「現在漲價啦，一張圖要四萬兩，而且是不二價。」

「太貴，太貴！」

「嫌貴你可以不買。」

「老夫是要考慮考慮。」

考慮了半天，始終沒見他再開口，多多奇道：「這麼難，要考慮多久哪？」

雷天宇說道：「可能需要三五天的時間。」

皮蛋道：「要這麼久，生孩子呀？」

大笨牛道：「生孩子也用不到三五天，聽說會生孩子的女人跟拉屎一樣，一使力就出來了。」

張小仙道：「雷大俠直管攷慮就是，本敎主不想強人所難，但却不保證一定留給你，也不保證不再漲價。」

無血刀雷天宇略一尋思，道：「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三五日內定會有所決定，告辭了！」

了字出口，人已縱起，循原路如飛而去。

弄得皮蛋滿頭霧水的道：「這個老匹夫的言行好像有點怪怪的。」

大笨牛道：「那裏怪，我怎麼沒有聽出來？」

多多笑道：「你後知後覺，如果被你聽出來，就可以當敎主啦。」

大笨牛惱怒道：「有屁快放，誰要是再裝悶葫蘆，我可要生氣啦。」

阿郎道：「這個老小子十之八九是在替別人辦事。」

大笨牛還是聽不懂，問道：「何以見得？」

阿郎道：「假如他自己可以當家作主，不需要考慮三五天。」

「哦！」大笨牛終於完全明白是怎麼回事。

× × ×

古都開封，除了舊有的皇宮寶殿外，另有兩棟巍峨宏偉的建築物，最爲膾炙人口，人人津津樂道，一是「紅中賭坊」，一是「悅賓樓」。

「悅賓樓」是一家高級的大飯店，也是一家高級的大旅館，佔地極廣，橫跨兩條大街，單是花園空地就有十幾畝，樓高十層，下面五層是飯莊，上面五層是旅館，後面另外還有三個別館：「怡紅軒」、「雨花台」、「別有天」，來往的客人俱非凡夫俗子，不是達官貴人，富商巨賈，就是武林豪客，江湖巨擘。

張小仙乃一敎之主，多多、皮蛋、大笨牛也已經是成名人物，一到開封便住進「悅賓樓」，包下了「雨花台」。

嚴格來說，雨花台是一個水上餐廳，建築在一個不算小的人工湖上，小橋流水，曲徑通幽，四週是一大片大花園。入門處，轉過畫屏，便是一間大型花廳，兩旁有許多房間，專供客人歇息之用，裝潢瑰麗，佈置新穎，的確不同凡俗。

大笨牛一入門，便高興得又吼又叫的道：「哇呀！有錢的日子眞棒，這簡直跟當皇帝一樣嘛。」

摸摸這，碰碰那，跑到臥室裏去，還跳上彈簧床去躺一躺，他本來是一個鄉下土包子，從來也不曾到過這麼豪華的所在，見到什麼東西都新奇，看完了室內，又通過小橋，跑到花園裏去。

花園的設計，可謂巧奪天工，盛開的百花，有一定的層次，也有一定的格局，有的似山巒城堡，有的似飛禽走獸，彷若進入另一個世界一般

徜徉其間，頓覺精神爲之一爽，大笨牛情不自禁的哼起山歌小調來。

哼着哼着，走着走着，突覺身後被人撞一撞，「痳」、「啞」二穴巳被人制住了。

身不能動，口不能言，心裏却明白得很，大笨牛親眼看到，從自己的身後轉出來兩個人，都是天竺波羅門的番僧。

番僧互望一眼，二話不說，將大笨牛抬起來就走。

他們的住處並不遠，就在隔壁的「怡紅軒」，客廳裏早巳備好酒席　門主阿巴達，總護法烏克拉正候在那裏。

將大笨牛放在一張椅子上，一名番僧躬身道：「啓稟門主，白吃敎的大笨牛堂主請到。」

波羅門主阿巴達臉色一沉，道：「叫你們去請大笨牛堂主，是這樣請的嗎，明明是偷襲暗算，點了人家的穴道。」

番僧駭然，說道：「小僧是怕大笨牛堂主不肯來，或者驚動了張敎主他們，所以——」

烏克拉氣忿忿的道：「還不快將人家的穴道解開，向大笨牛堂主道歉。」

二番僧一分一秒也不敢躭擱，忙將大笨牛的穴道解開，又打拱，又作揖，又雙掌合十，賠禮不迭。

啪！大笨牛猛地一拍桌子，起身喝道：「你們這是什麼意思？」

阿巴達解釋道：「大笨牛堂主千萬別誤會，本門主原是想用請的。」

大笨牛怒氣冲天的道：「放屁，你們的行爲如同強盜，根本是在綁架。」

烏克拉道：「言重了，是小僧們執行錯誤。」

大笨牛可不吃這一套：「說你們放屁，愈放愈臭，少在我面前做戲演雙簧。」

阿巴達低聲下氣的道：「小友切勿生氣，貧僧可是誠心誠意的請你來。」

大笨牛像是吃了炸藥似的道：「請本堂主來幹什麼？」

烏克拉連拉帶拖的請大笨牛坐下來，陪着笑臉道：「其實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且先喝三杯，咱們再慢慢的談。」

大笨牛早巳肚饑，但面對滿桌子的山珍海味，却胃口缺缺，道：「記得我們老大好像說過，宴無好宴，沒胃口。」

阿巴達舉起一杯酒來，道：「小友想到那裏去了，本門主純出一片至誠，請乾！」

面前的酒，大笨牛動也沒動　冷聲道：「番和尚也喝酒吃肉？」

阿巴達勉強苦笑一下，道：「偶而，捨命陪君子嘛。」

「說吧，綁架本堂主，目的何在？」

「只是想請敎大笨牛堂主一句話。」

「有屁快放。」

「請問大笨牛堂主會不會大悲掌？」

「會呀，四大金剛，人人都會。」

「熟不熟？」

「熟得很，就憑大悲掌，將少林掌門老烏龜卡馬卡馬死。」天曉得波羅門的人是否聽得懂。

「賣不賣？」

「番和尚頭，你想買？」

「是呀，貧僧早有此意。」

「你出價多少？」

烏克拉伸出五個手指頭來，道：「三招絕學，五萬兩銀子。」

大笨牛連想都沒想，便一口回絕道：「太少，不賣！」

阿巴達好大方，一下子就加了五萬兩，道：「十萬兩如何？」

「很合理的價位，還有一段遙遠的距離。」

「依大笨牛堂主之見要多少？」

「二十萬兩。」

「銀子？」

「金子！」

「什麼？要二十萬兩金子，這不是張敎主開出來的價碼嗎？」

「沒錯，是我們老大開的價碼，二十萬兩金子或許可以勉強考慮。」

烏克拉扮了一個鬼臉，壓低聲音道：「大笨牛，我們門主的意思是，咱們私相授受，私下交易，十萬兩銀子，小友的子子孫孫永遠享受不完。」

大笨牛聞言心頭怦然一震，暗忖道：「我的親娘祖奶奶，十萬兩銀子，單是利息每年就有一萬兩，每個月八百多兩，可以買好幾十頭豬，當然子孫世世代代用不完，這種事可能三百年也不見得能碰上一次。」

但一轉念間，立刻斷然拒絕道：「番和尚，少挑撥離間，你們是存心要本堂主叛變白吃敎嘛。」

阿巴達神秘兮兮的道：「大笨牛堂主，你們中原有一句俗話說：人不得橫財不富，馬不吃野草不肥；又說：人不自私，天誅地滅，這兩句話小友應該懂吧？」

大笨牛怒眉雙挑的道：「閉上你的和尚嘴，白吃敎的團隊精神一向很好，絕對大公，無我無私。」

「可是，天下絕無不散的筵席，你遲早會離開白吃敎的。」

「我大笨牛早巳有言在先，生爲白吃敎之人，死爲白吃敎之鬼。」

「生老病死，乃人之常情，討老婆，生孩子，都需要大把大把的花銀子，況且人老之後，總有一天你會退休的。」

「退休有何可怕，相信老大會給我一大筆退休金。」

「自己有很多私房錢，豈不更好？」

「少來，我吹牛大王不幹這種見不得人的事。」

「只要咱們不說出去，誰也不會知道的。」

「誰說沒人知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還有他們知。」

阿巴達苦口婆心，大笨牛硬是不上路，不禁激怒了一旁的烏克拉，道：「大笨牛，別敬酒不吃吃罰酒，給你十萬兩銀子可謂天高地厚，惹惱了波羅門，給你點苦頭吃，照樣可以逼你吐出大悲掌。」

大笨牛聞言大怒，就好像有人踩住尾巴似的，猛地將一桌子的酒菜掀翻在地，暴跳如雷的道：「混蛋王八蛋，軟的不成想來硬的，要動武是不是？好啊，上呀，誰怕誰呀！」

足踩八字，呈蹲馬式，氣提丹田，挽起一掌眞力，隨時準備出手進招，作生死一搏。

天竺番僧也不是省油的燈，烏克拉的鐵頭功堪稱武林一絕，摸一下自己光禿禿的腦袋瓜，老眼連翻道：「門主，請讓貧僧會一會這個楞小子。」

阿巴達欲語未語，張小仙的聲音在門外接口說道：「要打就打羣架，單打獨鬥乏味！」

話落人現，單脚踹門而入。

多多緊隨在後，一進門就打出一蓬霸王釘，她手法奇快奇準，從衆番僧頭頂一掠而過，算是給他們一個下馬威。

皮蛋亦巳拉開架式，作勢欲發，破口就罵：「媽的，別裝傻，敢綁架就不要怕打架，上呀！上呀！」

白吃敎的人開口叫陣，波羅門的和尚却啞口無言，亦無人挺身應戰，大笨牛横跨數步，往張小仙身邊一靠，道：「老大，你們怎知我被番僧綁架來此？」

阿郎道：「皮蛋曾目睹你遭人偷襲的那一幕。」

大笨牛道：「這樣說起來，你們早巳到了怡紅軒？」

多多道：「是有一會兒了。」

大笨牛說道：「這樣最好，省得我再磨牙，我可絕對沒有做對不起白吃敎的事情。」

張小仙道：「我知道，你是白吃敎的好弟兄，本敎主宣佈再記你兩個功，將來一定給你一筆優厚的養老金。」

阿巴達聽到這裏，插言道：「張敎主，請聽貧僧解釋，本門主的原意是想請敎主來怡紅軒一談，湊巧大笨牛堂主在附近，所以——」

張小仙懶得聽他胡言亂語，截口說道：「掌門人，過去的巳經過去，大笨牛亦未傷筋動骨，沒有再舊話重提的必要，本敎主此來就算是跟掌門人談生意吧。」

言來和顏悅色，一點火藥味也沒有，阿巴達緊繃的心弦這才放開來，笑臉迎人的道：「張敎主可是改變主意，欲以二十萬兩銀子的代價，將大悲三絕招傳給波羅門？」

阿郎換上一副嚴肅的臉孔道：「掌門人，本敎主願意鄭重坦告，就算是二十萬兩金子，也絕不能私自將少林絕技售予他人，請貴掌門死了這條心吧。」

烏克拉愕然一楞，道：「那張敎主是要談那一樁生意？」

阿郎取出一張藏寶圖來，笑嘻嘻的道：「本敎最近又買下一張藏寶圖，不知波羅門有無興趣？」

波羅門主阿巴達接近過藏寶圖，與原來的那一張一合　嚴絲合縫，喜不自勝的掏出二萬四千兩銀票來，交由多多收下，道：「要，本門主當然要。」

張小仙嘴角噙着一絲冷笑道：「眞對不起，二萬四千兩太少，巳經漲價了。」

阿巴達道：「多少？」

小仙道：「四萬四千兩。」

烏克拉道：「才多久，就漲了二萬兩

銀。」

多多道,「欲購從速,明天說不定還會再漲。」

皮蛋道:「物以稀爲貴 粥少僧多,非漲不可啦!」

烏克拉不悅,道,「這簡直是敲竹槓嘛!」

阿郎冷笑道:「就算是敲竹槓吧 願敲就買 不願敲就別買 你們有絕對的自由。」

天竺六番僧聚在一起 嘰哩呱啦 一陣密商,久久委决不下。

張小仙不耐煩的說道:「時間就是金錢 本敎主沒工夫和你們泡磨菇 現在開始計數 當數到十時 你們還沒有作成决定 這一筆生意,就算吹啦 咱們退錢退貨。」

「一、二、三……七、八、九——」

大笨牛立即開始計數 速度好快 一眨眼便數到了九 十已在喉 迅將吐出。

阿巴達咬咬牙 終於作成最後决定:「只此一家 別無分號 白吃敎做的是獨門生意 本門主依你們就是 但請以後別再隨便亂漲價才好。」

言吧 極不情願的再交出二萬兩銀票,多多計算一下,乖乖 售圖所得巳累積至十六萬四千兩。

張小仙道:「想不漲價可以,你們可以預約。」

烏克拉望了掌門人一眼,道:「好的,還有兩張圖 波羅門全部預約啦。」

皮蛋道:「預約要付預約金,空口說白話可不算數。」

阿巴達道:「預約金要多少?」

張小仙道:「老規矩,一張圖訂金二萬。」

阿巴達道:「以前不是一萬嗎?」

「售價漲啦,訂金當然也要漲。」

「這——」

「掌門人不願預約?」

「請張敎主高抬貴手 看在老主顧的份上 貧僧付訂金二萬,預約兩張圖,如何?」

一張臭羊皮 能値幾何 阿郎一再裝模作樣 擺出高姿態 意在強調「假」圖的「眞」實性 以利促銷 聞言也故意和多多,皮蛋 大笨牛聚在一起 嘰哩呱啦的假裝商量一下 然後才勉爲其難的答應下來。

多多收好銀票 四大金剛告辭而出,返回「雨花台」酒席業巳備好 四個人有志一同 齊聲吼叫一聲 衝過去就吃。

灌了幾口酒,扒了幾口菜 先壓一壓酒蟲餓鬼 大笨牛這才開口說道:「多多總管副敎主 請報告一下帳目,咱們的公欵有多少啦。」

多多道:「一共是十八萬四千兩,外加一些散碎銀兩。」

皮蛋道:「我的媽呀 這麽多,人說錢多不是福 我現在好像也感覺到錢多的煩惱啦。」

大笨牛道:「你煩惱什麽?」

皮蛋道:「煩惱這麽多銀子如何好好的來處理運用。」

多多道:「在七里坡,我們不是正在蓋房子嗎?銀子可以用在建築上。」

皮蛋說道:「萬丈高樓平地起,總壇的工程,一下子消化不了這麽多的錢 而且費時甚久,等到大功告成時 我們說不定巳經老啦,及時行樂,平時享受才有意義。」

大笨牛馬上舉起雙手,隨聲附和道:對極了,要及時行樂 及時享受 莫待老大徒傷悲。」

阿郎道:「如何及時行樂 如何及時享受 你們要提出具體辦法來,別盡瞎嚷嚷。」

「去遨遊全國。」

「去環遊世界。」

「造一座肉林酒池!」

「造一棟金屋銀屋!」

「可用銀子去揍人!」

「買一個官兒來當!」

你一言,我一語,胡謅八扯,意想天開,但逐一仔細推敲,却沒有一樣是切合實際,可以行得通的。

多多忽然說道:「我突然想到一個主意 咱們白吃敎是個大門派 開封是一個大地方,我們是否應該在此設立一個分支機構?」

皮蛋道:「對對對 咱們在開封買一棟房子。」

大笨牛道:「好好,咱們就將『悅賓樓』買下來好啦,這個地方够大也够氣派,『怡紅軒』、『雨花台』、『別有天』,正好够老大、皮蛋我們三個人退休養老之用。」

多多可不依,道:「你們三個人都分光了,我在那裏養老?」

大笨牛戲謔道:「老都老啦,妳跟我們老大早巳兒孫滿堂,當然是在老大的床上養老啦,還分什麽財產。」

多多聞言嗔怒道:「死大笨牛,你要死啦,老是開這種無聊的玩笑。」

撕下一隻鷄腿,塞進他嘴裏去,大笨牛瞪着眼,有口難言。

阿郎心兒打鼓,尋思一陣後,作成最後决定:「這是個好主意,咱們就買下『悅賓樓』,成立開封分壇。」

馬上找來「悅賓樓」的大掌櫃,張小仙一本正經的道:「掌櫃的,你這『悅賓樓』賣不賣?」

大掌櫃突如其來的聽到這一句話,不由一陣錯愕,扶正一下金邊眼鏡,挺了一下大肚皮 語頗懷疑的說道:「那一位要買?」

大笨牛巳吞下鷄腿,吹噓道:「就是我們老大,武林中的大財主,白吃敎的敎主,少林寺的榮譽掌門人張小仙!」

胖掌櫃笑容可掬的道:「張敎主打算出多少銀子?」

張小仙裝作出一副久歷社會的老成模樣,不疾不徐的道:「價錢自然是賣方來開,就請大掌櫃開一個價目出來吧。」

掌櫃的思索一下,道:「悅賓樓乃是小老兒祖上遺留下來的產業,不敢輕言售賣,張敎主如果十分中意,肯出三十萬兩銀子的話,小老兒或可割愛。」

皮蛋聽得一呆,道:「要三十萬兩,這麽貴?」

掌櫃的笑道:「不貴,前不久有人肯出三十五萬兩要買『紅中賭坊』,賭坊的

老闆還不幹哩。」

阿郎道:「掌櫃的,請便吧 買不買三天之內本敎主會有所决定。」

大掌櫃諾諾而退 多多道:「小仙,還差十幾萬兩 數目不小 三天之內如何能湊得齊。」

大笨牛道:「乾脆現在就在賣波羅門的兩張羊皮 還可以收入六萬八千兩,就差不太多啦。」

阿郎道:「不行 雖然是僞造的假圖,但也不能隨便亂賣。」

大笨牛傻呼呼的道:「爲什麽?」

阿郎振振有詞的道:「凡是買圖的人,多一半必是奪去藏寶圖 殺死二老的兇手 一旦買到一張他手裏邊原來就有的假圖 不是當塲與師問罪 就是立刻遠走高飛,別忘了 賺銀子只是副業 捉拿兇手才是正事 不能打沒有把握的仗。」

皮蛋恍然大悟道:「算算看 賣出去六張圖啦 原來都是右上及右下兩張圖在重複出售。」

阿郎點點頭 沒有說話。

多多道:「你好大胆 在臥龍莊一賣就是三張,若是駝背叟與馮通的那兩張完全相同,可是天大的麻煩。」

張小仙得意的笑笑 道:「還好、他們這兩張不會重複。」

大笨牛像是洩了氣的皮球般 提着酒壺猛灌 道:「完啦 羊皮不能隨便賣另外兩張藏寶圖還不曉得在那裏呢 看來『悅賓樓』是買不成啦。」

阿郎拍着他的肩膀安慰道:「大笨牛,別洩氣,咱們還有希望。」

皮蛋道:「希望從那裏來?」

小仙道:「咱們可以到『紅中賭坊』去賭。」

多多道:「這樣恐怕不妥吧,萬一輸了就災情慘重。」

大笨牛猛地擂了一下桌面,情緒激昂的道:「不可能,老大的賭技天下第一,賭塲就好似自家開的錢莊一樣,要多少就去拿多少。」

經大笨牛這麽一吹 皮蛋的興緻也來了 興冲冲的道:「走!咱們現在就到『紅中賭坊』搬銀子去。」

阿郎笑罵道:「媽的,想發財也不能這樣猴急,睡個午覺 養足精神,晚飯後再去 賭塲裏熱鬧的時間都在晚上。」

× × ×

晚上。

開封「紅中賭坊」。

好大的一張「紅中」牌,高掛在一棟摩天大樓上 數不清的琉璃燈 耀眼生輝,大門外的僕役 服飾華麗 排列成行,氣派的確不小。

裏面的景象更豪華 一眼望去,一排排的賭局 井然有序 如星羅棋佈 中間是一個大天井,擧頭上望 別有天地 每一層樓皆有賭局 每一層樓都見人潮。

麻將、骰子、牌九、單雙、紙牌、寶等等,凡是賭博的玩意兒 這兒莫不應有盡有。

洗牌聲、擲骰聲、吆喝聲……亂作一團。

酒香、汗臭、烟雲、水霧 眞是一片迷濛。

有不少衣着暴露,體態妖嬈,年輕貌美的妞兒,每人手中皆托着一個紅漆盤子,穿梭於衆賭徒中間,傳送烟酒茶水。

阿郎是行家,從多多那兒取得五萬兩銀票,逕直行至櫃台前,往上面一丟,道:「小額的少點,大額的多點。」

紅中賭坊,是首屈一指的大賭場,但一出手就買五萬兩籌碼的人却並不多見,櫃台內的小姐看清楚來人只不過是一個年少娃娃時,更加大驚失色。

但還是照着阿郎的意思,兌給他的需要的籌碼 外加一個裝用的牛皮封套。

阿郎將牛皮封套退給她,道:「小姐,紙袋太小,給我一個竹籃子吧。」

小姐不明究裏,道:「這位小先生要竹籃何用?」

阿郎指着面前籌碼道:「裝這些東西呀。」

小姐疑惑道:「用得到籃子?」

阿郎道:「我還怕裝不下哩。」

拿起一個一百兩的籌碼 扔給那櫃台小姐 又說道:「這個賞給妳,算是吃紅啦。」

眞是荒唐 還沒有贏錢就給人分紅,小姐見錢眼開 堆下一臉的媚笑 提過一個籃子來 嬌笑道:「小先生好像知道一定會贏。」

阿郎信心十足的,說道:「包贏,包贏!」

將籌碼放在籃子裏,交給多多,朝賭桌行去。

多多從來也沒有進過賭場,指着籌碼道:「這是什麽?」

張小仙道:「土包子,這叫籌碼,代替銀子用的。」

大笨牛道:「在洛陽的賭坊裏好像都是用銀子的!」

阿郎道:「洛陽的賭場太小啦,這是大的,大賭場當然有大賭場的派頭。」

皮蛋頻頻頷首道:「嗯,這裏的派頭的確不小,你們看那些送茶水烟酒的妞兒,一個比一個漂亮。」

張小仙雙眉一揚,老練的說道:「看得順眼些 就叫一個過來 喝杯酒聊聊天嘛。」

大笨牛聞言眼珠子都看直了:「要不要銀子啊?」

阿郎道:「不要,茶水烟酒,一概免費,晚上還有消夜吃呢。」

多多道:「有這麽好的事。」

張小仙道:「羊毛出在羊身上,泡賭場的人,贏錢的少,輸錢的多,他們不會做賠本的生意!」

皮蛋聽得入神,道:「好好玩啊,我也玩玩去。」

大笨牛也不由的技癢起來:「我也要,我也要。」

阿郎不忍掃他們的興 道:「好嘛好嘛 你們帶一些籌碼去玩吧 你丟我撿,等你們輸得差不多時,本敎主再去收復河山!」

召來一名妞兒,皮蛋、大笨牛一人取了一杯酒,帶着一些籌碼,歡天喜地的去了。

(未完・十三)



侠義奇情中篇故事／高皐・文

蝶飛蘿蘭花滿樓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覃小蝶和四婢五衞跟着狄飛虹的記號來到一座廢墟谷，不見狄飛虹，正想退出，賊人已投擲火器、烟彈、石塊，只好閃避，有路就走，司棋無意中衝破了一處石壁，發現石洞，覃小蝶向洞內深入，是一個河圖、八卦、五行陣圖，她先和拂琴按方位逐步踏入，走出陣圖，到達別有洞天的去處……狄飛虹和羅蘭主婢，却不見覃小蝶等按暗記號而來，便離開石門，到太行山區的娘子關，想和她們滙合，在棉山把天慾教的教徒打走，避過龍飄兒的截擊，狄飛虹跌落百丈深澗，却發現前輩高人天涯一劍陳一化的「紫河眞解」秘笈……

因禍得秘笈　巧合成夫妻

羅蘭嬌軀一軟，倒進他的懷裏，雙目輕輕一闔，露出一臉幸福的微笑，道：「這有什麽要緊，只要跟你在一起，死了我也甘心。」

狄飛虹想不到羅蘭對他的情愛竟然如此之深，一時之間不知道如何是好，他這一沉吟，羅蘭已然香夢沉沉，在他的懷裏睡着了。

一個養尊處優的少女，在經過這等重大的變故之後，身心的疲倦可想而知，她既然睡着了，狄飛虹怎敢移動！

三個時辰之後，羅蘭終於睡醒來，她立起身形，嫣然一笑道：「好舒服，以後可以不要床舖了。」

狄飛虹道：「妳在說些什麽？妹子。」

羅蘭白他一眼道：「你這人有時候還眞笨，我又不是在說偈語，有什麽不懂的？」

她雖然不是在說偈語，却能令人如墜五里霧中，弄不明白她那句「以後可以不要床舖」究竟是什麽用意。

此時她的腹中忽然咕的一响，狄飛虹微微一笑道：「餓了吧？妹子。」

羅蘭噘着嘴道：「這裏只有石頭，咱們總不能就吃這個吧？」

狄飛虹順手由洞壁上摘下一朶石菌道：「誰說只有石頭了，這個比山珍海味還要好吃呢。」

羅蘭接過石菌，一臉詫異之色道：「這是什麽？大哥，能吃麽？」

狄飛虹道：「不僅能吃，而且清香可口，妳不妨試試。」

羅蘭試着咬了一口，不僅清香可口，而且齒頰留芳，她還想再吃，狄飛虹却阻止她道：「妹子，這東西不能多吃，吃一朶就能終日不餓，吃多了會不好受的！」

羅蘭向四週流目一瞥，道：「大哥，那具骷髏是什麽人？咱們何不將他埋在沙灘之上？」

狄飛虹道：「他名天涯一劍陳一化，在五十年前是一位叱咤江湖的絕頂高人……」

羅蘭幽幽一嘆道：「絕頂高人却不能生離此地，咱們看來是沒有希望了。」

狄飛虹道：「不要灰心，妹子，天涯一劍留有一本奇書，咱們只要練好書上所載的武功，就可以離開這塊絕地，到時候，用石頭把洞口一封，這兒豈不是一座最理想的佳城？」

羅蘭道：「這倒也是，不過我不懂，天涯一劍既然有此奇書，他……」

狄飛虹道：「他留言上說是陰陽難調，以致逆血攻心，所以咱們今後練功要特別小心。」

此後他們就開始苦練「紫河神功」，由於他們資質過人，更日日服食能够助長功力的石菌，不足百日，已能達到芥子納須彌，一氣湧山河的神奇境界。

他們原是對坐練功的，這天羅蘭竟然心煩意燥，說什麽也不能神歸無相，氣達六合，顯然這練功的過程，可能出了什麽差錯。

羅蘭還是不願放棄，仍想凝神靜氣，繼續練功，然而她無法控制週身逐漸加強流速的血液，以致耳鳴心跳，雙目赤紅，呼吸重濁有聲，已達混身爆炸的邊沿。

狄飛虹與羅蘭的情形相差不多，祇因他功力深厚，尚能強自抑壓，此時受到羅蘭的影响，他再也無法把持了。

「妹子，讓我助妳一臂之力……」

「不，大哥，我受不了啦。」

她嚶嚀一聲，竟然縱體入懷，一具火辣辣的軀體，硬往他的懷裏鑽，胸膛上擠，似乎要變成水，化成烟，硬要擠進他身體之內似的。

現在狄飛虹明白天涯一劍所指陰陽難調的道理了，當時他身邊如果有一個女人，就不會落得這等悽慘的下場。

「這是天意。」狄飛虹嘆息一聲，就動手解除他們兩人的衣物，這荒山野洞之中，立即揚起一片春聲。

良久，他們擁抱着沉沉睡去，不知時光流轉幾許，他們才雙雙蘇醒過來。

羅蘭的嬌靨紅如朝霞，雙眼媚態如絲，以一雙嫩葱似的粉臂緊摟着狄飛虹的脖子，

一對墳起像小山般的椒乳，擠壓在他那雄健的胸膛之上。

「大哥，你欺負我，我不依……」

「妹子，要我怎樣？妳說。」

「我要你天天像這樣抱着我。」

「這個……」

「怎麽，你不願意？」

「不要誤會，妹子，我怎麽會不願意呢，祇不過……」

「祇不過怎樣？」

「妳應該知道齊大非偶這句古訓，妳是侯門千金，我只是一個江湖中人，妳爹會答允將妳嫁給我？」

「我爹是我爹，我是我，何況咱們巳經是夫妻了，難道你還想甩掉我？」

「言重了，妹子，大哥平生不會虧待任何人，何况是妳，快穿上衣服咱們練功吧。」

他們自陰陽調和之後，功力便突飛猛晉，終於達到武學的巔峯，練成了紫河神功絕世武學。

神功練成之後，他們再練劍道及擒拿，紫河眞解所載的武功，無一不是曠古絕今，驚俗駭世之學，他們前後費了將近一年的時間，最後終將馭劍之術，及奇絕天下的擒拿全學會了。

這天淩晨，狄飛虹將天涯一劍遺留的短劍交給羅蘭，說道：「妹子，這是春秋時代專諸刺王僚所用的魚腸劍，妳留着用吧。」

羅蘭道：「還是你留着吧，我爹收藏着很多名劍，我可以選用一隻。」

狄飛虹道：「我巳經習　不用兵刃，帶着它反而成了累贅，咱們夫妻還客氣什麽？」

羅蘭嫣然一笑，就將那魚腸劍接了過來。

他們對天涯一劍拜了三拜，各自服食一朶石菌，然後相携出洞，再將洞口封閉，待一切就緒，羅蘭却依在狄飛虹的胸前道：「大哥，咱們這就走了？」

狄飛虹一怔道：「怎麽，妳捨不得這裏？」

羅蘭點點頭，道：「咱們在這兒成親，在這兒習得絕世武功，應該不無留戀之處。」

狄飛虹微微一笑道：「瞧妳平時很洒脫的，這會怎麽多愁善感起來了，好啦，咱們走吧。」

他們運集紫河神功，挾馭劍之術以臨穹蒼，但見兩團紅色劍氣，冲霄而起，一閃之間便巳飛越絕澗，在一座山頭之上降落。

羅蘭偎在狄飛虹的身側，向那些一望無盡的山峯瞥了一眼道：「大哥，咱們去那兒？」

狄飛虹說道：「咱們原是去太原走動的……」

羅蘭說道：「現在呢，還要去找女純陽？」

狄飛虹道：「江湖上出現黃蜂殺手，金甲山莊遭到滅門，我認爲女純陽都脫不了干係。」

羅蘭道：「時間相隔這麽久了，她還會待在太原？」

狄飛虹道：「就算她巳經離開太原了，咱們也要到新寺問個明白。」

羅蘭道：「好吧。」

他們認定方向之後，就聯袂直奔向太原，在一個晌午時分，便來到下馬街的新寺。

狄飛虹道：「請問大師，女純陽可是住在貴寺？」

狄羅二人在佛前上香之後，就向一位鬚髮半白的老僧詢問。

「女純陽？那她是一位女道冠了，敝寺只有僧侶沒有道冠，施主只怕找錯地方了。」

老僧如此回答，使得狄飛虹大爲失望，羅蘭接口道：「大哥，女純陽在這裏不是任迷花說的麽？」

狄飛虹點點頭道：「走，咱們去玉簫莊。」

玉簫莊在太原以北的皇后園，距太原約莫五十餘里，一般常人是很難在入暮之前趕到的，但狄、羅不是常人，他們在暮色蒼茫之際到達莊院之前。

羅蘭目光一瞥莊前的廣場，不禁神色一呆道：「大哥，他們在做什麽？」

原來廣場之上聚集着數十名大漢，他們雖是不言不動，但却劍拔弩張，一副準備戰鬥的態勢。

狄飛虹脚下並未停留，仍然緩緩走向廣場，口中却以平靜無比的口吻道：「除了等候咱們，還會做些什麽？」

羅蘭愕然，說道：「他們知道咱們會來？」

狄飛虹道：「問任迷花吧，他會回答這個問題的。」

玉簫公子任迷花，果然在那羣大漢之內，他身旁還有四名神色慓悍的勁裝漢子，由他們的眼神推斷，必然都有一身不凡的功力。

狄飛虹沒有說錯，任迷花果然回答了羅蘭的問題。

「不錯，你們還沒有到達太原，咱們就知道你們會來，奇怪的是……」

「咱們爲什麽會沒有死，是麽？」

「這個……你們前來本莊，究竟有什麽貴幹？」

「你既然知道咱們會來，就應該明白咱們爲什麽找你，別說廢話了，在下正等着你的回答。」

「姓狄的，我爲你感到惋惜。」

「你這是什麽意思？」

「有人說大難不死，必有後福，你們倖能逃過一刦，就應該珍惜自己的生命，可是你們偏偏跑來本莊。」

羅蘭怒叱道：「就憑這點陣仗，你也想留下咱們？哼，姓任的，你在做夢。」

任迷花面色一寒，舉手一揮道：「給我殺。」

他身旁一白一黑兩名大漢應聲躍出，分別撲向狄飛虹及羅蘭，白衣大漢向羅蘭瞥了一眼，以冷漠無比的語氣道：「拔劍吧，姑娘。」

羅蘭撇撇嘴，說道：「拔劍，憑你也配！」

白衣大漢尤敏，是玉簫莊的二弟子，在太原，甚至在晉陝一帶，白衣玉簫尤敏，可是一個家喻戶曉的人物，如今遇到一個年紀輕輕的女孩子，居然敢說對他不配

拔劍，這口窩囊氣叫他如何嚥得下去。

尤敏口中一聲怒叱，玉簫巳急點而出，招出帶風，勁風震耳，白衣玉簫果然盛名不虛。

但他這含怒而發的一招猛攻，竟然半途而廢，因爲他發覺羅蘭一隻美得令人心悸的手指，巳堪堪划到他的脈門，如不及早撤招，他這隻手掌準會報廢。

一個纖纖弱女子，竟具有如此玄妙的手法，這是他難以接受的，在一聲急嘯之後，他展開了一輪狂攻。

白衣玉簫尤敏巳獲師門眞傳，他於刹那之間攻出一十八招，每一招都是玉簫莊的無上絕學。

可惜他這拚盡全力的一十八招，與第一招沒有兩樣，如非撤收得快，只怕早就丢人現眼了。

此時他明白了一點，羅蘭手法之玄奥，巳達神化境界，放眼天下，只怕無人能敵。

不過她只是一個年輕姑娘家，內力必然比他不過，爲什麽不攻她的弱點，跟她拚一拚內力？

尤敏想好了主意，立即後退三步，收起玉簫道：「姑娘好手法，在下想領教一下姑娘的內力，請。」

羅蘭哼了一聲道：「本夫人的內力剛剛練成，可不知道什麽輕重，如是一掌震死了你，你可不能怨天尤人，因爲這是你自己找的。」

羅蘭只是一個年輕的姑娘，却以夫人自居，更說會一掌震死尤敏，在這位玉簫莊的二弟子聽來，分明存着輕視之意，因而口中一聲暴吼，巳全力推出一掌。

其實羅蘭說的全是實話，只怪尤敏坐井觀天，所見太小了，及羅蘭推出一片帶着淡紅光彩的氣勁，他才知道大事不妙，再想撤招巳是不及。

轟的一聲巨响，尤敏的軀體飛了起來，落地之處巳在兩丈之外，而且再也爬不起來了。

羅蘭先聲奪人，一掌擊斃了一名高手，狄飛虹雖是沒有殺人，却廢去了黑衣大漢的武功。

也許他們的功力震驚了敵人，當羅蘭掌斃尤敏之後，玉簫莊數十名門下便像潮水一般向莊裏退去。

羅蘭一呆道：「大哥，他們人呢？」

狄飛虹道：「躲起來了。」

羅蘭道：「還要不要找任迷花？」

狄飛虹道：「當然要找，我懷疑所謂女純陽在太原只是一個陷阱。」

羅蘭道：「什麽陷阱？」

狄飛虹道：「使咱們與覃小蝶分開，然後分別加以陷害，吊橋斷裂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

羅蘭道：「你認爲這一切都是任迷花的陰謀？」

狄飛虹道：「任迷花不够份量，他只是聽命行事，背後另有主使之人。」

語音一頓，嘆息一聲接道：「咱們自離開潼關，就巳墜入敵人的計算之中，女純陽也是其中的一個。」

羅蘭道：「那現在……」

狄飛虹道：「進去搜，不怕他會逃到天上去。」

羅蘭道：「好吧。」

他們從前所開始搜尋，但偌大一幢莊院，竟然悄無人跡，一直找到後廳，才瞧到一個身着紅袍的老人。

那是一張高背太師椅，他面朝廳裏而坐，瞧不到他的面目，但由他滿頭白髮看來，必然是五旬以上的老者。

莫非他是玉簫莊主任弦高？

狄飛虹羅蘭的心中都是如此的想法，因而踏進廳門之後，目光就瞧着那張太師椅，對其他事物自然就忽略了。

他們跨前幾步，是想與紅袍老者有所交談，但脚下突然一虛，有如半空失足一般，身形迅速墜落下去。

以他倆一身超凡拔俗的功力，縱使事出意外，只要動念之間，即可罡氣繞身，衝出陷阱。

但在脚下一虛的同時，頭頂也砸下一塊佈滿鋼釘的鐵板，他們別無選擇，只得提氣輕身，緩緩向洞底落去。

這是一個天然的地窖，被玉簫莊用作害人的陷阱，在亂石縱橫之間，還有幾具骷髏，可見名滿西北的玉簫莊，曾經作過不少壞事。

洞穴之中一片漆黑，他們只是在鐵板封閉洞口之前對洞中景物匆匆瞥了一眼。

羅蘭哼了一聲道：「該死的玉簫莊，竟敢以卑鄙的手段陷害咱們，只要我出得此洞，必要殺他一個鷄犬不留。」

狄飛虹道：「妹子先不要生氣，快拔出妳的魚腸劍，用劍光照照，看能不能找到出路。」

羅蘭依言拔出寶劍，一股青濛濛的光影，立即照亮了一丈方圓的空間，她將寶劍交給狄飛虹道：「大哥，你找吧，我可沒有尋寶的經驗。」

狄飛虹摟着她的柳腰，在她的櫻唇上深深一吻道：「妳不怕尋不到寶，咱們餓死在這裏？」

羅蘭道：「至少我不是孤零零的。」

狄飛虹道：「有道理，來，咱們找找看。」

他們找遍了每一寸石壁，都無法找出逃生之路，看來這一對武林奇葩，難免要棄骨此間了。

羅蘭忽然啊了一聲道：「大哥，咱們身具馭劍之術，如果全力一擊，能不能衝開那塊鐵板？」

狄飛虹道：「不能，我巳經運起紫河神功試過，它根本紋風不動，我想必是鐵板十分厚重，再以機關控制，那就不是任何人力所能克服的。」

他說話之間，手中的寶劍忽然向地面一插，這本是毫無意識的動作，只是發洩胸頭的氣惱而巳。

他却估不到吱的一聲，這柄魚腸劍竟有一半揷進石地之中去了。

適才他們尋找出路，只是查看四週的石壁，絕未想到地面之上也會藏有玄機，經狄飛虹仔細地瞧了一陣，說道：「妹子，這石地有點古怪，說不定咱們找到出路了。」

經過一陣挖掘，他撬開一塊石板，果然發現一條地道。羅蘭歡呼一聲道：「這當眞是天無絕人之路，大哥，咱們走。」

地道向前平伸，一路蜿蜒而進，約莫

兩百餘丈，便巳到達盡頭。

羅蘭感覺失望的道：「大哥，沒有路了。」

狄飛虹笑笑道：「妳果然不會尋寶，看我的。」

他將寶劍交給羅蘭，雙掌貼於阻路的石壁之上，默運神功，向石壁推了過去。

那兒並非石壁，只是一塊巨石堵住去路而巳，經狄飛虹運力一推，巨石錯開了三尺大小的縫隙。

巨石之後是一間頗爲寬大的石室，室中除了一具骷髏，空蕩蕩的別無他物。

羅蘭噘着嘴道：「又是骷髏，眞叫人掃興。」

狄飛虹道：「這位前輩必定不是常人，他身旁有一塊佩玉，可能會證明他的身份。」

羅蘭拾起那塊佩玉，只見色呈翠綠，是一塊罕見的古玉，它一面刻着太極圖，另一面是太極心法，她將佩玉交給狄飛虹道：「大哥，你瞧這是什麽？」

狄飛虹接過一瞧道：「這是武當派的太極令，它代表武當的權威，只有掌門才能佩掛，它另一面所刻的太極心法，更是該派傲視武林的獨門絕藝……」

羅蘭道：「如此說來，這具骷髏必然是武當掌門了，只不知他爲什麽會死在這裏。」

狄飛虹道：「骷髏前胸左邊第五條肋骨呈現黑色，這位前輩必是負傷中毒，他無法趕回武當，又怕太極令落入壞人之手，由於情非得巳，才將他自己封閉於此，聽說該派上兩代掌門玄眞子在江湖上失踪，可能就是這位前輩。」

羅蘭道：「這塊佩玉既是如此重要，咱們帶出去交還武當你看可好？」

狄飛虹道：「當然好。」

石室的東北角上，有一道往上斜行的階梯，必然就是地下室的出口，只是出口也被巨石堵住。

狄飛虹與羅蘭通力合作，終於將封口打開，他躍出洞外，吸了一口長氣道：「好新鮮的空氣，現在舒暢多了。」

羅蘭道：「大哥，老吸空氣不行，我幾乎要餓得不能動了。」

狄飛虹牽着她的玉手道：「那邊有個鎭集，可能是皇后園，走，咱們祭五臟廟去。」

此時是辰巳之交，他們在地底待了半天一夜，自然需要補充食物。

羅蘭道：「大哥，咱們就這麽放過玉簫莊了？」

狄飛虹道：「別忙，妹子，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咱們塡飽了肚子再去找他們算賬。」

羅蘭道：「好吧。」

他們趕到鎭上，在一間酒館進食，此時客人不多，只有三張桌子坐有客人。

塡飽了肚子去找玉簫莊算賬，是他們既定的目標，但隣桌幾句驚人的談話，又使他們改變了主意。

× × ×

「賈兄，聽說你才由開封回來？」

「是的，在下昨晚才到家。」

「有人說蜂王她……」

「唉，天生妖孽，一場空前的武林刦亂只怕難以避免了。」

「據在下所知，蜂王覃小蝶冰清玉潔，她的行爲，並沒有什麽引人非議之處，賈兄如此說法，使人有點難以理解。」

「黃兄說的不錯，在下如非親眼所見，也不會相信蜂王覃小蝶竟會發生如此重大的改變。」

「究竟怎樣？你快說。」

「覃小蝶原本就是一個絕色佳人，由於她莊重嫻雅，武功極高，一般狂蜂浪蝶，雖是心懷鬼胎，却沒有人敢存輕薄的念頭……」

「咳，賈兄，這些咱們都知道，如今呢？她究竟怎樣了？」

「如今的覃小蝶，武功更高，當得是深不可測，人也更美了，究竟如何美法我無法形容，這樣說吧，只要是男人，縱然七老八十，也會古井興波的。」

狄飛虹也是旁聽者，他聽到此處再也忍不下去了，但羅蘭却按着他的手背道：「不要急，大哥，讓他們說下去，再說江湖傳言原是這樣的，咱們無法，也無權堵塞悠悠之口。」

狄飛虹嘆了一口氣，只得忍耐着再聽下去。

當人們驚啊一聲之後，姓賈的繼續說道：「最令人不解的是覃小蝶的身體有一股異香，男人嗅到會骨軟神酥，甘心供他驅策……」

「賈兄這話太玄了一點吧，天下那有這種事？」

「在下有事實爲證，决不會是信口開河。」

「什麽證明？賈兄請說。」

「黃蜂殺手殘殺武林同道之事，黃兄該不會忘記吧？」

「這才多早晚的事情，在下怎會忘記呢。」

「那麽武林各派組隊追殺黃蜂門下，黃兄必然有過耳聞。」

「不錯，在下聽人說過。」

「少林寺羅漢堂住持了眞大師，武當三老之一的青陽道長，丐帮長老三眼鷲金輪，全是追殺小組的負責人，也是當代武林聲譽喧赫的頂尖高手，是嗎？」

「在下承認，莫非他們……」

「他們巳是蜂王覃小蝶石榴裙下的不貳之臣了。」

「此話當眞？」

「黃兄如果趕往洛陽，必然會見到蜂王的芳駕，只怕從今以後，在下就失去你這個朋友了。」

狄飛虹聽到此處，忽然呼的一聲站了起來，身形一晃，逕向太原奔去。

羅蘭知道他跟覃小蝶的感情，只好默默的跟着，在太原，他們買了兩匹坐騎，然後經楡次南下，向河南省境馳去。

這天傍晚他們到達太谷縣城以南的盤陀鎭，進鎭不遠就有一家「平城客棧」，兩名店小二遠遠就迎了上來，道：「兩位客官，敝店有最好的上房，而且招待親切，包管兩位像到了家裏一樣。」

羅蘭微微一笑道：「大哥，咱們就歇在這裏吧。」

狄飛虹道：「好的。」

他們躍下坐騎，將馬匹交給一名店小

二，由另一人引導進入一間設備不錯的上房。

經過一番清洗，店小二跟着送來一桌酒席，狄飛虹一怔道：「伙記，你弄錯了吧，咱們並沒有要這個。」

店小二道：「沒有錯，是一個客官替兩位要的，銀子他巳經付清了。」

當酒菜擺上桌面之後，狄羅二人又是一呆，因爲店小二擺的是三副杯筷，這表示那位代訂酒菜的朋友會來，而且那些菜餚之中，全是狄羅二人所喜愛的，那麽這位朋友還是一位有心人了。

羅蘭向菜餚瞥了一眼道：「大哥，是你的朋友？」

狄飛虹道：「不，是妳的。」

羅蘭道：「你怎麽知道是我的？」

狄飛虹道：「如果不是妳的朋友，怎會知道妳的喜好？」

羅蘭道：「也有幾樣是你喜好的，怎知不是你的朋友？」

「兩位都沒有錯，我是妳的，也是他的朋友，其實孟光接了梁鴻案，兩位巳經是夫妻了，還分什麽你的他的。」

隨着話聲，出現一位美麗多姿、風情萬種的姑娘，她就是行動神秘，令人莫測高深的花滿樓。

羅蘭首先歡呼道：「花姐，是妳？怪不得，別人那有這麽多的點子。」

花滿樓微微一笑道：「久違了，狄大俠，不，今後應該叫你妹夫才對，這桌酒席是爲了祝賀兩位新婚之喜而訂的，來，咱們入席。」

花滿樓口齒伶俐，談笑生風，她會叫人在不知不覺間，說出她想知道的事故。

羅蘭江湖歷練不深，與花滿樓又是閨中密友，因而這一頓酒宴下來，狄羅二人幾乎毫無秘密可言了。

最後花滿樓舉起酒杯道：「妹夫妹子，恭喜你們不僅儷影成雙，而且習得絕世武學，未來江湖，將是賢夫婦的天下了，來，姐姐敬你們一杯。」

他們喝完酒後，羅蘭眉峯一皺道：「花姐妳不是不知道他那個拗脾氣，別說叫他稱霸江湖，就算在我爹那裏作點事，他也是不情不願的。」

花滿樓說道：「妹夫淡薄名利，視富貴如浮雲，這種高尚的節操是茫茫人海中罕見的，倒沒有什麽不好，祇不過人生短短數十年，如同白駒過隙，要不留一點雪泥鴻爪，豈不辜負上蒼賦予咱們的有用之身？」這是個人的思想及志趣問題，所謂道不同不相爲謀，因而狄飛虹只是笑了一笑，並沒有與花滿樓繼續討論。

飯後羅蘭詢問道：「花姐，妳住在那裏？」

花滿樓道：「就住在你們的對面，你們進鎭我就瞧到了。」

羅蘭道：「花姐準備去那兒，要不要跟咱們前往洛陽？」

花滿樓道：「好哇，姐姐反正沒事，咱們明早見，告辭。」

× × ×

夜雨初停，月光由雲隙裏露了出來，它照着黑壓壓的一片市鎭，也照着一個婀娜多姿的人影，她由盤陀鎭向東急馳，片刻之後就走入丘陵起伏的山區了。

在一個山石交錯，叢莽森森的險惡地段之中，却隱藏着幾間像是農家的茅屋，那位踏月而來的紫衣姑娘，竟然來到農家的大門之外。

刷刷幾聲輕响，四名彪形大漢巳像飛鳥一般洩落，他們一見紫衣姑娘，立卽躬身一禮道：「參見小姐。」

這位紫衣姑娘正是花滿樓，她向現身的四人擺擺手，逕向茅屋之內奔去。

屋內設置簡陋，除了一張方桌，四條長櫈，就只有一個神案了。

花滿樓走過來在神案的後面摸了一下，牆壁之上忽然出現一道暗門，門內是一面夾牆，一條階梯斜通地底，下降約莫十丈，但見燈火通明，房廊無數，往來之人很多，却靜得毫無聲息。

在一間大廳之上，坐着一位面目清癯的黃衣中年，他身旁是一名徐娘半老，風韻猶存的白衣婦人，兩側坐着十餘名男女，他們像在擧行一項會議。

花滿樓對黃衣中年及白衣婦人抱拳一揖道：「爹，娘……」

黃衣中年道：「姓狄的來了？妳有沒有拿下他們？」

花滿樓道：「他們是來了，但女兒却沒有能力拿下他們。」

黃衣中年就是神秘莫測的天慾敎主，白衣婦人自然是天慾夫人了。

花滿樓的報告，天慾敎主頗爲不滿，他哼了一聲道：「這話怎麽說？」

花滿樓道：「狄羅二人全都習會了紫河眞解上的武功……」

天慾敎主愣然道：「包括紫河神功及馭劍之術？」

花滿樓道：「正是，女兒雖帶有十名高手，可能仍非他們之敵。」

天慾夫人道：「妳爲什麽不施毒？」

花滿樓道：「狄飛虹百毒不侵，縱然能够毒倒羅蘭，女兒只怕也難逃姓狄的毒手。」

天慾夫人道：「這姓狄的是咱們的心頭大患，如果讓他與蜂王會合，再要制住他們就難了。」

天慾敎主道：「夫人，加派十名高手，及十名鐵甲人，統由樓兒指揮，務必一擧摶殺姓狄的，决不能再讓他活着。」

天慾夫人道：「敎主，鐵甲人大部都派往洛陽了，咱們這兒只剩下四個。」

天慾敎主略作沉吟道：「那就再加十名高手，咱們要不惜任何犧牲，必須將狄飛虹除去。」

天慾夫人起身走了，天慾敎主注目花滿樓道：「妳可知道狄飛虹是如何獲得紫河眞解的？」

花滿樓道：「咱們在棉山斬斷吊橋，使狄飛虹摔進高約百丈的山溝，他被溝中的急流捲入絕地，那知機緣巧合，竟被他獲得紫河眞解。」

天慾敎主道：「這件事是誰辦的！」

坐在右側的九馬堂主牛犇道：「稟敎主，是黑豹杜新。」

天慾敎主道：「杜新辦事不力，立刻按敎規處决。」

牛犇應聲趨出，花滿樓道：「爹，這事怪不得杜新，請爹饒他一命。」

（未完・十八）

俠情中篇故事／陳瑜·文
可飛·圖

旋風花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秦皓和老夫人——管玲玲假扮，借進香之名，偸襲少林寺，少林早已知道賊人陰謀，以長老僧喬扮青衲僧人阻擊於寺外，使賊人無法得逞，在塔林亦佈下暗樁，誘宓飛虹、唐世良上當，捉了戚繼祖，唐紀中夫婦，以上官靖和丁瑤假扮唐紀中、霍如玉夫婦二人，潛入賊人隊伍中，隨老夫人撤退到登封縣郊外的三官廟，老夫人召開高峯會議，總結偸襲失敗的原因，懷疑少林出現的高手，會不會是碧落山莊漏網的人，反過來防止少林偸襲，派唐紀中接替宓飛虹統領神武營巡哨，唐紀中利用職權將被迷的人一一救醒，仍留在神武營內伺機反撲……

尋雪姑下落　探教主行宮

霍如玉脹紅了臉，說道：「你不是說，要過些時候，再出去巡視嗎？怎麽不休息一回呢？」

唐紀中道：「妳不是也看到了？楚姑娘在廟前巡視吧？可見今晚是她負責內巡了。」

霍如玉道：「你要去找她？」她眨着一雙清澈的眼睛看了他一眼，幽幽的道：「有事？」這一神情，包含了些懷疑？

唐紀中忽然雙手捧住了她的臉，低下頭去，輕輕在她臉頰上吻了一下，低笑道：「妳是不是不放心？」

霍如玉身軀陡地起了一陣輕顫，她和大哥相識以來，他從不曾這樣親過她，一時自然感到手足無措，一個軟綿綿的嬌軀，緩緩偎入他懷裏　低着頭道：「我才不會呢！」

唐紀中原也只是想吻她一下就要走的，但她把身子偎了過來，他只好雙手一攏，輕輕環着她腰肢，悄聲道：「卡藥姑失蹤之後，始終沒有露過面，不知被他們囚禁在那裏？我想楚姑娘一定知道的，所以想趁這機會去問問她。」

霍如玉仰起臉，說道：「那你就快去咯！」

四目相投，香脂微聞，唐紀中忽然感到呼吸一陣急促，附着她耳朵輕聲道：「反正今晚由她負責內巡，待會去也不要緊，我還有一件事……」

霍如玉可以感到他身上在散發着熱氣，環着自己的雙手也抱得緊緊的，心頭慌張的道：「你……要做什麽……」

底下的話還沒說出口來，兩片櫻唇已經被大哥熾熱的咀唇堵上了，她感到一陣喜悅的昏眩，一個人像跌入了雲端，有飄飄然的窒息！

這樣過了好一回工夫，唐紀中像是吮吸到玉露瓊漿上了癮，沉醉迷戀，樂而忘返。霍如玉輕輕推着他，低下頭飛紅了臉道：「你該去了，別忘了正事。」

唐紀中才輕輕放開摟着她嬌軀的雙手，也低聲道：「妹子，妳眞好！」

霍如玉披披咀道：「你姐姐，妹妹多着呢！」

唐紀中道：「妳再說，我又要……」雙手作勢，又待朝她摟去！

霍如玉慌忙後退了一步，嗔道：「你快去了，別再胡鬧了。」

唐紀中只好點點頭，說道：「那我走了。」

他滿懷興奮，瀟洒的走出臥房，由長廊剛轉出前殿，突聽一個尖聲音傳了過來，喝道：「什麽人鬼鬼祟祟的，還不報上名來？」

唐紀中一怔，慌忙拱手道：「在下神武隊領隊唐紀中。」

「呷呷呷呷！」從大殿暗陬迎出一個老婆子來，尖笑道：「老婆子當眞老眼昏花了，看到一個人影，還當是什麽人，原來是唐領隊，今晚這前進大殿，歸老婆子當値，唐領隊請多担待。」她是縫窮婆！

唐紀中連忙拱拱手，含笑道：「申婆婆言重，這是妳老的責任，在下還要出去，少陪了。」說完，往外走去。

縫窮婆看着他後影，心中暗道：「這小子一向高傲得自以爲了不起，哈，當了神武隊領隊，倒反而謙虛起來了。」

唐紀中出了廟門，心中也暗自忖道：「竹逸先生、青松道長、連娘在內，都把白衣聖教賊人估計得太高了，就像今晚，由神武隊担任外巡，負責三官廟十里方圓，楚琬、縫窮婆等人担任內巡，這些人，如今都成了自己這邊的人，只要總舵的人趕來，一舉就可以把所有賊黨拿下了，還怕他們興風作浪嗎？」他這一念輕敵，差點吃了大虧，此是後話。

却說唐紀中走出十數丈遠，目光迅速一轉，雙臂一抖，身形突然凌空掠起，快若流矢，一下閃入右側一片松林之中。

× × ×

三官廟右首一座小山峯上，地方不大，有幾棵數丈高疏朗朗的松樹，圍着一座六角亭。這時，小亭內，正有一個長髮披肩的綠衣姑娘，雙手按着石欄杆，螓首微抬，望着天空出神，今晚月亮將圓末圓，黃澄澄的有些像檸檬。

只要是少女，面對着這樣的月色，誰都會出神。當然，少婦也會對着月亮出神，但同樣的出神，同樣對月懷人，少婦和少女就有很大的不同。

少婦對月懷人，是悔教夫婿覓封侯，一定會雙蛾低蹙，心事有誰知？以幽怨和幽愁佔多數？少女同樣對月懷人，同樣凝注着雙眸；但心底深處，所憧憬的却是美好的未來，雖有愁思，也是淡淡的，而且總佔點喜悅的成份。

這是一般常情，有時當然也會例外，就像現在吧，小亭中這綠衣少女，手扶石欄，望着月亮出神，竟然雙蛾微蹙，好像有着很深的心事。

就在此時，她耳邊響起極輕而又極熟的聲音：「楚姑娘！」

她就是楚琬！這一瞬間，她嬌軀陡然一震，急忙轉過身去，石亭中微風一颯，她面前已經多了一個一身天青長衫，劍眉朗目的年輕人，頎長的身材，瀟洒的風度，月色雖然黃昏，但他却似臨風玉樹，丰采照人，使她清澈的美眸爲之一亮。

他正是她日夜縈心的情郎——上官靖，她臉上毫無喜悅之色，只是低低道：「你果然來了！」

上官靖不禁聽得一怔，她這句話，豈不是說她早就料到他會來的了？他這一怔神也只是瞬間的事，立即含笑跨上半步，一下握住了她一雙柔荑，低聲道：「妳怎麽知道在下會來的呢？」

楚琬任由他握住雙手，直到此時，她含顰雙眉才展顏一笑道：「難道我猜得不準？」

上官靖柔聲道：「妳猜得很準，在下不是就站在妳面前了嗎？」

楚琬問道：「她是誰？」這話問得突兀！

上官靖不禁又是一怔，問道：「妳說什麽？」

楚琬輕輕掙脫他握着的雙手，幽幽的道：「看來你果然只是把我當作外人！」

上官靖驚奇的道：「妳怎麽會這樣想的呢？在下……我……怎麽會……」

楚琬不待他說下去，眨動眼睛，問道：「你猜猜看，我怎麽會知道你會來找我的？」

上官靖道：「這個……在下怎麽猜得到？」

楚琬看着他，一字一字的道：「因爲……你知道我今晚值內巡班，你不是看到過我嗎？所以我才問你她是誰的？」

上官靖身軀一震，張口結舌的望着她，問道：「妳怎麽會知道的？」

「我在今天下午，看到了一雙熟悉的眼睛！」楚琬幽幽的說道：「容貌可以改變，但眼神是不會改變的，何況這人，是我心裏唯一的人，他的眼神，我會不認識嗎？」

「妳……」上官靖心頭一陣波動，又伸出手去，緊緊的握住她雙手，低聲道：「琬妹，謝謝妳，我並不想瞞妳，所以才來找妳的。」

「這話我相信。」楚琬點着頭，問道：「她是誰呢？」她關心的，還是「她是誰」？

上官靖悄聲道：「是丁瑤。」

「會是小妹！」楚琬聽得深感意外，接着道：「難怪她一直沒有回來，也一直沒有她的消息，教中正在追查她的下落，你們……」

她沒有說下去，但上官靖聽得出來，俊臉不由得一紅，說道：「妳別誤會，我們是清白的。」

「我知道。」楚琬道：「但小妹是姑娘家，你們的名義是夫妻，同處一室，以後她還能嫁人嗎？」

上官靖道：「這……這……只是權宜之計……」

楚琬道：「女人的名節也能權宜嗎？」她忽然嫣然一笑，道：「我們把話題扯遠了，哦，我沒有辦成的事，妳辦得如何了？」

上官靖道：「差不多了。」

「唉！」楚琬輕輕歎息一聲道：「今天一個下午，我一直替你担心死了，你胆子也太大了，這裏的情形，你是看不出來的，連我也看不出來，但暗中却隱藏着一股極大的力量，這只是我的一種感覺而已

，但也八九不離十，所以我希望你們及早離去……」她對月出神，雙眉不展，原來是替他担憂！

上官靖道：「你既然來了，總得把任務達成才行。」

「好吧！」楚琬叮囑道：「不過你要格外小心，尤其眼神不可太露，最好記着我的話，這裏的情形，暗中有一股極大的力量，凡事不可逞強。」

「謝謝妳。」上官靖一直握着她的手，低聲問道：「妳知不知道卞藥姑被囚禁在什麼地方？」

「我沒有聽人說過。」楚琬道：「如果卞藥姑被他們囚禁的話，也決不會在這裏。」

上官靖問道：「那麼，她會在什麼地方呢？」

楚琬深深的看了他一眼，欲言又止，終於說道：「白衣聖教要向少林寺下手，並非最近的事，他們處心積慮，可以說已經很久了，有一次我無意中聽到我們到三官廟來，無非是個幌子而已，實際上，只是想試探一下，看看少林寺究有多少實力，有沒有外援？另有一股隱藏的力量，就在嵩山附近，好像……就在五虎嶺以北，詳細地點，我也不清楚，卞藥姑若是被人刦持，很可能就囚禁在那裏了！」

上官靖又道：「我來了一天，怎麼沒有見到侯元呢？」

楚琬臉有氣憤之色道：「這人從前拜老夫人做乾娘之後，就一直糾纏我，我從沒理過他，這次回來，他大概明白對我沒有指望，就轉而去向管副總管獻殷勤，不料……」

上官靖道：「不料什麼呢？」

楚琬粉臉微酡，低聲道：「給妖女看上了。」

「妖女？」上官靖一怔道：「妖女是誰呢？」

楚琬忽然以「傳音入密」說道：「管巧巧的姐姐管玲玲，她就是假扮老夫人的人。」

上官靖道：「她怎麼呢？」

「你這人！」楚琬含羞輕嗔道：「侯元做了她的面首。」

「無恥！」上官靖忽然哦道：「他沒洩漏什麼吧？」

楚琬道：「還好，他總算沒有洩漏，但時間長了，難保……」突然住口。

就在這電光石火之間，但見一道人影劃空而來，瀉落在山頂小亭前面不過兩丈遠處。

上官靖自然也早就發覺了，趕忙放開握着楚琬的雙手，迅快身向左轉了過去。等他回過身來，也正好是那人瀉落之時。

上官靖只轉了個身，已經另外變了個人，那是臉型瘦削，臉色微見蒼白的青年，這人，正是新任神武隊領隊唐紀中。

劃空飛瀉的是一個灰衣道士，年約四旬，神色倨傲，他連看也沒向兩人看上一眼，雙足一頓，縱身往三官廟投去，好快的身法，只一轉瞬，就已消失不見。

楚琬眼看他只轉了個身，就改變了面貌，心中也暗暗驚異，忖道：「看來劉轉背果然名不虛傳，連他也只是轉了個背，就變換了一個人！」

上官靖低聲問道：「這人是誰？」

楚琬微微搖頭道：「不知道，我以前只見過他兩次，一次是在碧落山莊，他來過之後，妖女就下令炸毁山莊，第二次在密縣，翌日一早，大家就動身趕來，今晚是第三次，一定又有重要事情了。」

上官靖道：「這樣說，他很可能是教主的傳令使者了。」接着又低聲道：「琬妹，我要告辭了，妳多保重。」說完，立即飛身縱起。

楚琬纖手一抬，連忙叫道：「喂……」但上官靖早已飛掠下去，她只好緩緩放下手來，低低的道：「但願他不可跟去才好！」

× × ×

上官靖沒有跟去，他只是守在離三官廟北三里外的一株大樹之上，這裏是通往五虎嶺的必經之路。

但就在他剛剛把身形藏好，舉目遠眺之際，只見一道黑影已從遠處出現。上官靖身兼佛道兩門內功，目力何等敏銳，一眼就已認出這條黑影正是那個灰衣道士，心頭不禁爲之一怔，暗道：「他回來得這樣快法，果然只是個傳達命令之人，正好給自己領路，先踩踩他們隱匿何處，再作打算。」

心念這一轉，本來準備現身攔截的念頭立即打消了。不過轉眼工夫，那灰衣道士的人影已由遠而近，從大樹前面掠過。

上官靖等他奔出七八丈遠，才飄身落地，遠遠尾隨下去。

那灰衣道士因這一帶都是白衣聖教的勢力範圍，自然不虞有人跟蹤，是以一路飛掠，並未回頭察看。其實就算你回頭，以上官靖目前的功力，也絕不會讓他發現的。

不多一回，灰衣道士已經穿越五虎嶺，依然一路向北疾行。這裏山嶺起伏，早已沒有人烟，這樣又奔行了將近三四十來里的路程，灰衣道士直向前面一座較高的山嶺奔去。

上官靖心中暗道：「大概快到地頭了。」快到地頭，自然要加倍小心，目光不但要緊盯着前面帶路的人，還要不時左右顧盼，耳目並用，察看兩邊是否有隱身監視的暗樁？

現在離那座峻嶺漸漸接近，上官靖爲了避開對方耳目，已把身形閃到右側，藉着樹木掩蔽，悄悄移動，這樣一來，和前面灰衣道士的距離，自然拉得較遠，但以上官靖的目力，依然可以看得清楚。

這座峻嶺的山脚下，有着三間茅舍，四周圍以竹籬，屋後還有一片修篁，茅屋左右各有一片菜畦，一望而知是一家勤樸的農家。

那灰衣道士飛掠的人影，一下瀉落竹籬門外，他似乎十分放心，毫不懷疑有人跟蹤，伸手推啓籬門，逕自往裏行去。

上官靖既已跟到地頭，也知道了對方落脚之處，應該回轉才對。

但他却看得暗暗懷疑，據楚琬說，白衣聖教賊人隱匿了一股極大力量，那才是眞正的主力，如果照她的說法，這裏至少也要和三官廟一樣，有上三進房舍，才能容納得下。

如今灰衣道士進去的地方，只是三間竹籬茅舍，就算都擠滿了，大概也只能容得下一二十個人，所謂「極大的力量」，難道就在這裏不成？

他本來打算先踩踩盤就回去的，如今覺得好奇，非探個究竟不可。心念一動，那還遲疑，身形閃動，緩緩繞到竹籬右首，然後以極快身法，越過竹籬，朝茅屋中舉步走入。

堂屋，和一般人家的堂屋一樣，中間一張板桌，兩邊放着兩張陳舊的木椅，但却闃無一人。

不，就在上官靖踏入堂屋之際，左首廂房中忽然傳出一個有氣無力老婆婆的聲音問道：「外面是什麼人？」

上官靖幾乎懷疑自己眼睛看錯了？灰衣道士是否走入這座茅屋來的？這座茅屋只是普通農家而已！一面應聲道：「是在下。」

敢情他這句話回答得不對了，話聲甫落，突覺微風一颯，從左廂房門中閃出一個一身灰布衣袴，花白頭髮，滿臉病容，皺紋有如鷄皮的老婆婆來，一下擋在上官靖面前，霎動一雙精光熠熠的水泡眼，似笑非笑，望着上官靖，問道：「小伙子，你是做什麼來的？」

上官靖心頭一怔，暗道：「他們僞裝得倒是很像，這老婆子如果不使出『移形換位』上乘輕功，自己就會被瞞騙過去了，現在不就證實這座茅屋隱藏着極大秘密嗎？自己倒非要闖進去看看不可了！」心念閃電一動，這就拱拱手道：「老婆婆請了，在下是奉家師之命，送信來的……」

說話，只是緩和對方的注意而已，話才說到一半，右手三指已迅若掣電，朝灰衣老婆婆右手脈腕抓去。

這也怪灰衣老婆婆太大意了，雙方相距，舉手可及，她敢情自恃武功，沒把一個毛頭小伙子放在眼裏，怎知上官靖這記「拈花手」專門拈腕拿穴，豈是普通的手法？

上官靖三個指頭一下抓住對方脈腕，左手隨着駢指若戟，連點了老婆子三處穴道。灰衣老婆婆穴道受制，瞪大一雙水泡眼，根本不相信她會陰溝裏翻船，栽在一個小伙子的手裏？

上官靖朝她笑了笑道：「老婆婆，我看妳大概身子不大舒服，還是進去休息一回吧！」雙手扶着她走入左廂，那是灰衣老婆的臥室，佈置極爲簡單，靠壁處放着一張木床，這就把她扶到床上臥下，取過一條棉被覆到她身上。

正待轉身，只聽房門口响起一個少女聲音，說道：「婆婆，剛才妳老在和誰說話呢？」

那是一個身穿紫花布衣衫的少女，房中沒有燈火，她自然沒看到上官靖，但上官靖却看到了她，心想：「原來這茅屋中只有老婆子和少女兩人，她是住在對面廂房中，聽到話聲才出來的。」

轉身出指，那少女在毫無防備之下，立時被他一縷指風襲中。上官靖毫不待慢，指發人到，又連點了她兩處穴道，伸手挾起少女嬌軀，一下閃入右首房中，迅快的把她放到床上，也拉過棉被，蓋在她身上，才退回堂屋。

心中暗道：「這座茅屋，一共只有三間，那麼方才進來的灰衣道士呢？」他舉步走入堂屋後面，那是廚下了，除了一座土灶，只有一張板桌，兩把竹椅，一切又和普通農家一樣，看不出有何異處。

灶旁，有一扇後門，却敞開着。上官靖心中一動，舉步跨出，那是一片竹林，再往後就是高聳的山嶺了！但當他目光一注，發現竹林中間似有一條小徑，那是經常有人踐踏走出來的。

既有小徑，他就循着往竹林中行去。小徑曲折往上，略呈「之」字，走沒多久，小徑已到盡頭。上官靖自然更爲小心，耳目並用，登上一方突出的石崖，目光一注，發現四周竹林綿密，中間有一個一人來高黑黝黝的洞窟。

直到此時，他才明白那座茅屋果然只是掩人耳目的，碧落山莊，也只是他們外圍而已！白衣聖教的巢穴，原來就在少林寺附近的嵩山山脈之中，由此可見他們圖謀少林寺，處心積累已有多年了。

他緩緩走近石窟，一面早已功凝百穴，全神戒備，但他目光所及，竟爾大出意外，石窟間居然並無防守的人。

這無異說賊人有相當自信，這裏不會有人闖進來的人。但也顯示了一點，即使有人闖入，他們也並不在乎。越是沒人防守，自然也越是兇險。

上官靖藝高胆大，從容舉步，走入石窟。洞口就像一條石弄，僅容兩人並肩而行，約莫有四五步光景，但上官靖剛走到第三步，忽見左右兩邊石壁間同時走出兩個黑幢幢的人影，一下攔住了去路。

原來這石壁兩邊，各有一個一人高的門戶，就像崗亭一般，可以容得一個人站立。這兩個黑幢幢的人，原來是兩個頭戴鋼盔，身穿鋼甲的大漢，整個人只露出一雙烱烱目光。

上官靖沒防到會遇上這樣兩個鐵甲人，心中不由一怔，脚下也隨着一停。

這一瞬間，他心念疾轉，右手迅快的從懷中一摸，朝右首鐵甲人面前五指一伸，送了過去。他作出讓對方驗看令牌之狀，實則五指伸開之際，運集了十成功力，把內勁從指頭逼出，就在他指頭觸及對方的胸口鐵甲，內勁已經透甲而入！

這一記，他自己也毫無把握，但他早已有了準備，萬一一擊不中，自己有把握以極快的身法退出石窟去。

要知這兩個鐵甲人身穿厚重的鐵甲，一身刀劍不入，即使是一般的重手法，也絕難傷得了他們，但上官靖可不同，他不但練成了佛門「易筋」、「洗髓」二種神功，又練成玄門「太素神功」，指頭觸及對方鐵甲，「太素神功」有以陰導陽之功，自可穿透鐵甲，發揮威力，一下就震斷了對方心脈，右首鐵甲人口中只「呃」了一聲，就立即了事。

上官靖出手之時，雖然並無把握，但一旦出手，自己內勁一下透過厚重鐵甲，震斷對方心脈，他自然可以感覺得到，胆氣不由一壯，右手迅即收回，轉臉朝左首一個說道：「你要不要驗看？」不待他開口，反手就朝他送了過去。

鐵甲人頭盔和鐵甲連在一起，耳朵包在鐵盔之中，較小的聲音就不容易聽得見，他同伴從喉頭發出的「呃」聲，他就沒

有聽到。再說頭盔包住整個頭臉，只露出兩個眼孔，除了直視，左右視綫也受到限制，因此他連同伴的情況都沒看清。

這也可以說是上官靖的出手太快了，他眼看上官靖手掌握着東西，送到面前，五指才攤開來，那自然是讓他驗看令牌了，等到看到上官靖攤開來的手掌中根本沒有令牌，上官靖的五指巳經觸及鐵甲，一股強大的陰柔內勁，巳經撞上心臟，同樣只呃了一聲，心脈立被震斷。

上官靖沒想到這兩個鐵甲人竟有這般容易打發，急忙勁貫雙臂，一手一個抓住他們的雙臂，不讓他們倒下去，然後緩緩退下一步，拉着兩人，依然一左一右，納入石壁兩邊的門戶之中。好在這兩個相對的門戶，就只能容得一個人站立，他把兩個鐵甲人各自放下門戶中間，倚壁站立，兩邊石牆正好把鐵甲人夾住，就不至於傾跌出來，即使有人出入經過，如果不細看的話，也決不會發現這兩人巳經只是兩具屍體。

上官靖緩緩吁了口氣，就舉步往裏行去。石窟入口，雖然只能容兩人並肩而行，但走到第五步，這狹窄的石弄巳到盡頭，眼前豁然開朗，那是一座相當寬敞的天然石室，穹頂幾乎有三丈來高，方廣足有十數丈開闊。

上官靖目光迅速一轉，才看清石室中正間是一個圓形的洞窟，還有兩扇黑漆門，緊緊的閉着。左右兩邊，也各有兩個圓形洞窟，但並沒有門。這五道門戶擺列整齊，一望而知是經過人工修鑿的！

上官靖走到中間，脚下不禁感到趑趄起來。這裏有五個圓形窟門，自己不知對方虛實，該從那一個進去呢？

就在此時，只聽一陣脚步聲從左上首窟門中傳出，聽聲音就是往外面走來。一時那有你考慮的餘地，身形轉速一晃，閃入右上首的窟門之中，藉着暗陬，隱蔽好身子，悄悄偏臉往外看去。

只見兩個灰衣道士推着一輛孔明車從左上首洞窟中走出，那孔明車坐着一個又瘦又黑的蒼髯老道，那不是身負重傷在篷船上裝死，後來泅水逃走的余無天，還有誰來？

他居然逃出來了！

那兩個灰衣道士把孔明車推到正中間的一座洞門口，左首一個立即高聲叫道：「金道長到。」

喊聲未巳，兩扇黑漆大門就緩緩開啓，從裏面射出柔和的燈光來。

上官靖隱身在右上首窟洞暗處，因角度稍偏，所能看到的只是中間洞窟門內的一小部份，只覺裏面好像是個大天井一般，極爲深廣，再進去就看不到了。

大門開處，首先走進來的是四個身穿黝黑鐵甲，頭戴鐵盔的執戟武士，接着迎出來的則是總管秦皓，朝余無天連連躬身，往裏讓去，於是兩個灰衣道士就推着孔明車進入洞窟，四名鐵甲武士隨着分左右同入洞窟。兩扇黑漆大門又緩緩閉起。

上官靖心中暗道：「中間這座洞窟中住的大概就是他們教主了！」

心念方轉之際，只聽下首左右兩座洞窟中，同時傳來沉重的步履之聲，只見從兩處洞窟中同時走出八個鐵甲武士，他們兩人並行，一直走到洞窟中間，雙方像會師一般，擦身而過，從左邊洞窟出來的走向右首洞窟，從右邊洞窟出來的却走向左首洞窟。

上官靖看得暗哦一聲，忖道：「他們大概有一定的時間巡視一次了。下首這兩個洞窟，住的可能就是鐵甲武士，自己原只是踩盤來的，不如就往這洞窟（右上首的洞窟）進去瞧瞧也好！」心中想着，這就轉身朝裏行去。

他目能暗視，走了幾步，才發現這窟洞居然曲徑通幽，穿行在一片天然的鐘乳之間，有的色呈乳黃，有的色如珊瑚，結成各種不可名狀的不規則圖案，人行其中，如帳似屏，如有燈光照射，定然瑰麗無比！好在中間一條小徑，鋪着潔白如玉的碎石，可以循徑而行，不然，就像進入八陣圖，包你到處碰壁，不撞得頭破血流才怪。

這一段路，其實並不很長，敢情當時鋪設這白石小徑之時，爲了保持眼前這些石鐘乳的奇景，不遭破壞起見，才依照現有形勢，曲折繞行。這座石窟之中，會有如此美景，把上官靖看得大爲驚奇。

這時巳行到盡頭，面前一道青色石壁擋住去路，中間一個圓洞門，掩着兩扇朱扉，洞門上有一方扇形橫匾，上書「瑯寰仙境」四字。

上官靖伸手一推，朱扉隨手而啓，淡淡的燈光，立時照射出來，門內，竟然像一個小天井，乳白色的天光，就是從小天井照射下來的，原來這像天井的洞頂上，嵌了幾顆夜光珠，是以光綫十分柔和。

右首是一排長廊，圍以亞字欄杆，朱檽繡簾，香氣氤氳，靜寂無聲，使人眞有如入仙境之感。

上官靖剛跨入朱扉，踏上長廊，瞥見一個身穿淺綠衣裙的長髮少女，剛從長廊盡頭處轉出來，有如一朵綠雲，飛快的行來。

長廊間毫無隱蔽之處可以閃避，上官靖眼看既巳無處可避，就右手蓄勢，準備一舉制住對方。

那綠衣少女正在低首疾行的人，驀一抬首，看到了上官靖，她驚駭得張了張口，似是要待出聲，又急忙強行把聲音噤住，一雙黑白分明的眼神，更是滿含驚恐之色，舉起一根玉管般手指，在櫻唇上豎了豎，慌慌張張的回頭看了一眼，伸手拉住上官靖衣袖，口中急促的說道：「快隨我來。」

拉着他急急朝右首一道門戶中掀帘走入，回身掩上了門，才放開他衣袖，一下掩着鼓騰騰的胸口，只是喘息！

敢情方才這一瞬間，使她緊張得喘不過氣來。

她，正是上官靖的熟人，白衣聖教的副總管管巧巧！她本來一張春花般的臉上，因驚慌過度，蒼白得沒有一點血色，直到此時還沒恢復過來，就把他拉到裏首，壓低了帶着顫抖的聲音問道：「你……怎麽會找到這裏來的？你……不知道這……有多危險……」

上官靖握住她的手，低聲問道：「妳幹嗎急成這個樣子？」

「人家給你担心死了！」管巧巧嬌嗔

道：「你還懵懵懂懂的，這是什麼地方，你知道嗎？你還當是碧落山莊的地道，任你來去自如？」

上官靖問道：「這是什麼地方？」

管巧巧壓低聲音說道：「是教主的行宮，就是大姐，未奉召喚，都不能擅自進來。」

上官靖道：「那麽，妳怎麽會在這裏的？」

管巧巧道：「大姐是派出去有任務的人，自然不能擅自回來，我那副總管只是大姐臨時拉我充當的，其實我又不是眞正的副總管。」

上官靖道：「妳不是副總管？」

管巧巧道：「大姐是奉教主之命，去輔助令堂的正式副總管，當時她因不想讓人知道，才用了我的名字，後來令堂離去，教主又派大姐主持碧落山莊，就不能再以副總管管巧巧的名義出現，要我去充數的，這算是我私人帮大姐的忙，教主並沒有委派。」

上官靖問道：「那麽妳又是什麽身份呢？」

管巧巧道：「瑯寰仙境的女弟子。」

上官靖又道：「楚琬她們呢？是不是瑯寰仙境的女弟子？」

「她們不是？」管巧巧微微搖頭道：「她們只是碧落山莊老夫人的義女，只能說是本教對外的一個機構而已！」

上官靖又問道：「妳的師父就是教主嗎？」

「不是。」管巧巧道：「男弟子的師父名義上是教主，女弟子的師父，名義上是教主夫人，但實際傳授武功的師傅有好幾位，他們只是傳功師傅而巳！」

上官靖低聲問道：「你們教主到底是誰呢？」

「不知道。」管巧巧道：「你也許不相信，我眞的不知道，他很少來，來了，我們也看不到，就是看到了，也未必會是他的面目。」

「眞神秘！」上官靖輕哦一聲道：「那妳知不知道余無天，他在教裏是什麼身份？」

「余無天？」管巧巧一怔道：「這裏沒有這個人呀！」

上官靖看她神情不像有假，不禁暗暗奇怪，余無天是昔年魔教四大天王之一，她怎麽會不知道的？接着心中一動，又道：「那麽金道長呢？妳總該知道了，這人生得又黑又瘦，還有一部蒼髯……」

「你不用說了！」管巧巧攔着他話頭，輕聲道：「金道長我自然知道了，他是一個很特殊的人物，聽說他還是教主的同門師兄弟，只是在教中他並沒担任什麽名義，大家都叫他金道長，但他却有很大的權力，有時連教主夫人都要聽他的，因爲他身上有一枚代表教主的金鈴，那是教主頒給他的，教主不在，他可以直接發佈命令……」

上官靖又問道：「妳知不知道他回來了？」

管巧巧道：「聽說他遇上了終南四老等人，十幾個人圍攻他一個，結果負了重傷，傍晚剛回來的。」

上官靖道：「原來妳都知道了。」

管巧巧道：「我剛値班回來，是聽師父說的，現在正由敦請來的幾位上賓，替他療傷，據說最少也要七天工夫，才能治好。」

說到這裏，忽然低哦一聲道：「你是做什麽來的，幸虧此刻有許多人都巳睡了，不然一旦被人發現，就走不了的，你趕快走才好，我先出去給你……」

話聲未落，只聽一陣叮叮的清磬之聲，連續從外面傳了進來，管巧巧身軀陡然一震，驚懔的道：「這是發現有外人闖進來的訊號，你還有同伴嗎？」

上官靖道：「沒有。」

管巧巧嬌軀發顫，愁急的道：「會不會是你被人發現了，這怎麽好？」

她一顆頭像搖鼓似的四處轉動，一把拉着上官靖急步走近靠壁木床，撩開布帳，低聲道：「你快躲到我床上去，聽到清磬聲，我們都要出去的，我去聽聽消息就回來，這時候你千萬不能出去。」說着，不容上官靖開口，推着他在床上臥下，一手拉過棉被，給他蓋上，低聲叮囑道：「睡到裏面去些，千萬不可出聲……」

在她說話之時，長廊上巳起了一陣輕快而雜沓的脚步聲！管巧巧一顆心幾乎要從口腔裏跳出來了！房門上及時响起篤篤叩門之聲，有人嬌聲叫道：「管師妹，妳怎麽啦，還不起來，難道妳沒有聽到磬聲嗎？」

另外一個嬌脆聲音低笑道：「她只怕巳經睡熟了呢！」

管巧巧口中嗯了一聲道：「我……起來了……」一面俯下身去，湊在上官靖耳邊，低低的道：「我出去一下，就會回來，我沒回來以前，你千萬不可出去。」接着雙手掠掠鬢髮，急步開門出去，一面叫道：「五師姐、六師姐，到底發生了什麽事呀？」

先前一個嬌聲道：「快別多問了，走吧！」

管巧巧隨手拉上房門，跟着她們走出去。

上官靖耳聽輕盈的脚步遠去，才從繡被中探出頭來，這一陣工夫，巳悶得他渾身發熱，輕輕吁了口氣，只覺繡枕上散發着淡淡的幽香，似蘭如麝，沁人心脾，同時被窩裏也可以聞到另一種溫馨的甜香，令人心旌有飄飄然，陶陶然的感覺！幾乎忘了身在那裏？

這樣足足過了頓飯工夫，只聽一陣輕盈的脚步聲及門而止，接着只聽管巧巧的聲音說道：「五師姐，妳等一等，我進去拿劍，就出來的。」

房門呀然開啓！

她五師姐嬌笑道：「妳房裏我不能進去嗎？」

管巧巧回身道：「我進去拿了劍就出來的，五師姐進去，不是就擱時間嗎？」

五師姐輕哼道：「七丫頭，妳怎麽啦？擱在門口，怕我進去？是不是房裏藏着什麽人？」

管巧巧心頭咚的一跳，飛紅了臉，啐道：「妳房裏才會時常藏着人！」

「七丫頭，妳說什麽？」五師姐右手一探，朝管巧巧膈肢呵來，口中說道：「看我饒了妳才怪！」

管巧巧口中發出一聲輕「啊」，忍不住腰肢一縮，後退了半步。

她五師姐乘機身形一晃，閃入房中，輕笑道：「我倒要看看妳房裏究竟有什麽秘密？」

管巧巧心頭一急，一個轉身，跟着走入，急急叫道：「五師……」

她「姐」字尚未出口，瞥見五師姐身後，站着一個人，她驀吃一驚，連「姐」字都叫不出來了！

這人當然是上官靖了！他瀟洒的從五師姐身後轉了出來，含笑道：「不要緊，她已經被我點了睡穴。」

「你……你……這……」管巧巧驚惶失措的道：「現在怎麽辦呢？」

「妳先鎭定些！」上官靖一手把她拉了過來，擁入懷裏，發覺她一個嬌軀還在輕微的顫抖，這就低下頭去，在她耳邊，柔聲說道：「妳先告訴我，他們發現了什麽？」

管巧巧嬌軀偎在他壯健的懷裏，緊張心情果然漸漸平復下來，說道：「我和五師姐是奉命出去巡視的，你把她制住了，怎麽辦呢？」

上官靖道：「外面發生了什麽事，妳知道嗎？」

「聽說兩個值班守洞的鐵甲武士被人用重手法殺死了。」管巧巧道：「可見行宮之中，一定有敵人潛入，敎主夫人下令先清查瑯寰仙館，然後配合外面，搜查全山。」她口氣略頓，接下去道：「我就跟夫人討了這個差使，一來可以明瞭情況，二來可以伺機把你送出去，我是回房來取長劍的，你制住她穴道，不是弄巧成拙了嗎？」

上官靖含笑問道：「妳打算什麽時候送我出去呢？」

管巧巧道：「目前全座洞窟正在搜索之際，幾乎全出動了，送你回去，至少也要瞭解情況，等搜完全洞，沒有什麽，防守稍懈，才有機會。」

「不成，我現在就要走。」上官靖道：「我還有一件任務未了，不能耽擱。」

「你瘋了！」管巧巧吃驚的道：「這時候……」

「妳不用急。」上官靖一顆頭漸漸低了下去，在她耳邊柔聲道：「我自有道理。」兩片熾熱的咀唇已經緊緊的合在她櫻唇之上。

管巧巧心頭雖然十分着急，但給他這一吻住櫻唇，就覺得一個人好像跌入了雲端，意亂情迷，有着窒息的甜蜜！

突然，她從迷惘中驚覺過來，急忙伸手把他推開了些，眨動一雙秋水般眼睛，望着他問道：「你有什麽辦法？現在我和五師姐該出去巡查了，你如果解開了她穴道，敎我如何向她解釋呢？」

「不用解開她穴道。」上官靖含笑道：「我和妳一起去巡查好了，反正我也要走了。」

「你就會胡說！」管巧巧嗔道：「你怎麽跟我出去？」

「山人自有妙計！」上官靖問道：「妳有胭脂、花粉、黛筆嗎？」

「這是我房裏，這些自然有了。」管巧巧問道：「你問這些做什麽？」

「妳不用多問。」上官靖笑了笑道：「不過有一件事，要妳代勞。」

管巧巧又問道：「那你要我做什麽事呢？」

上官靖走近窗前，對着粧奩坐下，一面招招手道：「妳附耳過來。」

管巧巧依言附耳過去。

上官靖低聲道：「妳去把五師姐的衣裙脫下來，讓她睡到牀上去。」

管巧巧驚疑的望着他，問道：「這……這……」

「快去。」上官靖道：「越快越好，依我的話去做，決不會錯的。」

管巧巧滿腹狐疑，只好依着他所說，把五師姐的衣衫脫下，把她放到床上，再替她蓋上棉被。

等她回過頭去，上官靖用她的胭脂、花粉、眉筆、對着奩鏡，在臉上塗塗抹抹，早已經易好了容。

他雖沒跟竹逸先生學過易容術，但竹逸先生平日指點李小雲易容術技巧的時候，他多少也聽到了一些，這次改扮唐紀中和丁瑤一同前來，竹逸先生也給兩人指點了一番，以防露出破綻來。

他人本明聰，自然一點就透，身邊縱無易容藥物，但要假扮一個少女，有胭脂、花粉、眉筆、細心描繪，就可以達到易容效果了。

管巧巧看他在這一陣工夫，居然扮成了活脫脫的五師姐，不由一怔，驚喜的道：「你……」

上官靖學着她五師姐的聲音嬌笑道：「七丫頭，妳發什麽楞呢？」

管巧巧喜極，說道：「你連聲音都學得像極了，只是你個子比五師姐高出一個頭……」

「不要緊！」上官靖站起身來，身子一縮，施展「縮骨功」，一下就矮了許多，一面急忙脫下長衫、靴子，走近床沿，迅快的穿上了五師姐脫下來的衣裙，和繡花劍靴，佩上長劍，低聲笑說道：「妳看如何？」

管巧巧眨着一雙黑白分明的眼睛，仔細打量了一陣，點頭道：「眞的一點也看不出來，只是你出去了，我怎麽辦呢？」

上官靖附着她耳朶說道：「妳只要說妳們兩人都被人制住了穴道，什麽也不知道，是被我拉着出去的就好了。」

說話之時，已把長衫摺好，放入身邊革囊之中，低聲道：「好了，我們可以出去了，哦，路上妳不用開口，遇上我不認識的人，妳可以『傳音入密』告訴我，還有，妳這五師姐叫甚名字？」

管巧巧道：「她叫常眞眞。」

「好，走吧！」上官靖一手拉着管巧巧舉步走出房間，隨手帶上了房門，一路循着長廊往外行去。

剛走近月洞門（這是「瑯寰仙境」的大門），只見六名手持長劍，身穿粉綠衣裙的少女分兩邊站立，看到兩人走近，一齊抱劍躬身爲禮。

上官靖學着五師姐的聲音吩附道：「我們這裏並無外人潛入，妳們好生守着，我和七師妹到外面去看看。」

六名侍女躬身應「是」。

上官靖低聲道：「七丫頭，我們快走吧！」

兩名侍女不待吩咐，立即搶前一步，推開雙扉。上官靖拉着管巧巧急步走出圓洞門。

管巧巧眼看上官靖把五師姐學得維妙維肖，總算放下了心。

兩人從石鐘乳凝結的一段小徑中曲折而行，跨出洞窟，只見整座大窟間，燈火通明，除了中間一座洞窟，依然緊閉着兩扇朱門，但門前却像雁翅般分左右站立了八名鐵甲武士。左右兩邊四個洞窟口，也各有兩名鐵甲武士站了崗，形勢顯得極爲森嚴。

正中間還有兩個年約二十四五，身穿紅衫的佩劍青年，和五個灰袍道士。

管巧巧急忙以「傳音入密」說道：「那兩個穿紅衫的是三師兄和四師兄，灰衣道士是道院裏的人，你對他們說話，口氣要冷冷的才像。」

兩人走出右上首石窟，兩個紅衫青年立即迎了上來，年紀稍長的一個青年說道：「五師妹、七師妹，妳們搜過瑯寰仙館了嗎？」

上官靖冷冷的看了他們一眼，說道：「你們呢？」

三師兄道：「愚兄和四師弟已經搜過道院和鐵衛室，並無外人潛入。」

「那就好了。」上官靖道：「我和七丫頭奉命搜過瑯寰仙館，現在要出去搜山了。」

三師兄道：「搜山工作，是由二師兄負責……」

「我知道。」上官靖拉着管巧巧的手道：「七丫頭，咱們走！」

他也沒向兩人爲禮，轉身急步往洞外就走。三師兄、四師兄和五個灰衣道士不疑有他，自然由她們出去。

走近洞口，有五丈來遠的一條夾道，正好容得兩人並肩而行。夾道中間左右兩個崗亭內，當然也換了兩個鐵甲武士。

一路無阻，走出石窟，上官靖抬頭看看天色，差不多已是丑末寅初，上官靖目光一瞥，看到前面竹林間似有幾條人影，這就站停下來，低聲道：「七師妹，妳在這裏等我，不可走動，我下去看看！」一面以「傳音入密」說道：「妳要裝作穴道受制，才不至被人懷疑。」

管巧巧也以「傳音入密」說道：「大哥，你一路小心，二師兄武功極高，還有道院裏的人也都有一身極高的本領，你要好生應付！」她看着他，一雙盈盈秋波流露出依依不捨之情！

「妳只管放心！」上官靖柔聲道：「我會應付的，妳站在這裏，只要不動不言，很快就會被他們發現的，好了，我要走了。」放開管巧巧的手，長身掠起，往山下投去。

剛落到崖下，飛越過茅屋，就見前面一字站着八個手仗長劍的灰衣道士，一聲不作，攔住了去路。

上官靖腳下一停，目注八人，冷聲喝問，道：「你們不去搜山，攔住我去路則甚？」

只聽有人朗笑一聲道：「五師妹，妳要去那裏？」隨着話聲，走出一個身穿大紅長衫，手搖摺扇的中年漢子，這人約莫四十來歲，白面無鬚，目光冷峻的看着上官靖。

「是二師兄。」上官靖一手提劍，抱拳道：「我是奉命協助二師兄搜山來的，搜山，當然要四處看看了。」

二師兄冷峻的道：「愚兄奉命封鎖全山，任何人不得出入，五師妹既是奉命前來，這裏只有一條出路，上面正在全力搜索，咱們只要守住這裏，就不虞潛入的鼠輩飛上天去，妳就留在這裏好了。」

上官靖道：「二師兄守在這裏，我奉命巡山，自然要四處看看。」

二師兄臉色一沉，哼道：「我奉有金令，封鎖全山，妳怎可如此任性？」

「我不是任性。」上官靖故作嬌嗔，說道：「你們這樣站在明處，敵人看到了會自動送上來嗎，哼，守株待兔！師傅要我搜山，我總得全山搜上一遍，才能回去覆命。」他故意作出負氣模樣，舉步朝前走去。

二師兄看他這麽說了，倒也不好阻攔，只得點頭道：「好吧，五師妹可要帶兩個人同去？」

上官靖披披咀道：「他們帮你在這裏攔截潛入的人，我可不用帮手……」

話未說完，只聽山腰上有人吹起一聲悠長的竹哨。二師兄臉色不由得一變！

上官靖忙道：「上面好像出事了，二師兄快去！」

二師兄點點頭，急忙返身朝崖上飛掠上去。上官靖心中暗暗好笑，也立即長身掠起，箭一般飛射而去。

三四十里路程，不消一回工夫，就已趕到五虎嶺北首，上官靖閃入一片松林，急忙脫下身上女子衣衫，從革囊中取出長衫，快靴，匆匆穿好，揩去臉上用脂粉易的容，再戴上面具，然後用劍挖了一個土坑，把五師姐的衣衫，革囊一起埋入土中，用腳踩平，腰骨一挺，恢復了身高，才舉步走出松林。

這一瞬間，他不由得猛然一怔，原來林外已經守着兩個灰衣道士！

現在他戴上面具，已是唐紀中了，目光一掠兩人，沉聲喝問道：「二位是什麽人？」

兩個灰衣道士中，左首一個道：「朋友呢，你躲在松林裏作甚？」

唐紀中說道：「我的事，你們管得着嗎？」

他心中閃電般轉動，忖道：「這兩個灰衣道士一定是跟在我身後來的，看來決不能放過他們……」探手入懷，摸出金哨，就着咀唇吹了兩聲。

左首灰衣道士看他吹起金哨，不覺失聲道：「你……」

哨音甫起，兩道人影疾如流星劃空瀉落，那是無形刀邢鏗和長白神拳莫奇齡，唐紀中心頭大喜，立即以「傳音入密」說道：「二位前輩，這兩人是魔敎高手，他們追踪在下，似乎已看出了在下的破綻，千萬留他們不得！」一面伸手一指二人，喝道：「殺！」

那灰衣道士剛說了個「你」字，無形刀邢鏗一聲不作，揮手一掌，一道凌厲如刀的掌風已經直劈過去。

左首道士身形閃動，喝道：「你快叫

他住手，是自己人！」

長白神拳莫奇齡也一下子欺到右首道士身前，一拳直搗過去。這兩個灰衣道士身手也自然不弱，一連避開了兩人的兩記攻勢。

唐紀中那容他們纏鬥下去，趁他們不備，暗中駢指若戟，凌空點出，兩個灰衣道士忙着閃避正面敵人的攻勢，自然無法兼顧唐紀中的指風，立被制住穴道，他們身形一滯，一個被無形刀劈中心窩，一個被百步神拳擊中腦門，立時倒地死去！

唐紀中急忙飛掠過去，伸手在兩具屍體上拍了兩掌，解開他們被點的穴道，這樣萬一有人仔細驗查，就不會發現他們先被點了穴道，才中拳掌死的了。

邢鏗以「傳音」問道：「上官少俠，這兩人是誰？」

唐紀中也以「傳音」答道：「三官廟的一干人，其實只是魔教外圍而巳，魔教巢穴，是在數十里外一處洞窟之中，在下跟蹤一個灰衣道士去的，不料被他們發現，追踪而來，所以只好請二位前輩相助，在下必須先行離去，二位前輩是神智被迷的人，只要有人進入咱們地區，就可格殺勿論，他們就無法查得出來了。」

邢鏗點頭道：「少俠快走吧！」

唐紀中道：「在下還要到林中去取東西，就煩二位前輩在這裏巡邏了。」

說完，返身走入松林，把埋在土中的女人衣衫取出，功運雙掌，搓了一陣，衣衫立時成爲一堆布屑，然後再埋入土中，移來一方大石，壓在上面，看看巳不留形迹，才揚長離去。

回轉三官廟，巳快是四更將盡，推門跨入房中，目光抬處，只見霍如玉一手支頤，倚在床前一張木椅上打盹，這就輕輕掩上房門，走近她身邊，附着耳朵輕聲說道：「妹子，妳怎麼還沒睡呢？」

霍如玉吃了一驚，急忙站了起來，說道：「你剛回來嗎？」

唐紀中低聲道：「我有話和妳說，快睡到床上去。」

霍如玉驚顫的說道：「你……要做什麼？」

唐紀中脫下長衫，低聲道：「天快亮了，我有很重要的話和妳說，我們是夫妻，我回來了，那有不上床睡的？妳只有勉爲其難了。」

霍如玉脹紅了臉，低垂粉頸，羞急的道：「你不能！」

「放心！」唐紀中拉着她的手，低聲道：「我是有正經事要和妳說。」一手放下了布帳。

兩人和衣躺下，霍如玉一顆心巳經快要從口腔裏跳出來，一面低聲道：「你現在可以說了。」

唐紀中轉身和她睡到一個枕頭上，才附着她耳朵，把剛才的情形，詳細說了一遍。他當然並不會完全照實說出來，只說自己誤打誤撞，進入管巧巧的房間，管巧巧和她五師姐奉命巡山，返房取劍，自己制住了兩人，改扮成她五師姐，才從石窟中出來。

霍如玉矍然道：「這消息果然很重要，天亮之後，要趕快通知金鼠才好。」

唐紀中道：「賢妻說得極是。」

霍如玉輕嗔道：「你……」

「難道妳不是我的妻子？」唐紀中不讓她有說話的機會，一把摟住她嬌軀，咀唇很快堵住她櫻唇，一隻手也從她衣衫裏滑了進去。

霍如玉身子起了一陣羞怯的顫慄，她柔若羔羊，並未峻拒，任由他的手遊移在顫動的雙峯之間，佔據了玉山的最高峯。

唐紀中吻得更緊密，兩人同樣感到心跳加劇，呼吸急促，本來就兩情相悅，現在巳成爲乾柴烈火，大有箭在弦上之勢！

突然房門上響兩下叩指之聲，一個嬌脆的少女聲音叫道：「唐領隊，老夫人有請！」

唐紀中一驚，慌忙鬆開了摟着的她。

霍如玉飛紅了臉，不勝嬌羞的道：「你快去吧！」

唐紀中跨下木床，伸手取過長衫披到身上，一手提起長劍，開出門去，只見一個綠衣小鬟站在門口等着自己，這小鬟眉目如畫，還飛紅了臉，她正是飛虹，這就含笑道：「飛虹姑娘，勞妳久候了。」

飛虹驀地一怔，睜大一雙黑白分明的美眸，朝唐紀中望來，問道：「唐領隊怎麼知道小婢小名的呢？」

唐紀中道：「在聽他們這樣叫着姑娘，在下才知道的。」

「不對！」飛虹搖着頭道：「小婢的小名是叫飛虹，但副總管因小婢的名字和宓副總管相同，才改叫小婢小紅，沒有人叫我飛虹的。」

唐紀中尷尬的道：「哦，哦，在下是聽人說過，所以才叫了出來，姑娘不見怪才好。」

「不會的。」飛虹偏過頭來眨眨眼睛，問道：「唐領隊是聽誰說的呢？」

唐紀中摸摸鼻子，思索着道：「在下一時倒是想不起是誰來了。」

飛虹低着頭道：「小婢只告訴過一個人。」

唐紀中故意笑着道：「那人一定是姑娘的心上人了。」

飛虹聽得大羞，忙道：「才不是呢！」低頭急步朝前行去。

她口中雖在否認，但唐紀中看得出來，她內心正在懷念着這個人，粉臉雖紅，眼神中却流露出少女迷惘的喜悅！

唐紀中看在眼裏，心中不禁一動，眞想過去拉住她的手，輕輕的告訴她：「是妳親口告訴我的。」這話他當然不會說出口來。

跨進東首精舍的月洞門，走廊上站着四名綠衣使女，這時天色堪堪黎明，小天井中靜悄悄的，只有鳥雀吱吱喳喳的報曉聲音。

飛虹走近階前，脚下一停，回身道：「唐領隊請進。」

唐紀中舉步跨上石階，就有兩名綠衣使女打起了低垂的湘簾。

唐紀中說了聲：「多謝。」就一脚跨入客廳，目光一轉，小客廳中，除了上首坐着面垂輕紗的「老夫人」——管玲玲，左首一把椅上坐的是面貌和上官靖一般無二的花豹侯元，下首椅上坐着的則是總管秦皓，右邊則是楚琬，一共只有四個人。

唐紀中趕忙趨前兩步，朝上首拱拱手道：「屬下唐紀中見過老夫人，不知老夫人見召，有何指示？」

老夫人一抬手道：「你且坐下來。」

唐紀中依言在下首一張椅上坐下，只見楚琬望着自己深深的投以一瞥，這一瞥之中包含了關切和訊問兩重意義，關切的是自己的安危，訊問的則是昨晚自己是不是出了什麼差錯？

老夫人的目光透過面紗，也朝向唐紀中投來，問道：「紀中，你昨晚率同神武隊的人在那裏巡邏？可曾遇上什麼事情沒有？」

「來了，很可能是兩個灰衣道士被殺的事了！」唐紀中心頭一動，急忙答道：「屬下是以三官廟爲中心，把人手分爲兩撥，一撥由邢鏗、莫奇齡、霍天柱、萬青峯四人負責東首，北至五虎頭，南至蘆店。一撥由封居易、陸其昌、何津舫、章守勤四人負責西首，至登封爲止，另由南宮望負責兩地支援，屬下天亮前剛回來，並未發現有什麼事故。」

老夫人回頭朝秦皓道：「秦總管，你告訴他吧！」

唐紀中吃驚的道：「難……難道發生了什麼事？」

秦皓微微攢了下眉，說道：「事情是這樣的，昨晚四更光景，有兩個行宮灰衣使者在五虎嶺偏西的松林前面被殺……」

「灰衣使者？」唐紀中忍不住問道：「那是什麼人呢？」

秦皓道：「這裏沒有外人，老朽不妨告訴唐老弟，灰衣使者乃是本教行宮中的傳令使者，昨晚三更時分，有一個女子潛入行宮，由兩個灰衣使者一路尾隨到五虎嶺，今晨才發現他們被殺，一個死在無形刀下，一個死在長白神拳之下，所以要向老弟問問情形。」

楚琬聽說昨晚潛入行宮的是一名女子，心中大奇，不覺朝唐紀中看來。

唐紀中爲難的道：「秦總管，在下……雖是神武隊的領隊，但這些人神智被迷，在下怎麼問他們呢？再說，他們負責巡邏的地區，闖進兩個不相識的人來，他們不知道什麼行宮使者，自然要放手一搏，格殺勿論，所以也不能怪他們呀！」

言外之意，是怪行宮事前沒有通知。

「唐紀中這話也是不錯。」老夫人點着頭，說道：「大師兄只知責人，不知責己，我早巳說過，咱們神武隊的人，神智被迷，不分敵我，只要進入他們巡邏區，就會不顧一切，和你拚命，要他向上面報告，製發一種可以讓神武隊識別的記號，以免發生誤會，他一直沒有回覆，現在出了事，倒向咱們來查問了。」

說到這裏，憤然道：「他在行宮裏，就自以爲高高在上，好像我就是他的屬下了，秦總管，你回去告訴大師兄，如果覺得神武隊的人殺錯了他的手下，就請他來接管神武隊好了。」

唐紀中心中暗道：「原來那些灰衣道士都歸他大師兄管的，聽她口氣，似乎對大師兄很不滿意！」

秦皓連忙拱手道：「老夫人歇怒，令主要老朽前來，是爲了昨晚行宮逃走的一名女子，咱們這裏沒有發現她的蹤影？」

老夫人哼道：「咱們這裏，外巡由神武隊負責，內巡由楚琬負責，直到現在並沒發現什麼行迹可疑的女子，如果此人往這裏來的，還會不被發現嗎？」

一面轉臉朝唐紀中道：「據我看這潛入行宮的女子，除了沈雪姑，不會有第二個人，咱們這裏，可得嚴加戒備，你出去分配一下，白天也要派人巡邏，以防有人潛入。」接着又朝楚琬道：「妳也要分配人手，不可疏忽了。」

唐紀中，楚琬兩人各應一聲「是」。

老夫人道：「好了，你們先出去！」

唐紀中、楚琬起身告退，兩人走出月洞門，楚琬偏過頭來，以「傳音入密」問道：「昨晚闖進行宮去的不是你嗎？我眞替你担心死了！」

「謝謝妳。」唐紀中以「傳音入密」說道：「不瞞妳說，那個潛入行宮的女子，就是在下。」

「是你？」楚琬身軀一震，廻目看他一眼，問道：「你改扮了女子進去的？」

「非也。」唐紀中道：「是出來的時候改扮了女子。」他以「傳音入密」把昨晚經過，大略說了一遍。他說的情形，和告訴霍如玉的一樣。

楚琬抿抿咀，笑着以傳音道：「虧你想得出來！」

唐紀中脚下一停，拱拱手道：「在下還有事去，要先走一步了。」

楚琬仍以「傳音入密」說道：「今晚二更，我仍在亭子裏等你。」

唐紀中回轉西院，進入房中，霍如玉巳經盥洗完畢，看他走入，不禁臉上一熱，低聲問道：「老夫人召喚，有什麼事情嗎？」

唐紀中道：「我們快出去，我路上再告訴妳。」

霍如玉道：「有這麼要緊嗎？」

唐紀中道：「現在天色巳經大亮，我奉老夫人之命，白天也要派人巡邏，嚴加戒備，我得立時把人派出去才成！」

霍如玉道：「那就快些走吧！」

他們來到西首僧寮，昨晚値班的人，果然都巳回來。南宮老人立以「傳音入密」說道：「解藥只能給謝東山、崔介夫、金贊廷三人，其餘的人，暫時不可給他們解藥。」

唐紀中就分派寧勝天、霍五、柴一桂、婁通、敖六等五人負責巡邏三官廟東首，北至五虎嶺，南至蘆店。

李天雲（卞藥師改扮）、謝東山、崔介夫、金贊廷等四人負責西首一路，至登封止。

赤煞西門淵負責兩地的支援事宜。分配完畢，兩撥人就立時出發。

唐紀中因此刻是大白天，西首一路，直通登封，和少林寺極爲接近，較爲重要，決定自己親自前去登封這條路上看看，並要赤煞西門淵和自己夫婦同行。

要赤煞西門淵同行，就是要他担任這條路上西首的把風，以防範白衣聖教賊人暗中跟下來窺伺。

李天雲（卞藥師）和霍如玉也分別担任警戒，唐紀中很順利的給謝東山、崔介夫、金贊廷三人服下了解藥。金鼠扮了何津舫，白天沒有任務，不好出來，就由卞藥師代他把消息傳了出去。（未完．42）

上文提要： 司馬洛赴宴歸途中，突然一名漢子將一個公文箱交給他保管，話不多說，揚長而去。其後發現該名漢子曾遭人追斬，屍浮海上，司馬洛按址入住漢子生前酒店，向侍者探詢死者生前生活狀況，死者叫陳龍，在他出事前，酒店女管理林小姐曾到他房中探望他，于是，司馬洛向林小姐展開追查……



奇俠司馬洛故事／馮嘉·文　可飛·圖

惡漢

二：突遭綁架　迫供毒打

「我是來推銷一件東西。」司馬洛說。

「例如什麼東西呢？」林敏明問。

「當然是一件很值錢的東西，」司馬洛說：「而且，這件東西，本來是屬於陳龍的。」

「這眞奇怪了，」林敏明說：「你不認識陳龍，却有一件本來是屬於陳龍的東西。」

「有些人想搶這件東西，」司馬洛說：「在走頭無路之餘，陳龍把這件東西交了給我；於是，要搶的人就搶不到了。」

「你以爲，陳龍會不會就是爲了這件東西而死的呢？」林敏明說：「我看報紙上說，陳龍是給人打到海邊，打不過那些人，就跌下海裏淹死了的！」

「我也認爲可能是這樣。」司馬洛微笑。

「那爲什麼你不把這件東西交給警察呢？」林敏明問。

「這完全是錢的問題，」司馬洛說：「警方不會感激的，不會出錢買這件東西，祇是會給我很多痲煩。那我又何必交給警方呢？自己找個買主不是更好了嗎？」

「爲什麼你要告訴我這許多呢？」林敏明問。

「因爲，」司馬洛說：「我猜也許妳能給我找到買主。」

「很失望，」林敏明嘆口氣：「原來你對我的興趣不過是生意方面的！」

「不完全是的，」司馬洛說：「不過，人是要生活的，所以當然是生意爲先了。如果生意不成功，不飽不暖，那又有什麼資格思淫慾？怎麼樣？妳認爲有這可能嗎？」

她正在陶醉地凝視着司馬洛，現在一愕地說：「什麼？」

「我是在說，」司馬洛說：「你認爲你有可能給我找到一位買主嗎？」

「哦！」林敏明聳聳肩：「我不知道，不過我試試吧！」

「什麼時候試？」司馬洛問。

「不能現在，」林敏明說：「這個時間已經不是做生意的時間了，明天我替你問問，然後我再和你聯絡如何？」

「再好也沒有了，」司馬洛說：「我知道妳一定不會使我失望的。」

「好了，」她說：「我們也應該走了，實在，我也覺得這地方太吵一點。」

「生意講好了，就完全沒有興趣和我在一起了。」司馬洛說。

她委屈地看着他：「我並沒有說回家，我祇是說離開這裏。事實上，現在已經太晚了，家裏已經把門鎖上，我也進不了門口的。」

「那麼，」司馬洛說：「現在我們到那裏去呢？」

「隨便你帶我到那裏去吧，」她說：「總之不能回到你的酒店，阿佳看見不好意思！」

司馬洛微笑：「除了我們的酒店之外，當然還有更多很好的去處，例如：玫瑰園如何？」

「你還說你是剛來此地的，」她說：「你怎會知道有玫瑰園這個地方？」

司馬洛吃吃笑：「我早已說過了，以前，我們都是說謊的，現在才是開始說眞

話！」

「好，」她說：「我聽說玫瑰園是一個刺激的地方！」

「祇是聽過而已？」司馬洛微笑。

「當然了，難道你以爲我去過？」林敏明說：「你當我是什麼女人？」

「我沒有當妳是什麼女人，」他說：「不過，我不相信妳是一個處女！」

她聳聳肩：「我也不敢承認，希望你不會介意這一點！」

「我從來不會介意這一點的，」司馬洛說：「而且現在我也沒有權介意。不過，我贊成妳參觀一下，那裏的確是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玫瑰園的確是一個很有趣的地方，那裏有許多房間，而每一間房都是不同形式的。客人可以任意挑選。結果他們挑中了一間原始式的，那裏面裝飾成穴居的石洞一樣，四壁及屋頂都是嶙峋的怪石，當然是用木頭僞造的；不過在灯光的幫助之下，看上去却是像眞的一樣了。

沒有床，代替了床的是一大塊獸皮，而山洞的盡頭還有一座水池，在這樣的天氣，池中的當然是熱水了。

這不是適宜睡覺的地方；不過，來這裏的人大概也不會如何講究睡覺的了，他們不會有這個空閒。

他們進來後，那度門關上了就變回了一塊石頭，連門都看不見了。另一個角落一堆「野火」發散着熱力，那當然是一隻電暖爐。

「這個地方眞有趣！」林敏明四面張望着說。

「我們現在已經進入了原始世界，」司馬洛微笑：「應該順應環境，不能再作文明人的打扮了！」

「很好，」她說：「順應環境。」她把大衣脫了下來，丟在一個角落。

她又說：「這裏不很冷，你爲甚麼不脫點衣服？」

於是她動手把自己的衣服脫下來，她繞着他走來走去，看看他。

司馬洛把上裝脫了下來，也把裏面一件毛線外套也脫了下來，於是就只剩下了一件襯衣而已。

她來到了他的背後，兩隻手從他的腋下伸上去，輕撫着他的胸部。由於祇是隔着薄薄的一層襯衣布料，因此，她的手掌就像有電流傳到他的身上來似的。

她說：「怎麼你身上完全沒有武器嗎？」

「沒有。」司馬洛說：「和妳在一起，還要用武器，那不是煞風景一點了嗎？」其實，他祇是沒有帶槍在身上而已，他那件上裝的裏面是藏着好幾種特殊的武器的。

就在此時，內線電話的聲音「鈴鈴」地響了起來。

司馬洛要過去接聽那藏在一個小小的「巖洞」裏面的內線電話，但她拉着他說：「不要去！」

接着，她就附到了他的背上，她的兩隻手是從腋下伸到了他的胸前來的，現在就爬上去，伸到了他的頸後，兩隻手的手指交叉，而使雙掌緊扣着了，她的大腿也如八爪魚的觸鬚一般纏住了他的腿子。

「妳怎麼了？」司馬洛吃吃笑着，但隨即他又覺得並不是那麼有趣了。因爲，她的腿子纏得太緊，而那雙手掌也在他的頸後扣得太緊。幾乎就像她是正在與他進行着摔角比賽似的。

她也是這樣說：「你不知道嗎？我也是愛做一種特別的運動的，就是摔角。我們眞是登對，是不是？」

司馬洛也相信她，她現在正把他拑制得緊緊的，使他的兩臂伸直到背後，雙手和兩臂都暫時失去了作用。

就在這個時候，房門就「隆」的一聲給撞開了。

司馬洛吃了一驚，連忙轉過去，看見兩個大漢衝了進來，兩個人的手中都拿着短劍。

「放手！」司馬洛叫着，扭動身子，要把林敏明掙開。

可是林敏明却把他抱得更緊了，兩隻手掌在他的頸後緊按，使他連頭也抬不起來，兩脚緊纏着他的腿子，也使他舉步維艱。

現在他知道她的任務是什麼了。

那兩個大漢正持着短劍衝過來，司馬洛猛的一轉身，就用背上的林敏明向他們迎過去。她既是幫他們的，那他們當然不會傷害她，因此，是一副很理想的盾牌了。

那兩個人果然跳後，以免手上的武器刺着林敏明。

司馬洛迅速地又帶着林敏明向前奔跑，直向牆衝過去，到達牆壁的前面時，他又忽然一轉身，讓背上負着的林敏明向牆壁上的巖石撞過去。這樣一撞，她應該不能再把他抱緊而跌下來了吧？

但這一次，司馬洛又是估計錯誤了。他以爲牆壁上那巖石是用木板僞裝的，但並不是，那原來是輭塑膠。因此，林敏明撞了上去，也祇是產生柔和的「托」一聲，她並沒有受到什麼痛苦。

而那二個大漢又再度衝過來了。

司馬洛連忙又一扭身，用背上的林敏明向他們擋過去。

兩個大漢又退後，但是這一次，他們其中一人却伸出一隻脚來，在司馬洛的脚下一絆。

司馬洛大叫一聲，就失去平衡，向後倒去，仰跌在地。這一跌，他倒跌得不重，由於是林敏明首先着地的，司馬洛祇是在她的身上壓了一壓，林敏明給壓得叫了一聲，手脚也鬆了一鬆，但祇是鬆了一鬆而已，隨即又馬上把司馬洛抱緊了。

這樣，司馬洛就像一隻烏龜跌翻了似的，林敏明是他的殼，他的手脚都無法用力，因此也爬不起身來了。

那二個大漢跳上前來，每人在司馬洛的肚子上踏了一脚，司馬洛痛得全身輭了，使不出氣力來。

其中一人把刀子遞上來，刀鋒抵在司馬洛的喉嚨上，說：「好了，不要動了！」

司馬洛不動了。

另一個人對林敏明說：「好了，放了他吧！」

林敏明慢慢地放鬆了手脚，然後從司馬洛的身下鑽了出來，冷冷地瞪着司馬洛：「很對不起，司馬洛先生，我害了你；

不過，你差點把我壓扁了，這也算是你的報復了！」

「我以後會再找妳的。」司馬洛恨恨地說。

「別說這許多廢話了，」拿刀的人說：「快把他縛起來！」

另一個人從袋裏掏出一綑繩子來。它和司馬洛用以爬窗的繩子差不多，不知道是不是如司馬洛所用的繩子那麼靭；不過這繩子可把司馬洛縛得完全不能動彈，首先是縛住了他的雙脚，然後是把他的兩手推到背後，兩隻手腕紮在一起，手脚不能活動。

「你們想怎麼樣？」司馬洛苦笑着問。

林敏明穿好了衣服，吃吃笑着：「你想做生意，我們現在就是帶你去做生意呀。祇不過，在這種情形之下，你是決不能開天索價了！」

司馬洛又是祇能苦笑，現在他開始後悔自己太多管閒事了。他的麻煩，都是因爲多管閒事而來的，正是所謂「煩惱皆因强出頭」，雖然以往他每一次都能夠把麻煩解決，化險爲夷；但，總有一次他會失手的。也許就是這一次！

兩個大漢一人抬脚一人抬肩，把他抬了起來，抬出了房門。沿着那舖地毡的通道走出去，轉了一個角，就看見那入門之處的註册和收錢的櫃枱了。那裏有第三個大漢在着，正拿着另一把短劍，指着那個年輕女職員的喉嚨，而那個年輕女職員正花容失色地呆在那裏。

電話已經丟在地上，電話線也給扯亂了。

「不要喊叫，」抬着司馬洛的一個人說：「不然我就這樣在肚子上給你一刀。」

他是對司馬洛說的，現在他們正在走出門口，他們不想司馬洛在到了街上時叫喊起來。不過，司馬洛也並無叫喊的企圖，在這種情形之下，他祇能夠盡量服從他們，以求活得久些，能活多久就活多久。

他給抬下了樓梯，到了樓下的門口，那門口的兩旁是座小花園，有高高的圍牆的，而門口就在中間，距離行人路邊有十來尺。

現在，一部小型貨車正倒駛了進來，車尾就正對着門口，而兩邊的花園圍牆正好把車身夾住，如果有人在外面的行人路上經過，也不會看到裏面正在發生什麼的。而且，這個夜靜更深的時候，又是那麼奇寒徹骨的，也很少會有機會有行人經過了。

他們把司馬洛搬出了門口，放上了小型貨車的後面，貨車上是坐着一個司機的，這個司機馬上就把馬達發動了。

兩個大漢和林敏明都上了車，那個用短劍威脅女職員的大漢也跑下來，上了車，跟着他的還有另一個大漢，大概他是負責威脅其他職員的，剛才司馬洛並沒有看到他，但是現在大功告成，他也出現了。

他最後才上車，把車子的後門關上，車子開動，駛走了。

大約一分鐘之後，一部的士又在這個門口停下，一男一女下車，走進去。他們是來這裏尋樂的另一對，不過他們來得遲了一點，沒有機會享受這裏的設備了。他們進去了一分鐘之後，又匆匆出來了，匆匆地沿着行人路離開。

無疑地，上面的人告訴他們警察正在趕來，使他們嚇得三魂失去了七魄，來這裏幽會的男女當然不願意和警察碰上的，雖然他們不一定是有什麼理由怕警察。

＊　＊　＊

司馬洛已經給車載到了很遠。他也不知道自己是正給載向什麼地方，他是躺在車底，又看不到窗口的，而車子每一跳動，就把他震得全身的骨頭都要散掉了似的。這是一部貨車，而這個部份是用來載貨的，並沒有什麼舒適的設備，他祇是得到與貨物一般的待遇。

司馬洛呻吟着說：「喂，朋友，你們究竟想把我帶到什麼地方去？」

「別吵！」其中一個大漢擧起了一隻脚，用脚底威脅地朝着他：「你想多受點苦嗎？」

司馬洛祇好不做聲了。

車中光線很暗，林敏明就坐在他的頭邊，正在看着他，不時給他一個淡淡的微笑；不過他還能斷定她的微笑究竟是善意還是惡意的了。也許她的心理是有點問題的，她已經想到了一個能令他很痛苦的泡製方法，於是她就在微笑了。

當車子終於停了下來的時候，司馬洛舒了一口氣。現在，他們總該把他放到一個比較舒服的地方了吧？

那幾個大漢打開車門下車，林敏明也下去了，跟着又是原來那二個大漢把司馬洛抬下車，司馬洛仍然無法知道這裏究竟是什麼地方，因爲這是一座小小的車房的內部，看不見外面的。

他們也用不着把他抬出車房的外面，原來車房的盡頭是有一度門與屋裏相通的，他們通過這度門，就可以進入屋內了。他們就是把司馬洛抬進了這座門，而進入了屋內。

司馬洛看見這間屋子的大廳是佈置得相當豪華的，裏面的傢俱現代化，而地上舖着厚厚的地毡，看來是一座別墅式的洋房，住在這裏的人，環境一定很不差。

司馬洛給抬到了廳子的中央，抬他的人就把他向地上一丟，雖然地上舖着厚厚的地毡，這一跌，却把司馬洛跌得心也離了。由於他的手脚都是被緊緊地縛住了的，他不能用身體去遷就跌勢。這樣，雖然祇是跌一兩尺的高度，也不是跌在硬地上，還是痛得很，人就是這樣受不起一跌的動物。

司馬洛看見他們兩個大漢都在廳中的沙發上坐了下來。

林敏明說：「冷死了，我去拿點酒來，你們喝什麼？」

其中一個大漢大感興趣地搓着手掌：「拿一瓶白蘭地來吧！」

林敏明走到大廳另一邊的一隻酒柜旁，從裏面取出了一瓶白蘭地和幾隻杯子，回來放在小几上。

司馬洛看着他們倒酒飲酒，苦笑着說：「你們爲什麼不把繩子解掉呢？你們人這麼多，我反正也不能反抗了！」

其實，他們人雖多，他也未必就不能反抗的。祇要繩子解掉了，他就有辦法，他是一個神通廣大的人；不過，如果繩子不解掉，那就任他如何神通廣大，也是無

法施展了。

五個人都不理他，司馬洛又說：「那麼，至少你們也該給我喝一杯，你們也不想我冷死的吧？」

四個大漢還是不理他，不過林敏明倒是轉過來瞥了他一眼，然後把她自己的杯子斟滿了，拿過來凑到他的唇邊，餵他喝，司馬洛感激地喝下了。

他說：「林小姐，我不會忘記妳的，將來我再來找妳的時候，我一定記着這一點。」

林敏明微笑看着他，跪在他的頭邊，她柔聲地說：「司馬洛，我實在是很喜歡你的；不過，生意就是生意，我們是不能把生意和娛樂混在一起的，是不是？但不要緊，祇要你肯合作，你是沒有危險的，你也不至於要來找我報仇。你合作，我們做成了這宗生意，那我們是好朋友了。」

「我並沒有說過不合作，」司馬洛說：「妳說談生意，那麼快點談吧！還等什麼？」

「等我們的老板，」林敏明說：「生意是要由老板決定怎麼做的。」

「誰是你們的老板？」司馬洛問。

林敏明微笑：「見了他的時候，你就會知道了！」

這倒是眞的，在她的老板出現之前，說什麼都沒有用，司馬洛也祇好決定先等着了，而林敏明對他也眞算不錯的。她一直陪在他的身邊，跪在那裏，而且司馬洛喝完了那杯酒之後，她又再替他倒了一杯來。

那幾個大漢則完全忘記了司馬洛存在似的，其中一人取出來一副紙牌，他們就吵鬧地賭起來了。在等待的時候，賭博的確是最佳的娛樂，尤其是那些靠暴力爲生的人，不賭就等得很不舒服了。

後來，司馬洛說：「妳的摔角眞的了不起，我希望有機會和妳眞正比試一下。」

林敏明又溫順地微笑：「你也懂這個？」

「不大懂，」司馬洛說：「不過，我懂得一些其他的玩意，一定可以擊破妳的摔角的！」

「總有機會比試一下的，」林敏明說：「不過不是現在。」

「以後有機會嗎？」司馬洛：「我的意思是，妳的老板不會殺死我？」

「這要看你的表現如何了，」林敏明說：「我的老板是一個好人，言出有信。他祇是最討厭人家騙他，你坦白一點，他不會殺你的，這是很有價值的提示，你最好先使他答應，如果你坦白，他就不能殺你。他答應的話，他一定做到的；但當然，如果你騙他，那又不同了！」

「謝謝妳的提示！」司馬洛苦笑。

他們是在低聲說話的，那幾個大漢聽不到亦不管他們說什麼，除非司馬洛脫了綁，那他們就要管了。司馬洛考慮游說林敏明把他放掉；但後來又斷定這是浪費時間的事，林敏明不是那種笨女人，她是理智而冷靜的，她不會衝動地做一件對她沒有好處的事。而且，她說他是不會死的。如果他合作就不會死，而且司馬洛也打算合作。

後來，那個開貨車的司機進來了，宣佈道：「老板回來了，帶他下去！」

紙牌馬上收了起來，司馬洛又給抬起了，抬到了屋後，走廊的盡頭，那裏有一條樓梯通上樓上的，司馬洛覺得奇怪，那個司機明是說帶他下去的，他們怎麼却把他帶到了這裏來呢？

但是他們却並不是帶司馬洛上樓，他們祇是打開了樓梯底下的一度門，把司馬洛抬了進去。那裏面是一間儲物室，他們把裏面放着的雜物推開了，再把儲物室末端的牆壁推開了。原來那牆壁是一度暗門，之內另有一度樓梯通進地下的。他們把司馬洛抬進了地下室，這一次，他是給丟在又冷又硬的地上了。

這間地下室的天花板上祇亮着一隻光禿的燈泡，沒有罩的，燈光直接射下來，刺着他的眼睛。那地下室裏面並沒有別人，那幾個大漢和林敏明站在那裏，有所等待似的，當然是等待着他們的老板出現。

接着脚步聲響，從樓梯上傳下來了，樓梯的上半截是隱在一度橫樑的後面的，因此司馬洛首先祇是看見來人的雙脚，他看見這雙脚上是穿着一雙很大的鞋子的，他很少看到有這樣大脚的人。

他的心跳了一跳。

跟着這個人的頭部就出現了在他的視線範圍了，司馬洛的心跳得更急了一點。

一個中等身裁的人，雙脚特大，不過身裁則沒有什麼特別之處，並不高大過那幾個脚比他小的大漢。他和他們最大的分別除了那雙大脚之外，就是身上的打扮，他穿得很講究，一套深灰色的羊毛西裝，裏面襯一件乳色的樽領毛衣，簡單但十分適體，看得出那是名貴而顏色並不浮誇的質料。頭髮梳得很貼，一絲不亂，油光亮亮的。

司馬洛說：「梁炳明……是你！」

「我也很意外，是你！」這個叫梁炳明的人微笑，露出一排又白又整齊的牙齒，司馬洛知道這是一副假牙。

「梁炳明，」司馬洛道：「這好了，我們是自己人，你的手下有點誤會，快解開我吧！」

「什麼自己人？」梁炳明抬一抬眉毛。一個很講究打扮的中年人，動作和表情都很有風度，雖然他的模樣則是絕對不算英俊的。

「我們是朋友呀！」司馬洛說。

「我們不是朋友，」梁炳明的臉上至今仍然未露出笑容：「我們祇是相識而已。而且，我的手下並沒有誤會，他們並沒有捉錯人，是不是？你是到酒店裏探頭探腦的人，你也說你有些本該是屬於陳龍的東西出賣，是不是？」

「是的，」司馬洛說：「我們可以談，你先把繩子解掉吧，這樣談得不舒服。你知道我的爲人的，我很講信用。」

「我就是知道你的爲人，」梁炳明說：「我知道把你縛起來之後，就不能隨便把你解開！」

他對他的手下們揮揮手：「先搜清楚他。」

「我們已經搜過了，」其中一個大漢說：「他身上並沒有武器。」

「你知道他身上沒有武器？」梁炳明說

：「你看見他的武器也不會知道是武器！把他衣袋裏的東西都搜出來！」

他們祇好動手搜，司馬洛在被捉住時是已經脫下了上裝的，他們當然不會替他把上裝穿上了才再縛起來，因此現在就祇有襯衣袋和褲袋可搜了。

他們從司馬洛的褲袋裏搜出了一串鎖匙，從司馬洛的襯衣袋裏搜出了二顆膠囊藥丸。

這兩樣東西都交到了梁炳明的手中，梁炳明皺起了眉頭，檢驗着。

「怎麼了，」林敏明說：「司馬洛，你有胃病嗎？」

「胃病？唔！」梁炳明輕蔑地說：「看見沒有，這藥丸的旁邊有一條白線，如果把白線扯去，你猜會發生什麼？」

「會發生什麼呢？」林敏明看看司馬洛問。司馬洛祇是苦笑。

梁炳明說：「我們都會給炸得斷體折肢，這就是會發生什麼了。這藥丸裏面的是濃縮的炸藥，是兩隻小型手榴彈。是不是，司馬洛？」

司馬洛又祇能苦笑：「碰到了一位這麼了解我的老朋友，我怎敢說謊？」

「這眞好玩！」林敏明要拿過那二顆藥丸，但是梁炳明一手把她的手打開了。他又說：「我一向奇怪，如果讓你吞下這兩顆藥丸，你會怎樣？現在也許有機會試一試了！」

「最好不要試，」司馬洛苦笑說：「我雖然不會爆炸，但我起碼要患一個星期的便泌！」

「好了，」梁炳明說：「毒蛇的牙齒脫去了，我們可以好好地談談了。告訴我，司馬洛，你怎會有陳龍的東西手上呢？」

「也許，」司馬洛：「你應該先告訴我這是怎麼回事！」

梁炳明的臉一沉，上前了兩步，右脚拉後，似乎就要用他那對光亮的皮鞋尖向司馬洛踢過來似的。不過隨即他又改變了主意，他轉對那個剛才開貨車的，扭轉頭，命令道：「踢！」

他似乎捨不用自己那漂亮的皮鞋做這件工作。

那個開車的人上前一步，在司馬洛的肋骨上踢了一脚，並未重到會把他肋骨踢斷；但是也很夠痛了，痛得司馬洛大叫了一聲，身子像一條斷了的蚯蚓般扭動着。

「看，」梁炳明說：「現在，我是隨時可以把你打死的，你還有胆量來和我講條件？」

「你……你想怎樣？」司馬洛呻吟着問。

「你出賣的東西我要，」梁炳明說：「我也不會白要你的，但是價錢是由我定，你不要問我什麼問題，你不需要知道這是一件什麼事。你祇是回答我的問題。」

不需要知道這是一件什麼事，這也許是司馬洛最難接受的條件，因爲他這個人好奇心最重，不然，他也不會管這件事，而淪落到現在的境地了。不過，梁炳明不告訴他也可以猜到的，既然他知道梁炳明就是這件事的幕後主持人。

不錯，司馬洛和梁炳明是認識的，不過不算是朋友，由於他們並沒有過怎樣密切的接觸，他們沒有對過頭，也沒有互相幫忙過，因此既無積怨，更沒有交情。所以，他們不算是敵人，也不算是朋友了，不過兩個人之間則是存在着一份互相的尊敬的。

梁炳明做過不少行業，但都不算是正當的行業，自打手以至護衛隊員、私家偵探，以至現在的商業間諜。現在的梁炳明是權勢相當大了，他有好些手下，專門從事工業商業的間諜工作。這些生意的主顧，總是出得起錢的大商家，而且多數時候都不需要動用暴力。很少有機會需要殺人的。譬如，這一幫人知道敵對的集團有一種新出品，很有競爭性，想把這種新出品的製造方程式偸過來，這就是梁炳明的工作，通常梁炳明會用賄賂，會用美人計或用小偸的手法去取過來，很少需要動用暴力；但也許這一次是例外的一次了，陳龍死掉了。不過梁炳明生意一直很好，暫時沒有什麼理由改行。因此，司馬洛到手的那張密碼卡，大概也是一種商業或者工業的秘密了。

也許那是一個什麼企業的帳目吧！

「好吧，」司馬洛嘆了一口氣：「不過，我總得有一點保證的。你得答應，如果我合作，你不會殺我。」

「我從來不喜歡殺人，」梁炳明說：「尤其是你，我和你本來並沒有什麼過不去的。」

「你還沒有答應。」司馬洛說。

「好吧，」梁炳明無可奈何地說：「我答應。」

林敏明的提示是對的，司馬洛也知道梁炳明是這樣一個人，答應了的事就一定做，做不到的事，他是無論如何不會答應的。司馬洛放心了。

「好吧，」司馬洛說：「我手上有一張卡紙，看來是一張電腦密碼。你知道的，一張卡紙，上面佈滿了奇形怪狀的洞，就像是給白蟻蛀成似的。。」

「唔，」梁炳明點點頭：「這倒有點像是我要找的東西了！現在在那裏？」

「放在一個安全的地方，」司馬洛說：「我自己才拿得到的，你要，你放了我，我帶你去拿，我答應你我不會捉弄你，你也知道我這個人也是一諾千金的。」

梁炳明皺眉想了一想，又說：「這件東西怎會到了你的手上的？」

「很湊巧，」司馬洛說：「簡直是莫名其妙的。」

他忠實地把經過情形說了出來，由那隻刺了怪異圖紋的手把文件箱放進他的車中說起，說至他到了陳龍那間酒店開房間爲止。這之後的情形梁炳明當然是已經知道了的，所以也不必細說了。

他是很老實地把眞相說了出來，當他說完了之後，梁炳明等幾個人面面相覷了一陣，跟着，梁炳明就咆哮了起來：「司馬洛，你在說謊！」

「我沒有說謊！」司馬洛說：「沒有！」

梁炳明臉上的表情，使他心裏吃驚。

「你說謊，」梁炳明仍然冷酷地說：「你騙得到別人，可騙不到我的，不要騙我！」

「我沒有騙你呀！」司馬洛說。

梁炳明手一揮，做了一個暗號，剛才踢過司馬洛一脚的大漢便跳了前來，照樣

再來一脚。司馬洛痛得身子也彎了，一時也沒有氣力再出聲辯護。

「我給你一分鐘時間，」梁炳明說：「一分鐘之後你還不把眞話說出來……」他沒有說下去，餘下的那半句話，他祇是讓司馬洛自己去想像。

「沒……沒有什麼好說的呀！」司馬洛吶吶着。

然而，梁炳明暫時已不聽他的辯護了，梁炳明祇是看着腕錶，等着那一分鐘過去。

林敏明在司馬洛的身邊蹲了下來，關心而同情地低聲說：「你這個人，怎麼了？我已經對你講過，不要對他說謊的！」

「我知道，」司馬洛苦笑：「但我並沒有說謊呀！」

林敏明嘆了一口氣：「唉，你一定要這樣，我也沒法幫你了。」

司馬洛感到困惑，他問：「爲什麼你們認爲我是說謊的呢？」

梁炳明沒有回答，林敏明亦沒有回答，梁炳明祇是看着腕錶。司馬洛心裏恐慌，他知道一分鐘是很容易過去的。

一分鐘過完了，梁炳明又做了一個手勢，他手下的那幾個打手全部跳上前來。

「不要！」司馬洛哀求地叫起來，但沒有用。

他們那幾個人就像跳舞似的，一跳一跳着，不斷用脚踢向司馬洛的肋骨。司馬洛知道，他們並未踢得重得會使他的肋骨斷掉，但那痛苦却不會差多少的。他全身的每一條神經都在痛苦之中，就像整個人要爆炸了。也許爆炸了會更好，爆炸了之後，就可脫離痛苦了。

就是爆炸不出來。

接着，他們就停下來了，他們退後，梁炳明又可以看見司馬洛了；但是，司馬洛則是甚麼都看不見，眼前給一陣紅色的霧籠罩住了。

「怎麼樣，司馬洛，」梁炳明冷酷地問：「在此時此地，你是沒有資格硬撐下去的！」

司馬洛聽見林敏明的聲音很接近他的耳邊響。

林敏明在說：「說出來吧，司馬洛，別那麼傻，你賴不掉的。」

「我沒有……說謊！」司馬洛有氣無力地說。

他看不見梁炳明，但他跟着又急急地接下去說：「我有那張密碼卡，可以證明我是並沒有說謊的。難道我會自己製造一張密碼卡出來騙你嗎？」

「單是那張密碼卡並不夠，」梁炳明的聲音說：「我還要找到所有有關的人！」

「我不知道有甚麼人是有關的，」司馬洛可憐地說：「連我自己也不是有關的人，我祇是和陳龍接觸過，而我也並沒有機會和陳龍說過甚麼話，他祇是把那隻文件箱子放進我的車中就走掉了，就是這樣。」

「這不是事實，」梁炳明咆哮道：「你不肯把眞相告訴我，你自己一定有古怪，你祇是不敢說出來。但現在你隱瞞也沒有用了，你說出來，也許還有機會活下去；你瞞下去，我會把你打死爲止！」

「我……沒有甚麼可以告訴你的！」司馬洛痛苦地叫出來。

眼前那陣紅霧開始消散了，一定在紅霧消散之前，梁炳明已經做了一個手勢，因爲司馬洛看見的第一件東西就是一隻鞋子，正在向他踢過來，他看見但是沒有能力閃避，那隻鞋子已踢在他的肋骨上，簡直像一隻炸彈在那裏爆炸似的。眼前又一陣紅霧又升起來，痛苦又在體內散佈他全身，，他知道他是受不了，然而痛苦還是愈來愈强烈，繼續輸進他的體內。

直至後來，痛苦太多了，變成了痲痺。他祇是知道他們的脚一下一下地踢過來，但是已不會感覺到那些痛苦，祇是感到一陣一陣的痲痺。

後來，他們有沒有踢他也不知道了，他沉入了一片黑暗之中，一直沉下去，無底的黑暗把他吞沒了。

* * *

當他再有所感覺的時候，他首先是感覺到强烈的光線刺激着他的眼睛，使他很難把眼睛張大。那些光線好像一根一根長針，直刺進他的眼睛裏，再透進腦部，使他的頭痛得要命。

腦子裏是一片空白，祇有痛楚，其他甚麼也沒有了。他想了好久好久，才記起他是在甚麼地方，以及發生過甚麼事情，一記起來之後，他就猛的把眼睛張大了。

那些刺進他眼睛的光線，就是來自那隻沒有罩的光禿燈泡的。他仍然是躺在那地下室的地上，在那裏燈泡的下面；不過周圍已經沒有人了，林敏明不在那裏，梁炳明和他那幾個大漢手下也不在那裏了。

他是給打暈了過去的，使他頭痛的實在不是那隻燈泡的光線，這是在暈過去了後再醒過來時的必然反應，即使他閉上了眼睛，頭還是一樣會痛的。

頭痛難忍，不過目前他並沒有空擔心他的頭痛，無論如何，他都應該先行脫身。他不知道爲甚麼他說了眞話而梁炳明却不肯相信，但他知道梁炳明一定有不相信的理由，除非他改變一個說法，否則梁炳明還是不會相信他的；但他又沒有另一種說法，所以他必須設法逃出這個地方，恢復了自由之後，他就會有討價還價的資格了。

他試試掙扎一下，在用力掙扎之前，他全身都痲痺的，但是一動的時候，就全身都痛得要命了。每一處被踢過的地方現在都像復活起來了似的，一跳一跳地痛着，使他不能盡量使出他的氣力來。

「我的天！」司馬洛低聲說着，一面極力咬牙忍着。

他必須在梁炳明他們再下來問他之前脫身，如果他們再下來，再打他一頓和再問他一次，那之後就是把繩子解除，他也不能動了。

司馬洛在痛苦之中拚命掙扎，愈掙扎也就愈痛，痛得簡直像全身葬進了火堆之中一樣。

繩子把他的雙手縛在身後，即使他身上還有甚麼可以用的武器或者工具，他也拿不出來用了。而且，任何可以用的東西，都已經給他們搜去了。

現在就祇有掙扎的一個辦法，繩子是有彈性的東西，雖然彈性不很强，總不至

於像鋼鐵一樣，毫不伸縮的。祇要多掙幾次，就會鬆了一些。

他就是不斷地動着雙手，也不知道動了多久和動了多少下，終於，繩子總算鬆了一些，他的一隻手抽了出來，一隻手抽得出，另一隻手自然也恢復了自由了。

他把兩隻手伸到了前面，長長地舒了一口氣。現在，他的雙手已經變得血淋淋的了，由於皮膚長期和繩子磨擦，已經給繩子擦破。

下一步，就是把腳上的繩子也解開來。這一步似乎是很容易的，但在他目前的處境之中，血液不能流通，手指的神經就像是死了似的，完全不聽話。他用手碰到腳上的繩子時，就像拿着一枝香蕉碰過去似的，香蕉可以碰着繩子，但是不能夠做解繩子的動作。

司馬洛祇好改變方法，先行揮動兩手，做起柔軟體操來，而每揮動幾下，又用手掌在大腿上磨擦幾下。這樣是可以幫助腿上的血液循環快些恢復的。

另一面，他就祇能祈禱，希望梁炳明等人不要在這個時候撞進來。

他的運氣似乎開始好轉了，一直沒有人進來。終於，他的手指變得靈活了，他把腳上的繩子解了下來，跟着他就是要做腿部的柔軟體操。

因為腿上也是有着同樣的情形的，給束縛得太久了，現在再解放開來，就完全痲木，暫時不能運用自如。

好運仍然持續，終於，他的手腳都大致恢復靈活了，還是沒有人出現。於是司馬洛進行第三步工作，那就是準備一件武器。

這下面是一座光禿的地下室，空無一物的，他就祇有用手腳上解下來的那兩根繩子。這兩根繩子也是聊勝於無的。司馬洛把繩子束在一起，再打了一個結，就成為了一根軟棍，不是很有效的武器；不過，正如上面所說，聊勝於無。

他躡着腳登上梯級，到了地下室那度門的前面，把耳朵貼在上面，傾耳而聽。

沒有聲音，聽了好一陣，還是甚麼聲音都沒有，固然沒有人聲，就是連腳步聲也完全沒有響過的。

司馬洛聳聳肩，開始把那度門檢驗一下，看看如何能把它打開。

他記得在進來的時候，他們是把這度門打橫拉動，使它滑進牆壁裏的，這並不是一度有鍵的門。

他也學着原來的樣子，用手緊按在門上，把這度門試推一推，出乎意料之外，這度門竟是又輕又滑的，才一發力，就整座門滑進了牆壁裏面。

「嘩啦嘩啦」一陣響，外面那雜物房中的雜物流水般跌了進來，沿着樓梯滾下去，其中還有一隻舊的鋁質水鍋，更是在樓梯上跌得乒乓亂響，十分刺耳。

人從地下室出去了之後，就把什物推回原處，掩飾着這度暗門，當他們要下來的時候，他們就會再將什物搬開然後才把暗門推開的。他們並沒有預算司馬洛自己出來，而司馬洛出來，是從裏面開門的，因此門一開，什物就跌了進來。

而這對於司馬洛來說，幾乎像是爆炸了一隻巨大的炸彈。那吵聲實在不得了，即使他們在屋中睡着了，也必然會給吵醒過來的。

他狠狠地一跳跳了出去，站在樓梯與客廳的門口之間，等着。如果有人聞聲趕來的話，是一定要經過這兩條路的，他祇好來一個打一個，誰先來，就打誰好了。

但是並沒有人來，屋子還是靜靜的。

難道沒有人在家？

司馬洛小心地躡着腳走到廳子門口，望進廳中。果然廳中是空無一人的，通過那關上了的露台門，他還可以看到外面的花園。

此時黃昏時分，黃昏時份？他是晚上來的，故此，他在那邊地下室裏原來是已經逗留了很長一段時間了。

過了一夜，還過了一個白天。

顯然廳中沒有人，那他就可以開門出去了，他並不知道樓上有甚麼人在着，亦不打算到樓上去看，既然沒有人在樓下制止他，他就走為上着了！

他開了大門，走出去。外面是一座相當大的花園，但可惜的就是祇放着矮矮的盆花，而沒有樹木。事實上，連一棵樹都沒有，司馬洛要走好長一段路才能到達花園的門口，而這一段路上有人發現了他，而樓上這個人又是有槍的，那麼就會像被練靶一樣了。

司馬洛貼身在大門口的牆壁上深呼吸了一陣，考慮着。但其實，他是根本沒有選擇的餘地的，他總不能夠永遠獃在這裏，要離開這個地方，他還是非要衝出那個門口不可。

最後，他還是深吸了一口氣，加快腳步，就一衝衝了出去。由於腳上沒有鞋子，所以腳步聲不響；但他的心臟還是難以控制似的收緊着，就像他是跑在一排機關槍嘴的面前，而隨時都會有一排機關槍彈向他掃射過來的。

但沒有，奇跡地，他衝出了花園的門外，在門後面一伏身子，回頭望望屋子的樓上。樓上還是一點動靜都沒有的，也沒有一隻窗子是打開着。

他相信他的運氣是真的很好的，屋中的人都出外了，並沒有人在家；而且更好的是，今天天氣回暖，和昨天比較起來，差得太遠了，今天是溫暖如春的。

在園外面就是一條柏油路，遠遠可以看到最接近的一家鄰家，司馬洛不知道這裏究竟是甚麼地方，但他相信這是一個相當貴族化的住宅區，由於每一座屋子都相隔一段距離，而且每一座屋子都有花園。

司馬洛既然不知道這裏是甚麼地方，自然也不知道是那一個方向才是應走的方向了。

他祇好隨便選一個方向，而下意識地，他選擇了左邊，由於左邊可以看到那最近的一家鄰居。

他盡可能快又不太快地跑着，這樣他可以跑很遠也不致於力盡倒下。他遠離了梁炳明那間屋子，到了另一間屋子的時候，就看到了路邊豎着一隻路牌。看見了路牌，他就可以知道這裏是甚麼地方了。

離開他的家相當遠，如果這樣光着腳回家的話，回到家的時候，腳底很可能已經體無完膚了。最理想是有一部汽車，如果有一部的士經過，那是最好的了。

心想事成，這樣一想的時候，就有汽車聲在路彎的後面駛來了，一部的士出現，而且車頂上是亮着紅燈，表示車子是空的。

司馬洛連忙揮手截車，車子在他的身邊停下了，司馬洛開門上了車，告訴司機他家裏的地址，司機却祇顧打量着他。

這也難怪的，司馬洛現在的打扮，實在太古怪一點了，說他是個流浪漢又不像，因為他身上的衣服很稱身，而且又是名貴的質料；不過，他的衣服却那麼髒，又雙腳光着，而且手腕上又有血漬。

「發生了甚麼事嗎？」司機終於問。

司馬洛知道他是必須給司機一個解釋的，不過，又不能夠是一個太不合普通邏輯的解釋。如果說出眞相，這司機大概是不會相信，而且也說來話長了。於是司馬洛說：「我剛才在那山遇到了劫賊，我還是剛剛掙脫的。」

這使司機又起了另一種懷疑，司馬洛祇好又針對着這另一種懷疑解釋一番。他說：「不錯，我現在身上沒有能力付車錢，你把我載回家，可以向大廈的看更人拿錢付給你，這樣行了吧？」

「你不要我載你去報案？」司機又問。

「案是要報的，」司馬洛說：「不過，我得先回家去穿件衣服。」

他終於得到了司機的諒解和同情。司機把車子開動了，司馬洛回頭望望後面，並沒有人追來，這就行了，車子開動了，又沒有人追來，那他就甚麼都不用擔心了。

* * *

司馬洛並不騙這的士司機，果然，在車子回到了他所住的大廈之後，他就向看更人借了錢付給司機，司機把車子開走了。

司馬洛也沒有門匙進屋，不過幸而，他是有着做一流竊賊的本領的。他向看更人借來一件工具，一弄，就把門弄開，而進了屋中。

關上了門，他這才舒了一口氣，如果梁炳明敢追到他的屋子來的話，那吃虧的就不會是他了。

第一件事，司馬洛就是吞下了兩顆阿斯匹靈，對付一下那要命的疼痛，然後脫下衣服，泡在一缸熱水裏，洗過了一個澡，再在手腕的傷口上塗了消毒藥水。

他披上了一件晨褸，進入睡房，才發覺有點不對，衣櫃的門開了一線。

他是從來不會這樣的，把衣櫃的門關上時，他一定會好好地關緊，而不會留着一線的。

有人在他離家之後動過衣櫃的門，他把衣櫃打開來。

陳龍交給他的那隻文件箱仍在裏面；不過，當他把文件箱打開時，他就發覺少了一件東西。那張電腦密碼卡已經不見了，用不着再找一次，因為箱子裏並沒有太多東西，而且他記得他是把那張密碼卡放在最上面的。有人進過他的屋子來，把那張密碼卡取去了。

不是小偷。小偷不會要那張密碼卡的，屋裏稍為值點錢，可以變賣的東西多的是，小偷要偷，也不會去偷這一張看上去不值錢的卡紙。

是懂得這張密碼的價值的人進來偷去的，司馬洛很容易猜到那是甚麼人。當然就是梁炳明的人了。祇有梁炳明知道密碼卡在司馬洛的手上，他來拿了，除了梁炳明之外沒有人知道。陳龍已經死了，他不會來拿的；而陳龍在死前又沒有機會告訴過甚麼人，事實上，陳龍即使沒有眞死掉，很可能也找不到密碼卡。

他總不能再去找梁炳明算賬吧？

哼，也許是會去的，不過，却得先休息一兩天，等身上的痛過去了才去。那張密碼卡失去了還不要緊，但這一身傷則似乎理應回敬的，他明明對梁炳明說了眞話，梁炳明偏偏不肯相信。也許，梁炳明祇是假裝不相信，他是打算把司馬洛打死的，如果是這樣，梁炳明是更不值得原諒了。

司馬洛擦好了藥，穿好了衣服，就打開冰箱，取出冰箱的凍肉罐頭，自己弄了一頓晚餐。他食而不知其味地，吃飽了，在床上躺了下來，點上了一根香烟，靜靜地想了一陣。

後來，他忽有所觸，又坐起身來，拿起電話打了出去，他是打到那間陳龍住過的酒店去。林敏明應該還在那裏的吧？他倒想探探林敏明的口氣。接電話的却是一把男人的聲音。

「林小姐在不在？」司馬洛問。

「林小姐？她不在這裏。」那個男人的聲音說。

「哦，」司馬洛說：「那她甚麼時間才回來呢？」

「她嗎？」那個男人說道：「她已經離開了，她不會再回來的。」對了，林敏明不過是替工的，事情既然已經辦好了，她這份工就也沒有替下去的必要了。

司馬洛說：「那麼，替我找找阿佳吧！」

「等一等。」那男人說。他替司馬洛接了線。

不久，阿佳的聲音就傳來了，他說：「三樓。」

「阿佳，我是司馬洛。」

「司馬洛先生，」阿佳說：「怎麼了，你兩天晚上沒有回來睡？你到那裏去了？你現在……」神秘地壓低聲音，「還是和林小姐在一起？」

「甚麼兩天晚上沒有回來？」司馬洛道。

阿佳格格地笑：「你不是和我開玩笑吧，司馬先生？抑或，你是快活不知時日過？」

司馬洛愕了一愣，看看牆壁上的日曆，日曆却不能告訴他甚麼，由於他去了之後，家裏沒有人會替他撕日曆的。他吶吶着：「哦，我也忘記掉了，今天到底是幾號？」

「今天是廿二號，」阿佳說：「你也眞沒有道理，和林小姐一去，就人影也不見，也不放她回來上班，累得要我們老板自己做替工。」

這時司馬洛才知道，自己原來在梁炳明那裏不祇過了一夜而已，比他理想中還多了廿四小時。

「司馬洛先生？」阿佳在那邊說：「司馬洛先生？」

（未完・二一）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東方白・文
可飛・圖

彈劍狂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馬芳芳以爲幫凌鶴可以懲戒麥遇春，反被他砍傷胯骨，如非惡扁鵲露身，性命也保不住，因此回去對不了和尚假献慇懃，不了雖是老和尚，難逃她色相誘惑，盡將所學傳授，雖然不致於亂，而動手動脚已逾和尚清規，馬芳芳知道全得所學，便反噬和尚一口，誣衊不了，不了氣不過斷舌而死，李婉如見狀，覺得馬芳芳陰毒可怕，麥遇春也很陰險想殺葉伯庭，反被葉所乘，廢了武功作自己的奴隸，友情何在？百里絳雲也將自己武學傳授凌鶴，代表自己和不了和尚的代表馬芳芳決戰，因日期迫近，凌鶴回家探望姜不幸，她仍痴呆無所覺……

捨命爭榮辱　求愛不求贏

姜子雲嘆道：「可惜不了和尚並不知道馬芳芳的爲人，此女的成功越來越高，對武林恐怕不是一件好事。」

「你他娘的就會明着戴高帽，陰着穿小鞋。你七大姑八大姨的身手高了些，你就怕天下大亂。你的大哥、三叔、和二大爺武功高了就永遠不會出紕漏？」

姜子雲道：「高大姐，妳今天是怎麽回事？是不是春天快到了！陽氣上昇，有點……」

「你說！說呀！老沒正經，看我不卸下幾根肋骨！」

余大彩道：「豬八戒啃豬脚——自殘骨肉。你們這又是何苦？」高麗花追打余大彩。他們煩悶時，這往往是使他心情開朗的一種方式。

凌鶴道：「老哥哥，阿幸還有復原之望嗎？」

「惡扁鵲」道：「當然有，只是老哥哥不敢保證要多久才能恢復。老弟，有件事我早就想提出來，只是一直有一些橫逆之事，也沒有這份心情。」

凌鶴道：「老哥哥請說。」

「老弟，這件事我不說你也清楚，娟娟這一年來照料小鶴、阿幸和你，任勞任怨，任何人都相信，她今生已不作第二人想，我談老守財奴。」「惡扁鵲」面向蕭辰，說道：「你有沒有意思把娟娟嫁給凌鶴？」

蕭辰是一百個願意，却道：「年輕人自已願意，老夫不願作梗，只不過娟娟可不能作小。」

高麗花笑笑道：「這件事，好辦得很，阿幸整天渾渾噩噩，她可不在乎作大作小……」

姜子雲道：「阿幸有病，可別欺負她，就算她不知不覺，我也反對她作小。因爲她根本就是大的。」

凌鶴抱拳道：「各位長輩對晚輩的事如此關切，晚輩敬佩不已。在目前晚輩絕對不談這件事，相信各位也能體諒我的苦衷，時已不早，晚輩必須回去，阿幸母子

還希望各位多多關顧。」

凌鶴出屋，娟娟就站在門外抱着小鶴，二人四目一接，都有千言萬語，却都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凌鶴吶吶而止，嘆了口氣匆匆走了。

× × ×

今天就是凌、馬兩個代戰人決戰之日。但不了和尚一直沒有再和百里絳雲連絡，百里絳雲也有點納悶。

古里絳雲找到馬芳芳和不了和尚的住處，一問之下，說是不了和尚已經涅槃，她簡直不信，當即派百里松到白成家墓地去看了一下。

「姑姑，的確有白成家的墓。」百里松道：「但墓碑上却是『已了和尚白成家之墓』字樣。」

「已了和尚？」

「是的，姑姑，我看得十分清楚，他過去『不了』的是什麽？於今『已了』又是什麽？」

百里絳雲自然不便回答這個問題。馬芳芳道：「不了是指當年和百里前輩之仇未了，已了是因爲他已將所有都傳了晚輩，深信晚輩能爲他爭這口氣，所以表示心事『已了』之意。」

百里絳雲道：「他已傾囊相授了？」

馬芳芳道：「我想是的。所以他心願已了，立刻坐化涅槃。」

百里絳雲看看馬、李、二女，心雖懷疑，却也無法反駁。只是她想不通，白成家成全馬芳芳，代他爭這口氣，爲何不等着她的戰果而提早去了呢？

李婉如說道：「前輩不必多疑，白大師之所以提早飛昇，實在是因爲對自己傳與芳姐的武功有信心之故。」

百里絳雲哂然，道：「自信是好的，但不可過份自信。馬芳芳，去吧！是時候了！」

馬芳芳道：「前輩已選好了地方？」

「不錯，如妳另有適當地點，我並不堅持在何處進行？」

馬芳芳道：「前輩所指定的地方，晚輩絕對同意。」

他們來到一個幽秘的山谷中。同來的只有百里絳雲和李婉如。現在，自林中走出一個神色肅穆的青年人，當然就是凌鶴了。

他仍是一身銀灰衣衫，飄逸俊朗，百里絳雲目光其柔如水，不住地暗暗點頭。在馬芳芳目中，不論他穿什麽衣服，都是偶像。

此刻她更有信心，一定會達到目的，有一天他必是她的。她很虔誠地向凌鶴見禮，道：「凌大哥，眞想不到是你。」

凌鶴淡然道：「在人生途程中，想不到的事太多了。」

「無論如何……」馬芳芳道：「還請凌大哥手下留情。」

「馬姑娘太客氣！白成家前輩的藝業，哪個不知？不過今日之戰，既是受兩位前輩重託，關係他們的榮譽和英名，也不便留情。」

「是啊，這眞是一件惱人的事。」

百里絳雲仰看月色，道：「不早了！可以開始哩！你們是徒手還是用兵刃？」

馬芳芳道：「既然只是分個強弱高下、並非深仇大恨，就不必用兵刃。凌大哥，你看如何？」

凌鶴自然不反對，兩人緩緩走近而對峙，然後馬芳芳開始出招，兩人的武功相似，凌鶴的絕技來自巨書，馬芳芳的來自門羅，也等於是黑中白，而黑中白又來自百里絳雲，百里絳雲却來自不了和尚白成家。

並非說黑中白及百里絳雲等本身就沒有武功，但較之這種武功顯然遜色些。

這二人所學的基本武功或有不同，如凌鶴的紮基工夫來自凌翎，馬芳芳的則來自馬如飛，高超的武功却來自同源。但是，其長成及發展又自不同。凌鶴自千餘次創痕中吸取了大量的經驗，是武林中曠古未有的例子。馬芳芳的高超武技却來自二人，一是門羅，一是白成家。

同樣的武功由不同源流傳來，也有不同的效果。

這二人的招式，馬芳芳的細膩，凌鶴的揮宏。馬芳芳偶有奇招新招，所謂奇招新招，是指連百里絳雲也未學過的。而白成家却傳了馬芳芳。凌鶴的所謂揮宏，是指他把「忍字」發揮到極致。大多是被動，人不攻他，他不攻人，這固會先失去機先，但勝負之契機在耐力和適時的機變。

兩人自然都不敢掉以輕心，但是，二人的心態却截然不同。凌鶴說過，他若不勝即作了斷。因爲他敗了就等於百里絳雲敗了。

馬芳芳呢？她根本就不尊敬白成家，她對中年以上對情慾特別重視的男人，可以說厭惡至極，有條件的成全，或者有企圖的施惠，她何必感激？

她往往能把自己的理由先找了一大堆再去做某件事，也許她的不同之處即在於此。

馬芳芳在六七十招以後，她就能體會到，他們幾乎不大可能有明顯的優劣，除非某一方面像下棋一樣走錯了一步，也就是出錯了招式才會有明顯的勝負。也就是任何一方只要稍一懈怠，那就會有改變。

一百五十招之後，顯然在力道上凌鶴毫無疲象，馬芳芳却多少有點滯碍。但是，百里絳雲却在微微皺眉。

李婉如在一邊道：「芳芳，妳要保持白大俠的榮譽。」她這麽說，是爲了一旦別人知白成家死了而懷疑死因。所以在言詞上表示尊重。

白成家一生，可以說毀在「情」上或「欲」字上，反之，他的成就恐怕無人能及。

馬芳芳早就作了某種決定，她爲自己設想的當然要遠超過白成家。

兩百五十招過去之後，她的拳掌仍然具有威力，細膩依舊，但在內力不繼的細膩之下，被凌鶴的渾厚內力，震得顫抖不已。

然而，凌鶴不解，百里絳雲更不解。他們二人一個是當事人，一個是旁觀者，當事人有一種微妙的感受，馬芳芳應該還有後勁才對。旁觀者就是會相同武功的前輩，對與戰者招式演變、體力之消耗以及心理狀態等等，都有過研究，她以爲馬芳芳有點失常。

三百招將近，月已偏西。凌鶴忽然以

本門的武功特性和千餘道創痕所吸取的經驗注入這一招之內，左掌右拳改爲右拳左掌，交互擊出。

百里絳雲以爲這是很有力的一擊，不愧爲奇才的奇招，但是，她仍不以爲這一招就能有決定性的結果。

幾乎李婉如也有這種想法，然而，事實正好相反，「蓬」地一聲，一拳砸中馬芳芳的左後肩背，人被擊出三步，倚在樹幹上。她似乎在忍耐抑制上沖的血，却仍然自兩邊口角滲了出來。

百里絳雲先是一愣，繼而臉上泛出喜色，勝得辛苦，畢竟是勝了。要是面對馬芳芳這個對手而在不辛苦情況下致勝，那就太不合理了。

「凌大哥……小妹總是技遜一籌，甘敗下風……」她又向百里絳雲道：「恭喜前輩，指點有方，但也不能不對白大俠的苦心教導提掖感到慚愧抱憾！婉如，我們走吧……」

兩人走後，百里絳雲望着凌鶴，一種成就感、喜悅，和另外一種極微妙的激奮，使她愉悅地拍着他的肩胛，道：「凌鶴，你好……」

凌鶴對這句「你好」，不甚理解，總是以爲勝了這次決戰，百里前輩太激動的表現。他道：「前輩，晚輩却以爲，馬芳芳任何一方面並不比晚輩差。」

百里絳雲和他相偕出谷，道：「正因爲如此，你的勝利更可貴。只是不了和尚在未見到比武成果就涅槃了！不免令人費解。」

凌鶴說道：「前輩，不了和尚爲人甚是自負，他在未決戰之前提早涅槃，莫不是在暗示，他的代戰人有勝無敗，萬無一失？」

百里絳雲道：「也許正是如此，此人是十分自負的。不過，你致勝的一招雖然運用巧妙，我却仍以爲……」

「前輩以爲晚輩勝得僥倖？」

「不，我不是這意思。」百里絳雲道：「我是覺得這丫頭很不單純，也是塊練武奇才，那一招似乎不該得手，就算能，也只是在肩上蹭一下才對。」

凌鶴並沒有因這句話難過，道：「晚輩也有同感，總覺得她還有餘力，不該挨得那麼重。」

返回住所，由於力戰三百餘招，衣衫幾乎濕透，百里絳雲道：「凌鶴，把衣衫換下來我給你洗。」

凌鶴道：「前輩，這太不敢當，我還是帶回去洗吧！反正晚輩一定要回去報告幾位前輩的。」

「換了衣衫再回去。」

「是！」他又換了一襲銀灰衣衫，匆匆離去，由於上次回來穿的不是銀灰色衣衫、銀灰方巾、飄帶以及快靴。所以高麗花在院中首先發現了他，嚷嚷道：「好小子！你這麼一打扮，他娘的！我還以爲是你老子凌翎來了呢！」

麥秀和金大彩等人走出，也同聲說道：「是啊！凌翎昔年最愛穿這銀灰色的衣衫哩！」

「惡扁鵲」道：「老弟，比武已過是不是？讓老哥哥猜猜結果如何？」

凌鶴說道：「小弟正是專程回來報告的。」

「惡扁鵲」道：「你勝了。而且是在三百招左右，對不對？」

「老哥哥，你簡直是未卜先知哩！」

高麗花說道：「老烏鴉，可別說你胖你倒喘起來了！你說說看，這小子是徒手還是用兵刃贏了馬芳芳？馬芳芳的傷勢如何？」

「惡扁鵲」說道：「他們是徒手相搏，馬芳芳可能是被砸了一拳或一掌而失血的。」

衆人望着凌鶴，而凌鶴却連連點頭道：「正如老哥哥所說的。」

余大彩說道：「老鵲就像親眼見到一樣。」

娟娟大喜，道：「凌大哥，你總算沒有使百里前輩失望。要是不幸姐正常，聽了這消息會多麼高興？」

「惡扁鵲」忽然嘆了口氣，沒有人知道他爲什麼嘆氣？包括凌鶴自己在內。大家還以爲是由於他不能使姜不幸復原而嘆氣呢。

在此同時，李婉如已爲馬芳芳服了藥，爲她運功輔助療傷已畢，道：「芳芳，有句話妳可別見怪！這只能表示我個人的一種看法。」

馬芳芳冷漠地看了她一眼，如果李婉如看到這一眼，她會考慮該不該說這句話？李婉如吶吶道：「我隱隱覺得，妳和凌鶴勢均力敵……」

「不錯。」

「所以我以爲妳的失招……」

馬芳芳猛然抬頭，目中光芒有稜有角，一字一字地道：「什麼話妳都可以說，只有下面的話要特別小心！」

李婉如道：「芳芳，我只是表示個人的看法嘛！」

「對於這件事情，你沒有個人表示看法的資格。」馬芳芳說道：「妳知道嗎？嗯？」

李婉如直覺的以爲她的聲音像兵刃出鞘的錚錚聲，而且她忽然發現了一件事。那就是馬芳芳和她自己的不同之處。她作任何事到了差不多的程度即可。馬芳芳則不可以。

也許她迄今依然故我，就是「差不多」三字的成果。在馬芳芳來說，成了就是成了，不成就是不成，差不多無法取代。

任何一個女人，都可能遇上馬芳芳那種「機會」，但其成就，和馬芳芳絕對不同。

此刻百里絳雲已把凌鶴的衣衫洗好，正在晒它，司馬能行和百里松來到。二人幾乎同時呆了一下，就連他們二人，這位長輩也沒有親手爲他們洗過衣服。

爲什麼這兩個以前毫無瓜葛的人之間會產生這種情感？兩人自然都不會往壞處去想，所以想不通。

「姑姑，這是凌鶴的衣衫？」

「是的。」

「姑姑不公平，姑姑從未爲小姪洗過一件衫！」

百里絳雲微愣了一下，似乎現在才發覺，的確從未爲姪子洗過衣衫，她並未說什麼，沒洗就是沒洗，像她這樣的女人自幼生長在富裕的家境中，本就沒洗過一件

衣服，這有什麼稀奇。稀奇的是她能爲凌鶴洗。

司馬能行比百里松大幾歲，却穩沉多多，站在一邊不出聲。百里松大聲道：「姑姑，妳還沒有說明爲什麼沒有爲小姪洗過衣服却爲凌鶴洗！」

百里絳雲道：「這理由也許並不成其爲理由，但我仍要告訴你，因爲他已經在三百招左右勝了馬芳芳。」

兩人爲之動容，因爲他們已知不了和尚已涅槃，而且聽說是傾囊相授，凌鶴能戰勝她，姑姑自然高興了，毫無疑問，他們二人都作不到。

百里絳雲抖開凌鶴的銀灰長衫，忽然指頭自腋下穿過，一看之下，驚「噫」一聲愣住。百里松和司馬能行二人上前一看，這衣衫的左腋下有個洞，內行人一看就知道是指法戳破的。

二人互視一眼，臉上都有掩飾不住的喜悅，他們妒嫉凌鶴，自然就不願見他勝利，可是他們忘了，凌鶴失敗就是他們長輩的失敗，也是他們門中的恥辱。

百里絳雲的表情木然，但她內心却不是木然的，馬芳芳大約在兩百五十招左右已勝了他，當然，戳這一指，當時也差點中掌，百里絳雲曾皺過眉。

由此可見，馬芳芳不顧不了和尚授她全部武功的恩惠和苦心，居然有意賣弄人情，使白成家含羞地下，即使身爲對敵的百里絳雲，也爲白成家不甘。

還有一點，也許更能激起百里絳雲的反感，馬芳芳似乎非得到凌鶴不可。反之，不會出此下策。

百里松吶吶道：「姑姑，這一指是不是馬芳芳戳的？」

百里絳雲能猜到二人此刻的心情，道：「就算是馬芳芳戳的，也僅是傷及衣衫，但凌鶴却使她內傷吐血。」

進一步的她並不知道，比喻說：馬芳芳戳這一指是否行有餘力使他受傷而不傷他？最後她挨了凌鶴一拳，是否可以不挨這一拳或者挨得很重却故意挨得這麼重？她不能確知這兩點。

瞬間，那種勝利者的成就感一掃而光，她甚至感到抱愧不安，對不起凌鶴，由於她還留了數招以及留了數十年的修爲沒有全給他而造成遺憾，他低估了馬芳芳。

如果凌鶴知道此事，他會比百里絳雲更難過。他沒有達成長輩的殷望和囑託，他會自絕。

百里絳雲忽然想到白成家的涅槃。她當然永遠不會想到他們之間發生了那種事，却以爲是白成家捨生全名。

她忽然也決定了一件事，這時百里松說道：「姑姑如此成全凌鶴，而他居然未能圓滿達成任務，爲本門蒙羞，他眞是該死！」

「你才該死！」百里絳雲冷冷地道，「要不是你和葉伯庭聯手施襲，使他內傷嚴重，他的成就絕對遠在馬芳芳之上，虧你還有臉在此聒噪！」

百里松垂頭不語，儘管這也是事實：總之，他們都以爲自己長輩對凌鶴好得過了火。

百里絳雲道：「你們要記住，凌鶴是本門的友人，絕對不是敵人……」說完就進屋去了。

大約半個時辰之後，凌鶴回來了，二人雖不敢在言語上諷刺他，却顯示不屑之色，意思是敗兵之將還洋洋自得呢。

凌鶴也知道，他得到的關顧遠超過他們二人，不無妒嫉，他進入屋中，忽然發現百里絳雲的神色十分奇特。他從未見過她以這種眼神望着他。他道：「前輩，決戰已過，晚輩要回去了。如前輩不棄，可否住在一起，晚輩也好晨昏定省，以盡孝道。」

「不必，凌鶴，我還要送你兩樣禮物，其他的事以後再說，我先教你幾招……」最後壓箱底的幾招都傳了他。

司馬能行和百里松更不是滋味，然後，她交給他一個包袱，道：「你力戰馬芳芳，眞力消耗太大，我來爲你補充一點內炁，事後你再打開這包袱，能行和松兒在外小心護法。」

凌鶴本想拒絕，但百里絳雲的雙手已貼在他的背後，也許是錯覺 他感覺她的雙手有點顫抖。

在凌鶴的感受上，她這次爲他補充內炁就和過去不同，過去是細水常流，涓涓滴滴，不絕如縷，這一次却是沛然而來，如江河決堤 源源注入。

他雖感到驚異，却不敢出聲分神 集中精神，把大量內力舒散於全身。

也不過三個時辰，忽感背上兩隻手又在發抖，但不一會就滑了下去，凌鶴緩緩睜開眼來，突然有一種不祥的預兆，回頭望去，百里絳雲額上還有虛汗 却是面如白紙 但咀角上却噙着淡淡地微笑。

他一試她的鼻息和心脈，已是寂然，他忽然悲呼着跪在百里絳雲面前，慟哭不已。

這工夫司馬能行和百里松竄了進來，百里松大聲道：「發生了什麼事？」

凌鶴悲傷已極，如同未聞，百里松上前一看姑姑已經氣絕死亡，揪住凌鶴厲聲道：「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凌鶴扳開他的手，說道：「我也不知道，她老人家事前叫我於事後打開包袱看看。」

他打開了包袱，裏面是他那件被戳了個洞的長衫，和一封信，信上是這樣寫的：自她發現他腋下被馬芳芳戳了個洞，就知道白成家是傾囊相授于馬芳芳，而她却還保留了幾招以及數十年修爲的眞炁，敗的關鍵在此，不信可以看看那件長衫左腋下的洞。

她很對不起凌鶴，千萬不要怪他自己，只能怪她低估了馬芳芳和白成家，爲了俠名和榮譽 她也要步白成家的後塵 她死後不必葬在黑家墓地中，更不要難過，不勝而必須自行了斷之說也不必介意，因爲能勝而未勝的責任不在他。另外，此信要給司馬能行及百里松看看，免生誤會。

其實這時二人都已經看到了，凌鶴道：「前輩爲我犧牲，也可以捨命全名，我一定會爲前輩爭回面子。」事前百里絳雲說要送他兩件禮物，即指招術和數十年的修爲。

百里松冷冷地道：「爭不爭面子，要憑你的良心 可別以『捨命全名』四字推卸了姑姑爲你犧牲的責任！」

凌鶴道：「我不是那種人。」

司馬能行道：「但至少是長輩爲你而死！你也不能否認，馬芳芳勝你在先，甚至手下留情。」

凌鶴不想和他們辯，回頭就走，百里松厲聲道：「怎麼？你想甩手不管，一走了之？」

凌鶴道：「由於前輩的後事必須隆重舉行。所以要去找幾位會辦事的人，試問兩位辦這種事可是內行？」

兩人不答，凌鶴立刻回去把一些長輩都請了來。首先請娟娟爲百里雲絳淨身，穿上壽衣　再裝歛起來　凌鶴完全以弟子身份執禮。

後事已畢　百里絳雲的巨碑上有「弟子凌鶴泣立」字樣。這天晚上，「惡扁鵲」問道：「老弟，這件事老哥哥一直不明白？」

凌鶴這才又把那封遺書拿出來給大家看了，麥秀道：「想不到這位黑夫人還是性情中人　虛名累人　以至這般田地　未免過份。」

高麗花道：「誰像你？臉皮之厚，做腳底足可以穿上三年　有那麼一個哥哥，一點也不在乎。」

麥秀道：「我那有高大姐那麼聰明又有學問　出口成章　一肚子墨水。」

曲能直道：「我看她是豬八戒挾半刀火紙——混充唸書的人。」

高麗花吼叫着追打曲能直　凌鶴肅然道：「馬芳芳的相讓　百里前輩引爲奇恥大辱　所以我必須馬上找她決一勝負，以慰百里前輩在天之靈。」

余大彩道：「這是應該的，但也不必急在一時。」

「不，前輩的後事辦妥，已無後顧之憂，晚輩決定今夜就去找她。」

衆人也不便攔阻，而且全體出動觀戰，凌鶴且通知了司馬能行和百里松二人，因爲這決戰的勝負和他們的聲譽有關。

全部出動也就是連姜不幸也來了，主要是大家都不願失之交臂這次大飽眼福的機會，誰也不願留下來照料姜不幸。因而只好帶去。

馬芳芳乍見這麼多的人全來了，還以爲發生了什麼事？凌鶴光明磊落，他本可把話說得含糊點，對方能聽懂就成，但他說得明明白白，一字也不含糊，道：「馬姑娘，由我長衫腋下的小洞看來，妳勝我在先，雖然最後我擊中妳一拳，若不是妳有意相讓，也可以肌膚無傷，若是放手眞幹，說不定我凌鶴根本就沒有機會砸妳那拳。」

「凌大哥，眞有這回事嗎？我爲什麼不知道呢？」

凌鶴給她看過長衫腋下的破洞，而李婉如更是心照不宣。

馬芳芳道：「這破洞也許是不小心弄破的，怎能證明是你我決戰時弄破的呢？凌大哥　你這人眞是！難道你砸我那一掌也是假的，或者是我故意要你打的？」

凌鶴道：「我雖然不敢確定是有意讓我砸中的　也不無可能，馬姑娘　百里前輩爲了成全我　業已逝世，所以這另一次決戰是必須舉行的。」

馬芳芳道：「凌大哥，如小妹以免傷和氣爲由，拒絕再舉行一次呢？」

凌鶴道：「那就是心虛，等於承認有那回事。也就等於對在下和百里前輩是一種侮辱。」

馬芳芳說道：「好吧！但希望點到爲止。」

觀戰者有十餘人之多。馬芳芳心情很亂，她不願違背自己的心願去做任何事？但今夜之戰，她不願全輸，也不願使凌鶴難堪。

兩人相距三步對峙，馬芳芳道：「凌大哥，我有個建議，不知你同不同意？」

凌鶴道：「說說看。」

馬芳芳說道：「如果我們五百招仍分不出高下來，就算平手，以後決定不再比試。」

凌鶴道：「不，如今夜五百招不見勝負，今夜就到此爲止，但半年後還要再比，直到有一天比出勝負爲止。」

馬芳芳苦笑道：「凌大哥，這又何苦？好吧！小妹一切都依你……」兩人緩緩開了門戶，此處仍是上次對決的幽谷，谷中除了夜風　死寂無聲　另外只有姜不幸哼那變調的兒歌之聲了。

馬芳芳先攻出了一招「童子拜佛」，兩人立刻打在一起，這二人的武功都已窺堂奧，實在不能以一拳一脚來衡量他們，而是要以意在動先的「意」字來衡量他們的優劣。

他們有時快得像兩團他們自己衣色的霧團，但慢時往往會緩緩地，軟綿綿地拍出一掌或砸出一拳。

一百招過去，在場任何人也看不出誰會贏，誰會輸？這些人當中也只有司馬能行、百里松和「惡扁鵲」三人勉強可以看出，馬芳芳細膩，凌鶴渾厚，各有所長。

加之百里絳雲把數十年修爲全給了他，最後幾招絕學一招也未留，就會予人以充沛的眞力渾然天成，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感覺。

兩百五十招過去，月已快出東山。百里松在司馬能行耳邊，問道：「你希望誰贏？」

司馬能行道：「凌鶴，你呢？」

百里松沒有反應。沒有反應是否正是強烈的反應？

不論在場中人對馬芳芳的印象有多壞，却不能不佩服她，居然能在將近三百招時仍保持不敗。凌鶴的渾厚內力在繼續增長，任何一拳一掌都用上了八成內力。他是一個心地仁厚的人，他實在並不想挫敗她或使她受傷，但是，百里前輩爲他而死，這是絲毫不能徇私的事。

娟娟抱着小鶴，手心直淌汗，也不斷地禱告：南無阿彌陀佛，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請保佑凌大哥贏得此戰……

姜不幸偶爾向場中看一眼，繼續哼着兒歌，這歌聲能對凌鶴造成兩種情況，一是由悲忿化爲力量，一是由悲絕變爲絕望頹廢。

四百招過後，弦月掛在中天，已近五更，馬芳芳在無儔的罡勁中馬步浮蕩，眞氣不固，此刻她是眞的萬分吃力，但是，她希望能熬過五百招，她不能使凌鶴恨她，也不能使他輕視她。

堅持拚到底，是表示她必須對白成家

負責，像凌鶴對百里絳雲鞠躬盡瘁一樣。

李婉如知道，馬芳芳想支持到五百招，而凌鶴在過了四百二三十招之後　再加一成內力，似乎絕對不讓她撐過五百招。

立在一丈外觀戰的人　都能感到罡氣四溢　狂飈排壓　呼吸維艱。凌鶴還是那樣穩沉、厚實，不輕敵，也不自輕，任何一招一式，一舉手一投足，都絲毫不馬虎。

馬芳芳有如秋風中的敗葉，急流中的浮萍　任何人都相信她隨時都會落敗。然而　凌鶴又加了一成內力　幾乎她每接一掌或一拳　都會骨節暴响，呲牙咧嘴。

四百九十招以上時　凌鶴終於以九成半內力施出了百里絳雲最後所傳他的絕招。這幾招的威力就是司馬能行和百里松聯手也接不下來，其餘諸人就更不用提了。

馬芳芳每踉蹌一步　地上必然下陷兩寸有餘　嗓中「格格」作响　汗下如雨，面孔紫脹。

最後一招最後一式，凌鶴大喝一聲，砸出一拳　馬芳芳連退四步　搖搖欲倒。地上塵土暴捲飛揚　四周草木無風自動。但是，五百招已满　馬芳芳上氣不接下氣地道：「凌……凌大哥……是我……敗……敗了……」

「不！」凌鶴冷冷地道：「妳雖力盡，却未失招，這不能算妳落敗。」

「凌……凌大哥……你看這箇……」

馬芳芳指指她的衣衫肩部　破裂約寸半長度。道：「凌大哥　這是你的掌緣掃中的，如果上次你的左腋下衣衫那個洞算失招，這個破口也算失招……」

凌鶴以爲馬芳芳能支持五百招，而且他用了九成以內力還使用了百里前輩的絕招，這就算是平手。他絕不要模稜兩可的勝利。

「惡扁鵲」道：「讓老夫說句公道話，固然　以凌老弟的無儔內力　震得馬姑娘馬步不穩來說　已算輸了。但正因爲如此　馬姑娘仍能支持五百招　這份耐力，在場諸人中除了凌老弟　無人能及。所以，這又不算失招，但馬姑娘左肩上的破洞，如不算失招　高手過招　也就難分勝負了。」

麥秀道：「馬姑娘的失招，幾乎就等於沒有　不知司馬和百里兩位意下如何？」幾乎沒有，並非絕對沒有。

百里松吃味　冷笑不語，司馬能行道：「在下也以爲凌少俠算是勝了半招。」

雖說半招之勝也算勝了，但百里前輩捨命成全他　所換來的也不過是半招而已。不由氣結　同時對於馬芳芳的造詣和堪力也極爲心折。

馬芳芳近似虛脫　李婉如扶着她離開了現場。司馬能行向凌鶴道賀　百里松則未出聲，接着其餘諸人也都圍攏來。馬芳芳了不起　不正顯示凌鶴更了不起嗎？因爲她就是不了和尚的影子呀。

馬芳芳和李婉如走出五七里路，李婉如道：「芳芳，肩上那破洞眞是凌鶴掃中的？」

「妳……」馬芳芳臉色一沉　道：「婉如　再說這種話　可不要怪我下逐客令了！」

李婉如道：「芳芳，妳我還有什麼話不能說的？」

這工夫忽然前面出現兩條人影，正好擋住了去路。趁弦月淡淡的微光一看，兩女不由心頭駭然，一個是葉伯庭　另一個不識　但隱隱看出此人有點像麥秀，很自然地就想起了麥遇春麥老大。

即使是拚了五百招，內力耗盡，馬芳芳也不怕葉伯庭，但對這一代梟雄麥老大，却有怯意。

麥老大負手站在原地，葉伯庭走近道：「馬芳芳，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啊！」

馬芳芳道：「相逢了又如何？你有幾根骨頭我還不知道？」

「馬芳芳，如果妳以爲我還是過去的葉伯庭，妳會大吃一驚的！」

馬芳芳說道：「只不過是找到了靠山而已。」

「這樣吧！如我借別人之力勝了妳，算我沒種，妳看如何？」

馬芳芳冷笑道：「你不過是乘人之危罷了。」

葉伯庭道：「這話怎麼說？憑妳馬芳芳，沒災沒病地，誰會乘妳之危？」

李婉如道：「葉伯庭，你眞的不知道芳芳剛剛和凌鶴苦戰了五百招？」

葉伯庭道：「什麼？五百招？快別開玩笑哩！凌鶴他怎麼會和妳動手？再說他目前也不是妳的敵手呀！」他當然是在反穿皮襖裝老手呢。

馬芳芳輕撞了婉如一下，意思是何必對他說實話，而對方分明是乘她之危而來的。

馬芳芳道：「葉伯庭，你眞要和我動手？」

「殘子之仇我不能不報。」

不提這事還好，馬芳芳不想和他多說，叫李婉如提防麥老大，暗示她眞正可怕的不是葉伯庭，而是此人。

葉伯庭近來又自麥老大之處套取了不少招術，功力又有進境。飛芳芳雖然又突飛猛晉，但五百招之後的人又如何能面對葉伯庭這等高手？

內力消耗殆盡，空有奇招異式，也只能暫保不敗。而時間一久　就會虛脫倒下的。

更不利的是，有個麥老大負手站在一邊，這才是他的精神威脅。

百招之後，馬芳芳已是不支，她當然想不到麥遇春武功全失，才眞正是銀樣蠟槍頭，李婉如要上，馬芳芳示意她不要上，監視麥老大。

可是人的力氣是會用盡的，馬芳芳畢竟是女人，眼看馬步不穩了，最多還能支持三五招。這時忽然一道人影疾射而至，全力砸出十二三掌，居然把葉伯庭逼退兩步。

葉伯庭大聲道：「涵兒，你沒弄錯吧？我是你爹呀！」

「我知道你是我爹，但你未必重視這個兒子。」

葉伯庭說道：「涵兒　你這是什麼意思。」

「爹，如你心目中還有我這兒子，你一定知道　我當初作過什麼缺德的事？你怎麼可以再乘馬姑娘之危？」

「涵兒，你忘了她把你弄得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當街像牛馬一樣驅使你？」

「我沒忘，爹，即使再重些，對我也是罪有應得。爹，你如果要殺馬姑娘，你必須先殺了我！」

「涵兒，馬芳芳並不領你這份情！」

「你不必管這麽多，你不走我就把這條命交給你……」攻得緊，但却不防守。這麽一來葉伯庭不忍傷他，只有拚打的份兒。連連後退，到了麥老大附近道：「麥兄，我們走吧！有子不肖，夫復何言。」

他們二人走了，小江等人自然不追，而馬芳芳却累得癱在地上，小江道：「馬姑娘，以妳的身手不該累得這樣子才對？是不是麥老大也出手過？」

馬芳芳搖搖頭，喘着道：「沒……沒有，他沒有出手。」

小江道：「馬姑娘，他沒有出手？這可眞是怪事，如果僅有家父一人，姑娘怎麽會累成這樣子？」

「因爲我和凌鶴力搏了五百招……」

「凌大俠和姑娘力搏？這怎麽會？」他不知兩小爲百里絳雲及不了和尚代戰之事，自然莫名其妙了。馬芳芳不耐，厲聲道：「你還不滾在這兒聒噪什麽？」

「是，小的這就走，但姑娘力盡，小的不放心，可否讓小的護送姑娘回去？」

「不要！我只要你快滾！滾！」

「是！小的這就滾……」急忙走開，這工夫李婉如扶着馬芳芳離開現場，小江遠遠地跟着，李婉如道：「這小子是眞的改邪歸正了！」

「人心隔肚皮，狐心隔毛皮。」馬芳芳道：「以後不准妳提這個人的名字。」

「當然，既然妳不要我再提他，我還提他則甚？芳芳，有件事我感到奇怪。」

「我的私事你最好少出餿主意。」

「那就算了！」李婉如反而不說了。

停了一會，馬芳芳又道：「到底是什麽事？」

「妳有沒有發現葉伯庭和麥老大之間的賓主關係似乎有點改變了？」

馬芳芳有點心神不屬，反問道：「有嗎？」

「在過去，麥老大是何等身份，但今夜他們臨去時，葉伯庭僅以『麥兄，我們走吧！有子不肖，夫復何言』幾句話帶過，妳不以爲彼此的身份，地位消長之下有重大改變？」

「也許有。」馬芳芳道：「至少麥老大的緘默，不大合乎他的身份，尤其小江出手架樑，非管這檔子事不可，麥老大居然未表示意見，這一點也足證他們之間主僕關係變了！」

李婉如道：「芳芳，妳知道這是爲什麽？」

馬芳芳搖搖頭，她現在並不願多絞腦汁去想這種事，她在想，今夜決戰的結果是否恰到好處？稍後返回，由李婉如護法，她開始打坐調息，恢復體力。

×　×　×

葉伯庭半臥在浴盆中，麥老大在爲他搓背，任何人都有他的自尊和人格，難道麥遇春就沒有，以他過去的超然地位，怎能如此奴顏婢膝？

如果一件事從另一角度去看，往往完全不同，僅就「忍人之所不能忍」的角度來看，他是否十分偉大，勾踐爲一國之君，他受的侮辱與委曲與麥遇春相較，就不可以道理計了。儘管麥遇春不過是個武林人物，勾踐爲一國之主，與之相較，有點不倫不類。當然，如勾踐復國大計未成功，他的歷史就不盡相同了吧？

「麥老大，稍微用點力成不成？尤其左邊背上很癢，搔兩下！」

麥遇春百依百順，絕不帶半點火氣。非但和葉伯庭過去對他那樣低聲下氣，甚至更有過之。

「麥老大，我發現你越來越不誠實了！」葉伯庭冷冷地道：「你說出的絕招，那天對付馬芳芳，尤其是在她力拚五百招之後，也不過如此，所以我以爲你這傢伙是油炒琵琶核——滑來滑去的。」

麥遇春陪笑道：「伯庭，我現在都到了這地步，還有什麽保留的。」

「那些招式沒有威力，這是什麽原因呢？」

「伯庭兄，我想這有兩個原因，第一，你是初學乍練，還不太够火候，其次，不了和尚傾囊相授，非同小可，儘管她已拚了五百招。」

葉伯庭道：「你可眞會找理由，麥老大，今天你教什麽？你還有多少絕招沒有說出來？」

「伯庭兄……」

「不要再這麽稱呼，」葉伯庭臉紅脖子粗地道：「天老爺刮風下雨你可以不知道，你自己是個什麽玩藝兒，你難道還不知道？你憑什麽和我稱兄道弟？」

「這……這箇我也知道，不過葉爺你叮囑過，暫時在人前還要保持以前的局面，也就是葉爺以麥某的馬首是瞻，所以我儘可能在背後也不要全部改變稱呼，以免在人前一不小心就說漏了嘴！」

「果眞是爲了這箇，也値得原諒……」這工夫傳來了輕輕的敲門聲，葉伯庭微微一愣，又自嘲地道：「也好，也好！請進來吧……」

「哎喲」一聲，門被推開，麥遇春呆了。他的人呆住了，但他的眼睛中却噴濺着火星。這個女人竟是他的禁臠陸聞鶯。

由她的盛裝艷抹看來，她和他不一樣，絕非階下囚，而像個統治者，至少在夜裏她是個統御者。

「出去！」葉伯庭揮揮手，却笑臉迎向陸聞鶯。陸聞鶯把腰肢扭到極大的幅度，其幅度之大足以使一般男人達到暈船的程度。

「出去！滾出去！」葉伯庭向麥老大大吼着，麥老大這才憬然而顚着屁股蝦着腰往外走，還向陸聞鶯瞄了兩眼，這兩眼眞像柳葉飛刀那麽鋒利。

麥遇春帶上門，浴室內傳來了放肆的笑聲

「來來來！」葉伯庭道：「小鶯兒，還是由妳來侍候我，麥老大笨得像條豬一樣。」

陸聞鶯「吃吃」笑着，在門外，隱隱仍可聽到脫衣衫的聲音，麥遇春在門外曖昧地笑笑，除了他自己，沒有人知道他這詭笑的內容。

當然，如果陸聞鶯看到，她必能猜到這詭笑的內容。

浴室內春光旖旎，陸聞鶯徐娘半老，青春猶存，對於男人，他像一位手藝高超的廚師，男人愛吃什麽口味她就能做出什麽口味來！

一個女人如果已達成熟頂點，却無老化現象，那就是最最吸引男人的時刻。陸聞鶯皮白如脂，細腰隆臀。一向並不好色的葉伯庭，也情不自禁。尤其她的一雙手爲他搓背，搓到了小腹之下，大腿根處時，好像整個浴室都上了浪巓或雲端。

兩人在池中戲水，陸聞鶯躲避，葉伯庭就追逐，最後葉伯庭終于攫住了她，她嬌喘着道：「伯庭，咱們談點正經的。」

「此時此刻談正經的？」

「要不，我不給你……」

「好好，妳說，妳說！」

「伯庭，我們之間應不應該保留任何秘密？」

「不應該！」

「那你告訴我，那筆價値五千萬兩銀子的寶藏在什麽地方？到手了沒有？」

「妳……」葉伯庭一愣，道：「誰告訴你這件事的？」

「麥遇春，」陸聞鶯道：「他不久之前對我說，他昔年得到的秘笈中附有一份藏寶圖以及寶藏清單，他大概地估了一下，約値五千萬兩銀子，若按時價，幾乎上億了！他說他和你最接近，那藏寶圖遺失八成在你手中。」

葉伯庭若非軟玉溫香抱個滿懷，人之大慾冲淡了他的警覺心，他未必肯說，他吻着她道：「小鶯鶯，妳說，那寶藏不在我的手中應該在誰手中？」

「伯庭，在你手中是對的，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若在麥遇春手中，那就沒有天理了。」陸聞鶯道：「已經找到了還是僅有一張藏寶圖？」

「老實說……」葉伯庭抱起一個無骨的胴體走出浴池，道：「一張藏寶圖，並不等於已擁有了寶藏。」

「這麽說你已經找到了寶藏？」

葉伯庭得意地笑笑，欲言又止。陸聞鶯忽然大力掙開，匆匆穿上內衣就要出去，葉伯庭忽然又抱住了她，道：「小鶯鶯，妳這是怎麽回事？」

陸聞鶯大力掙扎道：「沒有什麽！放開我，放開嘛！」

「告訴我，小鶯鶯，是不是因爲我沒有告訴妳寶藏的收藏之所？」

「不，不，絕不，我只不過是一個陪你睡覺的玩物，那是何等大事。我也配與聞？」

「好好！小鶯鶯，我告訴妳，前此，我還眞沒想到妳有這麽大的脾氣。」

「放開我嘛！我不要聽。」她還是大力掙扎，但溫泉水滑，她掙不開。

葉伯庭道：「好吧！我帶妳去看看妳就相信了。反正我的就是你的，妳的也是我的。」

「哼！我的一切都給了你，而你的永遠也不會是我的。」

「好好，我馬上帶妳去。」葉伯庭叫麥老大看家，他似乎不怕他跑了。他知道麥老大的想法，在此雖然窩囊些，却還保得住小命，離開這兒就很難說了。

葉伯庭扶着陸聞鶯飛奔，還帶了一柄鐵鍫，天亮之前這段時間，山野中絕對無人。他們竟來到一處亂葬崗內。

陸聞鶯被放下來，四下打量，荒塚纍纍，燐火飛舞，她雙手抱肩，道：「怎麽會在這種地方？好可怕！」

葉伯庭道：「這種地方才可靠。」掘了一會，出現一個鐵箱，開了鎖，鐵箱內還有一層木箱，內分三層，每層有二十來格，每一格中都放有一件或多件珍寶，陸聞鶯看得呆了。

她每一種都去摸摸，樣數太多，目不暇給，光是核桃大小的黑、白和紫色的東珠就佔了五格，約有百餘顆。其他不必贅述。

陸聞鶯看完了箱中的寶物，又打量四下的地形，葉伯庭對她的一擧一動甚至任何一個表情都鉅細不遺，看得十分仔細。

陸聞鶯和葉伯庭如果都是狐狸，毫無疑問，一個是千年黑，一個是萬年白，此刻她忽然發現葉伯庭正在注視她。

「伯庭，你怎麽這樣看我？」

「我不這樣看妳怎麽看妳？妳說，妳現在心中在想什麽？」

「我……」陸聞鶯說道：「我當然在想，你的話當不當眞？是不是你的就是我的？」

「妳的是我的。但我的不一定是妳的。」葉伯庭陰笑道：「因爲我忽然覺得妳的擧指和神色後面有極大的秘密。」

「秘密？什麽秘密？」

「雖然妳的都給了我，但還有一樣妳沒有交給我。」

「什麽沒有給你？連我的身子都給了你呀！」

「那並不重要。」葉伯庭輕蔑地聳聳肩，道：「大爺有了錢，還怕找不到比妳更好的女人？妳的心並沒有交出來。」

「伯庭，你別這樣好不好？」她還想以軟貼的工夫降服他，但葉伯庭這頭狐狸是萬年白，她內心的秘密逃不過他的眼睛，他退了兩步。

陸聞鶯心頭一驚，也十分後悔，剛才一定有些擧指露出了馬脚，她道：「我到底怎麽哩？你要怎麽樣嘛？」

「妳很會演戲，可惜遇上了我這個戲巴子，看出了破綻，我相信妳還是和已失去武功的麥遇春一條心，妳剛才四下張望，不過是想記牢這亂葬崗的方位以及此墓在此亂葬崗中的位置而已。」

陸聞鶯大駭，但她是絕對不能承認的，大聲道：「你不要胡說八道，我……」

只聞葉伯庭大喝一聲「出來！」

亂葬崗內似乎並沒有第三者，然而，葉伯庭却冷峻地道：「如果再不出來，我就要你的命！」

這句話很靈，十餘步外一個較大的墓後站起一人，居然是倒了血楣的麥遇春。渾身發抖，顫巍巍地走過來。

葉伯庭望着陸聞鶯陰笑，這件事弄得如此之糟，似乎兩人都想不到。葉伯庭道：「麥老大，告訴我，我挾着她疾行，你如何能追得上？」

「我……我當然追不上，只不過我對……這一帶很熟……猜到葉爺你必是到這兒來的……」

「那還是不對，如你武功全失，這段

時間內，你不可能趕到。」

「對，葉爺，您不愧爲雄才大略，心思細密之人，你廢了我的武功，並未全廢我的輕功，這也是您宅心仁厚，且有需要小的跑跑腿什麼的。」

葉伯庭被捧得暈惚惚地，手裏一揮，又點了麥老大的穴道，麥老大原地塌下，葉伯庭問道：「快說，你們是不是串通好了？」

麥遇春長嘆了一聲，說道：「葉爺，你和她在一起這麼久，還不知道她的爲人？她跟我好，是爲了寶藏，投入你的懷抱，也是爲了寶藏，當然，另外還有一個原因。」

「什麼原因？」

「說出來眞難爲情。」

「快說！」

「是的，葉爺，這女人是個花痴，不慣獨眠，而小的由于這些年來中風、力求復原而剛復原又失去武功，人道本能巳失，所以每天太陽一下山我就發愁。不應付吧！有點說不過去，勉強應付吧！又不管用，所以她有時光火，就會罵我佔着茅坑不拉屎。可是自她跟了葉爺，小的觀顏察色，她必然都夜夜得到滿足了……。」

葉伯庭忽然挺起了胸膛，捧人是一種高的藝術，高明的捧人術是不會正面捧的，轉彎抹角地捧，效果必然事半功倍。

葉伯庭點點頭，道：「說的也是，葉某別無所長，在這方面，不管『食量』多大的女人，準能使她像打着飽嗝走出酒樓的食客一樣，麥遇春，你是說她接近你我還是爲了巨額寶藏？」

「正是，她本以爲秘笈在我手中，寶藏當然也在我身上，世上的女人那有不愛珍寶和金銀的，所以當她知道寶藏在你身上時，很快就見風轉舵，出賣我。」

葉伯庭點點頭，道：「這娘們的確也有過人之處，殺之可惜，不殺又叫人不放心。」

「葉大爺……」陸聞鶯跪在一邊：「請念在夫妻份上，饒了我吧！」

「不，葉爺，這個女人可饒她不得。再說，她才三十郎當歲，你巳五十出頭了吧？再過二十年，她仍然賽似『金錢豹』，而你……」

葉伯庭道：「我還沒有想得那麼遠，現在談談你吧！我如何處置你。」

麥老大道：「葉爺，我知道你雄心很大，將來必會幹一番事業，像老奴這塊料子，留在身邊使喚，也不可或缺，葉爺是知道，老奴這輩子是完了！」

葉伯庭道：「麥老大，以你過去的用頭，能爲我作奴隸，聽人使喚？」

「俗語說得好，能爲光棍打大傘，不爲飯桶當軍師。」麥老大道：「爲葉爺作奴作僕，麥某心甘情願。」

葉伯庭道：「我可以攷慮留着你使喚，這個女人嘛！」

陸聞鶯道：「葉爺，千萬別太相信他，他狡猾得很，比喻說這寶藏吧！我估計不止這些，如果僅是這一箱，最多値兩千萬兩，他一定留了一手。」

「我沒有。」麥遇春說道：「葉爺，如我留了一手，就叫我坐車翻車，坐船翻船！——」

「好好！我信了你的話。」葉伯庭道：「當然不止這一箱，另外還有一箱，就在這一箱的下面。」

麥、陸二人的目光中爆出火花，一閃即滅，葉伯庭道：「麥老大，你說這兩個箱子仍埋在這兒，安不安全？」

麥老大道：「葉爺，如奴才是你，就不這麼做，因爲我們三人在此交談甚久，此處雖荒僻，也難免隔牆有耳，還是換個地方或者帶回去爲妙。」

葉伯庭又點點頭，立刻把兩個大箱子挖了出來，此刻他有意殺陸聞鶯，却又不捨得，道：「麥老大，你以爲現在殺了她好還是不殺她好？」

麥老大想了一下，道：「這種女人留在身邊，的確也讓人操心，不過話又說回來哩！葉爺有了錢的確可以挑挑選選，什麽年輕貌美的還沒有？但是，再找這種尤物，那可就不多了！」

「這話也對，我雖不好色，一生中也倒弄過去不少的女人，可沒有過這麼有奇趣的娘們，走！把箱子扛回去。」

× × ×

回到家，天也濛濛亮了，麥遇春道：「葉伯庭，你想死還是爲我作奴隸？」

葉伯庭陡然一驚，只要瞄麥、陸二人一眼，那表情的內容就比白紙黑字寫在紙上還清楚，葉伯庭道：「你的武功沒有失去？」

「你說呢？」

「目的何在？」

「這不是多此一問？還不是爲了得而復失的藏寶圖，故意裝一次孫子，讓你老兄展揚一下。」

「莫非你告訴我廢除武功的手法根本沒有用？」

麥老大笑笑：「要說它根本沒有用，如何能騙過你這老油子？只是少點了兩處穴道而已，雖說這樣不能徹底廢除武功，要施展武功却也十分痛苦，而且威力減少，我費了三個晚上運炁自療才能復原。我料定有這一天，果然留一手是留對了。」

葉伯庭的眼珠子在二人身上轉來轉去，到底是不是麥老大說的那樣？應該是十有七八，爲了寶藏，他們二人合作無間，演得絲絲入扣。反之，也賺不了他這個老油子。

然而，若要他就此服貼，那是不可能的，他忽然撲向陸聞鶯。其實他應該相信麥遇春的話，若非他根本未失去武功，怎敢不制住他，而讓他扛着箱子回來？又怎敢讓他可以施展全部的武功情況之下和他動手？

葉伯庭還沒扣住陸聞鶯的脈門，葉伯庭却差點被麥老大扣住脈門，心頭大震，他此刻唯一的念頭就是跑。能跑得了就算他有本事了。

葉伯庭大叫：「涵兒快走——」他如不用詐，知道要跑很難，麥老大雖不在乎他們父子聯手，但施襲却又當別論。略一打量，葉伯庭巳穿窗而出，人巳在院中道：「麥老大，在心計方面，今夜我才服了你！陸聞鶯妳這個臭婊子……。」

麥、陸二人相視大笑，麥老大道：「若非如此，這兩大箱寶藏怎會物歸原主？在亂葬崗中若不施第二計，也就是計中計，又怎知道還有第二個大箱子？我以爲三十六計之中，應加上『廢物利用』一計才對。」

陸聞鶯道：「遇春，其實這次賺葉伯庭，與其說是廢物利用，不如說是『扮豬吃虎』，這仍是三十六計中的一計呀！」

「對對，聞鶯，這次實物囘籠，妳的功勞不小。」他把她抱了起來，他似乎對於這次演戲而讓她陪別人睡覺的事，一點也未放在心上，世上眞有這麼放得開的人嗎？

× × ×

娟娟和凌小鶴躺在床上，小傢伙養成了習慣，睡覺時一定要撫弄奶頭，有時凌鶴來看小鶴，娟娟不及整衣，往往十分尷尬。

現在小鶴又巳入睡，一隻小手又放在娟娟的奶子上，這時人影一閃，悄沒聲地站在床前，她很不喜歡看這景象，不過她也知道娟娟和她不一樣。

她懂的事很多，一看娟娟的乳部就知道她還是處子之身，這一點她今生是永遠也及不上人家的了。

她輕輕移開小傢伙那隻手，舒指點了一娟娟的穴道，抱起來放在床下，然後，他躺在床上，解開衣扣，小鶴的手又放在她的奶子上。

她的初步目的當然是希望凌鶴來看看孩子，只要他來，就能達到第二步目的。她大胆，衝動，敢做敢爲，她想要的念頭，永遠也不會打消。

凌鶴用完了功，經常會來看看兒子，但怕尷尬的場面再次發生，到了娟娟的門外，脚步會故意放重些，甚至乾咳一聲。

今夜他又來了，而且也乾咳過，但是一進門，却發現床上的娟娟又袒裸着飽滿挺聳的雙峯，似乎和小鶴都巳入睡。

他一點也不懂娟娟，因爲他知道娟娟是個好女人，一定是逗孩子都很累了而睡着的，時近仲秋，天巳轉涼，要不是局勢巳有變化，他和統一會會主還有仲秋之約呢。

他輕輕拉起被單，蓋在二人身上。沒有再看一眼，掉頭就要出屋，但是，他忽然有此時何時？此地何地的綺思，而娟娟對他百般遷就，委曲求全，何忍再拒人于千里之外？

他停下來，良知告訴他，娟娟是好女孩，即使要接受她的情感，也要堂堂正正娶她，只是良知和大欲對決，往往非其敵手，原因是這猛烈的慾潮是由于一種春藥而起的，那春藥就在那被單之上，是一種無色無味的細粉。

她知道凌鶴來此看到二人巳入睡，必然怕他們着涼而拉起被單爲他們蓋上。

她的辦法很單純，效果却十分良好，因爲世上沒有比這種「春霧」的力量更大的，况且 藥物的援引，其力量仍有其最大的限度，另一因素還是在思想方面，也就是在情感上，他欠娟娟的太多，這種方式也不能說不是報恩的一種。

床下一個，床上一個，床上的承受了雨露的滋潤，床下的知覺全失，而床上的神智也不太清楚。

爲什麼會這樣，難道這個女人不希望在絕對清醒之下來享受長久以來所渴望的一刻，她爲什麼會神智不清？

但是，床下那個絕對懵然不知，床上這個却如夢似幻，儘管是有生第一次，根本談不上經驗，却在似眞非眞，似假非假，刺激與興奮的交錯感受下渡過了一段奇妙的時光。

在「春霧」的亢奮下發洩過的人，不論男女，在當時尚有如夢似幻，如假還眞的感覺，但事後都會有一度昏厥。

在這一度昏厥時又發生了些什麼事？這就不是三個當事人（包括床底下那人）所能知道的了。

再以後是凌鶴躺在自己的床上忡怔，娟娟躺在自己的床上苦苦追思不久前那個不似綺夢的夢幻。但稍後，她發現自己眞的曾有過那種事。

她發現了片片落紅，也就可以同味當時的婉囀嬌啼了。

她大驚而坐了起來，是誰？在這兒，誰會做這件事？

此刻凌鶴也巳證明確曾發生過某件事，他大駭而坐起，怎麼會發生這種事？爲什麼會有那種無法遏止的慾念。對方是誰？娟娟？

可是他們都不敢十分確定眞的和誰有過這種事，却又絕對相信，實實在在發生過這件事，他多麼希望對方是阿幸！而她又多麼希望對方是凌鶴？

她相信十之八九是凌鶴，因爲凌鶴夜裏常去看小鶴，而不久前在她似醒未醒的情況下，她隱隱覺得那是凌鶴。

十之八九是他，那十之一二又是誰？她下了床，要去問凌鶴，可是這話如何問得出口。

凌鶴下了床，來到娟娟窗外向內望去，見娟娟躺在床上，顯然未睡，仔細想想，不久前正是在這床上和這女人做了那事的。

是她？一定是娟娟，如果不是她會是誰？阿幸會有落紅？那不是奇談？當然，他更不能進屋去問。

兩人是一個憂少喜多，這是娟娟；另一個是憂心不巳。除了阿幸，不論是誰？都是後患無窮的。他信任自己，絕非見色心動之人，剛才爲什麼會心旌搖搖而不克自制？

兩人幾乎又同時下床在窗口張望，希望能找到答案，他們只聽到姜不幸在屋中哼着變了調的俚俗小曲：郞若有心請進門，妹在房中等郞君，不做褲子不做襖，何必穿針引綫人？

兩人同時一驚，各自縮囘頭去，心跳不巳，阿幸怎麼忽然哼起這俚歌來了？她過去（失去記憶之後）從未哼這歌兒，而是以前兩小情話綿綿時以此歌爲怡情的笑料。

這工夫阿幸又在她自己房中哼了起來：「瓜子磕了三十個，紅紙包好藏在錦盒，叫丫頭送與我那情哥哥，對他說：個個都是奴家親口磕，紅的是胭脂，濕的是唾沫，都吃了，保管他的相思病兒全好却……。」這是「白雪遺音」馬頭調中的「瓜子磕」。

兩人都感到驚異，阿幸今夜是怎麼同事兒？能哼這種情歌，是否顯示她的病巳大有起色了？

（未完・21）

新派武俠長篇故事

藍荒・文　可飛・圖

龍飛鳳舞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在黃鶴樓宴會上歡迎四位年青少俠，忽然見到乙木道長哀傷流下幾行老淚，原來是武當掌門玄機眞人竟會因走火入魔而仙逝，那旁邊的護法道長不少，竟然無法挽救，至於爲什麼不能救，飛鴿傳書沒有說明，掌門之位，由避塵道人接掌教之位，本來避塵是這次劍盟應戰之人，又當上掌門，其中可能有內在因素，乙木提出上屆用鳳飛九天招式而獲得主盟，希望今屆論劍峨嵋能用龍騰九淵戰勝主盟，南宮北認爲師兄乙木荒謬，將他送走，場面很尷尬。龍驤憑欄遠眺江面見一道人在江中被一中年人追殺，懷疑是南宮北所爲，用言試探，暗中戒備……

鶴樓一壺酒　醒時問因由

南宮北見到龍驤面上浮起不悅之色，連忙笑着說道：「龍少俠，老身雖然出身武當，但是，却因爲是武昌城裏的世居之故，除了在山裏之外，回到莊院便換下勁裝疾裳，這次爲了能使宴會進行愉快，是以特地準備了幾襲衣衫，以備各位少俠更換……」

龍驤道：「前輩不用客氣了，在下身邊携有衣匣，此刻在硯童之處……」

南宮北笑道：「哈哈，老夫在各位未到之前，便已探悉清楚各位少俠所愛，已替少俠你準備好銀色長衫……」

他搖了搖手，制止龍驤說話，又道：「少俠不用再客氣，就隨小蓮去後室更衣梳洗，洗去路上風塵，當能使少俠更加瀟洒……」

那個名喚小蓮的丫鬟一直在旁偷偷的睨着龍驤，此刻聞聲向着龍驤一福道：「龍公子，請隨小婢去內室更衣。」

龍驤見到這種情形，知道自己再推辭也不好，於是向南宮北道：「南宮前輩，在下多謝了。」

南宮北笑道：「但願老夫能使得各位參加宴會的少俠，盡歡此日，因爲後日便要看你們一顯本領了……」

龍驤心中暗暗的思忖着南宮北之言，隨着小蓮往內室行去。

龍驤在隨着小蓮進入內室之時，心中猶自疑惑不已，他不明白南宮北爲何竟會將自己的衣服準備妥當，而且還預知自己將要更換。

想着想着，小蓮已停住了脚步道：「龍少俠，請入內更衣，並請卸下寶劍。」

龍驤聞聲抬頭，只見自己來到一間小房之前，小蓮正站在房門口作出請進的模樣，他略一猶疑，點了點頭，便昂然走了進去。

入得室內，他只見一座楓木屏風擋在門口，繞過屏風，他才看到室內擺着四個大木櫃，那漆得紅色發亮的衣櫃上貼有紅紙書就的名條。

龍驤的目光在櫃上一掃，只見那四張

名條之上，所書就的名字，正是這次參加劍會的四大劍手，自己的名字赫然還排在第一位。

龍驤怔了一下，暗忖道：「南宮北爲何從莊裏搬來這些個衣櫃？他也眞不怕麻煩，其實這次宴請四派劍手之舉已是多餘，南宮北何不就在他莊裏設宴，老遠的將酒席擺在黃鶴樓來作什麼？」

他想起這次劍會之前，由武當掌教玄機道長具名，飛書傳告四大劍派，函上曾提及各派參加劍會弟子可在到達武昌後，由紫髯金劍南宮北招待，並於會前二日設宴黃鶴樓，讓四派劍手能相聚一番，互相了解……

武當的傳書上寫得非常詳細，而且很是客氣，但是龍驤因爲新婚未及三月，一時難捨愛妻，是以稍爲躭擱了半日，未能趕到南宮北的萬柳莊，而於今天午後才進入武昌城。

他因爲一來自己已經晚到，二來已到了武當傳書上所提的歡宴時間，是以也就沒有趕赴萬柳莊，直接便到黃鶴樓，那知發生了這麼多的事情……

龍驤站立在衣櫃之前，暗暗忖想這半天不到的時間裏所發生的事，只覺紫髯金劍南宮北竟然不如傳說中那樣爽朗豪放。

雖說南宮北好客，並且待人也頗爲和氣親熱，但龍驤却覺那份親熱很是虛僞，並且從南宮北那爽朗的笑容裏看出許多詭秘……

龍驤想到這裏，搖了搖頭，忖道：「反正我這次是來參加劍會的，此間歡宴一了，便趕赴武當，管他南宮北詭秘與否，他總不會算計到我的身上來吧！他要除下寶劍參加歡宴，我跟他裝作不知，到時一走了之便行……」他一念旣定，放心的拉開櫃門，不再胡思亂想了。

櫃門一開，自裏面閃爍出耀眼的光芒，幾乎使得龍驤眼睛一花，他凝神望去，只見櫃裏分成兩格，一邊擺的是幾襲銀灰色的衣袍，另一邊則是一個竹匣，匣蓋正敞開着，現出裏面擺着的明珠瑪瑙和金葉子。

龍驤不禁怔了一下，忖道：「這是怎麼回事？」

他的目光自那顆顆渾圓的明珠上移過，落在敞開的匣蓋上，看到上面擱着一封信，信套上寫着幾個楷字：「龍少俠驤親啓。」

龍驤冷笑一聲，拿起那封信，暗暗道：「我倒要看你弄什麼鬼！」

他正待啓開信封，想看一看裏面寫些什麼，却發覺不知何時封口已經被人撕開，裏面的信柬竟已被人抽去。

這眞是出乎意料之外，龍驤拿着空信封，站在那兒發了楞，想了好一會也想不出個原因來。

他定下神，忖道：「南宮北旣然再三的要我更衣，那麼這封信必然是他所寫，從櫃裏擺着的這些衣物財寶看來，他信上寫的若不是將這些東西送給我，必是有什麼事要求我，擺明着便是一種賄賂，但，此刻信已不見，顯然是別人拿去，可是，那個人是誰呢？他又爲何不連信封一起取走？」

一剎之間，許多的疑問在他的心裏起伏不定，他根本想不出個所以然來，耳邊已聽得小蓮呼道：「龍少俠，酒宴已經開始了，莊主在等着你呢！」

龍驤哦了聲道：「我這就來了！」

他止住了心中的雜思，匆匆的換過了一件衣袍，然後掩上櫃門，轉身朝門口行去。

隨着眼角瞥處，視綫閃過其他的三個櫃子，龍驤不由暗忖道：「他們的櫃中所藏的東西，是否跟我這櫃裏的一樣？南宮北旣然要賄賂我，必然也同樣地要賄賂他們……」

他此刻雖然沒有看到那封信上所書及之事，却也不禁爲南宮北嘆息起來：「或許他是爲了武當的名譽，才有賄賂的手段使我們裝敗給避塵道人，但他不會曉得自己的一番好意，反而會使武當遭人恥笑……」想到這裏，他已行到門口，小蓮一見到他，掩唇笑道：「龍少俠長得跟女孩子樣的，動作也跟女孩子相似，怎麼換一件衣服，也要如此之久？」

龍驤劍眉微皺，暗道：「這個丫頭對人好沒有禮貌，眞是放肆！」

他也懶得理會小蓮，臉孔一板，舉步朝設宴的內廳行去。

小蓮見到他肅容凝色，一臉不悅之意，她也似覺得自己失言，連忙跟在龍驤身後，低聲說道：「龍少俠，請原宥小婢失言……」

龍驤才走了幾步，突然見到一個身着黃色繡衫，鑲邊羅裙，額上雲鬢高聳，斜插步搖的少女，自對面嬝嬝婷婷的行了過來。

他的目光一閃，只見那個少女長得清奇秀麗，玉骨冰肌，在燭光之下緩步行來，身形綽約，宛如浴着朝霞，自空而降的仙子。

龍驤家裏已有了美麗嬌妻，可是在驟然見到那個黃衫少女，依然不禁神馳心搖，怔呆了一下。

那個黃衫少女在驟然見到龍驤之時，也不由一呆，她那黑亮清澈的眸子一觸及龍驤投射過來的目光，頓時像遭到獵人追射的小鹿，慌忙垂落下去，那長長的睫簾在她的臉上立即留下兩彎美麗的蔭影。

龍驤見到那個少女的嬌羞之態，也不好意思再目灼灼的凝視着對方，安定了一下心，昂首向前行去。

誰知他才走了兩步，身後跟隨的小蓮已疾步向前，躬身朝那黃衫的人行了一禮，道：「婢子叩見五夫人。」

龍驤聽得小蓮之言，心中頓時浮現起悵惘之情，暗忖道：「如此麗質，竟然屈爲南宮北的小妾，眞是紅顏薄命……」心念剛轉，他已聽到那黃衫麗人輕啓櫻唇道：「小蓮，酒宴還未開始嗎？」

小蓮道：「酒宴快要開始了，就等這位龍少俠更好衣裳……」她望龍驤身上一瞥，突然發覺龍驤依然佩帶着長劍，竟未有卸下。

她臉色微微一變，道：「龍少俠，請您將寶劍卸下，交小婢放回櫃中。」

龍驤劍眉微皺道：「在下身佩長劍，乃是理所當然之事，爲何……」

他話聲未了，已聽得那黃衫麗人道：「小蓮，人家龍公子是劍術高手，爲何要

他卸劍？眞是太沒有禮貌……」

「不！五夫人有所不知。」小蓮道：「這是莊主特別吩咐的，他老人家說這次是歡宴各位少俠，並非比武，是以請各位少俠除去兵器，好放懷暢飮……」

那黃衫麗人哦了一聲，凝眸望着龍驪，說道：「龍少俠，小蓮之言也對，尚請少俠……」

龍驪沉吟道：「這個……」

小蓮忙道：「龍少俠，這位是我們五夫人……」

龍驪抱拳躬身，揖道：「原來是五夫人！」

黃衫麗人斂袖一福道：「賤妾雲姬，不敢當得少俠大禮。」

她話聲一頓，眼中射出奇異的光芒，說道：「常聽南宮北說起，近年峨嵋出了一個年青高手，不但武功高強，劍術精鍊，並且還長得英俊無雙，可說是奪山川的靈氣，爲峨嵋之一秀，今日一見，果非虛言……」

龍驪臉上微微一紅，道：「五夫人過獎了，在下一介武夫，實在當不得夫人如此榮寵。」

雲姬抿唇淺笑，道：「少俠過謙了，以少俠這等絕世才華，此次劍會必然獨佔魁首……」

龍驪距離雲姬尚不足七尺，不但感覺到從對方身上飄散而來的隱隱暗香，並且還可看到那明媚朗秀的玉容，已使得他心旌搖搖。

此時再一看雲姬笑顏微展，只覺一陣眼花繚亂，那等嫵媚嬌柔之態，幾乎使得他不克自持。

所幸龍驪出身峨嵋一派，自幼便勤修道家內功，心中慾念雖是飛揚騰昇，靈智却還未滅，緩緩的吐了口氣，意守丹田，氣舒四肢，立即便把穩住搖動的心旌。

他心中一陣凜然，忖道：「眞是慚愧，我身爲峨嵋弟子，自幼修持道家吐納之術，並且也不是從未見過絕色女子，怎地竟會在對方一笑之下，却差點克制不住自己……」

驚凜之下，他頓生警惕之心，唯恐自己再與雲姬在這個地方多呆下去，會失去常態，越出禮儀。

於是躬身道：「多承夫人褒獎，在下……」他那垂下的眼睛一閃之間，又瞥見雲姬微微露出在鵝黃色寬大衣袖外的玉手，那有似春筍般的小手，十指尖尖，彷彿一枝枝的小劍，刺進他的心裏，使得他的心又爲之一跳。

他連忙挪開視綫，不敢逼視，話聲一頓，道：「酒宴即開，請恕在下要往內廳去了！」

他說完了話，舉步便行，目光再也不敢多望雲姬一眼，豈知雲姬却嫣然一笑道：「少俠爲何如此慌張？」

龍驪面容一整，側首道：「五夫人，在下……」

雲姬面上的笑靨乍現即斂，正色道：「少俠既是要參與歡宴，爲何又要携帶兵刄，豈不對主人有所不敬？」

龍驪見到雲姬斂去笑容，立即端凝莊重，有如玉雕觀音，使人頓生形穢之心，他心中擾亂，退了半步，竟然不敢多言，卸下那柄峨嵋鎭山之寶、心愛的玉龍劍，交給小蓮，朝着雲姬匆匆抱拳，像逃避什麽似的大步走向內廳而去。

行走之間，他都感覺到雲姬那兩道淸澈的目光，冷冰恍如利劍，凝視着自己的背後。

一直到他踏進內廳之後，他才吸了一口氣，整個心神鎭定下來。

就在這一刹，他的理智是完全清醒，回復到原先的冷靜，此時，他不禁爲自己方才的失態而大爲吃驚，暗自思忖道：「傳說黑湖人妖身具異稟，練有特殊的媚功，但是我却依然能够抵受得了她有意裝出來的媚態，心神未受波動，怎麽這雲姬却毫不作勢便使我心神受到影響，幾乎不克自持，看她的神態，時而莊嚴如神佛，時而嬌柔如倩女，時而嫵媚似妖狐，蝕人骨髓，眞是不可思議……」

他不敢多想，掃目內廳，只見室內酒菜已經擺好，絲樂依然低迴，可是却沒有一個人坐好，全都站在牆邊仰首望着牆上掛着的一幅畫。

燕雙飛和周隱農還不時在低低爭辯，似乎那張畫對他們很重要似的，其他的人包括何素月在內，全都凝目望着那張畫，竟然沒有一人覺察到龍驪走進室內。

龍驪大步走將過去，忍不住心中的好奇，仰首也向那張畫上凝望過去。

這一望之下，他的心扉頓時砰然跳動起來，敢情他見到畫上繪的是一座八角涼亭，亭中一個黃衫少女正自托着香腮斜倚欄杆，不曉得在想些什麽，翠眉輕皺，眼中似乎籠着一層輕烟，一種憂鬱輕愁之態，栩栩的躍現畫中，竟是他方才所見到的那個雲姬……

龍驪一驚，已聽得燕雙飛道：「周兄你的鑒賞之力較之小弟可要差上一籌了，這明明是唐時仕女之畫，那會是宋人之作，你看這工筆，這假山，莫不是……」

周隱農笑道：「小弟也不跟你強辯，這只要問過宮前輩便知……」

南宮北含笑搖頭道：「老夫乃粗俗武人，不若兩位少俠那樣多才多藝，請恕老夫不作置評。」

燕雙飛道：「南宮前輩世居武昌，對於這黃鶴樓必然熟悉之極，若是要打聽這幅畫是何人所畫，又是何人掛上去的，一定很容易，爲何……」

他臉一側，已瞥見龍驪就在身後，連忙話聲一轉道：「龍兄已經來了，且讓龍兄鑒定一下這是唐代之作，還是宋時的珍品……」

南宮北往旁邊讓了一步，道：「龍少俠已經來了……」

龍驪點頭道：「多謝前輩爲在下準備衣物……」

南宮北笑道：「區區之物，不敢蒙少俠言謝……」他話聲一頓，沒有再往下說去，指了指牆上的畫，道：「龍少俠，請你也來鑒賞一下這幅畫如何？老夫想要一聆少俠高論……」

龍驪看到南宮北的神態，暗忖道：「他明明知道這畫是何人所作，也曉得所繪是何人，爲什麽又要如此故作神秘？」

他搖頭道：「在下對於繪畫一道毫無所知，請恕在下不作任何評論……」

燕雙飛不悅地道：「龍兄又何必如此矯情，猜猜是何人所作又有何妨呢？」

龍驪說道：「在下可不會作態，關於這幅畫之事，還是請問南宮前輩的才是，南宮前輩，你說是前人所作，還是何人所作？」

南宮北微微一楞，隨即笑道：「哈！我們不要顧着看畫，還是喝酒爲是，來來來！請入席……」

龍驪轉身之時，視綫瞥見何素月，只見她面上浮現幾絲喜色，深深的望了自已一眼。

他也不明白何素月那一眼是什麽意思，也懶得去想它，隨着南宮北落坐，自有丫鬟替他們把酒倒好。

南宮北擎起酒杯，道：「老夫先爲方才發生之事，向各位少俠致歉，爲此，老夫先乾三杯。」

他掀着頷下紫髯，面不改色的連盡三杯，然後擧杯往外一亮，敞聲大笑道：「哈哈，眞是痛快已極，今日老夫能跟諸位少俠在此相聚，杯酒言歡，眞是人生之大樂事！」

鄔洪擎起酒杯，道：「來，各位少俠，我們同敬南宮老莊主一杯！」

龍驪等人見鄔洪擧起酒杯，也都紛紛拿起酒杯，向着南宮北敬酒。

南宮北笑道：「不敢當，不敢當！」話聲之中，他又飮盡了杯中美酒，目光閃處，他見到何素月也面不改色的將杯中之酒一口飮盡。

他一豎大拇指，讚道：「何女俠眞是巾幗英雄，這汾酒乃是老夫珍藏十年之物，酒性甚烈，何女俠却能乾盡一杯，眞使老夫欽佩……」

何素月淡然一笑，說道：「我們難得有這個機會，相聚在一起，自然該盡歡才對……」

南宮北大笑道：「何女俠此言眞是深得吾心，深得吾心……」

龍驪看到何素月一杯下肚，已經面現暈紅，心知汾酒性烈，他絕不能够像她那樣狂飮，他皺了皺眉，想要說兩句話，可是話到嘴邊却又強忍住了。

他心中只是暗暗納罕，何素月既是不勝酒力，又爲何要強作歡顏盡杯而飮。

他正在暗自思嘆，已聽得南宮北道：「方才燕少俠和周少俠曾爲這牆上所懸之畫辯論，不知它是古人之作，抑或今人之作……」他話聲一頓，笑了笑，繼續道：「現在老夫給各位一個滿意的答覆。」

說着，他擧起雙手來，重重的拍了三下。

掌聲一落，那陣絲樂之聲陡然一停，廳內靜寂片刻，突然又響起一片錚錚的琴聲……

那有如淙淙流水穿過峽谷的細碎而密聚的琴聲，剛一響起，在屏風之後，幾個手持白色羽扇的女子踏着碎步奔了進來。

她們全都以羽扇掩着臉龐，身上又穿的是一樣的鵝黃色衣裙，頭上梳着高髻，插着步搖，加以一奔進來之時都斜着身子蹲在地上，一眼望去，恍如叢叢怒放的菊花，根本沒有看清楚她們的面目。

對於南宮北的話，龍驪已經明白，但是燕雙飛等人却是在迷惘之中，他們一見突然從屏風之後奔進這七個黃衣少女，動作如此整齊，姿態如此輕盈，却又這樣的神秘，全都睜大了眼睛凝視觀看。

那七個黃衫女子身形一蹲，急驟地琴聲立即一緩，絲樂之聲大作，隨着繚繞的樂音，那七個黃衫女子有如開屏的孔雀，身軀緩緩立起，擋在臉前的羽扇一起揚了開來。

燕雙飛和周隱農驚哦一聲，道：「這不是那……」

龍驪在那七個黃衣少女移開掩面的羽扇之時看得清清楚楚，那當頭的女子正是他方才在走道上遇到的雲姬……

他目光一凝，已見到雲姬朝他嫣然一笑，那嬌媚柔美的笑靨剛在他的眼瞳漾動，便又被羽扇所隔斷，雲姬身形疾轉，衣帶飄拂，已和其餘的六個女子如同花蝴蝶般的舞了起來……

她們舞姿優美，輕盈飛旋，有如凌波仙子，又似散花天女，直把衆人看得如痴如醉，燕雙飛和周隱農兩人張大了嘴，瞪大了眼，他們同時伸出了手，原想有話要詢問南宮北，却被眼前的美妙舞姿所迷，全都跟木雕的人樣怔在那裏。

龍驪出身武林世家，家中一向嚴謹慣了，雖然他已經娶了妻室，享盡閨中之樂，却也沒有見過如此美妙神化的曼舞。

他凝神屏氣的觀賞着在面前旋舞着的七個美女，歡愉之時，不由得浮一大白，反正那些立在桌旁的少女根本不容他的酒杯乾涸，立即又將之傾滿，一時之間，他喝了又喝，也不知道飮了幾杯。

歌舞正酣，絲樂婉轉，龍驪正在看得入神之際，突然身後伸來一隻手，拍了拍他的肩膀，他愕然轉首，只見何素月擧着酒杯，道：「龍兄，小妹與你乾幾杯！」

龍驪見她臉色緋紅，醉眼迷離，說話都含混不清，搖了搖頭道：「不！妳喝得太多了，我……」

他原想要取過何素月手中的酒杯，制止對方再喝下去，誰知說話之時只覺舌頭粗短，竟然連話都說不出來，他一站將起來，酒意上冲，幾乎站不穩身子。

他心中非常明白，曉得自己可能是喝得太多了，急忙一扶桌子，轉過臉去，就在這一刹那，他突然見到眼前旋舞着的黃衫女子幻化成數十個之多……

濃厚的酒意，在他的體內起了作用，他摔了摔頭，想要使頭腦清醒一點，可是却發覺頭顱愈來愈重，身體却愈來愈輕，幾乎要飄然騰空飛起。

眼前的人影幻變，交錯旋飛，陣陣香風撲上鼻來，他只覺通體愉快，全身舒暢，不由得放聲笑了起來。

笑聲之中，耳邊傳來南宮北的聲音：「龍少俠醉了！」

「醉了？」龍驪敞聲笑道：「誰說我醉了？」

他那迷茫的目光閃過南宮北的臉龐，然後落在眼前飛舞的黃衫女子身上，在那無數的笑靨裏，他突然看到了雲姬的笑。

那份笑，給了他一種力量，使得他突然起了一陣慾望，他踉踉蹌蹌的往前奔去，張開雙臂，捕捉那絲飄忽的笑……

他的手一抓到那柔軟的衣衫，立即便擁之入懷，嘴裏喃喃道：「雲姬……」

話聲之中，他全身一晃，已抱着雲姬跌倒樓板之上；在這一刹，他只覺天旋地轉，眼前的笑靨逐漸擴大……

終於，他神智全失，昏迷過去了。

× × ×

從無邊的黑暗裏，龍驪只覺自己好像跋涉過無數艱苦的路程，終於走到了盡頭，他疲憊已極的喘着氣，不住喃喃地呼喚道：「水，水，我要喝水……」

在迷茫與恍惚之中，他只覺有人抬起自己頭，然後乾燥的唇際有了一絲清涼的感覺，他趕緊張開了嘴，啜吸着傾倒而下的甘泉。

那清涼甘美的液體，流過他的咽喉，進入他的體內，他只覺舒適甜美，方才那種焦燥乾渴的感覺，立即消失於無形。

一連喝了幾口水，他方始深深的吁口氣，滿足地閤上了嘴。

那悠悠忽忽的神智，也就在這個時候，漸漸地清醒過來。

這時，他已能感覺得出一絲幽香似有似無的在鼻際繚繞不息，吸進腹中，使得他愉快無比，格外舒暢，一時之間都不願意睜開眼睛。

當然，一個人剛自無邊無際的沙漠裏跋涉回來，走過一個四周繁花遍開，羣卉鬪艷的綠洲裏，飲着甘泉之水，吸着馥郁花香，誰都會閤上眼睛躺在濃蔭之下享受一番，憩息片刻，誰都不會願意再走到烈陽之下，受那炙烤之苦。

龍驪此刻的心情就恍如那從沙漠同來，進入綠洲的牧人，當他身心舒適，歡暢甜美之時，他是不願張開眼睛的。

就在他瞑目憩息之時，他突然發覺一個柔軟之極的物體，輕輕的觸及自己的嘴唇，頓時使得他起了一陣酥癢的感覺。

他出自本能的伸出手去，往那輕撫在唇際的物體抓去，很快地便已抓住了，可是那有如天鵝絨般的東西，在他的手掌中突然化爲一尾銀魚，掙扎了一下，似要脫掌而去。

這時，耳邊突然傳來低低嬌柔的嚶嚀之聲，龍驪心頭一震，慌忙睜開眼來。

映現在眼瞳裏的是一張美艷的臉，和嬌柔的嗔笑，龍驪有了刹那的迷惑，接着是那鵝黃色的羅衫，使得他記憶中印象浮凸而出：……

他的嘴唇蠕動了一下，脫口道：「雲姬！」

果然沒錯，在他面前的那個黃衫女子，正是雲姬！

雲姬粉臉微紅，嘴角浮着嬌嗔，一見龍驪醒了過來，她的眼角映現一絲異彩，黑亮的眸子凝上了一會。

當她的視綫與龍驪的相接觸時，她很快地便垂下頭去，無限嬌羞地道：「龍公子……」

龍驪哦了一聲，這才有如大夢初醒，慌忙放開緊握手中的柔荑，自己臉上也不由得一紅。

他看着雲姬纖纖玉手縮回袖中，方始定過神來，這才看清雲姬左手尚自拿着一個銀杯，斜着身子坐在一張椅上，自己却蓋着被，躺在榻上。

這眞是一個非常尷尬的局面，龍驪一發現自己躺在榻上，立即便想起了在黃鶴樓上醉酒的情形。

一想到自己當時迷迷糊糊的撲向持着羽扇輕舞中的雲姬時，他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也就更不曉得怎樣開口才好。

一時之間，他們兩人都僵在那兒，誰也沒有先開口打破僵局，改變這尷尬的情形。

默然片刻，雲姬首先有了動靜，她緩緩的將手中持着的銀杯放回榻邊的桌上，然後輕聲道：「公子昨宵醉酒，此刻可覺舒適一點？」

龍驪乾咳了聲，道：「在下無狀，得罪了五夫人，尚請……」

雲姬倏然轉過螓首，道：「賤妾姓虞名雲姬，請公子直接稱呼名字便行，不必叫什麽五夫人……」

龍驪只見雲姬臉上緋紅未退，嬌羞依然，他呆了一呆道：「五夫人，妳……」

虞雲姬輕顰蛾眉，眼中掠過一絲凄怨之色，苦笑着道：「什麽五夫人，雲姬只不過是爲人妾媵罷了，公子你還是稱呼賤妾雲姬……」

龍驪搖搖頭道：「這……這怎麽可以呢？」

虞雲姬淡然一笑，說道：「公子昨宵不是那樣稱呼賤妾嗎？爲何現在又不可以呢？」

龍驪聽到她說起自己醉酒黃鶴樓之事，不由尷尬地道：「那是因爲在下醉酒失態，如今……」

他話聲一頓，突然想到一事，幾乎由榻上跳了起來，顫聲問道：「妳……妳是說昨宵？那麽我……」

雲姬看到龍驪這等神態，掀嘴一笑道：「龍公子，你醉臥了整整的一天一晚，自己都不知道嗎？吸！你看窗外天都黑了，燈也點起來了……」

龍驪聞聲轉首，只見紙窗之外一片昏黑，室內果然明燈高挑，燭影搖紅，已是薄暮時分。

他渾身出了一陣冷汗，猛地一拍榻沿，道：「糟糕！」

心中焦急，他手按榻上，欲待起身，却發覺他只穿着中衣，赤足躺在被中。

他一爬起，慌忙又睡了下去，道：「我的衣物……」

虞雲姬道：「公子昨宵大醉之下，不但吐得滿身都是，連身旁也沾上不少穢物，這是賤妾和小紅小蓮一起服侍公子換去衣袍，才……」

龍驪臉上一紅，赧然道：「在下沒想到會醉成那麽厲害，使得夫人妳……」

他話聲頓了一頓，又說道：「南宮前輩他……」

虞雲姬看出龍驪面上的不安之色，輕聲笑道：「他已經接到武當傳書，昨夜便趕去武當，他臨走之時，吩咐我好好的服侍公子，請公子不要將昨夜之事，掛在心上……」

龍驪只覺心中紊亂如麻，雜思繁複，一時難以解開，他沉吟一下，問道：「其他的燕、周、何三位……」

雲姬道：「他們也都盡歡一宵，睡到午後方醒，此刻已經趕赴武當去了……」

龍驪道：「那我也得走了！」他苦笑一下，道：「在下一生之中從未想到會如

此刻這樣，唉，酒之害人確實不淺……」

虞雲姬道：「公子不需自責太深，事實上以賤妾所見，這世上如公子這等深厚定力之人尚還少見……」

龍驪微微一愣，詫問道：「妳的意思是……」

虞雲姬道：「昨宵從黃鶴樓迎接來此之後，一直到此刻，賤妾都與公子同處一室，賤妾服侍公子沐浴、滌洗，給公子飲水、蓋被、公子夜來曾經醒過三次，却並沒有對賤妾怎麽，這可見得公子的定力之深……」

龍驪臉上一紅，聽了雲姬的話，試着想思索出昨宵的情景，却是怎樣也想不起來，反而愈想愈是頭痛，他只有放棄這個意念。

虞雲姬話聲頓了頓，淺笑了一下，說道：「賤妾深深明白酒能亂性之理，但公子却在醉後，並無失態，使得賤妾非常佩服……」

龍驪聽到這裏又出了一身冷汗，暗暗道：「眞是僥倖，我並沒有作出什麽壞事來，否則就算傾三江之水，也不能洗去這個污點……」

他苦笑了一下道：「在下酒後失態，勞動夫人辛勞，非常感激，此刻……」

他已可感覺出自己此刻跟雲姬在一室相處，並非一件容易之事，唯恐稍一把握不住自己，受到對方那美艷之色的迷惑，而作出失足終身之事來，因而話聲一轉，頓起離去之意。

虞雲姬沒等他把話說完，已了解他的意思，笑了笑道：「公子不必太過匆忙，請容賤妾把話說完……」

龍驪道：「可是……」

虞雲姬道：「賤妾已爲公子備好驊騮之駒，只需二個時辰便可以趕到武當，若要參加明日未時舉行的劍會是必能趕得及，公子也不必急在這一時……」

龍驪聽她這麽說，想到自己穿了中衣躺在被中，不好冒然起身，只得點頭道：「好吧，五夫人妳請說吧！」

虞雲姬秀眉微蹙，道：「你又叫我五夫人了，我不許你這麽稱呼我……」

龍驪道：「可是妳……」他說到這裏，突然覺得心旌一陣動搖，從丹田之中，起了一股熱力，使得他渾身都打了個顫。他臉色微微一變，慌忙運氣凝神，壓下那突然昇起的慾望。

虞雲姬對他的神態，恍如毫無所覺，道：「我知道自己的容貌長得怎樣，並且一向也頗有自信，可是昨晚與公子你相處一宵，却使得我的自信深受打擊……」

她那明亮秀麗的眸子一轉，道：「當然我明白公子你家有嬌妻，並且妻室還是被武林中傳誦的中原一美，對於尋常脂粉絕不會放在眼裏，就如同華山的何女俠暗戀着你，你却沒有把她放在眼裏一樣，可是我這個人却不同，我對於愈是得不到的東西，愈是想要獲得……」

龍驪躺在床上，聽着虞雲姬說話，他起先還能運氣凝神壓制自己的心神，可是到後來，心旌搖晃，熱血沸騰，覺得自己的血管幾乎要爆裂……

他正在難受之際，一聽得虞雲姬提起了自己的妻室來，頓時心頭一涼，神智一醒，他咬了咬嘴唇，道：「五夫人，妳不必再說了，在下要走了，再不走要趕不及明日的劍……」

虞雲姬臉上浮起一絲難以言喻的表情，道：「龍公子，你是我一生之中，所見到的唯一男子漢，賤妾非常佩服……」

龍驪見虞姬雲這麽說，嘆了一口氣，說道：「五夫人妳也是在下此生之中，所見到的唯一眞正的女人，妳所給予人的印象，不單是表面的嫵媚，而且是深入骨髓的……」

他說到這裏，突然覺得自己強自抑制的慾望，有飛揚勃發的傾向，慌忙停住了口，暗暗道：「龍驪呀！龍驪，你不能再在這裏呆下去了，若是再呆下去，你將會控制不住自己，做出對不起麗君的事，那時你將何以爲人……」

他暗自激厲着自己，趁着神智未曾昏迷的刹那，起身着衣，離開這足以使人沉落下去的溫柔陷阱。

可是，他一掀起被褥，却已察出自己身上的異狀，臉色一紅，連忙又將被褥蓋好。

虞雲姬雙頰嫣紅，映着搖曳的燭光，更增加不少動人的姿色，她的眼中泛出魅光，凝注着龍驪，緩聲道：「賤妾心裏愈是佩服公子，愈是想得到你……」

龍驪一點神智未泯，強自壓制着慾望之蛇！沉聲道：「五夫人，尚請你能自己珍重，免得做出對不起南宮前輩之事，而且妳尚要想到在下已是有婦之夫，絕不能與妳……」

虞雲姬嫣然點了點頭，道：「公子你說得很好，你的壓制力很強，但是你是否有自信能接受我的輕輕一吻……」

龍驪雙手緊握着，強自忍受着胸中火焰的炙烤，聞聲，怒喝道：「妳這是什麽話？」

虞雲姬廻眸一笑，道：「龍公子，你若是自信能够在賤妾一吻之下，依然禁受得了，那麽賤妾立即離開這兒，讓你離此，否則你……」

龍驪臉色一變，喝罵道：「無恥的賤人！」

他舉起手掌，欲待往虞雲姬的臉上摑去，却見到她那倩然的巧笑，是如此的明媚，如此的動人，恍如一朶正在盛開的花朶……

他就算心狠如鐵，也不願辣手摧花，在那嬌美的面靨上，留下一個掌印！

虞雲姬見到龍驪舉掌而起，却是欲摑又止，她那嬌美的笑靨，陡然一變，眼簾低垂下來，把臉孔往前一湊，說道：「你打吧！」

龍驪只見她的面上表情幻變快速，浮現在眼前的是一副凄然幽怨，楚楚可憐之態。

那等楚楚風韻一映進眼裏，使得他更加難以下手，他明知自己一摑下去，或許能够脫身得了，但偏偏却是下不了那個辣手。

他頹然的放下了手，嘆口氣，道：「唉！你……妳爲何要這樣？」

虞雲姬睜開眼來笑道：「這個原因，你以後自會曉得！」

龍驪嘆了口氣道：「好吧！我就讓妳

……如果我連這點定力都沒有，我活在這個世上也沒有什麼意思了！」

虞雲姬聽他這麼說，不由得一怔，道：「你要知道，這與你一生都有重大的影響，你必需要全力以赴，看看能否抵受得了我的魅力……」

龍驤聽她這麼一說，只覺有一股親切之感浮現心頭，忖道：「她要這麼做，或許眞是考驗我的定力，而不是爲了她的私慾……」

這個心念還未自腦海消失，虞雲姬已閤上了眼睛，緩緩的將臉孔湊了上來。

龍驤只覺眼前的紅唇逐漸擴大，擴大，擴大得將他整個人都吞沒進去，他心弦一顫，也閤上了眼睛。

豐滿而滑潤的紅唇，緩緩的湊了上來，龍驤只覺一股炙人的熱力侵蝕周身，幾乎要將他整個身軀都予以融化。

他急驟地喘了口氣，望着那如同花瓣樣的紅櫻艷唇，只覺心火如焚，血脈賁張，不可自持。

可是潛藏在腦海中的一點靈智，使得他沒有就此軟化下去，他咬緊了牙關，抿緊了雙唇，雙手抓着身下的被褥，閤上了雙眼。

在他以爲自己一閉上眼簾，不至於看到對方艷麗的美色，便能抗拒得了對方施之於己身的誘惑，那知眼睛一閉上，虞雲姬的容貌却更爲清晰的浮現腦海，那倩然的巧笑，魅人的黑眸，鮮艷的紅唇，組合成的疊影塞滿了他的腦際，使得他的意志受到了更大的衝擊。

他的心弦一顫，想要睜開眼睛，拂去腦海中的魅影，兩條手臂已帶着一股隱隱的芳香，自他的臉頰撩過，纏上了他的頸項。

緊接着，他的雙唇被兩片柔軟而灼熱的嘴唇堵住，不容他側過頭去，虞雲姬整個身軀已壓在他的身上。

龍驤只覺自己好似抱着一束天鵝絨，在刹那之間乘着風飄然直上雲霄，一切一切的意念都已自腦海消失，所剩下的是一片空白。

一度的沉醉，使得他伸出手去，欲待抱緊虞雲姬那如同天鵝絨似的嬌軀，就在這個時候，他的嘴唇被虞雲姬靈巧的舌尖頂開，那顆小小的丁香撬着他咬緊的牙關，似欲突破阻撓，伸進他的口內。

在這刹那，他那沉迷的神智突然受到刺激，而意外的清醒過來，頓時靈台清明，父親、母親、妻子的影像清晰地浮現腦際。

這種心靈轉變的過程是如此的微妙，微妙得連龍驤自己都解釋不出來，但他確實是在對方的聲音誘惑下清醒過來。

當他一找回自己，立即渾身出了一股冷汗，那顆炙熱的心頓時像被人投入冷水中，冷得他不住發抖。

他暗自思忖道：「好險，差點我便陷入陷阱裏而無法自拔，到那時，我將何以面對爹娘，面對麗君……」

心中意念轉過，他發覺那顆丁香在唇際迴動，依然繼續往裏面挺進，似非要撬開他的牙齒不休。

舌尖雖然香軟，此刻對他來說却已無味。

龍驤把頭一偏，推開了虞雲姬的身軀，冷冷道：「五夫人，够了吧！」

虞雲姬似未曾想到，龍驤即將會軟化在她的懷抱裏，突然從驟熱的情形中降爲驟冷……

她對這一方面的經驗與了解，使她很快便能分辨出男人的反應，是以，龍驤情緒一變，她便已有所覺察。

可是她却不甘就此失敗，因而繼續的施展出渾身解數，與龍驤糾纏下去。

那知她還未來得及繼續下功夫，却已被龍驤霍地推開。

龍驤那冰冷的語聲一傳進耳中，彷彿一個焦雷在他額上響起，她全身頓時打了個寒顫，那暈紅的臉頰立即變爲青白。

她那紅艷的嘴唇微微的顫抖，整個人站在榻邊，如同石人一般，神智已被龍驤突然的舉動震盪得混淆不清……

木立了片刻，她心神稍定，立即被心中所充盈的那股羞辱感所驅使，霍地舉起手來，朝龍驤面頰上摑去。

龍驤推開了虞雲姬，剛喘過氣來，還沒坐起身子，勁風急响，眼前一花，虞雲姬已揮掌往他面上摑至。

他把面孔一側，右手快如電閃般往虞雲姬揮來的手腕抓去。

「拍」地一聲輕響，他伸出的手掌已將虞雲姬的手腕接住。

虎口微微一麻，龍驤手腕一震，幾乎接不住虞雲姬拍來的這一掌。

他心中一驚，連忙運勁握緊對方的手腕，可是虞雲姬一發覺自己的手腕落入龍驤掌中，也用勁掙扎，立即，他們兩人變爲比試內功了，雙方都在互相運力相抗，一時之間，兩人手腕晃動，不分上下。

龍驤那會想到這嬌柔柔的虞雲姬，竟然身懷絕技，內力深厚，以致使他都無法放手，只得繼續加緊力道，與對方相持下去。

開始的時候，他還是很樂觀，等到他將功力提起七成，依舊無法制止對方繼續下壓之勢，他不由得暗暗叫苦起來。

敢情他身臥床上，不像虞雲姬一樣的站立於地，藉着下壓之勢，不但容易運勁，並且還能有後撤的機會，以致他勁道一運到七成，便聽得木榻格格作響，床板承受不住那壓力，即將折斷。

他暗驚自忖道：「若是床板折斷，那麼我一跌落床下，處境將更爲不利，那時連挺身而起的機會都沒有，豈不任憑她宰割……」

一念及此，他深吸口氣，身形往左一側，右手的勁道全部歛去，左掌一撐床板，整個身軀斜穿而出。

虞雲姬未料到龍驤施詭謀，將力道全部收去，她正運勁之際，對方力道突然消失，立即身子往前一傾，右掌已往床上拍去。

只聽「拍」地一聲，整個木榻被她這一掌擊穿一個大洞，棉絮碎布在掌力激盪下，翻騰而起，充塞着整個帳中。

她趕忙閉住呼吸，右手一按地面，藉着反擊之力，身軀倒射而出。

這一連串的變化，僅是一刹間之事，等到虞雲姬已經站穩身形，她已見到龍驤光着脚板，站在床頭旁邊，正披上一襲長

衫。

她的臉上掠過一絲怒意，還沒開口說話，只聽得龍驤咧唇一笑道：「妳這地上眞是涼，涼得不好受。」

虞雲姬一愣，心中的怒意被龍驤這句突如其來的話吹得烟消雲散，她搖了搖頭，道：「我眞不了解你是怎麽樣的一個人……在這個時候，你還能够說笑話……」

龍驤目光一轉，望了那破去一個大洞的被子一眼，自嘲地笑道：「人與人之間，誰又能了解誰呢？」

他走到榻前，俯身拾起襪子穿好，一面坐在榻沿穿靴，一面說道：「就比如妳來說吧，據我所知，妳是武當名宿紫髯金劍的五夫人，一個全然不會武功的女子，但是事實上呢，妳的武功放眼江湖足稱一流高手之名……」

虞雲姬打斷了他的話聲，道：「龍公子，你不必如此誇獎我，我這點功夫，在你的眼裏又算得了什麼呢？如果我眞是一流高手的話，你還能脫逃開去？」

龍驤淡然笑道：「武功的好壞，不單是修爲上的深淺，並且還要加上經驗，智慧，才能够應付突然發生的變故，而不致於……」他話聲突然一頓，站了起來，臉色一整，道：「五夫人，這些閒話，我們不必多說了，現在且容我們談談正事。」

虞雲姬見龍驤神態一變，也一改面色，肅容道：「你說吧！」

龍驤略一沉吟道：「妳爲何要這樣對付我？是不是出之於南宮北的授意？」

虞雲姬搖頭道：「這個不必告訴你，你心裏自然明白的……」

龍驤想了一想，却想不出對方爲何那樣答覆自己，他繼續問道：「在黃鶴樓時，在下赴小室更衣，曾見到衣櫃之中留有珍珠寶物等，請問夫人，那些東西之出現於櫃中，是否表示南宮北意欲藉以收買在下？」

虞雲姬目光一閃道：「他不是留了一封信給你麽？你難道不明白他的意思？」

龍驤搖頭道：「在下並沒有看到那封信！」

虞雲姬微訝道：「爲什麽？」

龍驤道：「在下於更衣之時，雖然見到匣中留有一信，但是信封被人開啓，信束也被人取去……」

虞雲姬訝道：「哦！有這樣的事情？」說着，便低首沉思起來。

龍驤等了片刻，問道：「五夫人可曾想到那是何人所爲？」

虞雲姬搖頭道：「賤妾想不出到底是何人將信束抽去。」

龍驤道：「事已過去，在下看不看那封信都沒有關係了，請問五夫人，妳既已知道有關南宮莊主在珍珠寶匣中留下書束中事，必然曉得那樣做有何用意，能不請妳將他的意思告訴在下？」

虞雲姬道：「那個匣子已經從黃鶴樓取回，此時正在房中，原先我見到信束不在封套之中，還以爲是你取去，現在既知道你全然沒有看到信束，我可稍微透露一點整個情形給你聽……」

她話聲頓了頓，道：「據我所知，南宮北替你所準備的那些珠寶衣物，正是要給你的，此外，他還將我賜給你，是爲了要你替他做一件事……」

龍驤目光一凝，道：「是否要我在這次劍會之上詐敗給武當避塵道人之下？」

虞雲姬搖了搖頭道：「你猜錯了！」

龍驤頗感意外，略一思忖，又道：「那麽他是不讓在下參加此次劍會啦！」

虞雲姬倩然一笑，說道：「你又猜錯了！」

「哦！」龍驤詫異地道：「我又猜錯了？」

虞雲姬頷首道：「你雖然是聰明人，却不會想到他以我和珠寶贈你，是要你抱定必死之心，在此次劍會取勝，擊敗其他四派劍手，而成爲本屆劍主。」

龍驤眞料不到虞雲姬說出這一番話來，他愣了一下，詫異地道：「在下從峨嵋趕來，本來便是要取得此屆劍主之席，又何必他以珠寶贈我，促我爭取此席？」

虞雲姬淺笑了一下，道：「依照你的實力，這一次必然可以取得劍主之席，當然不需要我們來鼓勵你，我們的用意是要你被我們所用！」

龍驤臉上神色一變，沉聲道：「在下不會被任何人所利用的，方才，妳已經試過了，在下並非見色忘義的小人，至於那些區區珠寶在我眼中，更算不了什麽，你們不必要想收買在下。」

虞雲姬見到龍驤義正詞嚴的說了那一番話，也是臉色一凝，道：「賤妾生平遇到的男子何止千百，鮮有能逃得過賤妾手掌中的，唯獨公子能够傲然突出，不受聲色所惑，賤妾衷心佩服，決定實踐方才所言，不再對公子施以任何手段……」

她的話聲頓了頓，道：「但是，賤妾雖然了解公子，却不能保證南宮北不對公子施以任何手段……」

龍驤朗笑一聲，道：「在下仰俯不愧於天地，又何必在乎南宮北所加諸於身的手段？」

虞雲姬默然片刻道：「但願公子能够這樣，不過……」她話聲一頓，接着道：「賤妾的任務雖然未能完成，可不能不將南宮北所交代之事向公子說明。」

龍驤問道：「南宮莊主尚還向妳交代些什麽事？」

虞雲姬道：「他臨去武當之前，曾說過無論公子是否答應我們的要求，也請你在進入武當眞武殿之前，與他見上一面，他將詳細的與你一談……」

龍驤冷笑道：「在下既然不欲跟你們妥協，自然沒什麽好談的……」

虞雲姬道：「你不找他也不行，因爲你的玉龍寶劍已被他携去……」

龍驤冷哼一聲道：「想不到名聞武林的紫髯金劍南宮北竟是如此卑鄙，哼，你難道不怕在下稟告武當掌教玄機道長嗎？」

虞雲姬笑道：「武當掌教玄機道長已經仙逝了，你到何處去找他？」

龍驤恍然道：「原來玄機道長也是你們下手的……」

他的腦海之中映過昨日黃昏時在黃鶴樓所見到的那一幕緊張情形，不由心中一陣凜然，忖道：「南宮北既敢背叛武當，必然仗着有人支持，並且這種謀害掌教，擄刦同門舉動，非要有一個龐大的組織不行……」他在驚凜之下，定了定神，問道

：『五天人，妳方才說了好幾次我們我們，請問妳們是否有一個組織？否則以南宮北一人之力，絕難做出這等大事來……」

虞雲姬頷首道：「我們當然有一個嚴密而強大的組織，這點我可以告訴你，我們這個帮會具有江湖上最大的實力，遠遠超越各大門派之上……」

她說到這裏，話聲一頓，笑道：「詳細情形，我此刻不必對你說，等到你遇見了南宮北，他會告訴你的……」

龍驪呆了半晌，道：「妳此刻難道不能先告訴我，在下之獲勝與否，對於妳們的那個帮派有什麼關係……」

虞雲姬搖搖頭，道：「這個……詳細情形我也不了解，反正你見到了南宮北，他會詳細告訴你的，你現在又何必急於知道？」

龍驪心中在驚疑於自己的發現，他雖然猜想不出自己在此劍會上能否獲得劍主之席，對於南宮北那個神秘的帮派有何影響。

可是他却明白那個神秘帮派的突然出現，對於整個武林必然有很大的陰謀，其影響力也一定非常鉅大。

他心中暗自忖道：「南宮北身爲武當弟子，竟然背叛師門，這可見得他所加入的那個帮派的勢力之大。可是我又怎地從來都沒聽見過武林中有這樣一個龐大的神秘帮派呢？這個帮派是由一些什麼樣的人組成的？它的目的又爲了什麼？帮主又是誰……」

許許多多的疑問在他的腦海中廻轉不停，可是他一樣都找尋不出答案來。

心念電轉，他領了頷首道：「這麼說來，在下非要上武當之前見一見南宮莊主了……」

「對！」虞雲姬道：「你若是沒在劍會之前見過南宮北，不但對你本身將有不利，而且對令尊也不利。」

龍驪眼中燦然放光，道：「家父劍法蓋世，神功無敵，恐怕你們動不了他老人家絲毫吧！」

虞雲姬笑了笑道：「令尊神龍之名固然名震武林，可是他比起武當掌敎玄機道長也不見得高明多少吧？我們帮中高手如雲，就算集武林五大劍派整個力量也不足一擊，峨嵋派又算得了什麼？」

龍驪暗吸一口涼氣，心中固然懷疑虞雲姬之言有點誇大，却對於那神秘的帮派找到自己身上之事，更加想不出原因來。

他想要從對方找出一點綫索來，因而故意道：「哦！貴帮的實力有如此之堅，眞個使在下不敢相信……」

他見到虞雲姬現出得意之色，話聲一頓，道：「不過在下從五夫人方才的身手看來，便相信夫人妳所說的話沒錯。」

虞雲姬笑道：「少俠誇獎了，賤妾這種身手在帮中實在算不得什麼……」

龍驪故作驚訝之狀，道：「像五夫人這等高明的功夫，在貴帮中還不能列爲一等？這個在下萬萬不能相信。」

虞雲姬道：「事實上是這樣嘛，賤妾騙你作什麼？」

龍驪不解地道：「依五夫人這麼說，在下就更加不明白了……」

虞雲姬問道：「你還有什麼事情不明白？我不是說得清清楚楚嗎？」

龍驪道：「既然貴帮之中高手如雲，那麼在下這等身手又算得了什麼？貴帮又何必找到在下呢？並且還非要在下取得劍主之席，這是什麼道理？」

虞雲姬說道：「這因爲在五大劍派中參與此次劍會的年青劍手，唯有你最有希望取得劍主之席，那劍主之位對於敝帮眼中沒有絲毫作用，可是獲選劍主之人却能夠……」

她一口氣說到這裏，突然話聲一頓，不再繼續下去。

龍驪見到虞雲姬果然沒有警覺到自己是出言試探，滔滔不絕的說了出來，正在凝神諦聽，眼看虞雲姬說着說着，便將說到整個問題的中心，却突然停了下來。

他心中明白對方已經覺察到自己的用意，暗暗說道：「唉！可惜 她正在要說出這次劍主之位對於那神秘帮派的影響時，便停住了，使得我失去了解那個帮派的機會！」

想到這裏，他故作迷糊地道：「咦！妳怎麼不說下去呢？」

虞雲姬冷哼一聲，道：「眞想不到銀衫劍客龍驪不但劍法高明，並且這份機智也令人佩服 差點我便說漏了嘴……」

龍驪笑道：「五夫人，反正你們要將整個情形告訴在下的，又何不早一點告訴我呢？這樣故作神秘爲什麼？」

虞雲姬面色稍沉道：「這可不是故作神秘，只是我的任務到此爲止，以下便是南宮北的事了，若是我干涉到他的事，便有違帮規，將會受到嚴厲的處分！」

龍驪道：「在下不相信貴帮對待帮中弟子會如此嚴厲，五夫人，妳在嚇唬在下吧？」

虞雲姬笑道：「你別想從我的嘴裏套出什麼話，我再也不會受你所愚的！」

龍驪還不死心，道：「在下是誠心詢問夫人的，夫人妳又何必說在下愚弄妳呢？貴帮……」

虞雲姬臉孔一板，道：「龍少俠，你不必再說了，賤妾佩服你是一個鐵錚錚的漢子，所以才不加害於你，也請你不要使得賤妾受到帮規之處罰，現在，請你上路吧！」

龍驪嘆了口氣，道：「既是如此，在下也沒有什麼話好說了，五夫人，在下就此告辭了！」

虞雲姬點頭道：「馬匹已經準備好了，我叫小紅帶你去……」

她說着話，走到了門前，伸手在門上拍了幾下。

虞雲姬呼喚了兩聲，門外沒有半絲回音，她喃喃地道：「小紅這丫頭，又不曉得溜到那裏去了，眞是可惡！」她目光一轉，望着龍驪，道：「龍少俠，你在此稍候片刻 待奴家去瞧瞧馬匹是否已準備好了……」

龍驪生恐虞雲姬會施出什麼詭詐，急步向前行了幾步，欺近她的身旁，道：「在下偕夫人一齊前去。」

虞雲姬眼波流轉，笑道：「少俠還不相信奴家麼？」

龍驪坦然道：「在下縱然相信夫人也不得不提防一二……」

虞雲姬道：「我們若要囚禁你，還需等到現在？早在你酒醉之後便可將你關起來。」

龍驪笑道：「夫人也許會後悔沒有那麼做。」

虞雲姬一笑，道：「別看你在江湖上頗有名氣，但是在我們眼中確實算不了什麼，只要我們願意，隨時都能够置你於死地！」

龍驪道：「在下相信夫人之言並非虛僞，但是妳可曾考慮到在下此刻也能隨時置夫人於死地的。」

說話之間，他的手掌已悄無聲息的往前探去，按在虞雲姬的背心，只要他內力一發，立刻便可以將她的心脈震斷。

虞雲姬似乎也沒提防到龍驪會有此一着，她微微一怔，臉色立即回復如常，淺笑道：「龍少俠身爲武林正派弟子，想不到也會對奴家這個女流之輩施暗算，少俠不會覺得慚愧嗎？」

龍驪輕輕哼了一聲道：「在下對你們這種人不得不防備一點，這只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罷了，又算得了什麼？」

虞雲姬道：「奴家自問並沒有暗算龍少俠，你又何必……」

龍驪冷笑道：「在下酒量素來不差，昨宵却是不勝酒力，若不是你們在酒中置有藥物，在下豈會不堪如此？」

虞雲姬側過首來，微驚道：「哦！少俠你已經覺察出酒中下了藥物？」

龍驪道：「這是當然之理，在下還會想不出？」

虞雲姬伸出春筍似的玉手掠了掠鬢際髮絲，無限風情地笑道：「少俠既是如此聰穎，記憶力且又如此之佳，那麼可記得昨宵醉後之事？」

龍驪微微一怔，沉聲道：「五夫人，請妳放尊重點，在下只要出得這個莊院便會將夫人放開……」

虞雲姬媚然一笑道：「喲！你現在對奴家這麼兇做什麼？你不想想昨宵在枕上的時候……」

龍驪目光一閃，射出凌厲之色，道：「五夫人，請妳不要胡說八道……」

虞雲姬臉色倏地一沉，道：「龍少俠，賤妾因爲你爲人方正，並且不久便將加入敝帮，爲帮主效力，所以才未將昨宵之事說出來，你却突然……」

龍驪一陣凜然，腦海之中已隱隱的覺察到一些事情，他只覺自己額頭冒汗，口乾舌燥，再也忍耐不住，喝道：「住口！我不許妳再說。」

虞雲姬話聲一頓，略一怔愕，隨即放聲笑道：「龍少俠，你不必假正經了，你可記得你身上的衣物全部換去之事？那是誰跟你換的？你昨宵像發狂似的緊緊摟住的又是誰？你……」

龍驪眼中露出濃郁的殺機，沉聲吆喝，道：「妳再胡說，我立即便把妳心脈震斷……」

虞雲姬冷笑一聲，說道：「你就是殺了我，也除去不了你心上的汚點，你會一輩子都不安的，因爲你事實上做了那些事情……」

龍驪大喝一聲，道：「我沒有做過，那是假的……」

虞雲姬冷冷道：「那是事實，你否認也沒有用，不然我又怎會曉得你小腹上有一顆紅痣……」

龍驪如遇雷殛，臉色一變，顫聲道：「妳……」

虞雲姬身軀一轉，伸出右手推開龍驪貼在自己背心的左掌，龍驪竟似木人似的，毫不反抗地任由她將手推開。

龍驪震愕片刻，方始定過神來，搖頭道：「這不會是眞的，我並沒有侵犯妳，不然在我一醒來之時，妳便會告訴我的，又何必等到現在……」

虞雲姬見到自己由下風轉變爲上風，佔着絕對的優勢，自朝地笑一下，道：「賤妾若不是受到少俠你的逼迫，絕對不願現在將此事告知，或許終此一生都不會告訴你……」

龍驪問道：「爲甚麼？」

虞雲姬道：「或許你不知道我是出身於天媚敎吧……」

「天媚敎？」龍驪喃喃唸了兩句，道：「天媚敎不是在三十年前已經覆亡了嗎？早已在武林中成爲歷史，妳又怎會是天媚敎的弟子？」

虞雲姬頷首道：「天媚敎確實在三十年已經覆滅，敎主夫婦也被當時五大劍派的高手趕殺殆盡，但是當年胡媚娘所留下的那本『姹女迷陽玉訣』却被家母所得，奴家既已得訣上媚功，當然算得是天媚敎弟子……」

龍驪想到虞雲姬一擧一動，莫不媚態百現，動人心旌，連自己這等築有深厚根基的內家弟子，也差不多擋受不了她的兩片紅唇的誘惑，可見她的這種媚功之厲害了……

他暗道：「昨夜南宮北既在酒中下有藥物，復以雲姬的媚功相誘，我在那種迷醉未醒的地步必然會心志喪失而墜入她的圈套……」

想到此處，他渾身不由出了一陣冷汗，連臉色都已變得青了。

虞雲姬見到龍驪默然不作一聲，繼續道：「我們天媚敎的弟子，既然修持姹女迷陽大法，說句不好聽的話，天下的男子都抵禦不了這種誘惑，而露出好色的本性，唯其如此，我們也對本身的媚功深具信心，就因爲這個原因，昨宵在你迷醉之下所做的事，使得奴家不很甘心……」

他眼波一轉，瞥了龍驪一眼，道：「或許你還不明白我的意思，這就好比一個手持兵刄之人，雖然將徒手之人擊敗，却算不得一件光榮之事是同樣的道理、昨宵我雖然達成了任務，却遺憾你在那種情形下做我的俘虜，因而我才有在你醒後再度考驗一下你的定力之擧……」

龍驪聽到這裏，精神突然一振，道：「我並沒有屈服在你的誘惑之下，總算對得起我自己的良知……」

虞雲姬道：「少俠確實是個濁世奇男子，竟能抵受得了賤妾的迷陽媚功，但你却不可忘記昨宵……」

龍驪打斷了她的話，道：「如妳所說，那是在下於迷醉之中作出來的，算不得數的！」

虞雲姬冷笑一聲道：「什麼算不得數？你能否認沒有昨宵那件事嗎，你終身都

不會忘懷，終身都會耿耿於心……」

龍驤沉聲道：「在下只等劍會一了，返回峨嵋之時坦誠告訴麗君，我想她會原諒我的……」

虞雲姬冷冷一笑，道：「女子的心胸多半狹窄，對於這種事情，尊夫人豈會原諒你？」

龍驤道：「妳不必再說了，在下自有決定，現在請妳帶在下出去。」

虞雲姬凝望着他，道：「少俠，你認爲能強迫奴家嗎？」

龍驤道：「在下並不是強迫你，只是要妳保證在下能安全出得此莊。」

虞雲姬雙眉一皺，道：「賤妾已經說過少俠儘可安心離此，在見到南宮北之前，敝帮決不會暗害你的。」

龍驤道：「在下原先還能信得過五夫人，可是此刻……」

虞雲姬眼波一轉，道：「此刻少俠預算怎樣？」

龍驤道：「在下只請夫人與在下同行，直到在下登臨武當，見過南宮北後，自會將夫人安然交給南宮莊主。」

虞雲姬笑道：「少俠是要把賤妾持爲人質？」

龍驤頷首，說道：「爲了在下路上的安全，與順利參加劍會，在下正是預算如此……」

虞雲姬笑說道：「少俠可別忘了賤妾出身天媚教，加之這兒是在莊裏並非在峨嵋……」

龍驤道：「在下明白此刻的處境！因此要麻煩夫人了……」

他話聲未完，身形一晃，疾欺向前，左手一圈，五指曲扣成環，向着虞雲姬關節扣去。

虞雲姬早已有所防備，一見龍驤出手，上身一讓，右手斜揮，向着龍驤左脅劃至。

龍驤見自己五指扣空，立即收招側身，右臂往外一撤，向着虞雲姬手腕擊去，他那張開的五指所罩的部位從對方手腕直到肩膀，招式迅捷，力道剛強。

他這一手乃是峨嵋鎮山掌法「排雲散手」，不但包括着掌法中雄渾迅快的特點，而且還混雜着外門「鷹爪功力」在內，可說是融掌法與擒拿於一爐，頗爲厲害毒辣。

（未完・三）

雙龍闖關

（本文承自第36頁）

林英元臉色大變，急問：「那小妮子可有……可有提及抱石的身世？」

一禪看了抱石一眼，道：「提及了！」

他衣袖突然飛起，拂在抱石臂上，長劍登時脫手飛出，釘入石墻上！

一禪又宣了一聲佛號，道：「孩子，這與你無關，何必自尋短見，青城派還待你發揚光大！」

林英元大叫一聲，向甬道裡飛去，殷峻身子一橫，攔在其身前，林英元雙掌齊出，將他掃開，道：「苦茶，苦茶她……」話未說畢，他人已消失在甬道盡頭。

林英光急道：「快去看看！」衆人立即齊衝了上去。

* * *

苦茶師太客房內。只見苦茶盤膝於床，一動不動，而林英光腦袋凹下一角，亦倒在地上！

林英光尖聲道：「眞是冤孽！洗象，快過來拜你母親！」

抱石結結巴巴地道：「你，你叫我……誰是我母親？」

「苦茶便是你親生母親，她與你爹在峨眉洗象池結緣，而懷了你！」

抱石呆呆地走過去，雙脚一曲，跪在床前，沒有悲傷，沒有眼淚，一臉的惘然。

司徒永安問道：「林二俠，你家田產不少，爲何要將抱石送去青城，而又不敢相認？」

「因爲家兄斯時早已成親，是指腹爲婚的，而大嫂又十分……咳咳，總之家兄有季常之僻，因大嫂沒生孩子，他本想將洗象抱回家撫養，詐稱是拾來的棄嬰，奈何大嫂反對，勸說無效，唯有抱上青城，待聆竹經過時，將之棄在石上……」

殷峻嘆息道：「想不到苦茶師太也破了色戒！」

「她本想還俗，懷了洗象之後，借故下山行走江湖，替家兄生下他。本來相約，日後遠走高飛，又念師恩，遂回山欲稟明師尊，不料到峨眉時，方知其師病重，臨終授以掌門，所以……」

一禪輕嘆道：「上一代人爲下一代人安排一切，雖爲其好，却也未必盡善，若林施主與苦茶不蹈履轍，又怎會淪落到至此地步！」

楚開南接道：「天下父母無不疼愛自己骨肉的，可惜過份亦往往適得其反！林大俠不殺董小武，抱石不能當掌門，但亦可能另有成就，如今只怕他做了掌門也未必快樂！」

* * *

海上有兩艘大船，正向西航行，前面那艘載的全是銀沙帮的人，後面那一艘，祇有郝堂主，姚香主，還有徐習階、段秋華和段珠華，他們是趁羣豪趕去看苦茶師太時，乘人不覺，悄悄離開的。

徐習階和段秋華都受了傷，但却撿回一條命，身體雖然虛弱，但心情反而覺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輕鬆。兩人經過這番風浪，情濃如蜜，段秋華倚在徐習階身旁，低聲道：「徐郎，咱們帶妹子找一個荒島住下吧，現在我什麼都不要，只求能永遠與你在一起！」

徐習階忍不住伸出右臂圍住她的纖腰，道：「到今日我才深切了解心安理得這四個字，天下間有許多東西都比金錢好！」

* * *

十年之後，武林中出現一位「獨臂大俠」，他行俠仗義，從不留名，亦不以眞面目示人，但聲譽之隆，却直迫九大門派之掌門……

（全文完）


常服
氣金丹
事業成功
腦活腎通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